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7时王家湘 席亚兵译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一部关于寻找作家踪迹、发现作家灵魂奥秘的仿传记体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评论家认为，这部“带有不合理的魔幻色彩的文学侦探小说”以华丽而简洁的方式探讨了时间、爱、死亡、艺术等永恒主题。

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个虚构的俄裔英籍作家，他行踪隐秘，特立独行，以擅长写“研究小说”著名，但不幸英年早逝。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V 是塞巴斯蒂安的同父异母弟弟，为了反驳传记作者古德曼对已故哥哥的歪曲，他决心为哥哥写一部传记。他仔细研究了哥哥的作品和少量遗留文件，走访了为数不多的知情人，力图追溯哥哥生前的踪迹。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怪癖的小说作家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叙述者本人也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思考人生，思考文学创作，成了书中的又一个主人公。小说结尾，“我”接到作家的病危电报，匆匆赶到医院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当“我”站在病床前思绪纷飞时，护士却告诉“我”，那个叫塞巴斯蒂安的俄国人已于前一天去世，现在躺在床上的是一个不相干的病人。正是在这一瞬间，“我”恍然大悟：“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只要你发现它并跟它一道呼吸”，于是，“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也就是说，所谓的客观真实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对个人而言，只有感受过的东西方才具有真实性。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作为移

民作家，他将欧洲贵族趣味与传统修养带进美国文化，又持有深刻而世故的批判与讽刺眼光，这使得他的作品 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擅长反讽、怀旧与滑稽模仿技法；同时又注重语言的锤炼，他以广博学识和文学修养形成令英美本土作家赞叹的英文风格。

社licheng288pdf转换txt

像纳博科夫所有的作品一样，这本书含有非凡的美和力量  
20世纪的散文体大师之一弗拉 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年生于圣彼

得堡。1940年他移居美国，成为著名的小説家、诗人、批<sup>^</sup>家和翻译

0

其代表作

<sup>^</sup>20 他曾

火》进入现代经典之列，聽 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

在威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 教授文学。1961年，他侨居瑞士的

蒙特鲁斯。1977年在那儿去世

0

-样，这本书含有非凡的美和力量

像纳博科夫所有的作品一样，这#书

精巧、紧凑的故事，辅以 绝妙的悬念，结局出人意料。

纽约时报书评

## 译者序

《玛痴》译自納博科夫用俄语写的小说《玛申卡》的英译本<sup>3</sup>。《玛申卡》是这位文学巨匠的处女作。新婚不久的納博科夫于1925年春在柏林动笔，次年初脱稿后即在“林出版”，两本后其德文版问世，然而直到1970年该书才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在英译本前言中，納博科夫说到他为《玛申卡》寻找中意的英文名字时，踌躇了一些时候，最后决定用《玛节》，因为他感到这个名字“似乎最接近俄文原名所具有的天然和纯真的色彩。”

在同一前言中，納博科夫说不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自己的影子，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具有倾诉我经历的愿望，只有在这一愿望得到满足后，才可能放手去探索“更美好的事物”。納博科夫本人就是这样。他在40年代出版了自传《说吧，记忆》，对比此书和《玛丽》，可以看

18则是塔玛拉的化身。据作者本人说，《玛丽》中伏斯克列申斯克那所有廊柱的宅子和1969年企鹅版《说吧，记忆》的封面上的罗泽斯特维诺的宅子如出一辙。作者在加宁身上猛进

2

自科夫7】、说全集

了自己早年的感情经历，因此老年的納博科夫在谈到《玛！》<sup>4</sup>时说，“由于俄国非同一般的遥远，由于思乡的痴狂陪伴

此我毫不困窘地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

《玛13》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后，在柏林一家小小的膳宿公寓中，时间跨度是从星期日到星期六的一周。女房东是俄国人，6个房客也都是俄国人，由于各种原因流亡在柏林。主人公加宁原是沙俄军队中一个青年军官，1919年在克里米亚作战时头部受伤后辗转来到柏林，干过各种零工谋生。在小说中他正闲居，厌倦了和情妇柳德米拉的关系，却仍例行公事地和她幽会，烦。老诗人波特亚金正在办去法国的手续，整个星期他为

在护照上打上允许离开德国的出境签证而奔波，11后在星期五得到7签证却丢失了护照。他年老体弱，最后心脏病发作。小说一开始和加宁一起被困于电梯中的阿尔费洛夫似乎是个商人，这时正处在高度兴奋之中，因为妻子玛莉将于星期六从俄国到达柏林，几年分别即将结束，6天中他张口闭口不离玛丽。克拉拉是个小职员，和柳德米拉是朋友，但却暗恋着加宁。另外两个房客是一对芭蕾舞男演员，&然是同性恋者，到柏林来找工作。公寓楼在铁路旁边，从早到晚火车不断隆隆驶过，增添1这一群流亡者、特别是加宁的躁动不安  
一深夜在房间

里不停地哼歌、走动，使住在隔壁的加宁无法入睡，去兴问罪之师却被阿尔费洛夫让进室内，看到了玛丽的照片。当加宁意识到这个玛丽就是自己中学时代的情人玛莉时，初恋的一切一幕幕映过心头。第二天一早他毅然步入柳德米拉的房  
译奢序

间和她断绝了关系，此后4天加宁一直生活在回忆之中。柏林那灰色的现实和对在俄国的初恋的玫瑰色的回忆交织，构成了《玛丽》的故事和语言的难忘的、动人的美。

在瑪節到来的前夜，两位芭蕾舞演员在自己房间里为了波特亚金和加宁即将离去，为1阿尔费洛夫妻子即将到来，为了克拉拉的生日以及自己找到了工作举行了一次聚会。阿尔费洛夫喝得烂醉，加宁把闹钟给他上到11时，打算自己8点 扞前去火车站接玛丽后双双离去；波特亚金心脏病再度发作。加宁收拾好行李去到了火车站。他坐在那儿等待北方来的列车载着玛丽到达柏林，看着附近有工人在盖一所新房子。此

时納博科夫笔锋一转，描写了加宁在这现实的场面下的頓悟：，他清晰而无蜻地 它持续了仅仅4天 一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4天，但是現在记忆已经枯竭，

已经感到膩烦了；一起现在都留在了幽灵之屋里，这屋子本身也已经成了记忆。在加宁记忆中既模糊又栩栩如生的玛丽终于没有出现在这部以她命名的小说中。小说以加宁独自去开创新生活結束。

天才。

初恋是紺赛的。那爱情的萌动、少男少女的暇想，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情感、完全陌生的异性、完全陌生的经历。在《玛丽》中，对初恋的回忆和对故国的怀念交织在一起，俄罗斯广袤的原野、秋阳、冷雨、白桦、冬首，这对在异乡的流亡者更增加？几许凄速的、不可及的、哀恍的美。故国不再，昔日的恋人已为他人妇，加宁终于从沉迷中醒来，意识到回忆虽

美好终究不能替代现实，他也不能像老波特亚金那样在

4

^! ?^/』、说全集

回忆中？却^生。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必须义无反顾地 连接明天。

！许正是这种精神，使納博科夫成就了他非凡的文学业绩。

王X湘

1997年5月于北京

玛丽

、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王家湘译『1 〉 席亚兵译（乜巧）

"列夫^格列沃，列夫4格列博维奇？这种名字足够把舌 头都给绕断的，亲爱的伙计。"

"是的。"加宁带着几分冷淡附和道，一面努力想在这一 片突如其来的昏暗中分辨出对话人的面容。他们俩人置身其 中的可笑境地及不得不和一个陌生人交谈，使他心中甚为不快。

"你知道，我不是出于无谓的好奇才问你的名字和父名的，"对方的声音中没有一丝气馁，"我认为每一个名字

—... 99

2

## ^14科夫小说全集

"我再按一下电钮试试。"加宁打断他说。"按吧，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刚才在说，每一个名字都 具有自己的责任。列夫和格列博，我看看，这种结合很少有，而且有很高的要求。它意味着你必需干脆利落、果断坚决，还有点古怪偏执。我的名字比起来要温和得多，我妻子的名字 就是普普通通的玛丽。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阿列克赛 ^伊万诺维奇^阿尔费洛夫。对不起，我想我踩了你的脚了....."

"你好，"加宁说，一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握住那伸在他 袖口旁的手。"你想我们会困在这里很长时间吗？该有人来想 点法子了。见鬼！"

"咱们还是坐下来等着吧，"那使人讨厌的快乐的的声音在 他耳朵上面一点的地方又一次响了起来，"昨天我来的时候咱 们在走廊里碰见过，晚上我隔着墙听见你在房间里清嗓子，从 你咳嗽的声音我立刻就知道咱们是同胞。告诉我，你在这里 住了很久了吗？"

"很久了。有火柴吗？"

"没有。我不抽烟。这个膳宿公寓脏得很一虽说是俄国 人开的。你知道，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妻子要从俄国 来了。4年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是的，先生。用不了几 天了。今天是星期日。"

"黑古隆冬的，真见鬼，"加宁嘟哝道，把手指节按得啪 啪响，"不知道几点钟了。"

阿尔费洛夫大声叹着气，嘴里散发出一个上了年纪、身体又不特别好的人所有的热烘烘的腐臭味。这股气味中带着几丝悲哀的成份。

"只有6天了。我估计她是星期六那天到。昨天我收到了

玛 丽

3

她的一封信，她把地址写得特别滑稽。可惜这里太黑，不然我可以拿给你看。你在那儿瞎摸索什么，亲爱的伙计？你知道，那些小通风口是打不开的。"

"我真想碰了它1 门。"加宁说。

"好啦，好啦，列夫，格列博维奇，咱们玩玩游戏不好吗？

我会一些好玩的游戏，自己想出来的。比如说，想好一个两位数的数字。准备好了吗？"

"别算上我。"加宁说着烦躁地用拳头捶了两下墙。"门房睡着好几个小时了，"阿尔费洛夫的声音在耳旁嗡嗡响着，"所以捶也没用。"

"可是你也得同意我们不能在这里吊上一整夜。""看来咱们还不得不吊上一夜了。难道你不觉得咱们这样相遇有象征意义吗，列夫^格列博维奇？当我们踩在木地上时我们互不相识，而我们恰巧同一个时候回来，一起錢了这个玩意儿。顺便说一句，这东西的地板非常薄，下面就是黑洞洞的深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一起走了进来，还是谁也不认识谁，沉默着往上升，突然一停住不动了，一片黑暗。"



"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加宁阴郁地说。

"啊,我们停了下来,在这片黑暗中一动不动这个事实呀。还有我们在等待。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老作家——啊,对了,叫波特亚金——和我

争论我们这种流亡生活的意义,这种永远的等待。你今天一天都不在家是吧,列夫,格列博维奇?" "是的,我没在城里。"

"啊,春天!郊外现在一定很漂亮。"

阿尔费洛夫的声音消失了片刻,当它再度响起时带着令

4

^! ?^/』、说全集

人不快的坎跳,也许是因为说话人在微笑。

"等我妻子来了以后我要带她到郊外去,她最爱散步了。女房东对我说过,你的房间是不是星期六就空出来了?"

"是的。"加宁漫不经心地答道。

"你要离开柏林吗?"

加宁点了点头,忘记了在黑暗中点头是看不见的。阿尔费洛夫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叹了一口气,开始轻轻地用口哨停停吹吹地吹着一首甜甜的曲子。10分钟过去了,突然从上方传来了咔哒的一声。

"这下好了。"加宁微笑着说。

正在这时顶上的灯泡亮了,吱咯作响的电梯箱里充满了黄色的灯光。阿尔费洛夫像刚刚醒来似的眨巴着眼睛。他身上穿着一件沙黄色的没个样子的旧大衣~是那种所谓的"换季之交"穿的大衣——手里拿着二顶圆顶硬礼帽。他稀疏的金色头发微微有

点乱，容貌中有着什么东西会使人想到一幅石印的宗教油画：那金色的小胡子，那瘦削的脖子的形状里并没有人。这也具有象征意义。”

一他把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有鲜艳点子的围巾扯了下来。电梯箱猛地一晃，搭在了四楼电梯口的槛台上，停了下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洛夫打开电梯门，咧嘴笑着说。“我还以为有人按了电钮我们才上来的，可是这里并没有人。你先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但是加宁满脸不耐烦地轻轻推了阿尔费洛夫一下，跟在他后面走了出来，并使劲“砰”地一声关上铁门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快。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烦躁易怒过。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洛夫重复道，“电梯上来了可是这

「膳宿公寓带有俄国特点，同时也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主上隆隆的火车声，产生了一种整座建筑物都在缓慢移动的感觉。门厅里挂着一面带有放手套的架子的昏暗的镜子，还有一个栎木柜子，放的角度让人很容易把小腿磕在上面赠破皮，门厅进去变成了一条光秃秃的十分狭窄的过道，两侧各有3个房间，门上贴着很大的黑色数字的房号，是从一年前的日历上撕下来的几页——1923年4月的头6天。左侧第一个门是4月1日，是阿尔费洛夫的房间，第二间是加宁住的，第

6

科夫小说全集

三间是房东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多恩的房间，她是个寡妇

，丈夫是个德国商人，20年前队萨里帕塔把她带到了这儿，去年得脑膜炎去世了。右侧的3个房间——从4月4日到4月6日——住着年老的俄国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波特·亚金；胸部丰满有着惊人的蓝棕色眼睛的姑娘克拉拉；以及在过道拐角处6号房里的两个芭蕾舞演员柯林和戈诺兹维托夫，他们门都像女人一样爱咯咯傻笑，人很瘦，脸上擦着粉，有两条肌肉强健的大腿。过道第一段的头上是餐厅，面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的平版画，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只带角的鹿头骨，下面是一个球茎形的餐具柜，上面放着两只水晶玻璃花瓶，它们一度曾是整座公寓中最干净的东西，可现在因罩上了一层蓬松的灰尘而变得黯然失色。

在餐厅门外成直角向右拐去，在那悲的臭烘烘的深处潜藏着厨房、女仆的小房间、一个肮脏的洗澡间和一间窄窄的厕所，厕所门上的标志是两个鲜红的0，这本是多恩先生台历上两个星期日的两页，现在别的数目字掉了，只剩下了这两个0。多恩先生死后1个月，矮小的、耳朵有点聋、稍稍有些怪癖的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就租下了一处空着的公寓，将它改成了膳宿公寓。在此过程中她分配继承来的一些

家用物件的方式表现出了她那古怪的颇使人有些害怕的独创性。她把桌倚、吱咯作响的衣柜、凹凸不平的长沙发分放在打算出租的房间里。这些家具分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以后立刻显得陈旧，带上了被拆散的块块头骨那无所适从的丧气样子。她已故丈夫的书桌是个栎木制的庞然大物，上面镶着蛤蟆形的铸铁墨水池，中间那只抽屜深得像船上的底层货舱。这张桌子给放在

了现在阿尔费洛夫住的1号房里。原来买来和书桌配套使用的转凳现在和书桌分开了，在6号房里和舞蹈演

玛 丽

7

员们过着孤儿般的日子。一对绿色的扶手椅也给分开了，一

只在加宁的房间里独自憔悴，一只是房东自己在用，或者由她的德国种小猎狗使用。这是一只黑色的胖母狗，鼻子是灰色的，两只悬垂的耳朵，毛绒绒的耳朵尖像蝴蝶翅膀的纓边。克拉拉房间里的书架上点缀着一套百科全书的头几卷，而其余的分配到了波特亚金房间里。带镜子和抽屉的惟一体面的梳妆台也给了克拉拉，在其它房间里只有一个矮墩墩的木头架子，上面放着一只白铁盆和同样原料的大水鏊。不过多恩不得不买几张床，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因为她把原来的家具这样分配咖得到了一种美妙的激动，一种对自己节俭的自豪感。现在她已是寡妇了，她的双人床一个人睡太大了，她很气愤不能把床锯开成所需数目。她有一答无一答地自己清扫所有的房间，可是她向来应付不了做饭，所以她雇了一个厨子一是当地市场上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个巨大的红发悍妇，每到星期五就戴上一顶鲜红的帽子启程去到城；1她区，用她红色的魅力去做交易。

丽迪亚，尼古拉耶卿怕进厨房，她完全是个胆小、安静的人，每当她不利索的小脚发出嗒嗒的声音把她带到走廊上时，

根本就不是房东，而只是个走错了路进到别人公寓里的傻老太婆。每天早上她像个用碎布做成的玩具娃娃，腰弯得仿佛对折起来那样匆匆地把家具上的灰尘扫掉，然后就缩进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最小的一个房间，她在里面读破烂不堪的文书，或翻看已故丈夫的文件，其内容她根本看不懂。另外一个惟一走进她房间的人是波特亚金，他总是会抚摸她那只亲近人的黑色德国种小猎狗，挠挠它的耳朵和灰白的鼻子上的疣，并且试图让狗坐直起来伸出那只畸形的爪子。他会和

8

## &^科夫小说全集

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谈到他老年之身的各种疼痛，谈到他如何在长长的6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想搞到去巴黎的签证，他的侄女住在那儿，那儿硬壳长面包和红酒是那样便宜。老太太总是点着头，偶而会向他询问别的房客的情况，特别是加宁，她觉得加宁和在她这里住过的所有别的俄国青年槲艮不一样。加宁在这里住了3个月，现在打算离开，甚至都说了下星期六就退房了。不过他以前好几次都打算离开，但都改变主意推迟了行期。丽迪亚^尼^耶芙娜从这位温和的老诗人口中得知加宁有个女朋友。问题的根子就在这儿。

近来他变得沉闷阴郁。就在不久前他还能倒立着两只手走路，两条腿优美地直立着像帆一般滑动，简直和日本杂技演员不相上下。他能用牙叨起一把椅子，能用二头肌的屈伸拉断绳子。他的身体里充满了要活动的欲望——跳过围栏或者拔起柱子，总之，像我们年轻时常说的那样，去“找刺激”。健现在他体内有

根螺栓松了，他甚至走路时弯起了腰，并向波特亚金承认自己"像个神经质的女人"2(5样为失眠所困扰。他星期日到星期一那个晚上在卡住不动的电梯里和那个感情外露的家伙呆了20分钟以后睡得特别不好。星期一早上他光着身子，两只冰冷的手紧握在一起伸在膝盖之间，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一想到今天又是一天，他不得不穿上衬衫、裤子、袜子~所有这些浸透了汗水和灰尘的讨厌的东西一就让他感到可怕；他想像着一只马戏团的长卷毛狗，穿上了人的衣服以后显得是那样难以忍受，可怜得让人恶心。他的这种惰性部分是由于他目前的无业状态。他在冬天存下了一些钱，所以当时并不特别需要去工作。实情是，现在只剩下不到200马克了，过去3个月的日子花销够贵的。

去年他一到柏林就找了工作，干过几种不同的活，一直  
玛 丽

9

工作到1月份。他懂得了清晨在一片朦胧的黄色中到工厂去干活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在毕尔，戈罗伊饭店的桌子之间一端着盘子每天曲里拐弯走上6英里之后腿痛的滋味，他也干过别的活，为获取佣金推销过能想像出的一切商品——俄罗斯小圆面包、润发油、普通的增亮剂。他干什么都不觉得是降低了身份，他甚至不只一次地像我们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去出卖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他到郊区一个电影拍摄点去做拍群众场面的临时演员，那是在一个集市的大棚子里，那儿巨大的灯像大炮一样瞄准着一群临时演员，灯中射出的强光

充满了神秘的嘶嘶声把他们照亮成一片惨白色。它们会发射出阵阵凶恶的夺目强光，照亮了化过装的蜡人般一动不动的脸，然后咔哒一声熄灭。腿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精心制作的灯具的玻璃上仍会呈现出逐渐消失的如落日般的红光——我们人类的耻辱。交易完成了，我们无名的影子被送到了世界各处。

他剩下的钱还够让他离开柏林的，但这意味着要摆脱柳·德米拉，而他不知道怎样和她断绝。尽管他给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且已经告诉了房东他已最后决定星期六离开，加宁仍感到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都不会使任何事情有所改变。与此同时，反向思乡，即渴望去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欲望在春天却愈加强烈起来。他的窗夕<sup>^</sup>！火车铁轨，一因此离去的机会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诱惑。每隔5分钟一阵隐隐的轰隆声就开始传遍全楼，跟着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遮暗了柏林白色的天光，然后烟云逐渐消散，露出在杏仁奶般白色的天空下在远处被分割成一块块的建筑 物，黑色背景像扇形般延伸开去越伸越窄的铁轨。

如果加宁住在走廊对面波特亚金或克拉拉的房间里，他

10

夫小说全集

会觉得自在得多。他们窗夕<sup>^</sup>一条十分沉闷的街道，尽管一座铁路桥横跨这条街，至少街道没有能看到灰白的远方的诱人视域。那座桥是从加宁的窗口能看得见的铁轨的延续，他总是摆脱不掉这种感觉，即每一列火车都不被看见地直穿这座房子而

过。火车会队远处驶来，它那令人恐怖的回响会使 墙壁震颤，颠动着穿过旧地毯，擦过梳妆台的玻璃，最后带 着冷冰冰的哐啷声消失在窗外一紧跟着就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当烟云消退后，施塔德巴恩线的一列火车就 会突然出现，仿佛是被这座建筑排泄出来的：草绿色的车厢， 车厢顶上一 #11色的狗奶头，一个粗短的火车头挂在车尾，劲 头十足地倒退着把火车拉向堵堵无窗墙之间的白色的远方，那些墙上的黑色不是块块剥落，就是被过期广告贴得像斑驳 的壁画。那真像是有股强势的穿堂风永远不停地吹彻整个房子。

"啊，离去！"加宁低声说着，无精打采地伸着懒腰，又 突然立刻停了下来——柳德米拉怎么办？他变得如此优柔寡断，真是太荒唐了。他曾经（在他能倒立着用两只手走路或 一下子跳过5张椅子的日子里）不光能控制自己的意志，而且还能考验自己的意志。曾经有一段时期他常锻练自己的意志；现在他都不能让自己对一个女人说他不再爱她了。前天她 在他的房间里呆了5个小时，昨天星期日，他无法拒绝和她一起进行这次可笑的郊游，跟她在柏林郊外的湖上度过了整整一天。现在他觉得柳德米拉的一切都是令人反感的：她时髦地剪短了的黄色卷发，脖子后带着两道没有剃去的黑发根；她那没精打采的黑眼皮；特别是她那用紫红色唇膏涂得光亮 亮的嘴唇。在他们一阵机械地做爱后，她穿衣服时会眯着眼

玛 丽



说，"我特别敏感，你知道，所以你一旦不像原来那样爱我时我会感觉得到。"这时他就又厌倦又反感。力卅宁不回答她，转身向着窗户，那儿升起一堵烟气的白墙。这时她就会从鼻子里窃窃一笑，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叫他，"过来。"那一刻他真想纹手让骨节带着美妙的痛苦噼啪作响，并且对她说，"滚出去，娘们，再见了。"然而他却微笑着向她弯下身去。她就会用她尖利得像假的一样的指甲在他胸口来回抓挠，噤着嘴，扑扇着乌黑的眼睫毛，扮演着一个被怠慢的姑娘或一个任性的侯爵夫人的角色。他似乎觉得她用的香水有某种走了味的低劣陈旧气味，尽管她本人只有25岁。当他的嘴唇轻轻擦过她小小的炽热的前额时，她便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像她的气味一样到处跟着她的虚伪；她虚伪的稚气的语言，，虚伪的敏锐的辨别力，虚伪的对某些想像中的兰花以及对她从未读过的坡①和波德莱尔②的热爱；她忘记了自己所有做作出来的魅力：她日^6的黄头发，撩人的香粉，以及小猪样粉红色的丝袜子——于是便向后仰着头，把她整个无力的、可怜的、不为所需的肉体紧紧贴向加宁。

厌倦而羞耻的加宁感到一阵无聊的柔情——在爱匆匆走过后留下的一丝伤感的温情——因此他毫无激情地吻着她向他伸出的像涂了色的橡胶般的双唇。不过这点柔情并未能压下一个平静的、讽刺的声音给他的忠告：现在就努力把她推

00坡（^" ^11811？"， 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及文艺评论家，诗歌优美而神秘莫测，坡是美国奇特式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创始人。

②波德莱尔（1839—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发表有诗集《恶之花》，散文诗集《人为的天堂》和《巴黎的忧郁》。他被认为是使西欧思想感情及写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作家。

12

1\*1科夫小说全集

开！

他叹了一口气，温和地向她仰起的面孔微笑着。在她紧抓着他的肩膀，用和她平时带鼻音的低语很不一样的颤抖着的声音，全部生命似乎都注入了每个字中问他，“告诉我——求你了——你爱我吗？”的时候，他却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但当她一注意到他的反应——那熟悉的阴影，那不由自主的眉头一皱——便想起她应该用诗歌、香气和感情来使他消魂，于是立刻就表演起来，扮演出或是可怜的小姑娘或是难以捉摸的名妓的样子。厌倦再一次占有了加宁，他在窗户和门之间踱来踱去，为了打哈欠时不要张开嘴把眼泪都差点憋了出来，她则往头上戴着帽子，一面偷偷地从镜子里看着他。

3^拉是个胸部丰满、穿着黑色丝绸衣服的小巧的姑娘，她知道自己的女友来找加宁，每当柳德米拉对她讲述自己的爱情生活时她总感到苦恼和尴尬。克拉拉认为这样的感情应

琴曲。但更难忍受的是当她的朋友眯起双眼，鼻孔中喷着香烟烟雾，对她形容的那些仍使她兴奋的、详细得可怕的具体细节。克拉拉听后 would 做可怕的、令她难为情的梦。近来她开始躲避

柳德米拉，怕她的朋友最终会破坏被优雅地称作“幻想”的她那巨大的永远是欢乐的感觉。她爱加宁那轮廓鲜明的带有几分傲慢的相貌，他的灰眼睛，瞳孔特别的大，向四周辐射出明亮的箭一般的条纹；他的粗而黑的眉毛，在他皱眉或专注地倾听时形成一道黑线，而当罕见的微笑使他短暂地露出那口晶莹漂亮的牙齿时，又会像柔美的翅膀般展开。克拉拉被他这些突出的特征所深深吸引，在他面前就失去镇静，往往会说出她不想说的话，或不停地轻轻拍打半遮住自己耳朵的栗色头发，或整理胸前的黑绸衣褶，害得她下嘴唇伸出，

玛 丽

13

露出了双下巴。反正，她最多就是每天在吃午饭时见到加宁一次，此外只有一次她和他及柳德米拉一起吃晚饭，那是在他晚上经常去吃香肠和泡菜或冷猪肉的一家肮脏的小酒店里。在鹏公寓沉闷的餐厅里吃午，啦总是坐在加：日对面，加宁则坐在阿尔费"夫和柯林之间。多恩太太古板而哀伤的小小的黑色身影坐在桌首，两边是两个芭蕾舞演员做作的、涂着粉的面对面的侧影，显得十分不协调和凄凉可怜。他们和她说话时举止像鸟一样突兀迅速。由于微微有些耳聋的影响，她自己很少讲话，只局限于留神巨大的埃莉卡能适时端上饭菜、撤下盘子。她那小小的满是皱纹的手会像片枯叶一样不时地伸向垂在一旁的拉铃的球形，手，然后如旨的黄叶又 赧然落下。

星期一下午加宁在两点半左右走进餐厅时，其它的人早已就坐。阿尔费洛夫看见他便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并从座位

上站起身来。但是加宁并没有向他伸出手来，他心里诅咒着 多事的邻居，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在他身旁坐下。衣着整齐没有架子的老头波特亚金吃起东西来像上料一样，正大声咕嚕 嚕地喝汤，一面用左手挡着塞在领子里的餐巾免得掉进汤盘 里。他从夹身眼镜上方扫了加宁一眼，含糊地叹了口气又接 着喝起汤来。加宁一时坦率，对他讲了自己和柳德米拉间令 人压抑的恋爱，现在很后悔讲给了他听。他左边的柯林小心 谨慎地递给了他一盘汤，他如此讨好地看了加宁一眼，一双 奇特的含而不露的眼睛冲他这么一笑，使加宁觉得浑身不舒 服。同时在他右边阿尔费洛夫甜腻的男高音又接着唠叨了起 来，对坐在！&^面的波特亚金说过的什么话表示反对。

14

^！?^小说全集

"你挑毛病是不对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一个极 为文明的国家，根本不能拿来和古老落后的俄罗斯比。"

波特亚金的夹鼻眼镜温和地一闪，他转向了加宁："祝贺 我吧，今天法国人给我寄来了入境签证，我真想带上什么勋 章的大绶带，去拜访杜梅格总统。"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柔和，高低度始终不变，音色圆厚。

他的嘴唇下面有撮灰色的小山羊胡子，下巴向后缩的肥胖光 洁的脸似乎整个均匀地蒙上了一层红棕色，安详而智慧的眼 睛四周有呈扇形的和谋可亲的皱纹。从侧面看去他很像只巨 大的灰毛豚鼠。

"截良高兴，"加宁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呢?"

但阿尔费洛夫不让老头回答，他习惯地抽动他那长着稀疏的黄汗毛和有着活动的大喉，的瘦脖子接嘴说道："我建议 你留在这里。这儿有什么不好？这里一切都是直截了当的，法 国曲里拐弯，至于我们的俄国嘛一声东击西。我很喜欢这 里一有工作，街道很适于散步。我能确定无疑地向你证明，

如果一个人必须要住在一个地方的话'....^

"可是，"波特亚金平静地打断他道，"那些如山的文件怎 么说呢？那些棺材般的纸板箱、那无尽无休的档案、档案、更 多的档案！架子被它们的重量压得吱吱响，警官为了在案卷中查到我的名字差点没累断了气。你根本无法想象（说到 4 想象，一词时波特亚金缓慢地悲哀地摇着头）仅仅为了获准 允许离开这个国家一个人要受多大的罪。至于说我得填多少 表嘛！今天我原开始希望，啊，他们会在我的护照上打上出 境签证了！根本没那么回事。他1【】打发我去照相，可相片要 到今天晚上才能洗出来。"

"这很正常嘛，"阿尔费洛夫点点头道。"在一个治理有方

玛 丽

15

的国家里，事情就该是这样，这里没有你那俄罗斯的低效率。比如说，你注意到了没有，在门上写的是什 么？哪士层专 用、这很说明问题。一般说来，我们国家和德国的区别可以这样说明：想象一道曲线在曲线上.....^

加宁停止听他讲话，对坐在他对面的克拉拉说："昨天柳 德米拉，鲍里索夫娜让我告诉你，一下班就给她打电话。我 想是关

于去看电影的事。”

克拉拉慌乱地想道——“他怎么能这样毫不在乎地谈起她？毕竟他知道我知道他们的事。”

为了顾全面子，她问道：“啊，你昨天见到她了？”

加宁惊奇地抬起了眉毛，继续吃饭。

“我不太明白你的几何学。”波特亚金说，一面用餐刀把面包屑仔细地归拢起来拨拉到手心里。像多数老年诗人一样，他酷爱<sup>^</sup>楚明白的人类遭辑。

“可是难道你不明白吗？这太清楚了，”阿尔费洛夫激动地大声说道，“只要想象一下……<sup>^</sup>”

“我不明白。”波特亚金坚决地重复道，他把头往后稍稍一仰，把手里的面包屑倒进了嘴里。阿尔费洛夫摊开双手做了个毫无办法的手势，碰翻了加宁的杯子。

“啊，对不起！”

“是只空杯子。”加宁说。

“你不是个数学家，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阿尔费洛夫唠叨个没完，“但是我可在那架高秋千上荡了一辈子了。以前我常对妻子说，如果我是‘夏’，你一定是朵春天的五叶草花。戈诺兹维托夫和柯林有礼貌地笑成一团，多恩太太一惊，害怕地看看他们俩。

16

鄉#<sup>^</sup>小说全集

“总而言之，是一朵花、一个图案。”加宁冷冷地说，只有克拉拉微微一笑。加宁开始给自己倒杯水，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这一

动作。

"是的，你说对了，一朵最最脆弱的花，"阿尔费洛夫慢慢吞吞地说着，把明亮而心不在焉的目光转到邻座身上。"她经历了那恐怖的7年而幸存下来，这绝对是个奇迹。我敢肯定她到了这里以后一定会快活而青春焕发。你是个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你应该写写这方面的诗，写写女性、可爱的俄罗斯女性，如何比任何运动都要坚强，能够挺住一切而活下来——逆境、恐怖——99

柯林低声对加宁说，"他又来了一昨天就是这一套——他张口闭口谈的就是他的妻子。"

"庸俗的小人，"加宁望着阿尔费洛夫抽动着胡子，心里想道。"我打赌他的妻子很活跃。不对他这样的人不忠绝对是罪过。"

"今天吃的是羊肉，。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突然生硬的宣布道，她生气地看着房客们吃这道肉菜时那付无精打采的样子。不知因为什么阿尔费洛夫点点头示意，然后继续说道，"你不以这个为主题是犯了个大错"(波特亚金微微地但坚决地摇摇头)。"等你见到了我的妻子也许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顺便说一句，她非常喜爱诗歌。你们俩应该看法一致。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

柯林斜眼看着阿尔费洛夫，偷偷对他打着拍子，戈诺兹·维托夫看着朋友的手指，不出声地笑得直抖。

"但是主要的事情是，"阿尔费洛夫仍嘟哝着往下说道，"俄国不行了，完旦了，她被抹去了，就像有人用一块湿海绵把一张

滑稽面孔从黑板上擦掉了一样。"

玛 丽

17

"但是……"加宁微笑道。

"我说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吗，列夫·格列博维奇?"

"是的，让我不舒服了，但我不会阻止你这样说的，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相信……"99

"先生们，先生们，"波特亚金那平静、口齿稍稍有些不清的声音插了进来说，"请莫谈政治。我们为什么非谈政治不可呢?"

"不管怎么说，阿尔费洛夫先生错了。"克拉拉出其不意地插嘴说，同时使劲拍了拍她的头发。

"你妻子星期六到吗?"柯林在桌子另一端装傻地问道，戈诺兹维托夫用餐巾掩着嘴吃吃笑着。

"是的，星期六到，"阿尔费洛夫答道，一面把盛着他吃完的羊肉的盘子推开。他的眼睛失去了好斗的光芒，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你知道吗，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他说道，"昨天列夫·格列博维奇和我一起被憋在电梯里了。"

"炖梨。"多恩·答道。

联袂演员大笑了起来。埃莉卡触着用餐人的胳膊肘，开始把盘子收走。加宁仔细地卷好餐巾，塞进餐巾环里，站了起来。他从来不吃甜食。



"真无聊,"他走回房间时心里在想,"现在我干什么呢?"

我想,去散步吧。"

这天和以前的日子一样,在一种枯燥乏味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慢慢地拖了过去,甚至连能使无所事事变得迷人的朦朦胧胧的期待也没有。现在没有工作使他感到烦闷了,但是又没有工作可做。他把用一英镑在君士坦丁堡〔流亡的第一阶

18

科夫小说全集

段)从一个英国中尉那儿买来的旧雨衣的领子翻了起来,把拳头使劲伸进口袋里,慢慢沿4月苍白的街道走着,街上雨伞黑色的圆顶起伏一片。他在一家轮船公司的橱窗前长久地盯着"毛里塔尼亚"号船的精美的模型,和一幅巨大地图上联结两大洲的海港的彩线。橱窗的背后是一张热带树丛的照片——在米黄色天空衬托下巧克力色的棕榈树丛。

他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喝咖啡,坐在一面巨大的玻璃窗旁看着过往人群。回到卧室后他企图读书,但他发现那本书的内容非常异样、不相宜,结果一个从句仅读了一半就放下了。他称这种情绪为"意志分散"。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拿不定主意该干什么,变化一下他身体的位置,站起来洗洗手,还是去开窗。窗外那阴冷的一天已进入了黄昏。这是种可怕而痛苦的状态,很,我们刚一醒来睁不开眼睛、好像眼睛永远粘在一起了时所具有的那种迟钝不安的感觉。加宁觉得那逐渐渗入室内的阴沉的暮色也正在慢慢地穿透到他体内,把他的血液变成了雾;他觉得他没有力量使黄昏不在他身上产生

这种魔力。

他没有力量是因为他没有具体的欲望，这使他十分痛苦，因为他正徒劳地在寻求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产生欲望。他甚至无法使自己伸出手去打开电灯。从想法到行动这一简单的转换似乎是无法想像的奇迹。没有任何东西能缓解他的消沉情绪，他的思想盲无目的地滑来滑去，心跳微弱，内衣裤令人不快地贴在身上。他一忽儿觉得应该立刻给柳德米拉写信，坚

决说明到了该结束他们这死气沉沉的关系的时候了；可过了一会儿他又记起来那天晚上他要和她一起去看电影，不知怎的让自己给她打电话取消这次约会比写信要困难得多，结果他两件事一件也没去做。

玛 丽

19

有多少次他对自己发誓说第二天就和她把关系断了，并且毫不困难地编造出了恰当的说法，但就是完全无法想象出他紧握一下她的手离开房间的那一刻。正是那个动作——转身走出去——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取得成绩、超过别人；但就是不会抛弃或逃跑——其实这是一回事。阻碍他这样做的是廉耻心和同情心。一个在别的情况下能从事任何创造性的事业、作出任何艰苦努力并会急切地甘愿着手一项工作、高兴地专心致志地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一切胜利的人，会被廉耻心和同情心削弱了他的意志。

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外来刺激因素才会给他力量来中断他和柳德米拉间这3个月之久的私情，正如他不知道需要什么才能促使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一样。只有掣短一段时间他真正爱上了她——在那种心境之下柳德米拉似乎被包围在一层迷人的雾铒之中，他处于探索追求、意气风发、几乎是超越尘世的感情状况之中，就像当一个人在做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如从桌旁走到吧台去付款，这时响起了音乐声，使人的简单的动作带上了内在舞蹈式的特性，将它变成了一个具有意义的、永恒的姿式。

那音乐声在一天晚上当他在“^”出租车幽暗颠簸的后座前的地板上占有了她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立刻一切就变得极端平——一个女人把滑到脖子那面的帽子戴好，灯光在车窗外闪过，司机的背在玻璃隔板那面像座黑色的山峰高耸在那里。

现在，他不得不为了那一夜付出代价：费力的欺骗以把那一夜永远继续下去，虚弱地、毫无骨气地屈从于它那逐渐蔓延的阴影，现在它已充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使家具变

20

小说全集

得一片朦胧。他模模糊糊地打起盹来，手掌托着额头，两腿直挺挺地伸在桌子下面。

后来到了电影院里，里面又热又挤。好长一段时间，大钢琴、衣服、香水的彩色广告纷纷沉默地闪过银幕，终于乐队奏起了曲子，电影开始了。

柳德米拉特别高兴。她也请了克拉拉来看电影，因为她 很清楚地感觉到加宁对克拉拉很有吸引力，她想既炫耀自己 的私情又表现出自己能加以掩饰的本事，给克拉拉同时也给 自己带来愉快。克拉拉自己同意来，是因为她知道加宁打算星期六离开；同时她也很惊奇，好像柳德米拉不知道这件事 一 否则就是她故意不提，到时候好和他一起走。

加宁坐在她们俩之间，感到非常恼火，因为柳德米拉和 大多数她这种类型的女人一样，看电影时林头到尾都聊别的 事情，身子探过加宁的膝盖和朋友聊天，每次都灌他一鼻子 她那县的、令人扫兴的、讨厌的香水味。电影拍得很好，很 紧张，这就使加宁更不高兴。

"听着，柳德米拉，鲍里索夫娜，"加宁实在忍不住了，说 道，"别咬耳朵了，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德国人开始生气了。"

她在黑暗中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身子往后一靠，看看明 亮的银幕。

"我什么也看不懂，电影糟透了。"

"你所有的时间都在咬耳朵，"加宁说，"难怪看不懂。"

银幕上晃动着发亮的、蓝灰色的人影。一个唱主角的歌 剧女演员从前犯了过失杀人罪，当她在 一个歌剧中扮演女凶 手时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她转动着大得不可能的眼睛，仰面 倒在了舞台上。这时剧院大厅逐渐浮现了出来，观众鼓着掌， 包厢和正厅前排座位上的人也狂热地鼓着掌站了起来。力口宁

突然意识到他正在看着某个模糊然而熟悉得可怕的景象。他 惊恐地回忆起那制作粗糙的排排木凳、椅子和包厢的栏杆漆 成一

种凶险的紫色，懒洋洋的工人像披着蓝衣的天使在高处安闲地、若无其事地在一块块木板上走动，或者把弧光灯炫目的光束对准大群俄国人，他们被赶在一起到这个巨大的布景台上，在完全不知道电影内容的情况下进行表演。他记得穿着做工考究但已十分破旧的衣裤的青年人，脸上抹着紫红和黄色的化妆品的女人，以及那些被发配到远远的后面去填满背景的天真的流亡者、老头和相貌平常的姑娘。那个寒冷的大谷仓现在在银幕上变成了一座舒适的大礼堂，麻袋片变成了丝绒，一群穷光蛋变成了剧场的观众。加宁拼命看着，带着深深的羞耻感在那些按要求扶着攀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记起了他们如何必需看着前面一个想像中的舞台，那儿没有

什么在歌剧中唱主角的女演员，而是一个红头发没穿上衣的胖男人，站在灯光之间的一个台上，拿着个喇叭筒发疯般地叫喊。

加宁的幽魂也站在那边鼓着攀，旁边是那个留着黑胡子、胸前挂着缓带的十分引人注目的男人。由于他的胡子和浆得笔挺的衬衫，结果总是给放在前排；在中间休息时他吃三明治，镜框完后，舰在晚榴杪卜面穿上一件肮脏的旧大衣，回到离柏林市中心很远的家里去，他在那地方一家印刷厂里做排字工人。

此刻，加宁不仅感到羞耻，同时也感到了人生之易逝。在银幕上他憔悴的身影、向上抬着的轮麻分明的脸和鼓着掌的丈夫以后，礼堂像只轮船摇晃着消失了，银幕上出现的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上了年纪的女演员以高超的演技扮演着一个死去

## 娜科夫小说全集

的年轻妇女。"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加宁厌恶地想，他再也看不下去这场电影了。

柳德米拉又在和克拉拉咬耳朵了一说的是有关一个裁缝和做衣服的料子之类的事。电影演完了，加宁觉得压抑得要命。不久当他们推推挤挤地朝出口处走去时，柳德米拉贴近他低声说，"明天我两点钟给你打电话，亲爱的。"

力宁和克拉拉把她送回家，然后一起回他（门的膳宿公寓。加宁沉默不语，克拉拉拼命想找到一个话题。"你星期六要离开我们了吗？"她问。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加宁阴郁地说。

他一面走，一面心里在想他的影子将如何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徬徨，在一个又一个银幕上闪过，而他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看到：&，或者它将在世界上徘徊多久。当他上床后听着火车驶过这所住着7个俄国游魂的阴惨的房子时，他感到整个人生就像演一段电影，里面毫不在意的群众演员对于他们参与拍摄的电影的内容一无所知。

加宁无法入眠。两腿神经质地抖动，枕头折磨着他的头。

而半夜时分他的邻居阿尔费洛夫开始哼起一个曲子来。透过薄薄的墙壁他听得见他拖着步子进房间，先向他这边走来，然后又走开去，而加宁则满肚子火气地躺在那儿。当火车隆隆驶过时，阿尔费洛夫的声音和火车声交融在了一起，然后又浮现出来一达的，达的，达的达。

加宁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穿上长裤到走廊上，用拳头捶着1号房间的門。阿尔费洛夫这时恰巧正转悠到門边，他猛地打开了門，加宁猝不及防，惊得一跳。

"請进，列夫·格列博維奇。"

他穿着衬衫和內褲，金黃色的胡子有点乱"~想来是嘴

瑪 麗

23

里不断噴气哼歌的结果——淺藍色的眼睛里洋溢着幸福。"你在唱歌，"加宁皺着盾头說，"吵得我睡不着觉。""你进来呀，老天爷，別在門口呆着，"阿列克賽·伊万·諾維奇大驚小怪地說，一面好意而笨拙地用一只胳膊搂着加宁的腰，"真抱歉让你生气了。"

加宁很不情愿地走进了房間。屋子里沒有多少东西，然而却十分凌亂不整。兩把廚房用椅之一並沒有放在書桌边上（就是那个上面鑲有蛤蟆形的鑄鐵墨水池的櫟木制的龐然大物），而似乎是在往洗臉盆方向去，但是停在了半路，显然是絆在了綠地毯翹起的边上。另夕巧鵬椅子是放在床边上當床頭桌用的，現在埋在了好像是从阿拉拉特山之巔重重落下而

摔得不成形了的一件黑色上衣的下面。薄薄的紙張布满了書桌亂七八糟的木桌面，床上也到处是紙。加宁隨意一瞥，注意到在這些紙上都是用鉛笔画的輪子、方塊、完全沒有技術上的精確性，只是塗抹着消磨時間的。穿着羊毛內褲的阿尔·費洛夫本人——任何人，不管他有着阿多尼斯之軀還是花花公子布拉梅爾②之風度，穿着羊毛內褲都會顯得非常難看——又開始在他房

间的废墟中走来走去，偶而用指甲弹弹台灯 灯的绿玻璃罩或者倚子背。

"我真高兴你终于到我这里来了，"他说道。"我也睡不着觉。想想看吧——我妻子星期六就要到了。明天就是星期二了。可怜的姑娘，我能够想像她在咱们那个可诅咒的俄国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

0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爱神阿芙罗狄忒所恋的美少年'

②花花公子布拉梅尔，即乔治·拜伦，布拉姆勒《1798—1840》，英国纨绔子弟，英王乔治四世之友，上流社会时髦人物。

24

^^! ^/』、说全集

加宁一直在闷闷不乐地企图解决摊在床上的一张纸上面画的一个象棋残局图，这时他突然抬起眼睛问道："你说什么来着?"

"她快来了，"阿尔费洛夫夸张地一弹指甲，答道。

"不，不是指这个，你把俄国叫做什么来着?"

"可诅咒的。这是实情，不是吗?"

"我说不上来，只觉得这个形容词很奇怪。"

"我说，列夫·格列博维奇，"阿尔费洛夫突然在屋子中间停下来，"到了你该停止扮演一个先进分子的角色的时候了。你也许觉得这很好玩，但是，相信我，你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是时候了，我们都应该坦率地承认它完了，我们'4圣洁'的农民结果只不过是些灰色的渣滓——顺便提一下，琴本是预料之中的



—我们的国家永远完蛋了。,

加宁大笑起来, "很对,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

阿尔费洛夫用手掌从上到下抹了抹他那发亮的脸, 突然咧开大嘴温柔地笑了。"伙计, 你为什么不结婚, 嗯?"

"没机会呀," 加宁说。"结婚有意思吗?"

"非常好。我的妻子可爱极了, 浅黑型的皮肤, 你知道, 眼睛特别有神。她还很年轻。我们是1919年在波尔塔瓦结婚的, 1920年我就不得不移居国外。书桌抽屉里有相片——我拿给你看看。"他弯起手指抠着抽屉底下, 把那个大抽屉拉了开来。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 加宁不无好奇地问道。

阿尔费洛夫摇摇头, "我不记得了。谁能记得上辈子是干什么的——也许是只牡蛎, 也许是只鸟, 比如说, 也许是个数学老师? 反正我们过去在俄国的生活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玛 丽

25

超自然的, 你不管怎么叫它吧——不, 这个词不怎么合适——对了, 我知道了: 是灵魂转生。"

加宁不怎么感兴趣地看着打开的抽屉里的相片, 上面是一个头发蓬乱、快活地露着牙的年轻女人。阿尔费洛夫在他肩膀后面探头看着, "不对, 这上面不是我的妻子, 是我妹妹, 她得斑疹伤寒死在基辅了。她是个快乐的好姑娘, 特别会玩捉迷藏。"

他拿出了另一张相片。

"这是玛丽，我的妻子，照得不好，但是还是很像她。这儿还有一张，是在我们的花园里照的，穿着白连衣裙坐着的 是玛丽。我已经4年没有见到她了，不过我想她不会有多大变化的。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星期六。等一等！你上哪儿去，列夫，格列博维奇？一再呆一会儿吧！"

加宁两手伸在裤子口袋里，正向房门走去。

"怎么啦，列夫^格列博维奇？我说了什么让你生气的話了吗？"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剩下阿尔费洛夫独自站在房子中间。

"真是的！太无礼了，"他咕喊，"什么事惹着他了？"

3

那晚，和每天晚上一样，一个穿着黑斗篷的小老头沿着 阒无人迹的大街的人行道边费力地慢慢走着，把一根弯弯扭扭的木棍的尖捅到沥青路面上寻找香烟头——金色的、软木的或普通纸的——和容易剥落成片的雪茄烟头。偶而一辆汽车像马一样嗷嗷叫着一掠而过，或者发生点什么在城市里走路的人从来不会注意的事情：一颗星星会快如思想轻如泪滴地落下。比繁星更炫丽更明快的是队一座黑色的屋顶上一个接一个喷射出来的火一样的字母，成单行展示后突然一齐消失在黑暗之中。

玛 丽

27

"这一可——能——吗？"

字母在霓虹灯不引人注意的沙沙声中写道，然后被夜以

柔和的一笔统统抹去；它们再度开始爬过天空—

"这一可一能——"，

黑暗再一次降临，但这些字会顽固地又一次亮起，最后，它们没有马上消失，而是根据广告公司和厂家的安排，整整5分钟亮着不灭。

可是谁又说得清在房屋上方的黑暗中闪闪亮起的究竟是什么？一是发光的商品名称，还是人类思想的光芒；一个标志，一种召唤；还是猛力抛入天空、突然得到一个宝石般光亮而狂喜的回答的问题？

在这深夜最后一家啤酒屋已关门歇业的时刻，这些街道现在，黑色的海洋般宽阔，闪耀着光泽。一个俄国人放弃了睡眠，他没戴帽子，旧雨衣下连上衣也没穿，神情恍惚地以超人的视力行走其间。

在这样晚的时候在这些宽阔的大街上走过的是彼此完全陌生的世界中之人：不再是寻欢作乐者，女人或仅仅是个过路人，而是各自属于一个完全孤立的世界，各自都是奇迹和罪恶的总合体。

5辆出租敞篷四轮马车停在大街旁巨大的圆桶形街头小便池旁：5个穿着马车夫制服的困倦的、暖和的灰色的世界；以及另外5个蹄子疼痛地站着的世界——已经睡着了，梦中除了燕麦带着轻柔的噼啪声涌出麻袋外别无其它。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一切都变得难以置信，深奥莫测，生活似乎让人害怕而死亡则更糟。正是这种时候当你迈着大步迅速走过黑夜的城市，透过泪眼看着灯光，从中搜寻着对过去的幸福的

炫丽夺目的记忆时——一个女人的面孔会在多年

28

## ^小说全集

单调无聊生活的湮没之下重新复活——在你狂热幻想时突然 一个过路人有礼貌地使你停下，请问你到某某街该怎么走；这是一个普通的声音，但也是一个你再也不会听到的声音。

星期二早上很晚醒来时，他觉得小腿肚子有点酸痛。他把一只胳膊放在枕头上支起身子，叹了一口气。当他记起 晚上发生的事时，所感受到的快乐使他既惊又喜。

早上外面一片温柔朦胧的白色。窗玻璃一本正经地隆隆震动着。

他坚决地跳下床来开始刮胡子。今天刮胡子让他觉得特别愉快。刮胡子的人每天早上变得年轻了一天。加宁觉得今天他不多不少整整年轻了9岁。他紧棚的皮肤上的胡子磕在雪花般的肥皂泡沫下变软了，不断发出咔咔声断落在他安全

30

## ^科夫小说全集

剃刀小小的钢刃上。他一面刮胡子一面耸动着眉毛，当他站在澡盆里用一只大水罐中的冷水往身上浇的时候，他快活地笑了。他把湿漉漉的黑头发梳刷整齐，很快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除了那两个一般要睡到午饭时刻才起床的芭蕾舞演员之外，膳宿公寓里别的房客早上都不呆在家里。阿尔费洛夫去看一个打算一起做买卖的朋友去了，波特亚金去警察局搞出境签证，而

克拉拉两手在胸口抓着一个装桔子的纸袋正在街角等有轨电车，她上班已经晚了。

力啁十分平静地爬上了一座熟悉的軒的二楼，拉了拉门铃。一个女仆开了门但没有摘下门链，她向外窥探着，说鲁木斯基小姐还在睡觉。

"我不管，我一定要见她。"加宁说着把手从开着的门缝里伸进去，自己摘下了门链。

女仆是个脸色苍白身材粗壮的女人，她气愤地咕哝着，但加宁坚决地把她撬开，大步走到半昏暗的走廊上在一个门上敲了敲。

"谁呀?"传来了柳德米拉早上醒来时微带沙哑的声音。"是我，开门。"

她光着脚啪哒啪哒地走过房间，转动了钥匙，没看加宁就跑回床边形腿了被子里。从她耳朵尖上可以看出她在笑，等着加宁走近她。

但是他停在了屋子中间，站了一阵，抖响着雨衣口袋里的辅币。

柳鐸米拉突然转身面朝上躺着，笑着伸开了光着的瘦胳膊。早桌不适于她，她脸苍白浮肿，黄头发根根直立。

"嗯，过来呀。"她恳求着，闭上了眼睛。加宁停止抖响

31

口袋里的辅币。

"我说，柳鐸米拉，"他低声说道，她猛地坐起来，大睁着眼睛。

"出了什么事吗?"

加宁使劲盯着她, 答道, "是的。我好像爱上了别人。我 是来告别的。"

她眨着充满睡意的睫毛, 咬住了嘴唇。

"就是这些, 真的," 加宁说, "我很遗憾, 但是没有办法。咱们现在道别吧, 我想这样要好一点。"

柳德米拉蒙住了脸, 脸向下倒在了枕头上。她那天蓝色 的被子开始向一旁滑落到毛绒绒的白地毯上, 加宁拾起被子 把它拉拉好, 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次。

"女仆不愿意放我进来。"他说。 — 柳德米拉像死了一般躺着把头埋在枕头里。 — "她从来都没有真心地欢迎过我。"加宁说。 "该是关上暖气的时候了, 已经是春天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从门口走到白色的穿衣镜前, 戴上了帽子。柳德米拉依然一动不动。他在那儿又站了片刻, 默默地看着她, 然后发出低低的, 清嗓子一样的声音, 离开了房间。

他尽量放轻脚步迅速沿长长的过道走去, 他开错了门, 发 现自己到了洗澡间里, 从里面伸出一只汗毛很重的胳膊和一声狮子般的怒吼。他陡地回转身子, 和正在门厅里擦一个铜制半身雕像的矮胖女仆再度相遇。他开始最后一次走下那矮矮的石阶。平台上的大窗子敞开着, 能看见后院, 院子里一个游吟男中音歌手正用德语高唱着一首关于俄国伏尔加河的歌。

## 小说全集

听着那像春天般充满活力的声音，看着那开着的窗子玻璃上的彩色图案一束立方体的玫瑰和开屏的孔雀尾——加宁觉得自己自由了。

他慢慢地沿街走去，一面吸着烟。天白亮亮的，有点冷 哦飕的；参差的白云在他面前建筑物之间的蓝色空间中升起。 每当他看见迅速飘动的白云他总会想起俄国，但是此刻他并 不需要白云来提醒他，因为从昨晚以来他想到的只有俄国。

昨夜发生的隐秘事件使他整个生命的万花筒转动起来， 往事重上心头，使他不能自己。

他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一直跟随他身后的他那温柔的伙伴，他的灰色的青春的影子，立刻在他脚旁伸展开来，

开始说话了。

现^柳德米拉已经离去，他可以自自由由地听了。

9年前。1915年的夏天，一所乡间别墅， 雜伤寒。斑疹伤寒后养病愉快得令人惊奇。你好像躺在起伏的空气之上；确实，你的脾脏偶而还痛，每天早晨一位特意从彼得堡请来的医院的护士给你擦去舌苔一刚睡醒，舌头还发粘一用 葡萄酒的棉花擦。护士个子很矮，有着柔软的胸部和小而能干的手。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潮湿的、清凉的、老处女式的气味。她爱用带民间风味的讽刺妙语和在1904年战争中学来的那点点日语。她有一个像捏紧的拳头那么大的农村女人的脸，鼻子极小，脸上有麻子。她的头巾下从来没有露出过一

根头发。

你就像躺在空气之上。床的左边有一道带波浪形曲线的 黄褐色的屏风把床和门道隔开，在离他很近的右边的一个角 落里放着圣像盒：在玻璃后面是黑脸的偶像，蜡烛和一个珊 瑚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像。两个窗子中离得较远的一个直

玛 丽

33

对着床，明晃晃的，床头板似乎在推着墙，而床脚则指向那 扇每个铜雕饰球都沸腾着阳光的窗子，好像这些充满阳光的 小气泡随时都会升起，飘过房间，去到外面那片团团明亮的 云块斜向上方的深邃的7月的天空之中。另一扇窗子开在右 侧的那面墙上，窗夕<sup>1</sup> 一片倾斜的浅绿色房顶：卧室是在二 层，这是别墅一层高的侧翼的房顶，里面是仆人住的下房和 厨房。夜里窗子队里面用漆成白色的折叠式百叶窗关上。

屏风后的门通向楼梯，和门同一片墙的头上有一只发亮 的白色火炉和一个老式洗漱台，带有一个贮水器和一个鸟嘴 形的水龙头，你用脚踩一下铜踏板，一股细细的水流就 会从水龙头里喷出来。正面那扇窗子的左边放着一个抽屉发 涩的红木五屉柜，右边是一张小小的无靠背睡榻。

墙上是有发蓝色的玫瑰花的白墙纸，有时候当你半昏 迷时，会从这些玫瑰花上看出人的侧影来，或者眼睛上上下 下在墙上洩游，尽量不要去碰到一朵花或一片叶子，要在花 纹中找出空当挤过去、跑回来、陷进死胡同里，然后重新在 那发亮的迷宫中开始你的行程。床的右边在圣像盒和侧窗之



间挂着两幅画——一幅是一只玳瑁色的猫舐着碟子里的牛奶，另一幅上是在画出来的鸟盒上镶上了一只用真的欧椋鸟的羽毛做的欧椋鸟。旁边窗框上安了一盏专会发送出一条黑色的烟舌的油灯。屋子里还挂着别的画：五屉柜上方有幅袒胸的那不勒斯少年的平版画，洗漱台上方有幅在水中游动着、

鼻孔大张着的马头的铅笔画。

从早到晚床总是不断滑入炎热有风的天空，当你坐起来时你能看见被从上方射下来的阳光染成金色的欧椋树尖，停落着雨燕的电线，以及在红色车道和前廊联接处的木制天棚的一部份。从外面飘进来奇妙的声音——鸣啭的鸟声、远处

34

科夫小说全集

的狗吠声、水泵的吱嘎声。

你躺在那儿，浮动着，想着你怎样很快便可以下床：苍蝇在一汪阳光中嬉戏，一团彩色的丝线球在你床旁母亲的怀里跳到地上，像是有生命的物体慢慢地滚过琥珀色的镶木地板。

就是在加宁16岁时养病的这个房间里孕育了那幸福，那个他一个月后在现实生活中相遇的姑娘的形象。一切都在这个形象的创造中起了一分作用——墙上色泽温柔的画、窗外小鸟的鸣啭、圣像盒中耶稣的棕褐色的脸，甚至洗漱台上的小喷池。这个嫩芽般的形象聚集、吸收着那个房间里的一切明媚阳光所生的魅力，当然没有这它是不可能成长的。毕竟这只不过是个少年的预感，一层美妙缥缈的薄雾，但是现在

加宁感到从来还没有有这样的一种预感如此完完全全地得到过 实现。星期二整整一天他队一个广场溜翻又一个广场，从一家咖啡馆转悠到又一家咖啡馆，他的记忆不停地向前飞跃，如4月的云飞过柏林柔和的天空。坐在咖啡馆里的人以为这个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前方的人一定有着某种深沉的悲哀；在街上他毫不在乎地撞在别人身上，有一次一辆疾驶的车子猛地刹闸，差点撞着他，开车人气得直骂。

他是一个神，正在重新建造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渐渐地他使那个世界复活了，他要使那个姑娘快活，不到那个世界完全形成他不敢把姑娘放进去。但是她的形象、她的存在、记忆中她的影子都要求他最后也必须使她复活——而他故意把她的形象推开，因为他想要像9年前一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去接近她。他很怕出错，很怕在记忆那明亮的迷宫中迷路，便十分小心地、多情地重建他的过去，时而回过头去拾起某个遗落的细节，而队不过快地往前跑。在那个春天

1！

的星期二，当他在柏林街头徘徊时，他又重头康复了一次，感

受到第一次下床时的滋味，觉得两腿发软。他在每一面镜子里照着自己，他的衣服显得非同寻常的干净，出奇地宽大，微微有些陌生。他慢慢地沿者队花园平台通向公园深处的宽阔的林荫道走着，这儿或那儿在叶影下显得发紫的泥土会突然向上拱起成一个个鼯鼠丘，看起来像一堆堆黑色的鳞虫。他穿着白色的裤子和淡紫色的袜子，梦想着会遇见什么人，但是还不知

道这人是谁。

他走到了林荫路的尽头，那儿一张白色长凳在深绿的枞叶间<sup>^</sup>闪发亮。他转，身子，在前方从欧椴树的空隙间可以  
护士回到彼得堡去了；她长时间地把，子探出车窗外挥动着她粗短的小胳膊，风吹拂着她的包头巾。宅子里很凉爽，地板上有着片片日光。两星期以后他已经在自行车上骑得精疲力尽，晚上还和养牛人的儿子玩俄罗斯九柱戏。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一直等待着的事件发生了。"可现在这一切都在什么地方呢？"加宁沉思着，"那幸福、阳光在哪儿？那些撞击、弹起得那么好的、粗粗的九柱戏的木柱在哪儿？我那辆前把

手很低有着大转动齿轮的自行车在哪儿？似乎有一条定律，说什么也不会消失，物质是不灭的；那么我九柱戏木柱上击落的木片、我自行车轮上的辐条到今天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遗憾的是我永远不可能找到它（门了——永远不可能。我有一次读到过关于'永恒回归，这个游戏，但是要是这个复杂的单人纸牌戏永远不可能第二次走通呢？让我想一想——我有点地方不明白——对了，是这样的，肯定在我死以后不会一切都死亡的吧？眼下我孤身一人在异国的城市里。喝醉了。脑

### 3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袋被加法国白兰地的啤酒弄得嗡嗡响，我已经游荡得够了。如果我的心脏就在现在破裂，那么我的整个世界都随之破裂了？

我不明白。"

他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了同样的广场上的那个小小的公

园里，不过现在空气变得更加冷飕飕的了，苍白的天空在暮色中渐渐暗淡下来。

"剩下4天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而我随时都可能死去。"

"振作起来！"他突然铍起阴沉的眉头咕哝道，"够了，该回家了。"

在走上膳宿公寓的楼梯平台时他遇见了阿尔费洛夫，他身子拱缩在肥大的大衣里，专注地铍着嘴往电梯的铍孔里塞钥匙。

"我出去买份报纸，列夫·格列博维奇，愿意一起去吗？"

"谢谢，我不去。"加宁说着向自己房间走去。

钱当他捏着门把手时他停了下来。突然他无法细这一诱惑。他听见阿尔费洛夫走进电梯，听见电梯吃力地单调地隆隆开下去的声音及到达底层时的哐啷声。

"他走了，"他咬着嘴唇想道。"见鬼，我冒一下险吧。"

5分钟以后，克拉拉敲响了阿尔费洛夫的门，想问他有没有邮票。这是命运的安排。阿尔费洛夫房门上半部毛玻璃上透出了黄色的灯光，表明他一定是在房间里。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克拉拉叫了一声，在敲门的同时把门推开了一道缝，"你有……"

她惊奇地突然停了下来。力亨站在书桌旁，正匆忙地关上抽屉。他四下里看了一眼，牙齿一闪，用臀部把抽屉使劲往里一推，站直了身子，

玛 丽

"老天爷。"克拉拉咕哝着退出了房间。

力！]宁很快跟着她走了出去，随手关上灯，又"砰"地关上了门。克拉拉靠在昏暗的过道的墙上，恐怖地看着他，两只胖胖的手紧按着太阳穴。

"老天爷，"她用同样低低的声音重复道，"你怎么可以？

....."

电梯费力地喘息着，发出隆隆声缓慢地开始上升。"他回来了。"加宁神秘地低声道。

"啊，我不会给你说出去的，"克拉拉悲痛地说道，晶莹的泪眼盯在他身上。"可是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他并不比你宽裕呀！真像一场恶梦。"

"咱们上你的房间去吧，"加宁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向你解释。"

她离开墙，低着头带他走进了4月5日房间。房间里很温暖，有一股优质香水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幅勃克林①的画《死岛》的复制品，桌上有一帧装在相框里的相片一是经过了大大加工的柳德米拉的脸。

"我们吵翻了，"加宁朝相片点点头说道。"她如果来看你别让我过来，我们俩的关系结束了。"克拉拉坐了下来，把脚翘在长沙发上，往身上裹了块黑披巾。

"这全是瞎说，克拉拉，"他接着说，一面在她身旁坐下，身子靠在自己伸开的胳膊上，"你当然不会真地以为我在偷钱，对不对？虽然我自然不会愿意阿尔费洛夫发现我在翻他

(!)勃克林0<sup>11</sup>013 8000\*<sup>11</sup>， 1827 —190] 几销国画家，

著作情调忧郁的

风景画和不吉祥的寓意画。《死岛》作于1880年。

38

科夫小说全集

"可是你究竟在干什么呢？还会是干别的吗？"克拉拉低声说，"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你真是个古怪的姑娘。"加宁说。他注意到她那双和蔼的有点突出的大眼睛稍稍过分明亮了一点，她的肩膀在黑色的披巾下起伏得过于激烈了一点。

"好啦，好啦，"他微笑道，"那好吧，姑且假设我是个小偷，一个闯入别人房间盗窃的人。可是这为什么会让你这么难过呢？"

"请你走吧。"克拉拉轻声说，把头转了开去。他大笑起来，耸了耸肩。

他关上门出去了以后，克拉拉哇地哭了起来，哭了好久。巨大晶莹的泪珠有节奏地在睫毛间涌出，一长串一长串地流下哭红了的双颊。

"可怜的人，"她喃喃地说，"生活把他搞到了什么地步！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靠芭蕾舞演员的房间的那面墙上传来了轻轻的叩击声，克拉拉使劲擤了擤鼻子倾听着。叩击声又响了起来，像丝绒般柔和，具有女子气：显然是柯林在敲墙。然后传来一阵笑声，有人在大声说，"亚历克，啊，亚历克，停下，"然后两个声音开始了低声的、亲密的交谈。

克拉拉想到她如何明天不得不去上班，敲打键盘直到下午6点，看着一行行打印的字随着干燥、断续的格格声落到纸上，或者如果没有事情可做，她将如何把借来的、破得让人难为情的书支在她那架黑色雷明顿牌打字机上阅读。她给自己泡了点茶，无精打采地吃了晚饭，然后慢吞吞地脱衣上床。她躺在床上，听见波特亚金房间里传来了声音，听见有人进屋出屋，然后加宁用响得出乎意料的声音说着什么，波  
玛 丽

39

特亚金低声抑郁的回答他。她想起了今天老头又去办护照了，他心脏很不好，生命正在一点点逝去。星期五她就满26岁了。隔壁的声音一直不停，克拉拉觉得自己〔以乎住在一所摇摆沉浮的移动着的玻璃房子里。尽管火车的声音在走廊对面的房子里更响，但在她的房间里也能听得见，她的床(以乎也在升降摇摆。有一刻她眼前出现了加宁俯向书桌、露出光亮的牙齿回头四下张望时的背影。后来她就睡着了，做了个无聊的梦：她好像坐在一辆有轨电车里，旁边坐着一个特别像她在洛兹的姑姑的老太婆，用德语很快地说着话；后来慢慢发现她根本不是她的姑姑，而是克拉拉在上班的路上从她那儿买桔子的快活的女商贩。

國—國^!

那晚，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有个客人，这是个上年纪的绅士，蓄着英国式的黄里带红的小胡子，样子十分可靠，身穿礼服大衣和条纹花的裤子，非常干净利落。加宁进去时波特亚金正用

玛吉的牛肉清汤在盛情款待他。空气因香烟的烟雾而带上了蓝色。

"加宁先生，库涅金先生，"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嗤着粗气，夹鼻眼镜闪烁着，轻轻把加宁推到扶手椅中坐下。

"列夫，格列博维奇，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从前曾替我写过作弊文章。"

玛 丽

41

库涅金笑了，"没错，"他说话声音深沉圆润，"不过亲爱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告诉我现在几点了？"

"还早呢，还有时间再坐一会儿。"

库涅金站了起来，把背心往下拉拉直，说道，"不行，我妻子等我呢。"

"要是这样我就没有权利留你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两手一摊，透过夹鼻眼镜斜眼看着客人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妻子，我未曾有幸见过她，但仍请你代我问候她。"

"谢谢，"库涅金说，"遵命。再见。我想我把大衣脱在门厅里了。"

"我送你出去，"波特亚金说，"对不起，列夫·格列博维奇，我马上就回来。"

力咛独自一人，便更舒坦地在那张绿色旧扶手椅中坐好，沉思地微笑着。他来看这位老诗人，因为他可能是惟一能够理解他这时的纷乱心情的人，他想对他讲述许多事情——关于俄国一条大路上的日落，关于白桦树林。毕竟他就是诗作出现在诸如《



插图世界》和《画刊》这类杂志的过期合订本 上、标题带小花饰的那个波特亚金呀。

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面色阴沉地摇着头走了回来。"他侮辱了我，"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手指敲击着桌子。"啊，他是多么侮辱我！"

"怎么啦？"加宁问道。

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摘下夹鼻眼镜，用桌布边擦镜片。

"他看不起我，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他刚才对我说什么来着？他对我来了一个他那小小的讥刺的冷笑，然后说，'你把时间都化在写蹩脚诗歌上了，我连一个字都没有读。我要是读了，就会把本可用来工作的时间浪费掉了。，这就是他对

42

科夫小说全集

我说的话，列夫，格列博维奇。我问你，这是明智的话吗？" "他是干什么的？"

"天晓得。他很赚钱。啊，咳，你知道，他是个……，，" "这有什么可觉得受侮辱的？他有一种才能，你有另外一种才能。反正，我敢打赌你也看不起他。"

"可是列夫^格列博维奇，"波特亚金烦躁地说，"我看不起他不对吗？糟糕的还不是这个——糟糕的是像他这样的人 竟敢要给我钱。"

他张开紧握的拳头，把一张团在一起的钞票扔在了桌子上。

"糟糕的是我拿了。你看一看，欣赏欣赏吧——马克，见由，，

老人似乎全身发抖，嘴一张一闭，下嘴唇底下小小的灰箱子一抽一抽的，胖胖的手指敲击着桌子。然后他带着痛苦的呼哧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彼得·库涅金，是的，我还记得。他在学校时成绩很好，这坏蛋，总是那么准时，口袋里放着一只表，上课时他常常举起手指表示离下课铃响还有几分钟。中学毕业时得了金质奖章。"

"记起这些对你来说一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加宁沉思地说，"仔细一想连记得一些每天的琐事都很奇怪——尽管其实根本不是每天的事——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

波特亚金敏锐而和善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啦，列夫·格列博维奇？你的脸看上去快活了点，你是不是又爱上谁了？是的，我们的记忆是有点不可思议之处。你笑得多让人愉快呀，见鬼。"

"我来看你是有原因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玛 丽

43

"可我能给你的只有库涅金。让他成为你的鉴戒吧。你在学校时过得怎么样？"

"一般，"加宁说，又笑了起来。"彼得堡的巴拉索夫中学——听说过吗？"他继续说道，不知不觉间带上了波特亚金的口气，人们在和老人谈话时常常会这样。"我还记得学校的院子，我们

常在那儿踢足球，在一个拱门下面堆放着木柴，球 时不时地会碰掉一块木柴。”

“我们喜欢玩《打了就跑，和‘哥萨克和强盗，，”波特亚 金说，”而现在生活已经消失了，”他突然加了一句。

“你知道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我想起了以前登 你的诗的那些老杂志，还有白桦树林。”

“真的吗？”老人转向他，带着善意的嘲弄神色看了他一眼。“我考傻啊——为了那些白桦树我浪费掉了全部的生，，我忽略了^个俄国。现在，感谢上帝，我已经不写诗了，和诗了结了，我甚至对填表雌自己是‘诗人’感到羞耻。对了，我今天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那个官员甚至生气了，我明天还得再去。”

加宁看着自己的脚，说道，“我在高年级的时候同学都以为我有个情人，那是什么样的情人啊——一位社交界的妇女。为此他们很尊敬我。我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是我自己散布的这个谣言。”

“哦，”波特亚金点点头，“你这人有某种精明之处，列维 什卡①，我喜欢这一点。”

“事实上我贞洁得可笑，而且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这像个特殊的秘密，鹤到很骄傲，但是别人全以为我

①列维什卡为列夫之爱称，

生活、等待很幸福。而我的那些满嘴胜话、一听见豸女X，这个词就喘粗气的同学都是手心出汗脸上斑斑点点的肮脏家伙，他们的斑点使我看不起他们，他们关于自己在爱情奇遇上撒的谎让人恶心。”

“我必须承认，”波特亚金缺乏生气的声音说道，“我第一次是和—一个侍女。她非常温柔甜美，有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她

的名字叫格拉莎。事情常常是这样的。”

“不，我等待来着，”加宁柔声说道，“从青春期开始到16岁，我等了大约3年。我13岁时有一次玩捉迷藏，和一个和我年龄一样大的男孩—^在—了一个大衣柜里，在黑暗中他告诉我，有些妙极了的美人，给钱就肯脱衣服。我没听清他叫她们什么，我以为他说的是4主女”——由^主，和4有年轻女人的地方，合在一起的词，因此她们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种令人着迷的、神秘的形象。不过当然很快我就明白自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看不出那些在涅夫斯基街上走来走

去、扭动着屁股，把我们这些男中学生叫做4铅笔杆'的女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在我引以自豪的贞洁生活3年之后，等待结束了。那是在夏天，在我们乡间的别墅里。”

“是的，是的，”波特亚金说，“我能想象出来，不过是老掉牙的一套了：美妙的16岁，林中的爱情。”

加宁好奇地看着他，“可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呢，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啊，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亲爱的伙计。我把应该放进自己

生活的一切都放到了我的诗歌里，现在要从头开始已经太晚了。现在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惟一想法是，最终算帐的时候，是个性情乐观的实干家要好一些。你如果非得喝醉不可

玛 丽

45

的话，那就好好喝个醉，把那地方醒个稀烂。" "也有这个因素。"加宁笑道。

波特亚金想了片刻。"列夫·格列博维奇，你刚才谈到俄国的乡村，我想你可能还会看到它，但是我的这把老骨头是要留在这里的了，如果不在这里那就在巴黎。我今天好像心情特别不好，请原谅。"

两个人都沉默了起来。一列火车驶过"在远远的地方一辆机车发出了一声凄凉而沮丧的尖鸣。在没有窗帘的玻璃窗外，夜色冷蓝，玻璃上映出灯罩和照得亮亮的桌子的一角。波特亚金拱着背坐在那里，灰色的头低垂着，手里转动着一只皮制香烟盒。不可能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关于过去的生活的沉闷；还是老年、疾病和穷困如同映照在夜窗上的影子般阴暗而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还是关于他的护照和巴黎；还是在闷闷不乐地想，他的靴子尖正#能雌地毯上的花纹中间；还是他多么想喝上一杯冷啤酒；还是客人已经呆得太长了一天知道。但是当加宁看着他低垂的大脑袋，耳朵里因年老而长出的一撮毛，以及因长年伏案书写而圆拱起的双肩，他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失去了谈论俄国的夏天、公园中的小径的任何愿望，更不要说昨天发生的那件令人惊奇

的事情了。

"哦，我该走了。睡个，觉，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晚安，列维什卡，"波#亚金叹了口气道，"我们谈得很高兴。至少你不因为我接受了库涅金的钱而看不起我。"

只是在最后一刻在门口时加宁才停住脚步说，"你知道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我刚开始了一件美妙的恋情，现

46 ^科夫小说全集

在我要到她那儿去了，我非常幸福。"

波特亚金鼓励地点了点头，"哦，代我问候她。我未能有幸见到她，不过还是照样代我问候她。"

6

说来也怪，他已经想不起来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确切时间了。也许是在他父母田产边上一个谷仓里举行的慈善音乐会上，不过也可能在那之前他就看见过她。在当地军医院〔当时正打着一场世界大战〕里的一个学生护理员对他讲起这个15岁的"可爱而了不起"的姑娘——这是那个学生的话

一时，她的笑声、她那温柔的容貌、浅黑的皮肤和头发上的大蝴蝶结不知怎地对他说来都很熟悉，而这次谈话是在音乐会以前的事。现在加宁拼命搜索记忆也没有用，他就是想象不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事实是，在那场斑疹伤寒以

48

^9^^：小说全集

后极端快乐的日子里，他怀着如此的渴望等待着她，如此经常地想到她，结果是在他真正见到她以前很久就塑造出了她

独特的形象。现在，多年以后，他感到他们想象中的相遇和 在现实中实际的相遇已难以觉察地混和交融在了一起，因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只不过是预兆中那个形象的延续。

在那个7月的夜晚，加宁推开了吱嘎作响的铸铁大门，走进了蓝色的暮霜中。黄昏时自行车跑得特别轻松，车胎接触大路边上的硬土地上的每一个坑洼和凸起处时都发出一种沙沙 声。当他滑行经过暗下来的马厩时，里面飘出一股暖气，一声喷鼻声和蹄子移动时轻微的落地声。再往前，路的两边都是白桦树，在黄昏中静悄悄的。然后，像在打谷场上闷烧着的火，在一片田地中间闪出微弱的光，黑色的人流带着欢乐的嗡嗡声向孤零零地站立在那儿的谷仓迤邐而去。——在谷仓里已经匆匆赶搭好了一个台子，安好了排排^子， 灯光照亮了人们的头和肩膀，在他们眼睛中闪动。谷仓里有一股焦糖和煤油的气味。很多人都来了，后面满是村夫村妇，中间是住别墅的人，前面坐在从庄园的园子里借来的白葵子上的是村里军医院中的20几个病人，他们一声不响，愁眉不展，圆圆的头上片片秃块使剃得很光的脊灰色头皮斑斑驳驳。

在装饰着冷杉枝的墙的各处都有裂缝，裂缝中露出星空和爬上高高的木堆向里张望的农村少年的黑色身影。

从彼得堡来的唱耿剧的男低音歌手是个马脸瘦个子，他带着很强的共鸣音唱了起来，乡村小学的合唱队按音叉轻轻 弹动的旋律一起唱起了副歌。

在一片炽热眩目的黄色灯光中；在一片鲜红和银白的头巾的褶皱随着声音起伏、闪动着的睫毛和只要吹来夜风就会在房梁上移动的黑影中；在闪闪发光的一切和流行音乐声中；

玛 丽

49

在这巨大、拥挤的谷仓里所有的脑袋和肩膀之中；加宁只看得见一样东西：他看着前面一绺扎着黑蝴蝶结的棕色长发，蝴蝶结的边已经有点磨损了。他的眼睛爱抚着她鬓角旁那平滑的深色头发上一层少女特有的光泽。每当她侧过脸对坐在她旁边的女孩微笑着投去迅速的一瞥时，加宁还可以看见她红

扑扑的面颊，亮闪闪的、鞑靼人式的眼睛的一角，和她那在笑地一张一缩的鼻孔的优美的曲线。后来，音乐结束以后，用当地一个工厂主的大汽车把彼得堡来的男低音歌手送走了，车灯在草地上投上了神秘的亮光，然后强烈的灯光扫过

一棵熟睡的白桦树和小溪上的一座小桥；度假人群白色的节日衣裙动着在深蓝的夜色中穿过沾满露珠的苜蓿地散去，有人在黑暗中点香烟，两手合成杯状把燃着的火柴举在面前；这时加宁在孤独激动中步行回家，他推着车座往前走，自行车的轮辐发出轻微的嗒嗒声。一

在庄园宅第的一翼，在食品贮藏室和管家的卧室之间有一个宽敞的老式抽水马桶间，窗子朝着花园中荒芜了的一部分，那儿在一片铁皮屋顶的遮挡下，一口井上架了两个黑色的轮子，一条木水槽穿过3棵浓密的大白杨树露在地面的弯弯曲曲的树根。窗上装饰着一个留着四方胡子、有结实的小



腿的彩色玻璃的骑士，这个骑士在挂在粗重的丝绒拉绳旁的一盏带白铁反光镜的煤油灯昏暗的灯光的照射下发着奇异的光。你拉一下拉绳，从那栎木宝座的神秘的深处就会传出隆隆的水声和沉重的咯咯声。加宁一把推开窗子把自己连脚带人安顿在了窗台上。丝绒拉绳微微晃动着，露出在黑黢黢的白杨树间的星空使你想深深地长叹一声。那一刻，当他郁郁地坐在厕所的窗台上，想着他也许永远永远也不会认识在纤柔的脖子的后面扎着一个黑色蝴蝶结的那个姑娘，徒劳地等

50

## &^科夫小说全集

待着夜莺像费特①诗中所写那样在白杨枝头鸣啼——现在加宁认为，在他整个生命中那是最重要最崇高的一刻，这是很正确的。

他不记得下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了，究竟是第二天还是一个星期以后。那是日暮时分，在吃晚茶之前，他一甩腿骑上了开裂了的皮车座，弓身趴在车把手上向着西天的红霞骑去。他总是选择同样的环形路线，穿过被松林隔开的两个小村庄，然后沿着公路、穿过田间，经过一个世纪以前雷列耶夫②歌诵过的奥列德兹河上的伏斯克列申斯克林地回到家中。他对这条路非常熟，它时而又窄又平，结实的边缘沿着

一条危险的水沟伸展，时而是卵石路面，把他的前轮高高颠起，有些地方又刻上了道道需小心对付的沟辙，然后又会是平坦、坚实、透出粉红色的路面。他凭感觉和视觉像熟悉一个有生命的躯体一样熟悉那条路，他熟练地沿这条路骑着，踩着充满

弹性的脚蹬子进入沙沙作响的空间。

夕阳把小松林中粗糙的树干染成道道火红，夏季别墅的花园中传来了槌球的撞击声，蚊虫不断飞进人的嘴巴和眼睛里。

有时在公路上骑的时候，他会在金字塔形的修路石堆旁停下，石堆上竖着的发灰的条条剥落的木头电线杆发出轻柔的、凄凉的嗡嗡声。他会靠在自行车上，越过田野看着那些只有在俄国才能找到的森林的边缘：遥远、呈锯齿形、黑朦

① 费特（1809—1892）：俄国诗人，以其诚挚

而热情的描写大自然和爱情的抒情诗闻名。

② 雷列耶夫（1795—1825），俄国革命诗

人，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领袖。

玛丽 51

朦，而在它的上空，金黄色的西天被一条长长的淡紫色的云断开，太阳光从这条云的下面射出，像一把燃烧着的扇子。当

他凝视着天空，听着远处村子里一头母牛几乎是梦一般的哞哞声，他试图去理解这一切的意义——那一片天空，田野，发出嗡嗡声的电线杆；他觉得自己正要明白的时候，他的头突然会开始眩晕起来，那片刻的清醒伤感就变得难以忍受了。他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可能遇见或赶上她，在哪个转弯处，是在这片还是下一片小树林里。她住在伏斯克列申斯克，

常常在和煦无人的黄昏在和他完全相同的时候出来散步。加宁从远处看见了她，心口立刻感到发凉。她走得很快，穿着蓝裙子，双手插在白衬衫外面的蓝哔叽茄克衫的口袋里。当加宁倏然赶上她时，他看见的只是在她背上起伏的蓝色褶皱和像两只伸出的翅膀般的黑色绸蝴蝶结。当他滑行经过她身旁时他看也没有看她的脸，而是装作在一心骑车；尽管就在一分钟前，他想象着他们见面的情景时，曾发誓要对她微笑，和她打招呼。那时他觉得她一定有着一个不寻常的、响

亮的名字，当他从同一个学生处得知她叫玛丽时，他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就好像他事先已经知道了（以的对他来说这个小小的简单的名字带上了新的声音和一层迷人的意义。

"玛丽，"加宁轻声说道，"玛丽。"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屏住了呼吸，倾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这时大约是凌晨3点钟，火车不开，因此房子（似乎静止不动了。在黑暗中，椅子上扔着他脱下来的衬衫那白色模糊的外形，两只袖子伸开着，像一个人在祷告中间突然僵在了那里。

"玛丽，"加宁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努力想在这两个音节中放进它曾经含有过的全部的动听的声音~风声、电线杆的嗡嗡声、幸福"~还有另一个给这个名字以生命的秘

52

^科夫小说全集

密的声音。他仰面躺着，倾听着自己的过去。不久从隔壁房间里闯进了低低的、轻柔的突——突~突——突声：阿尔·费洛

正翘盼着星期六的到来呢。

53

7

第二天，星期三的早上，埃莉卡那只赤褐色的爪子伸进了4月2日房间，往地上扔下了一只紫红色的长信封。加宁漠不关心地认出了那大大的、倾斜的、非常规则的笔迹。邮票贴反了，埃莉卡的肥大的拇指在信封的一角留下了一个油印。信封弥漫着香水味，加宁顺带想到，往信上洒香水就像过马路时往靴子上喷香水。他往嘴里满满吸了一口气，吐了出去，把没开封的信塞进了口袋里。几分钟后他又把信拿了出来，在手里翻了个个儿后扔在了桌子上，然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次。

54

^科夫小说全集

膳宿公寓里的门全都开着，早晨打扫房间的声音和趁穿堂风之便穿进所有房间的火车声交织在一起。加宁上午都在家，一般都自己打扫房间和铺床。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这已经是他第二天没有收拾房间了。他走到过道里去找扫把和掸帚。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提着个水桶像只老鼠般匆匆经过他的身边，她走过时问道："埃利卡把信给你了吗？"

加宁默默地点了点头，拿起放在栎木柜上的一柄长把刷子。在过厅的镜子里他看到了映出来的阿尔费洛夫房间的里面，因为房门敞开着。在那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一那天天气极好——光亮的圆锥形尘土柱斜扫过书桌的一角，加

宁痛苦而清晰地想起了那些先是由阿尔费洛夫给他看后来又 被克拉拉撞见他独自如此激动地审视的相片。在那些相片里 玛丽和他记得的一模一样，想到他的过去就躺在别人的抽屉 里，这简直太可怕了。 ^

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迈着小碎步嗒嗒沿走廊走去时 "砰"地推上了门，镜中的映像消失了。

加宁拿着地板刷回到自己屋子里。桌上放着一个紫红色 的长方信封。信封和镜子里照出的那张桌子唤起了他迅速的 联想，使他记起了他压在箱子底和他从克里米亚带来的那把

自动手枪放在一起的一只黑钱包里收着的那几^ 1 艮久以前的他队桌上一把抓起那只长信封，用手肘把窗子再推开一些，用他有力的手指把信横着一撕两半，然后又把每一半撕碎扔进风中。纸片像雪花般闪闪飞落到阳光照亮的深渊之中。有一张碎纸片飘到窗槛上，加宁看见撕裂的几行字-

玛 丽

55

0^1186 , I 0311 (。! ^

0化 1 0^1 义

11 & 1 7011 1)6 1^

他队窗櫺上把纸片弹落到散发着煤气和春天气息的广阔 的空间的院子里。他宽慰地耸了耸肩，开始收拾屋子。

后来，他听见同住的客房( [；! 一个个地回来吃午饭，听见阿尔费洛夫高声大笑，波特亚金轻轻地咕哝着什么。一会儿 以后埃莉卡出现在过道里，沮丧地敲了一记开饭锣。

力哼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赶过了克拉拉，克拉拉害怕地看了他一眼，加宁笑得这样好看，这样和善，克拉拉心想，"就算他是个小偷又怎样——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加宁打开了门，她低下头走过他身边进了餐厅。别的人都已经各自的位子上坐好了，丽舰，尼古拉耶芙娜干瘦的小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勺子正在郁郁不乐地往外舀汤。

波特亚金今天又没办成；老头实在是没有运气。法国人已经同意他入境了，可是德国人却不知因为什么不让他离境，而他剩下的钱只够他上路用。如果这种混乱再继续上一个星期，舰不得不把钱花在维持生活上，那样钱就不够让他到巴黎了。他一边喝汤一边以沉重、惨淡的幽默描述着他如何被从一个部门赶到另一个部门，如何无法说明自己的要求，以及最后如何被一个又累又气的官员骂了出来。

加宁抬起头来说，"明天让我和你一起去吧，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我有的是空闲时间，我帮你去和他们谈。"

他的德语确实很好。

"哦，谢谢你，"波特亚金答道，他像前一天那样又一次

56

^料夫小说全集

注意到了加宁那异乎寻常的欢快表情。"真够让人哭得出来的，你知道。我又在队里排了两个小时，还是空手而归。谢谢你，列维什卡。"

"我估计我的妻子也会遇到麻烦的，"阿尔费洛夫开始说，这时加宁身上发生了一件队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他感到一阵

难忍的红晕悵慢布满了他的脸，使他前额发痒，好像他喝多了醋似的。他来吃午饭时并没有想到这些人、他流亡的梦境生活的幽灵们，会谈他的真正生活一谈到玛丽。他怀着嘲笑过阿尔费<sup>^</sup>夫的妻子。而今天可能有人还<sup>^</sup>的。

"不过她很会办事，"阿尔费洛夫这时仍在说，"她能维护自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我的小妻子会的。"

柯林和鄉兹维托夫交换了一下眼色，咯咯笑了起来。加宁一声不响翱着脸搓了个面包球。他差一点站起身走出去，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抬起头，迫使自己看了一眼阿尔费洛夫，这一看使他奇怪玛丽怎么可能嫁给这么一个有着稀疏的小胡子和发亮的鼓鼻子的家伙。想到他正坐在一个爱抚过玛丽、感知过她的双唇、她的玩笑、她的一举一动，而且现在正等待着她的到来的男人的旁边，这简直太可怕了，但是与此同时当他想到玛丽是向他而不是她的丈夫首先献出她那深情而独特的芬芳时，他也感到某种激动人心的自豪。

午饭后他出去散步，然后爬上一辆公共汽车的上层。街道在他下面流逝，小小的黑色人影在阳光照耀的柏油路上匆匆来往，公共汽车晃动着发出隆隆的声响一加宁感到在他眼前闪过的这个异国城市只不过是一场电影。他回到家里时看见波特亚金在敲克拉拉的门，而他觉得波特亚金也仿佛是个幽灵，无关紧要，毫不相干。

玛丽

57

"我们的朋友又爱上什么人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在和克拉

拉一起喝茶时冲着门点了点头说，“不是你吧，是吗？”克拉拉转开头去，丰满的胸部一起一伏。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很害怕，她怕那个搜劫别人书桌的加宁，然而波特亚金的问题仍然使她高兴。

“他不是爱上你了吧，是吗，克拉絲卡？”他重复道，一面吹着茶，眼光越过夹鼻眼镜斜看了她一眼。

“他昨天和柳德米拉断了。”克拉拉突然说道，她觉得可以对波特亚金说出这个秘密。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老人点点头，津津有味地啜了口茶。“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一付喜气洋洋的样子。旧的去掉了，新的来了。你听见他今天是怎么对我建议的吗？他明天要和我一起去警察局。”，

“今天晚上我会见到她，”克拉拉沉思地说，“可怜的姑娘，她在电话中听起来难过得要死。”

波特亚金叹了口气。“啊，年轻人。那姑娘会恢复过来的。没有什么损害。这样最好。至于我嘛，克拉诺奇卡，我不久就要死了。”

“天哪，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尽瞎说！”

“不，不是瞎说，昨天夜里我心脏病又发作了，我的心一会儿跳到嘴里，一会儿又落到床底下。”

“可怜的人，”克拉拉焦急的说，“你该去看医生。”

波特亚金笑了，“我说着玩的。其实正相反，我最近觉得好多了，没有犯过病。我是临时瞎编的，就为了看看你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你要是在俄国，克拉诺奇卡，某个乡村医生



① 克拉拉诺奇卡：克拉拉之爱称。

58

科夫小说全集

|

或富裕的建筑师会追求你的。告诉我——你爱俄国吗？” “非常爱。”

“就是，我们应该爱俄国，我们门流亡在国外的人也应该爱 俄国，每个人都应该爱俄国。”

“我已经26岁了，”克拉拉说，“我整个上午都打字，一周5天我一直工作到6点钟，我很累，我在柏林很孤单。你怎么看，安东”射尔盖耶维奇——这种情况会继续很久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波特亚金叹了口气道，“我要是知道会告诉你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也工作过，我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杂志，可现在却没有任何成绩可言。我只求上帝我能到巴黎去，那儿生活要自由些、容易些。你怎么看——我会去到那儿吗？”

“哎呀，当然会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明天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

“显然，生活要自由些——而且也便宜些。”波特亚金说，他用勺盛起了一小块没有化掉的糖；心想这小小的多孔的糖块还真有点俄国的特点，有点像春天正在融化的雪。

59

8

从生活常规这个意义上，和柳德米拉断绝关系之后加宁 的日子

变得更空了，但是他却并未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厌倦。他全神贯注在回忆之中，根本没有时间意识。他的影子住在多恩太太的膳宿公寓中，而他本人则在俄国，重温记忆中的一切，仿佛那是现实似的。对他来说，时间变成了回忆的进程，逐渐展开。尽管在那遥远的过去，他和玛丽的恋情延续了不止3天，不止一周，而是长得多，但他并没有感到在具体的时间和他重温过去的时间之间的差距，因为他的记忆并不把每一个时刻都考虑在内，而是跳过那不值得记忆的段段

60

## 小说全集

空白，只照亮和玛丽有关的时刻。这样，在过去的生活和现实生活过程间就不存在任何差距了。

他的过去以其已达到的完美形式像个十分规则的模式贯穿在他柏林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加宁现在做什么，过去的另一生活永远在慰藉着他。

这不仅是回忆，而是一种比他在柏林的影子所过的生活更真实、更热切的生活，是在真正柔情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奇妙异常的浪漫史。

在俄罗斯的北部，到了8月份的第二周，空气中就有了一丝秋的气息。时不时会有一片小小的黄叶从白杨树上落下；已经收割后的广阔的田野呈现出秋日的明亮与空旷。在森林的边缘，未被晒干的农民割掉的一片高高的青草在风中闪着亮亮的光泽。迟钝的野蜂在紫红色斑驳的花丛中安眠。一天下午，在园林中的一个亭子里一

是的，亭子。它建立在深谷之上，桩子已开始腐烂，两边各有一道倾斜的小桥通到那里，桥面落满杨树花絮和松针，很滑。

亭子菱形的窗框上镶着颜色不同的玻璃，如果你从一块蓝玻璃向外看，世界便仿佛凝固在月球的朦胧意境之中；从黄玻璃往外看，一切就显得特别欢快，从红玻璃往外看，天是粉红色的，树叶颜色深得像勃艮第红葡萄酒。有的玻璃被打破了，蜘蛛网把锯齿形的破边联结了起来。亭子里面墙是粉刷过的，从自己的别墅违禁溜达进这私家花园的度假者们用铅笔在墙上和折叠桌上乱涂乱写。

有一天，玛丽和两个长得很一般的女友也漫步到了这儿。他先是在沿小河的路上赶上了她们，而且骑得离她们非常近，以致她的女友们惊叫着跳到了一边。他继续环园林骑，然后

玛丽

61

队中间穿过，在远处从树叶缝里看着她们走进了亭子。他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尾随她们走了进去。

"这儿是私人产业，"他用粗哑的低声说，"大门上还贴着通知呢。"

她没有回答，眼睛淘气地斜看着他。他指着墙上一处模糊的乱涂的地方问道，"是你写的吗?"

上面写的是，"玛丽、丽达和尼娜7月3日在此亭杂雷雨。"

3人全都大笑起来，他也笑了。他坐在窗旁的桌子上，甩着两

条腿，生气地发现一只黑袜子脚踝处被他挂了个洞。突然玛丽指着丝袜上露出了粉红色肉的洞说，“看一太阳出来了。”

他们谈论着雷雨、住在别墅里的人们、他得的斑疹伤寒、在军医院的那个滑稽的学生护理员，以及那场音乐会。

她有着灵活可爱的眉毛，皮肤较黑，上面盖着一层极其纤细的有光泽的茸毛，使她的双颊带上了特别温暖的色彩。她说话时鼻孔张大，发出短促的笑声，嘴里噙着一根草茎上的甜香。她说话快，略带粗哑的喉音，有时突然有深沉的胸腔音，裸露的颈上顛动着一个酒窝。

傍晚时分他送她和她的女友回村子去，他们沿着林中一条长满野草的绿色&走到有张歪斜的长凳的地方，他绸着脸对她们说，“通心粉长在意大利，小的时候叫作细粉。意大利话里通心粉一迈克罗尼——的意思是迈克的蛔虫。》

他安排好第二天带她们大家去划船，但是她独自来了。在摇摇晃晃的栈桥上他解开了又大又重的红木划艇的铁链，取下了舱盖布，拧上了桨架，从一只长盒子里拿出了桨，把舵栓插进了钢座中。

6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队远处传来了水磨房旁水闸门处持续轰鸣的水声；可以看得清泡沫四溅的高处落下的层层叠叠的水流和在那附近漂浮着的松木上的金赤的光泽。

玛丽坐在船尾。他用船勾把船推离岸边，然后开始缓慢地沿公

园岸划去。岸上茂密的白桤木丛在水上投下黑色的小園影，许多头小身体细长的深蓝色的蜻蜓在四周飞掠。后来他把船朝河中心划去，在锦缎般的水藻小岛间穿行，而玛丽则一只手捏着转舵索的两头，另一只手垂在水中企图摘下睡莲黄灿灿的头状花序。桨每一划动，桨架便发出一阵吱嘎声，

当他前伸后仰划桨时，面对着他坐在船尾的玛丽便交替着离他一近一远，她的海军蓝茄克敞着，里面一件薄薄的衬衫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

时河中映出了左侧的红土河岸，河岸上长满了杉树和茎状花序的植物。在陡峭的红土上刻着人名和日期，'在一个地方有人在10年前刻上了 一个颧骨突出的巨大的脸。右岸坡很缓，白桦树之间是片片紫色的石楠。然后在一座桥下船被 包围在阴凉黑暗之中，头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车轮声；船 从桥下轻轻驶出，耀眼的阳光照得桨尖闪闪发亮，眼前展现出正在通过这座矮桥的干草车，以及一片绿草坡上一座门窗 用木板钉上的亚历山大式乡间宅第的白柱子。然后一片阴森森的树林一直伸展到两岸水边，小船在一片轻柔的沙沙声中 驶进了芦苇丛里。

家里没有人知道这事；生活继续按熟悉的、珍贵的夏季 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几乎没有受到已经打了整整一年的、在 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的任何影响。这座和侧翼之间有长廊相通，一对阳台有彩色玻璃窗的灰绿色的旧木质房屋，眺望着 花园的边缘，以及镶在丰饶的黑土花坛周围的赤黄色纽结形

图案的园中々^。在有着白色家具的客厅里，大部头的旧杂志合订本堆放在绣着玫瑰花的桌布上，在翘起的有椭圆镜柜的镜子下露出了黄色的镶木地板，每当那架白色钢琴丁丁冬冬地奏出活力时，墙上用达盖尔银版法摄制的相片就〔以乎在倾听。傍晚，穿蓝衣服的高个子男管家戴着线手套端一盏绸灯罩的油灯出来，把灯放在阳台上，加宁便回家在点着灯的阳台上喝茶、吞食奶油点心。阳台地上铺着蒲席，通向花园的石阶旁是黑月桂。

现在他每天都和玛丽在河的另一边见面，那儿绿色的小山上有一所无人居住的白色宅子，那儿有个比他祖居旁的园林更大、更荒凉的园子。

在那所宅子前面的欧椴树下，在一片俯瞰小河的平台上，有几张长凳和一张圆铁桌，铁桌中间有一个让雨水流掉的洞。从那儿可以看见远远的下面有另一座桥，跨越在漂着绿色浮物的河的转弯处，那条路通向伏斯克列申斯克。这个平台是他们最爱来的地方。

有一次，当他们在暴雨后一个晴朗的黄昏在此相会时，他们注意到在那张圆桌上有人写下了肮脏的句子，村子里的什么小流氓用一个粗字把他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而且那个粗字还拼错了。字是用笔迹难以擦去的铅笔写的，已经被雨水冲得有点模糊了。桌面上还沾着树枝、树叶和白色蠕虫般的鸟粪。

既然这是属于他们的桌子，既然桌子因他们在此相会而变得神圣，他们便平静地、一言不发地开始用一把把青草擦掉那湿的字迹。当整个桌面变成可笑的淡紫色、玛丽的手指好像刚刚摘完越桔（以的时候，加宁转过脸去，眯着眼使劲盯着其实是欧椴树叶但此时是一片温暖的流动着的黄绿色的东

64

## 自科夫小说全集

西，向玛丽宣布说他爱上她已经很久了。

在他们爱恋的初期，他（门接吻勤得玛丽的嘴唇都肿了，在 蝴蝶结下十分温暖的脖子上留下了轻微的吮吸的痕迹。她是一个快活得令人惊奇的姑娘，她的笑是出于幽默感而并非出于嘲笑。她特别喜欢韵律简单的顺口溜，流行词，双关语和 诗。一首歌会在她脑子里记住两三天，然后被忘记，由一首 新歌取代。比如说在他（门头几次会面时她用粗哑的声音不断 深情地重复唱者：

他们把万尼亚的手脚捆住 他在狱中长期受苦受辱

然后她会用低沉的声音沙哑地笑'着说"多好听的歌!"

那段时期最后一批经雨水滋润甜甜的生长在沟渠里的野 山莓正先后成熟起来，她特别爱顿山莓，事实是，她几乎

是永远在嘴里嚼着什么东西一根草茎、一片叶子、一块

水果硬糖。她口袋里总散放着蓝令牌硬糖,全都粘在一起，上

面还沾着毛绒和乱七八糟的废物。她用一种叫"泰戈"的廉 价芳香型香水，现在加宁努力想重新再体验那和秋日园林中 的清新气息混和在一起的香气，但是我们知道，记忆可以使 一切重现

，惟独无法重现气味；尽管只有一度与之相联系的气味才能使过去完全复活。

有一会儿时间加宁停止了回忆，心想他如何竟能这么多年没有想到玛丽而仍然活着~然后很快她又出现了：她正沿着一条幽暗的、沙沙作响的小路奔跑，她跑起来那黑蝴蝶结就像一只巨大的黄绿蛱蝶。突然玛丽停了下来，抓着他的肩膀，抬起一只脚，开始把满是沙土的鞋在另一条腿的上方

玛 丽

65

挨着蓝裙子边的袜子上蹭。

加宁衣服也没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回忆棚起来，变成了梦。这梦很怪但非常珍贵，如果不是在黎明时他被一种像一串雷声似的奇怪的声音惊醒，他本来是会记得这梦的。他队床上坐起倾听着。雷声原来是在他门外一阵莫名其妙的呻吟声和拖动脚步的声音；有人在蹭他的门。在昏暗的黎明中微微闪现的门把手突然被按了下去又弹了上来，尽管没有锁门但门并未打开。加宁愉快地期望会有什么奇遇，轻轻下了床，左手捏成拳头以备不时之需，右手呼地一下拉开了门。

呼地一下一个男人像个巨大的软娃娃面朝下倒在了他的肩上。这简直太意外了，加宁差点给了他一拳，但是他立刻意识到这个人之所以倒在他身上是因为他站不住了。他把他向墙推去，摸索着开了灯。

在他面前站着的是老波特亚金，他光着脚，穿着一件敞开能看



得见他胸上灰白胸毛的长睡衣，头靠在墙上，大张着嘴喘气。没有了夹鼻眼镜，眼睛光秃秃地什么也看不见，一眨也不眨，脸是干土色，巨大的肚子在绷紧的睡衣下一起一伏。

加宁马上意识^!」老人又犯心脏病了。他扶着他，波特亚金困难地移动着他褐灰色的腿，银琅炆琅地走到椅子前倒在上面，头往后一仰，灰白的脸上大汗淋漓。

加宁把毛巾在水镰里浸了一下，把又湿又重的毛巾折叠放在老人裸露的胸口。他觉得在这巨大翱紧的身躯中所有的骨头随时都会啪地一声折断。

波特亚金吸了一口气，吐气时发出了嘘嘘声。这不只是一次呼吸，而是一种极大的满足，使他的五官马上恢复了活力。加宁鼓励地一笑，继续把湿毛巾敷在他身上，并且揉他

66

^19料夫小说全集

的胸和两肋。

"好一点了。"老人轻声说。

"放心吧，"加宁说，"一会儿你就会好了。"

波特亚金喘息着、呻吟着，扭动着赤裸的、巨大的、歪歪扭扭的脚趾头。加宁给他裹上了一条毯子，给他喝了点水，把窗子开大了一些。

"喘不过一气来，"波特亚金费力地说，"走不进你的房间里来——太虚弱了。不想——独自一个人死去。"

"你就放宽心吧，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天马上就要大亮了，咱们去请大夫。"

波特亚金用手慢馒地擦了擦额头，呼吸开始平稳些了。 "过去了，"他说，"暂时过去了，我的滴剂已经用完了，所以 才会这么厉害。"

"我们会给你再买些滴剂的。你愿意挪到我床上来吗?"

"不啦，我再坐一会儿就回自己屋去。现在已经过去了，明天上午"---，，

"咱们推迟到星期五吧，"加宁说，"签证不会逃走的。"

波特亚金用粗厚的舌头舐了舐干干的双唇，"他们已经在 巴黎等了我很久了，列维什卡，我侄女没钱给我寄路费来，啊，天啊!"

加宁坐在窗台上（刹那间他在琢磨不久前他在什么地方 这样坐着过一突然他想起来了：装着彩色玻璃的亭子里面， 白色的折叠桌，他袜子上的破洞）。

"请把灯关掉，老朋友，"波特亚金请求道，"刺得我眼睛痛。"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一切都显得很陌生：早班火车的轰 响声，扶手椅中巨大的灰色幽灵，泼洒在地板上的水闪出的

玛 丽

67

微光。这一切比加宁生活于其中的永恒的现实要神秘得多、模糊得多。

9

清早，柯林在给戈诺兹维托夫准备茶。那一天，星期四，戈诺兹 ^托夫一早就得离开城市去会见一个要雇用 一个芭蕾舞

班子的芭蕾舞主舞女演员。因此当柯林穿着一件脏得不堪 的小和服、光脚穿双破靴子拖着步子走进厨房去弄热水时，公 寓里别的人还都在睡觉。他那圆圆的、愚蹇的、长着个狮子 鼻和一双倦怠的蓝眼睛的十分俄国式的脸虚胖发亮〔他把自

玛 丽

69

己看作是魏尔兰①笔下的"半皮埃罗半加夫罗契"、他未经梳理的金黄色头发垂在前额上，散开的靴子带轻拍在地板上发出细雨般的声音。他像个女人那样噤着嘴，鼓捣着茶壶，然

后开始轻声地热情地哼起歌来。戈诺兹维托夫快要穿好衣服了，他戴上圆点花的蝴蝶结领结，为一个刮胡子时碰破了现在正透过脸上厚厚的一层粉往外渗着脓血的脓疱发脾气。他的五官端正，肤色较黑，长而卷曲的睫毛使他棕色的眼睛有种清澈天真的神情。他的黑头发剪得很短，微微有些卷曲。他像俄国马车夫那样把脖子后面剃得光光的，留着一直卷曲到耳朵上面去的黑色连鬓胡子。他和同伴一样个子很矮，很瘦，腿部肌肉极为发达，但胸和肩很窄。

他们成为朋友是比较近的事。他（们）一起在巴尔干某处的 一家俄国歌舞酒吧跳舞，两个月前来到柏林，来碰碰演出上 的运气。一种特殊的细微差别，一种古忒的不自然的態度使他和其它房客不一样，但是说实话，谁也不能责备这幸福得像两只斑尾林鸽一样，不伤害任何人的 一对。

朋友走后一个人留在他们凌乱的房间里的柯林打开了一

只放修指甲工具的盒子，低声哼唱着开始修剪手指甲。他尽管不算特别清洁卫生，却总是把指甲修剪保护得极好。

房间里散发着芳香薄荷的香气和汗臭味，一团梳头时掉下的碎头发漂在脸盆的水里，墙上是腾跳着的芭蕾舞演员的相片，桌上放着一把打开着的大扇子和一个上过浆的脏衣领。

欣赏过他指甲上的那层珊瑚红的光泽后，柯林仔细地洗了手，往脸上和脖子上抹了些香得发腻的花露水，脱下了展

①魏尔兰（? & 111 ^【1幽6， 1844—1896、法国抒情诗人，是从浪8主义过渡到象征主义诗砍的标志，

70

## 科夫小说全集

衣。他光着身子用脚尖走了几步，作了个跃起小腿剪式交叉的动作，很快穿好衣服，在脸上擦了些粉，作完眼部化妆，然后扣上了灰色紧身上衣上所有的扣子。有规律地上下摆动着他那根花哨的手仗的尖，外出散步去了。

回家吃午饭时柯林在大门口赶上了加宁，他刚给波特亚金买了药回来。老人感觉好一点了，他写了一点东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克拉拉在加宁的同意之下决定一天不许波特亚金出这所房子。

柯林偷偷从后面走上来一把抓住了加宁的上臂。力[!宁回过身来。

"啊，柯林，散雜快吗?"

"亚历克出去了，"柯林和加宁并排上搂0^说道，"我非常担心，希望他得到雇用了。"

"啊，当然。"加宁说，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谈话。柯林笑了起来，"阿尔费洛夫又困在电梯里了。现在电梯坏了。"

他把手杖头放在楼梯栏杆上往上滑着，腿腴地笑着看了一眼加宁，"我可以在你房间里坐一会儿吗？今天我觉得闷得慌。"

"别以为就因为你闷得慌了就可以向我送秋波，"加宁一面打开膳宿公寓的门一面在心里对他厉声说，但是嘴里说的却是，"遗憾的是，我眼下有事，改天吧。"

"真遗憾，"柯林慢吞吞地说着跟在加宁后面走进来，随手把门拉上。但是门没有关上，有人从后面塞进来了一只棕褐色的大手，响起了低沉的柏林口音，"等一等，先生们。"

加宁和柯林回过头去，一个结实的满脸大^子的邮差迈进了门坎。

1?

71

"阿尔费洛夫先生住在这儿吗?" "左边第一个门。"加宁说。

"谢谢，"邮差大声说着敲响了指点给他的那个门。是一份电报。

"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阿尔费洛夫兴奋得不知所云地唠叨道，笨拙的手指拧着电报。他激动得要命，所以一开始都没法看懂贴在上面的纸条上模糊不齐的字母-，& 17藝3  
八丁. 肪八丫 8八.\1，，，

突然阿尔费洛夫明白了："星期六上午8时到达"。他叹

了口气，在身上画了个十字。

"感谢上帝，她要到了。"

他满脸笑容拍着自己瘦瘦的大腿在床上坐下，开始前后 晃动着身体。他湿润的眼睛飞快地眨巴着，一道斜射下来的 阳光给他尿黄色的小胡子镀上了一层金光。

"&& ^，①"他自言自语道，"后天86^81^瞧我这

双鞋这么破，玛丽会吃惊的，不过我们总算活过来了。我们要租上一个便宜可爱的小套间。由她来决定。租到套间前先在这里住上一小阵子。谢天谢地这两个房间之间有道门。"

过了一小会儿他走到过道去敲了敲邻居的门。

加宁心想，"为什么今天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阿尔费洛夫开始审视房间各处，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说， 格列布^列沃维奇，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加宁恼怒地看着他，"我的名字叫列夫，请你好好记住。"

"你打算星期六离开，对不对?"阿尔费洛夫说，一面心里琢磨道，"我l门得把床放在别处，还得把衣橱^连着两个房

0 56^ 8111 : 德语，"太好了"之意。

72

^科夫小说全集

间的门前挪开。"

"是的，我要走了。"加宁回答说，他像头一天午餐时那 样，又一次觉得非常尴尬。

"啊，那太好了，"阿尔费洛夫激动地说，"对不起，打搅 你了，格列布^列沃维奇。"

他最后环顾了一遍屋子，踩着重重的脚步走了。

"白痴，"加宁咕哝道，"见他的鬼。我刚才那么开心地想 的是什么呢？啊，对了一一那夜，那雨，那白柱子。"

"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阿尔费洛夫那讨好的声音在走廊里大声叫道。

"简直摆脱不掉他，"加宁生气地想，"我今天不在这里吃 午饭了。够了！"

柏油路面发出一层淡紫色的光泽，阳光交织在汽车轮子上。啤酒酒店附近有个修车库，从它大张着的暗昏的入口处传来一丝碳化物的气味，这偶然的气味使加宁更加生动地记起了俄国多雨的8月末9月初，那幸福的狂潮。他柏林生活的幽灵不断打断他的这份回忆。

他一走出那明亮的乡间别墅就扎进黑洞洞的、响着汨汨水声的黑暗之中，点燃自行车灯温柔的火焰；现在当他吸进那碳化物的气味时，立刻一切又出现在记忆之中：拍打着他蹬动的腿和自行车轮辐的湿漉漉的青草；吸入并消融一片昏暗的一圈乳白色的灯光；灯光下出现^不同物体——时而是一个吹皱了水面的水洼，或是一颗亮闪闪的卵石，时而是布满马粪的桥板；最后终于是边门上的旋转栅门，他推车走进门去，被雨水淋得透湿的豌豆属树丛在他肩膀的晃动下让出不久透过流动着的黑夜，在他自行车灯那不变的柔和的

玛 丽

73

白光掠过时，可以逐渐看到柱子慢慢地依次出现；那么，在

那陌生人家关闭的宅邸的六柱门廊上，一片清凉的芳香——那是香水和湿哗叽混合的气息——迎接着加宁——那个秋雨中的吻是这样长久这样深刻，事后你的眼前飘动起了巨大的光点，雨点打在枝茂叶繁的树上发出的沙沙声〔以乎具有了新

的力度。他用雨湿的手指打开了那盏小小的灯的玻璃门，吹灭了灯。在黑暗中，一股潮湿的风扑向了^^恋人，玛丽高坐在油漆剥落的栏杆上，用小手冰冷的手掌抚摸着加宁的鬓角，在黑暗中他能隐约看清她那湿透了的蝴蝶结的外形，以及她充满笑意的双眼中的光彩。

在旋转着的黑夜中，瓢泼大雨有力地冲刷着门廊外的欧椴树，使箍着铁夹以支持其巨大的腐朽着的树身的树干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秋夜的喧嚣声中他解开了她衬衫的纽扣，

吻着她炽热的锁骨处，她依旧沉默着一只有眼睛闪着微光，裸露着的胸部皮肤在他嘴唇的爱抚和潮湿的夜风中慢慢变冷。他们很少讲话，天太黑了，没法说话。当他最后擦燃一根火柴看表时，玛丽眨着眼睛，把脸上的一绺湿头发拂开。他

一只手搂着她，一只手放在自行车座上推着车，他们就这样悻悻地在黑夜中离开了那地方，这时雨已经只是淅沥地下着。他们先沿着4^下到桥上，然后在那儿告别，仿佛要别离很久似的长久地、伤心地难舍难分。

在他开学前回圣彼得堡去的前一个晚上，一个暴风雨的



黑夜，他们在那有柱子的门廊上最后一次见面，发生了可怕的、出乎意料的一件事，这也许是后来一切对他们爱情亵渎的不祥预兆。那夜雨声特别大，他们的相会特别充满了柔情。突然玛丽大叫一声从栏杆上跳了下来。借着火柴光加宁看见开向门廊的一扇窗子的百叶窗打开了，一个鼻子压得扁扁的

74

## ^19科夫小说全集

人脸紧贴在黑黑的窗玻璃的里侧。它动了一下，一晃就消失了，但他俩都认出了看门人儿子那红头发和大张着的嘴，这是个20岁左右的满嘴脏话的色鬼，在园林的林荫道上总是碰见他。加宁愤怒地纵身跳起扑向窗户，用背把玻璃撞得粉碎，摔进了冰冷的黑暗之中。在这股冲力之下，他的头撞七了一个结实的胸脯，那人被撞击得倒吸了一口气。只见他们扭打在一起，在发出回声的镶木地板上打着滚，撞在罩着防尘罩的闲置不用的家具上。加宁腾出右手，把石头般坚硬的拳头向他突然发现在他身下的湿脸猛击过去，直到被他压在地上那个强壮的身躯突然一软开始呻吟时才站起来。他喘着粗气在黑暗中不断撞在柔软的物角上，来到窗前爬出窗子回到门廊上，找到了吓坏了的哭泣着的玛丽；那时他注意到他嘴里率出一丝温热的、有铁腥味的东西，手也被碎玻，碴子划破了。第二天早上他动身去圣彼得堡，在去车站的路上，他

在关得严严的发着轻柔低沉的声音行驶着的马车里，透过车窗看见玛丽和女友们一起在路边上行走。用黑色真皮做内衬的马车车厢很快就挡住了她，由于这辆双座四轮马车中还有

别人，他没敢回头从车厢后面椭圆的小窗中向外看。  
在9月的那一天，命运让他预先尝到了他将来别离玛丽，  
别离俄国的滋味。

这是试验性的考验、神秘的预象；那些结着火红果实的 欧洲花  
楸树一棵又一棵地隐入一片灰暗的阴霾之中的景象有 着一种奇  
特的伤感，似乎无法相信明年春天他会再度看到那 些田野，那  
块孤零零的巨石，以及那些沉思着的电线杆。

圣彼得堡家中一切〔以乎新整理干净过，明亮而自信，人  
【门刚从乡下回来时都有这种感觉。开学了，他上高二了，他  
根本不念书。下了第一场雪，铸铁栏杆、无精打采的马的背  
玛丽 75

上、驳船上的木柴堆都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毛绒绒的白色。  
玛丽直到11月份才搬到圣彼得堡。他（门在柴可夫斯基的 《黑  
桃皇后》中丽莎死去的那座拱门下见面。柔软的、特大的 雪片  
垂直队灰蒙蒙的磨砂玻璃（以的天空落下。他们在圣彼 得堡  
的这第一次相会中，玛丽（以乎有了微妙的变化，也许是因为  
她穿了件毛皮大衣，戴着帽子。从那天起开始了他们被 大雪包  
围的爱情时代。见面十分困难，在林中长时间的散步 是痛苦的  
折磨，而想在博物馆或电影院中找到一个可以单独 在一起的暖  
和地方则是最最痛苦的折磨。难怪在不能见面的 日子里（他住  
在英国码头，她住在商队街；），在他们之间频繁 的、充满刻  
骨柔情的书信中，两个人在回忆起园林中的4^、 落叶的气息时  
都认为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珍贵，而且是一去 不复返了：也许  
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用带着苦涩的甜蜜 记忆来激活他们的

爱情，但是也可能他们已真地意识到他们真正的幸福已经结束了。晚上他们互相打电话，询问写的一封信是否收到了，或者在什么地方、怎样见面。她那有趣的“服加①在电话中听来甚至更为吸引人，她常爱念些掐头去尾的小诗，热情地大笑，把送话器紧贴在胸口，他觉得自己能听到她的心跳声。

他们这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那年冬天她穿了一件灰色毛皮大衣，使她看上去略胖一些；在室内穿的单薄的鞋子外面套上小山羊皮的鞋罩。他队来没有见到她冷得难受过，她甚至从来没有显出过觉得冷的样子来。严寒和大雪只有使她更加生气勃勃。他会在寒冷的暴风雪中在某条黑暗的小巷里把她的肩膀裸露出来，雪花逗

①8X6536X^6111；法语，此处为沙哑含糊之意。

76

&^科夫々、说全集

弄着她，她睫毛湿湿的眼睛便含满笑意，她搂着他的头紧贴住自己，一场小小的雪就会从他的阿斯特拉罕羊皮帽上洒落到她裸着的胸口上。

这些在风雪严寒中的约会对他的折磨甚于她。他觉得由于这些无法尽兴的幽会，使他们之间的爱在磨损、消失。每一份爱都需要有不受干扰的二人天地、有个藏身之所、隐蔽之地——而他们却没有这样的隐蔽之地。他们两个家庭互不相识；二人间开始时如此美妙的秘密关系现在成了绊脚石。他

开始觉得，要是她成为他的情妇，那怕只是住在租来的有家具

设备的房间里，一切也会好起来一不知怎地，这个念头 一直存在于他的心头，但和他的情欲并不相关，在他们少得 可怜的接触所造成的折磨下，他的情欲已经越来越减弱了。

就这样，整个冬天他们到处？！^，回忆着乡间、梦想着 再一个夏季、偶而由于嫉妒心起而争吵、在公共马拉雪橇车上粗糙而窄小的盖毯下紧捏着对方的手。后来，新年后不久玛丽就被带到莫斯科去了。

很奇怪，对加宁来说，这次离别使他感到宽慰。 他知道，她计划夏天回到她父母在圣彼得堡省的田产上 的一所小别墅去；起初他常想到这『牛事，想象着新的复天。新 的约会。他写给她同样的刻骨柔情的信，后来就开始写得少

了，等他和家人在5月中旬搬到乡间庄园去住以后，他完全 停止了写信。与此同时他抽空和一个丈夫在加利西亚作战的极有风度的迷人的金发女士开始并结束了一段私情。 后来玛丽回来了。

从很远的距离以外传来的她的声音很微弱，夹杂着噼啪 声，电话里有种像在贝壳里可以听见的嗡嗡声，有时还有串 了线的更远的声音不断打岔，在第四维空间里和另一个人交

玛 丽

77

谈着一他们乡间别墅里的电话是个老式手摇电话——而在 他和玛丽之间隔着30英里喧嚣的黑夜。

"我去看你，"力||宁对送话器大声说，"我说的是我去，骑 车去，要骑两个小时。"

61——不想再住在伏斯克列申斯克了。你听见了吗？爸爸 不肯再在伏斯克列申斯克租夏季别墅了。队你那儿到这个镇 子是30 .....^

"别忘了把那些靴子带来。"一个冷淇的声音低声岔了进然后透过嗡嗡声又可以听见玛丽的细小的声音了，就好 像她通过拿倒了的望远镜在说话似的。等她的声音完全消失 后，加宁靠在墙上，感到耳朵直发烧。

他在下午3点左右出发，穿一件翻领衬衫和足球运动， 裤，光脚上穿一双胶底鞋。他顺风，骑得很快，在公路的尖 石块之间选平坦的路面骑行。他记起了去年7月他连认都不 认识玛丽时，怎样经常骑车从她身旁经过。

骑了大约10英里左右他的后带爆了，他坐在沟边化了很 长时间补带。百灵鸟在大路两侧的田野上歌唱多一辆灰色敞 篷汽车载着两个戴着猫头鹰般的风镜的军人在一团灰色的尘 土中飞驰而过。他补好车胎后打足了气又继续往前骑，意识 到由于他没有留下修车的余地，已经晚了一小时了。他离开 公路沿着一个过路农民指给他的小路，然后又拐了一个弯，可 是这次拐错了，往前骑了很久才回到了正道上。他在一个小 村子里休息，吃了点东西，后来只剩下大约8英里路时他^ 一块尖石头上骑过去，还是那个车胎发出一声尖啸声瘪了下

当他到达玛丽度夏的那个小镇时天已经快要黑了。她如

78

^1科夫小说全集

约在公园门口等着他，但她队6点起就一直等在那儿，已经

放弃了他来的希望了。当她看见他时，激动得差点绊倒。她穿着一件加宁从未见过的透明的白连衣裙，黑蝴蝶结没有了，

使得她可爱的头显得小了。在她盘起的头发上插着蓝色的矢 芷菊

十^！？

那晚，在那陌生的、悄悄地变得越来越浓的黑暗中，在 那开阔的公园的欧椴树下一块深陷在青苔之中的厚石板上， 加宁在一次短暂的幽会的过程中对她爱得比过去更为强烈， 同时也永远〈当时是这样觉得的〉失去了对她的爱。

一开始他们狂喜地低声交谈着~谈到漫长的别离的时 间，谈到青苔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多像一盏小小的信号灯。

她那双可爱的、可爱的鞑靼人的眼睛在他脸旁滑过，她 的白连衣裙似乎在黑暗中闪着微光——还有，啊，上帝，她那特有的芬芳，难以捉摸，在世上独一无二！

"我是你的，"她说，"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

他的心狂跳着，默默地俯向她，双手在她柔软的凉凉的腿上来回抚摸。但是公园里充&着古怪的瑟索声，总好像有人不断从树丛后走过来，厚石板又冷又硬，硌痛了他光着的膝盖；玛丽躺在那里，太驯服、太安静了。

他停了下来，然后发出短促尴尬的笑声，"我总觉得附近有人，"加宁说着站起身来。

玛丽叹了一口气，整理好衣服一团模糊的白色——也站起身来。

他们沿着一条洒落着斑驳月光的小径走向公园大门时，玛丽在草地上弯下身子捉起了一只他们刚才看到的那种浅绿的萤科小甲虫，放在手心上弯腰细看着，然后大笑起来，模仿着村姑的有趣口吻说，“哎呀我的天，要不是一只冰冷的小

玛丽

79

虫子才怪呢。”

正是在那一刻，又累、又生自己的气、在薄薄的衬衫里冷得要命的加宁断定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再迷恋玛丽了。几分钟之后，当他在朦胧的月色中沿着大路灰白的路面骑车回家时，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来看她了。

夏季过去了，玛丽既没写信也没打电话，而他则忙于别的事情，别的感情。

他再一次回到圣彼得堡去过冬，参加了毕业考试——早在12月份考的一——进入了米哈伊洛夫军官学校。第二年夏天，战争发生的那一年，他再度遇见了玛丽。

是在傍晚时分，他正站在华沙火车站的月台上，载着度假的人去到夏季别墅的火车刚刚进站。他等着开车铃响，一面在肮脏的月台上踱来踱去。他眼睛看，一辆破行李车，心里想着别的事：想着头一天在纳夫斯基大道上的枪击，同时因为没能打通到乡下庄园上的电话而不得不坐敞篷四轮马车从车站一点点慢慢往家爬而生气。

第三遍铃响起后，他走向这列火车中惟一的一节蓝色车厢，开始走上车厢末端的通廊，就在那儿站着玛丽，正队上往下看

他。在过去一年中她有了变化，好像稍微瘦了一点，穿着一件陌生的系着腰带的蓝上衣。加宁尴尬地和她打了个招呼，缓冲器铿锵地响了起来，火车开动了。他们仍旧站在通廊上。玛丽肯定先就看见他了，故意上了蓝车厢，尽管她平时总是坐黄车厢。现在她手里拿着一张二等车票，不愿走进头等车的分隔间里去。她手里拿着一条布莱恩，罗宾逊牌的巧克力糖，马上掰下一块来给加宁。

看着她加宁觉得非常难过：她整个外貌上有着某种古怪和胆怯的东西；她笑得少了，不断把头掉向一边。她娇柔的

80

## ^科夫小说全集

脖子上有乌青的痕迹，像是一条不十分清晰的项链，倒很适合于她。他滔滔不绝的说些废话，给她看他长统靴上子弹的擦痕，谈论政治，而火车则轰隆隆地行驶于在落日黄褐色的光流中燃烧的泥炭沼泽之间；灰白色的泥炭烟轻轻在地面上飘动，形成^佛是两道雾的波浪，火车就在其间劈浪而行。

她在第一个站下了车，他在车厢的上下车台上长久地注视着她离去的蓝色身影。她走得越远，他就越加清楚地感到他永远不可能忘记她。她没有回头看他。从暮色中传来了茎状花序类植物开花时的浓烈刺鼻的香气。

火车开动以后他走进到车厢里面，那里面很黑，因为列车员认为在空着的隔间里没有必要点上灯。他脸朝上平躺在躺椅式座位的条子花纹椅罩上，通过开着的门和走廊上的窗

子他看着细细的电线浮现在燃烧的泥炭的轻烟，落日暗金色的



余辉中。在这节空空的咯咯作响的车厢中、在灰色的烟流间旅行有点奇特怪异之处，他的脑子中出，现了奇怪的想法，好像这一切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好像他曾和现在一样头枕着手躺在一片四面来风的、咔嗒作响的黑暗之中，而这同样的烟气缭绕的落日景象也曾气象万千地响亮地在窗前扫过。他再也没有见到玛丽。

声音越来越响，涌进了房间，一片灰白子，脸盆架上一面镜子咯咯作响。一列火车子里又可以看到铁路轨道扇形展开的广阔空 将近黄昏，柔和，薄雾迷朦。

火车声显得比过去更为空洞的那个星期 拉极度激动地来加宁处，带给他柳德米拉的 柳德米拉说，"告诉他这一点：我不是一个男 的女人，是我甩掉别人。告诉他我不需要他 不提任何要求，但是我认为他不给我回信太

四的黄昏，克拉 口讯。"告诉他，"

人可以说甩就甩 的任何东西，我 卑鄙了。我想和

，

月

4

0

82

自科夫小说全集

他友好地分手，建议我 们即使不再相爱还是可以做个朋友，可是他连个电话都懒得给我打。克拉拉，告诉他我祝他和他的德国姑娘好运，我知道他不可能如他所想的那样这么快就忘 掉

我。”

“她这德国姑娘的想法是队哪儿来的？”当克拉拉眼睛不看他低声迅速地说完口讯后，力口宁一险苦相地问道。“再说，她干嘛要把你牵扯进来？真够烦人的。”

“你知道，列夫，格列博维奇，”克拉拉向他抛去湿漉漉的一眼，突然爆发道，“你确实无情无义，柳德米拉想到的全是你有多好，她把你理想化了。但是如果她了解你的一切……，，加宁友好而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克拉拉困窘地低下了头。

“是她要我给你带这个口讯我才来的。”克拉拉低低说道。“我必需得离开这里，”一阵沉默后加宁说道，“这间房间，这些火车，埃莉卡的烹调——这一切都让我厌烦透了。再说，我钱也快花光了，不得不很快找工作。我打算星期六就永远离开柏林，不回来了，往南去，到某个港口去。”他把拳头捏紧又松开，陷入沉思之中。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个情况~你要是知道我刚刚想到了什么，会惊奇的。一个奇特的、难以置信的计划！如果能够实现，我后天就离开这个城市了。”

“真是，他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克拉拉想，心里有种因孤独而生的痛苦感觉，当我们所爱的人沉溺于一种我们在其中没有任何位置的空想中时，这种感觉就会压倒我们。

加宁呆滞的黑色瞳孔扩大了，浓密的睫毛使他的眼睛有种温暖柔和的神情，沉思时带着的宁静的微笑使他上唇微微翘起，露出了一片齐整、闪亮的白牙。他那黑色的眉毛使克

玛 丽

83

拉拉想起小块的高级毛皮，这时忽而皱在一起忽而分开，光滑的前额上柔和的皱纹时隐时现。

加宁注意到了克拉拉的视线，他眨了眨眼睛，用手抹了抹脸，想起了他刚才打算对她说的话。"是的，我要走了，这样一切就结束了。就告诉她加宁要走了，希望她不要把他想得也太坏。就这些。"

84

星期五早上两个芭蕾舞演员传给其它4位房客这样一张条子：

由于：

！)加宁先生要离开我们了。

1、波特亚金先生也准备离去。

3)阿尔费洛夫的妻子明天到达。

4)克拉拉小姐将庆祝26岁生日，以及

5)下面签名者在本市找到了工作—由于以上所有

玛丽

85

原因，今晚10时将在第4月6日房间举行庆祝活动。

"他们真好心，"波特亚金和加宁一起走出公寓楼时微笑着说，加宁答应陪他去警察局。"你离开柏林后打算去哪儿，列维什卡？很远的地方吗？是的，你是只候鸟。我年轻时渴望去旅行，去吞下整个广大的世界。唉，真见鬼就这样发生了……，，

他在清新的春风中缩起了背，把保存得很好的带巨大的骨质纽扣的深灰色大衣的领子翻了起来。他心脏病发作后仍感到腿虚弱发软，但是今天想到这回他很可能了结他护照方面的麻烦，甚至会得到允许第二天就去巴黎，这使他得到一些快活的慰藉。

中央警察局总部巨大的紫红色大楼四面临街，是个极坏的哥特式风格的阴森森的建筑，有昏暗的窗子和一座公众不得入内的极令人着迷的院子。大门口站着一个人注目的警察，墙上画着箭头，指向街对面的一家照相馆，在那儿20分钟你就可以得到一份蹩脚的照片：6张一模一样的面孔，一张贴在护照的黄页上，另一张进了警察局的档案，剩下的没准就分到了官员们的私人收藏中了。

波特亚金和加宁走进了一道很宽的灰色走廊，在护照部的厅口有张小桌子，一个长着连鬓胡子的年老的官员在发序号单，偶而从眼镜上方像老师一样扫上一眼那小小的一群操各种语言的人。

"你必须排队拿个号。"加宁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排队拿过号，"老诗人低低说道，"我就是径直走进那个门去。"

当他几分钟后拿到3号时特别高兴，看上去比任何时候

86

旨科央小说全集

都更像只胖豚鼠了。

在那间光秃秃的、不通风的、阳光充足的房间里，官员们坐在

低矮的隔板后面的桌子旁，那儿又有一群人，他^到那儿去的惟一目的（以乎就是瞪眼看那些阴郁的抄抄写写的人。

加宁推开人群走了进去，波特亚金信任地急促地喘着气 跟在他后面。

半个小时后他们交上了波特亚金的护照，走到另一张桌 子前；又排队，人们挤挤搯搯，有的人口臭难闻。最后花了 几个马克他们拿回了那张黄纸，上面盖上了那具有神奇魔力 的大印。

"现在咱们快去领事馆，"他0离开那令人敬畏而实际上 十分阴郁的大楼时波特亚金快活地咕嗜道。"这回稳拿了，亲 爱的列夫，格列博维奇，你怎么能够和他们这么平静的谈话？以前我来简直痛苦透了！来，咱们到公共汽车的上层去。多 么让人快活啊—你知道，我真还急得出了一身汗呢。"

他先爬上那盘旋楼梯。上层的售票员用手拍得铁皮车身 "顺"响，将汽车便开动了。房屋、广告牌、阳光照耀下 的商店橱窗在窗外飘然而过。

"我们的孙辈永远也不会明白关于签证的这一切无聊的 事，"波特亚金说，一面虔诚地看着他的护照。"他们永远也 不会明白，一个简单的豫皮图章可以给人带来这样多的焦虑 不安。你认为，"他担心地补充道，"法国人现在真会给我签 证了吗？"

"当然会，"加宁说，"毕竟他1门告诉过你已经批准了的。"

"我想明天就离开，"波特亚金微笑着说，"咱们一起走吧，列维什卡，在巴黎会很好的。啊呀，看看我这相片照的。"

玛 丽

加宁眼光掠过他的胳膊看着角上贴着照片的护照。相片 挺不一般：一张神色茫然浮肿的脸浮现在一片灰色的朦胧之 中。

"我有两本护照之多，"加宁微笑着说，"一本是俄国护照，是真的，但时间已经很久了； 一本是波兰护照，是假的，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本。"

买车票时，波特亚金把黄色的护照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队手里的辅币中挑出40芬尼，抬起眼睛看着售票员。

^^118? "①

然后他侧眼看着加宁

"你说什么来着，列夫，格列博维奇？假的？"

"当然啦，我的名字确实是列夫，可我的姓根本不是加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朋友？"波特亚金惊奇地圆瞪着 两眼，突然一把抓住了帽子——刮了一阵大风。

"哦，情况就是这样，"加宁沉思着说，"大约3年前。游 击小分队。在波兰。等等。我想着突围进入圣彼得堡。现在 有这本护照很方便，挺有意思的。"

波特亚金突然移开了视线闷闷不乐地说，"昨晚我梦见圣 彼得堡了，列维什卡。我正沿纳夫斯基大道走着。尽管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知道是纳夫斯基大道。房子如未来派画家 作品中画的那样都有斜角，虽然我知道是在白天，天空却是 黑色的。行人都用古怪的眼光看我。然后一个男人穿过大街 瞄准了我的脑袋。他老是在我脑子里作祟。真可怕——啊，这 可怕极

了一我们每次梦见俄国，队来都没有梦见过它像我

①0\*0118：德语，意为：睁了吗？

88

^111科夫小说全集

们现实中知道的那么美好，而总是怪异可怕~~都是那一类 的梦：天塌下来，让你感到世界要完了。"

^不，"加宁说，"我只梦见美好的事物。同样的小树林，同样的乡间别墅。有时一切都很凄凉，林中空地也是陌生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咱门得在这儿下车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他走下盘旋楼梯，扶着波特亚金踏上人行道。"你看看水面是怎样在闪烁着呀，"波特亚金吃力地喘着气，五指全伸开着指向运河说道。

"注意一小心自行车，"加宁说，"领事馆就在右手那边。"

"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列夫^格列博维奇。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是永远也不可能办好那一堆烦琐的公事要求的。现在我放心了。别了，镣国。" 1

他们走进了领事馆。上楼时波特亚金开始在衣袋里搜寻起来。

"快点。"加宁说着回过身来。但是老人仍继续搜寻着。只有4位房客来吃午饭。

"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来?"阿尔费洛夫快活地说，"看来他们运气不好。"

他绝对散发着喜悦的期待之情。头一天他到火车站去了，天他潜洗了西装，买了一付新袖口和一束铃兰花。他的经济情况似乎顺利了起来，午餐前他和一个阴沉的、脸刮得很干净的先生坐在一间咖啡厅里，这位先生向他提出了一个无疑是能赚钱的建议。他那习惯于数字的头脑这时正全神贯注在

90

## ^111科夫小说全集

一个带小数点的数字上：8点5分。这就是命运暂时分配给他的幸福的百分比。而明天——他眯起眼睛，叹了口气，想象着明天他怎样一早去车站，怎样等在月台上，火车会怎样冲进站来——

午饭后他就不知去向了，那两个舞蹈演员也出去了，他（们激动得像是两个女人，鬼鬼祟祟地出去买各种吃食去了。

只有克拉拉呆在家里，她头痛，胖腿上的细骨头也在痛，这很不幸，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今天我26岁了，”她暗自想道，“而明天加宁就走了。他很坏，他欺骗妇女，而且还能做犯罪的事。即使他明知我看见他正要偷钱，他还能平静地看着我的眼睛。但是他特好，我的的确确整天都想着他。可是根本没有任何希望。”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脸比平时苍白，在前额下部一绺栗色头发底下起了一片轻微的皮疹，眼睛下面发黑。她无法忍受一天又一天穿在身上的那件发亮的黑连衣裙；她黑色透明长统袜的接缝处有明显的织补过的痕迹，一只鞋跟歪了。波特亚金和加宁5点钟左右回来了。克拉拉听见了他们



的脚步声，向外张望了一眼。波特亚金大衣敞着，手里拿着 领圈和领带，脸色苍白得和死人一样沉默地走过去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房门。

"出了什么事?"克拉拉悄声问。

加宁啧啧着说，"他把护照给丢了，又犯了心脏病，就在 楼门口犯的，我差点没能把他拽上楼来，倒霉的是电梯又坏 了。我们满城到处找了。"

"我去看看他，"克拉拉说，"他需要安慰。" 起初波特亚金不让她进屋。最后他终于开开门时，克拉 拉看到他那茫然迟钝的神情时发出了一声呻吟。

玛丽 91

"你听说了吗?"他若有所思地一笑，"我是个老笨蛋，你 知道，一切都办好了~可这时我非得……。

"你把它掉在哪儿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就是嘛，我把它掉了。诗的破格：省略了的护照。马雅 可夫斯基①的《穿裤子的云》。一个糊涂的大白痴，那就是我。"

"也许会有人拾到。"克拉拉充满同情地说。 "不可能，这是命。无法逃脱命运。我命中注定不该离开 这儿。这是早就注定了的。" 他沉重地坐了下来。

"我觉得很不舒服，克拉拉。刚才在街上我喘得以为要死 了。上帝，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只知道一蹬 腿了。"

罗斯最主;的诗人之一，俄8未来派主要人物。《穿裤子的云》描写单恋的悲哀。 十月革命后创作了大量革命的宜冷诗。

这时，加宁回到自己房间，开始收拾行李。他从床底下拉出两只皮箱一只外面有方格花的箱罩，另一只是棕色的没有箱罩，过去贴的标签在箱子上留下了浅浅的痕迹一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地上。然后他从晃晃悠悠、吱嘎作响的黑洞洞的衣橱里拿出一套黑西服，一小堆内衣裤，以及一双装饰着铜钉的沉重的棕色皮靴。从床头桌里他拿出了不同时候扔在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揉成一团的脏手绢，小孔周围纤维斑斑的剃刀片，旧报纸，明信片，一些像马牙一样的黄色珠子，一只单只破丝短袜。

4

玛丽 93

他脱下上衣，在这堆可怜的满是尘土的毫无价值的东西中间缚下，开始整理出什么是要带的，什么是要扔的。

他先把西服和干净内衣裤放在了箱子里，然后放进了自动手枪和一条旧马裤，马裤的腿叉处已经磨得很厉害了。

他正在琢磨再带什么时，注意到在他把箱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时掉到椅子下面去的一个黑皮夹子。他拾了起来，正微笑地想象着里面装的东西想要打开它时，又对自己说他得抓紧收拾行李，所以就把它塞进了裤子的后兜里，开始很快把东西随手扔进开着的箱子里：揉在一起的脏内衣裤；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俄文书；以及所有那些微不足道然而不知怎地又很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看着摸着都十分熟悉，它们惟一的长处就是使一个被判不得不长期流浪在外的人，当他第一百次打开行李拿出这些他所喜爱的、脆弱的、充满人情味的无用

之物时，会产生家的感觉，#怕只有一点点这种感觉0

收拾好了以后加宁把两只箱子锁好，并排放在一起，把旧报纸的残骸塞在废纸筐中，四面看了看空空的房间，然后去和房东清算房钱。

雌去时，丽舰^尼古拉耶芙娜正直挺纖坐在一只扶手椅中看书。她那只德国种小猎狗从床上溜下来，开始在加宁脚旁摇头摆尾地歇斯底里地大献殷勤。

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意识到这一回他真要走了，不免有些难过。她喜欢加宁那高高的无拘束的身影；一般说来她总是渐渐习惯于她的房客，而他们不可避免地离去时总有一种像是死别的滋味。

加宁付了一个星期的房费，吻了吻她轻得如一枚枯叶的

94

科夫小说全集

他沿过道走向房间去时想起来那两个跳舞演员请他今天去参加晚会，他于是决定先不走；如果必要，即使在午夜以后他也总能在旅馆里找个房间过一夜的。

"明天玛丽就到了，"他在心里大声说，又狂喜又害怕地环顾着天花板、地板和墙壁。"明天我要把她带走，"他怀着同样的内心的战栗、同样的全身心的尽情的叹息想道。

他迅速地拿出了那只黑皮夹子，里面放着他在克里米亚期间收到的5封信。这刹那间他记起了在克里米亚队1917年到1918年的整个冬天：沿雅尔塔海岸刮着的、夹杂着刺痛人的尘土的东

北风；冲击防波堤涌到人行道上来的海浪；傲慢而惶惑的水手；后来是戴着像铁蘑菇〔以的钢盔的德国人；后来是鲜艳的三色V形臂章一怀着期待的日子，忧虑不安的

喘息时机。一个剪着短发、有着希腊式侧影的瘦小的，脸雀斑的妓女沿海岸走着；东北风再一次把公园中乐队的乐谱吹得满地；后来——终于——他们连队开拔了：在鞑靼人小村中的部队宿营地，那儿的小理发店里剃刀从早到晚像平时一样闪动，你的面颊上满是肥皂泡，而在满是灰尘的街上小男孩们像1000年前一样抽着陀螺。还有那凶猛的夜袭，你根本不知道哪儿在射击，也不知道是谁在跃过倾斜的房屋阴影之间的滩滩月光。

加宁拿出那一捆中的第一封信——只有一页纸，长方形，很厚，左上角画着一个穿蓝燕尾服的青年，一只手在背后握着一束淡颜色的花，正在吻着一个女士的手，这位女士和他一样娇雅，脸旁垂着长长的卷发，穿一袭粉红色高腰裙衣。这第一封信是队圣彼得堡给他转往雅尔塔的，是在那个无比幸福的秋天的两年多一点以后写的。

玛 丽

95

"列沃瓦①，我到波尔塔瓦已整整一个星期了，真闷死人了。不知道是不是还会见到你，可是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字迹很小，圆圆的，看上去就像在掂起脚尖跑。为了清楚起见，在字母"&"的下面的？，的上面都写有一划；每个字的最后

一个字母都猛地往右加了个小小的尾巴；只有字母"8"在词尾时那直道才动人地向下朝左弯，仿佛玛丽在最后一刻把这个字缩了回去；她的句号大而果断，但是很少逗

"^想看，我一个星期都在看雪，冰冷洁白的雪。天气又冷、又糟，十分压抑。突然之间一个念头像只小鸟

在心中掠过：在遥远遼远的地方，人们在过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们不像我在乡下，在一个小农场上过死水般的生活

。

"这里实在是太枯燥之味了，写信告诉我点什么，列沃瓦，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也好。"

加宁记得收到这封信时的情况，记得在那个遥远的1月的黄昏沿着一条陡峭的石头小径走上去，经过各处挂着马的头骨的鞑靼人的尖桩围栏，记得他如何坐在一条许多细流湍湍流过平滑的白石头的小溪旁，穿过一棵苹果树那无数纤细然而惊人的清晰的秃枝凝视着柔和的粉红色的天空，那儿一弯新月像剪下的半透明的指甲闪闪发光，在月亮旁边，在下

①列夫之爱称。

96

^1#? 4^小说全集

钩尖处颠动着晶莹的一滴——第一颗星星。

他在当晚就给她写了信——关于那颗星星，关于花园中的柏树，关于那头每天早晨从鞑靼人房后院子里传出它的高昂的叫声的驴子。他充满柔情、梦幻般地写着，回忆起他们首次相遇的通向亭子的滑滑的小桥上的湿漉漉的柳絮。

那些日子信在路上要走很长的时间一回信直到7月份 才收到。

"非常感谢你这封美好亲切的4南方，来信。你为什么 要写你仍然记得我，不会忘记我？不会！多好呀！"今天天气很好，雷阵雨后十分清新。就像在伏斯克

列申斯克——记得吗？你不愿意再在那些熟悉的地方漫 步吗？我愿意——非常愿意。在，雨中在园林中散步是 多么美妙啊！为什么那时候坏天^^不使人悲哀？"我要先停会儿笔去散散步

。"昨天我还是没能写完这封信。我是不是够精的？请 原谅我，亲爱的列沃瓦，我保证不再这样了。"

加宁垂下了拿信的手，一时间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他 多么清楚地记得她的那些快活的习气啊，她道歉时沙哑的一 笑，那从伤感的一叹到充满炽热的活力的神态间的转变！

"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情况怎样，非常担 她在同一封信中写道

玛 丽

97

。我有

好多好 事要告诉你，要问你，可是我的思绪漫无边际。从那些日子以来我经历7许，不幸。给我写信吧，看在 上帝的份上写得勤一点、多写一点。就此止笔，祝你一 切顺利。我很想能更深情地说声再见，但是在这么久之 后也许我已经忘记该怎么去说了。或者也许是有什么系

西在阻碍我?"

收到这封信后很多天他都充满了使他颤抖的幸福感。他 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和玛丽分手的。他只记得他们在一起的 第一个秋天—其余的一切，所有的口角和折磨似乎都显得 苍白而没有意义。那缱绻的夜色，晚上海面那惯有的光泽，柏 树夹道的狭窄^林荫路上天鹅绒般柔和的静寂，玉兰树阔叶 上闪烁的月光^^这一切只是使他感到压抑。

职责使他停留在雅尔塔—内战正在进行之中—但是 有时候他真打算放弃一切，走遍乌克兰的农场去寻找玛丽。

他们的信件居然能穿过那时可怕的俄国，真有奇妙与感 人之处—就像飞过战壕的卷心菜白蝶。他的第二封回信在 路上耽搁了很久，玛丽根本无法理解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相 信在与他们的信有关的事情上，那些日子里通常具有的障碍 不知为何统统不存在。

"尽管你不回信，我仍给你写信，你一定会觉得奇怪—但是我不相信，我拒绝相信你仍不愿给我回信。你没有回信，不是目为你不愿意，而只不过是为一—唉，因为你不能写，或者因为你没时间啦什么的。告诉我，列 沃瓦，记得你有一次对我说过的这话是不是显得很滑稽

98

^11科夫小说全集

—你说愛我就是你的生命，你如果不能愛我你就不会 活着了？是的，一切都会过去，事物都会变化。你愿意 过去的一切重新发生一次吗？我想今天我感到有点太压 抑了……

4但今天是春天，在各个角落 都有含羞草在今天出售 我给你带来一些去；它像个梦，很脱弱……，

"可爱的小诗，可是我记不得头也记不得尾也忘记了 是谁写的了。现在我要等待你的来信了。我不知道如何

与你告别。&许我吻了你7。是的，我惹吻迎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她的第四封信到了：

"接到你的信很高兴，列沃瓦，是一封非常非常可爱 的信。是的，一个人永远无法忘记他，多么深多么热烈 地爱过。你信上说你愿意以整个的未来来换取过去的一 刺——但是最好能见面再验证一下自己的感情。

"列沃瓦，如果你真来了，就给这1的电话局打电话，要34号，他们可能用徒语回答你：这儿有一个德3军医院，让他们我我。

"昨天我进城了，'乐，了一会儿。很愉快，有诗多 音乐和灯光。一个很有趣的、长着小黄胡子的男人挖空 心思想吸引我的注意，叫我'舞会上的女王，。今天真闷得慌，闷得慌

0

而这本应是我们生活中最好、最幸福的年头。我似玛 丽

99

乎很快就会变成个伪君子了——我的意思是多疑君子。 不，不能这样。

4让我打碎爱的枷锁， 让我尽力停止思索！ 往杯中斟满、斟满



美酒，让我尽情喝它个够！，

"相当不错，不是吗？

"收到我的信后马上给我回信。你会来这里看我吗？

不可能吗？咳，太可惜了。不过，也许你能来？我都在胡说什么呀：这么大老远的就为了来看我。多么自负！一你不觉得吗？

"刚才我在一本旧杂志里读到了一首诗：是免拉波维茨基的'我暗淡的小珍珠，，我非常喜欢。写信告诉我所 有的一切。吻你。这儿是我读到的另一首诗一波特亚金写的：

《一轮满月照着森林与小溪， 看那涟漪——闪烁得多么瑰丽！，

"亲爱的波特亚金，"加宁思忖道，"多么奇怪。天啊，多 么奇怪。如果那时候有人对我说，我竟会偏偏遇到他！"

他一面微笑着摇摇头，一面展开了最后一封信。他是在 出发去前线的前一天收到这封信的。那是1月份一个寒冷的 黎明，他在船上，喝了橡子制的咖啡一直在觉得恶心。

；列沃瓦，我的亲爱的，我的欢乐，我是怎样盼望、

100

^！^^小说全集

等待着你的来信啊！给你写这样克制的信是多么困难多 么痛苦的事啊。我这3年没有你怎么能够生活，我是怎 样活下来的，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爱你。如果你回到我身边我将用吻困搅你。你记 不记得：

写信告诉他们 我尽情亲吻小儿利奥夫 说我打算将从利沃夫带来的奥地利钢盔作他的生日礼物，但另写一信给我父。， "天哪，那遥远的、光明的、亲爱的一切到哪儿去

了——像你一样，我感觉到我们将会再重逢——但是什^时候，什么时候？

^ "我爱你。到我身边来吧。你的信使我这样快乐，我到现在还不能重新恢复对幸福的知觉……， '

"幸福。"加宁轻声重复说，把5封信折成平整的一叠。 "是的一幸福。12小时之内我们就要重逢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满心只有秘密的、美好的思绪。他毫不怀疑玛丽仍旧爱他。她的5封信就躺在他手里。外面天已经很黑了，他皮箱上的球形捏手在闪着光，这间不住人的房间里微微有股尘埃的气味。

门外响起人声，阿尔费洛夫不敲门就突然走进来时，他仍在同样的地方坐着。

"喻，对不起，"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尴尬的神情，，，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加宁的手指玩弄着折起来的信，呆呆地瞪着阿尔费洛夫  
玛 丽 101

的小黄胡子。女房东出现在房门口。

"丽迪亚，尼古拉耶^郁，"阿尔费洛夫接着说，一面抽动着脖子，以所有者的神态穿过房间，"让我把这该死的东西挪开，

好打开这道通我房间的门。”

他使劲去挪衣橱，咕咚了一声，毫无办法地打着晃退了 回来。

“我来，”加宁快活地建议道。他把黑皮夹塞进口^里，站 起身来，走到衣橱前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

102

~~~~~"~~~~~"^^"國一、、圍一~ '一議'-~~—"國""^^^—^"~~圍圍—國,—國圍^^ 國國1^^^^ — ^^—^—^^^— ~~~~ —" —" ^ 4 ~| ~^ "-"—^—^— — ^—^— — "—" —^—、1鬥1 了

14

黑色的火车隆隆驶过，震得公寓楼的窗子直响；像幻影 耸动双肩来甩掉肩膀上的重负，如山般的浓烟向上翻腾着，遮 住了夜空。屋顶在月光下发出一片平滑的金属光辉；当火车 隆隆驶过铁桥，发出的一条光之链照亮了整座桥时，桥下一 个声音洪亮的黑影醒来了。咔哒的轰响和大团浓烟（以乎在楼中直穿而过，倏在深渊间颤抖，深渊里是像月光中用指甲划出的线条般的铁轨，和有等待着下一列火车发出有规律的雷 鸣声到来的平展的铁路桥横跨其上的那段街道。楼房像个幽灵，你可以用手穿入其中并且扭动你的手指。

玛 丽

103

加宁站在舞蹈演员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柏油路 面发着幽幽的光，缩短了黑色的的人 门走来走去，消失在黑 暗中，

然后又出现在商店橱窗反射出的倾斜的光带中。街对面房子里有菊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从这明亮的琥珀色的缺 口里可以看见闪闪发光的镜子和镀金的框子。这时一个优雅 的黑影放下了遮帘。

加宁转过身来，柯林递给了他满满一杯颤动着的伏特加酒。

房间里的光线暗淡而怪异，因为这两个鬼点子多的舞蹈 演员用一块紫红色的绸子把灯包了起来。房间中央的桌子上， 酒瓶闪着紫色的光，打开了的沙丁鱼罐头里泛着油光，还有 银色的纸包着的巧克力糖，各种香肠片，带肉冻的肉饼。

坐在桌旁的有波特亚金，面色苍白，愁容满脸，巨大的 前额上汗珠点点；阿尔费洛夫，炫耀地系着一根崭新的闪光 绸领带；克拉拉，身上仍是那一成不变的黑连衣裙，因喝了 廉价的拮味烈性甜酒而满脸通红，神情倦怠。

没穿外衣只穿件开领脏绸衬衫的戈诺兹维托夫正坐在床边上，给一只他不知怎么搞来的吉它调音。柯林一直不停地在镏伏特加、烈性甜酒、莱茵河流域产的白葡萄酒，他肥胖的臂部可笑地扭动着，而穿在紧身蓝茄克中的修整的躯体则几乎保持不动。

"什么~不喝酒?"他嚷起嘴，抬起充满柔情的眼光看着加宁时按惯例责备地问道。

"喝，干嘛不喝?"加宁说着在窗台上坐下，队舞蹈演员 颤抖的手里接过冰冷轻巧的小酒杯，一口喝了下去。他环顾 坐在桌子四周的人，他们全都沉默着，就连因为八九个小时 后妻子就

要抵达的阿尔费洛夫也不例外。

104

^111料夫小说全集

"吉它调好了，"戈诺兹维托夫调了一下一只链钮，拨了 拨弦，说。他拨动了琴弦，然后用手掌压住琴弦的震动。

呀，像一朵香花："…，， 、 ^ 、

阿尔费洛夫向克拉拉咧嘴一笑，举杯装出一付殷勤的样 子，身子向后一靠——因为是一只没有靠背的转椅，他几乎 摔倒——尽力用做作的假男高音唱了起来，但是没有人跟着 唱。

戈诺兹维托夫最后拨了一记琴弦停了下来，大家都觉得 十分尴尬。

"真是帮好歌手!"波特亚金沮丧地咕哝道，摇摇用手托 着的头。他觉得很懊恼：气短胸闷加上想到遗失了的护照。 "我不该喝酒，问题就在于此。"他阴郁地补充说。 "我告诉过你的，"克拉拉低声说，"你简直像个婴儿，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干嘛谁都不吃不喝了?"柯林问，一面扭动屁股用小碎步在桌子周围走来走去。他开始把空杯子斟满。谁也没有说 话。显然聚会不成功。

到目前为止一直坐在窗台上、带着含有沉思的冷嘲神情 的一丝笑意看者闪着紫红微光的桌子和照得十分古怪的面孔 的加宁这时突然跳到地上，扬声大笑起来。

"把酒杯全斟满，柯林，"他一面向桌子走去一面说道， "再给阿尔费洛夫倒上点，明天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明天我不 再在这

几了，来呀，干杯！克拉拉，别拿那受伤的小鹿的眼光看着我，再给她倒点那烈性甜酒。你也来点，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高兴点！为你那护照伤心一点用也没有，你会再得到一个护照的，比旧的还要办。给我们背点你的诗吧。啊，玛 丽

105

对了，顺便说说……，'

"把空瓶子给我行吗？"阿尔费洛夫突然说道，快活而激动的眼中闪烁着一线淫欲。

"顺便说说，"加宁重复道，一面走到老人身后把一只手放在了他肉乎乎的肩膀上，"我记得你的一些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满月——森林和小溪，'一是吧，对不对？"

波特亚金转过头来看着他，然后不慌不忙地笑了。"你是在旧日历上看到的吗？他们特别喜欢把我的诗印在日历页上，在下侧每日菜谱的上面。"

"先生们，先生们，他要干什么？"柯林指着阿尔费洛夫大声说道，阿尔费洛夫打开了窗子，突然举起了瓶子，指向蓝黑色的黑夜。

"让他去，"加宁笑道，"他愿意就让他捣^去吧。"

阿尔费洛夫胡子发亮，喉结涨起，髯角稀疏的头发在夜风中拂动。他把胳膊向后一甩，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然后严肃地把瓶子放在了地上。

舞蹈演员大笑起来。

阿尔费洛夫在戈诺兹维托夫身旁坐下，从他手里拿过吉它，开

始试着弹了起来。他是个很快就会喝醉的人。

"克拉拉这么一副严肃的样子，"波特亚金困难地说，"像 她这样的姑娘过去常给我写非常动人的信。现在她看都不愿 看我，

"请你别再喝了。"克拉拉说，心想她这辈子还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痛苦过。

波特亚金强笑了一下，拉了拉加宁的袖子，"这儿是俄罗斯未来的救星。给我们讲个故事吧，列维什卡——你漫游过 哪些地方，在哪儿打过仗？"

106

科夫小说全集

"我非讲不可吗？"加宁宽厚地苦笑着问。

"是的，讲吧，你知道，我觉得压抑得要命。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欲国的？"

"什么时候？喂，柯林，再来点那粘乎乎的烈性甜酒吧，不，不是给我——给阿尔费洛夫。对了，揍在他的杯子里。"

15

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已经睡觉了。她不安地拒绝了舞蹈演员的邀请，正睡着一个老妇人睡得不沉的觉。过往火车 像装满叮叮响着的陶器的巨大的碗柜发出的沉重的震动声进入了她的睡眠世界，偶而她会醒来，那时她就会模糊地听到6号 房间中的声音。有一次她梦见了加宁，在梦中她无法理解他 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真的，他的性格被包围在一片神秘之中。这也不奇怪：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生活，他 近年的行踪和历

险故事——就连他自己对队俄国逃出的记忆也仿佛是在梦中，一个像闪着幽幽的微光的海雾般的梦。

108

## 科夫小说全集

也许那时玛丽写了更多的信——那是1919年初——他那时在克里米亚北部作战，但是即使她写了，他也没有收到。彼列科普挣扎着最后还是陷落了，加宁头部负伤，被遣送到了辛菲罗波尔，一周以后他又病又虚弱，和撤退到费奥多西亚的部队又失去了联系，被卷进了老百姓疏散的疯狂的、恶梦般的洪流之中。在因克尔曼高地的田野和山坡上，那儿维多利亚女王的士兵的红军装曾在玩具般的大炮的硝烟中闪过。现在美丽而原始的克里米亚的春天欣欣向荣，乳白色的道路平缓地起伏着向前伸去，车轮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动时，车子的敞篷咔哒哒地作响——速度感、春天感、空间和浅绿的小山突然统统融合成一种美妙的欢乐，使你有可能忘

0

记这条无爱无忧的道路是远离俄国而去的路

他到达塞瓦斯托波尔时仍然充满了欢乐，把箱子放在白石建造的基斯特饭店，那儿的混乱局面非语言所能形容。他沉醉在靓丽的阳光之中，头部仍隐隐作痛。他离开饭店，经过了门廊上的灰白陶立克式圆柱，走下宽宽的花岗岩石板的台阶来到港口，长时间地凝视着大海那充满柔情的蓝色闪光，

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出现过流亡的念头。然后他重新爬上台阶



来到竖立着纳基莫夫海军上将灰色塑像的广场上，上将身穿 海军长礼服大衣站立着，手拿小望远镜。加宁然后沿着尘土很厚的白色大街一直溜达到第四号阵地，参观了全景台；在 圈栏杆之外，真正的古老枪炮，沙袋，故意撒布的尖利碎 片和竞技场般的沙滩全都汇成了一片柔和的烟茫茫的蓝色、

畐密不通风的画，包围着观光的平台，以其不易捕捉的界

①指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的因克尔曼战役是主要战役 之一，战争以英、法、土等联军胜利、俄国失败结束

。

玛 丽

109

限捉弄着人的眼

0

0

0

塞瓦斯托波尔就是这样留在了他的记忆中——春的和 煦、尘土，为某种沉闷、恍惚的不安所支配

夜里在船上，他望着探照灯空落落的白色筒状光束充满 天空，然后又穿过天空消失；而黑黝黝的水面在月光下泛着 光泽，远处在夜的朦胧中，一艘灯火通明的外国巡洋舰在那 儿下了锚，停泊在自己漾动着的条条光柱的倒影中

他乘上了一条破旧的希腊船；甲板上挤满了一排排身无 分文、皮肤黝黑的尤帕多里亚难民，那天早上船在尤帕多里 亚停靠过。力宁把自己安顿在军官餐厅里，那儿笨重的灯来 〕晃动着，

长长的桌子上堆满了洋葱形的巨大包裹

以后是在海上几天灿烂而凄惨的航行。迎面而来的泛着泡沫的浪花像两只漂动的白色翅膀拥抱着一切，拥抱破浪前进的船头；靠在船栏杆上的人的绿色影子轻轻掠过晶莹明亮的波面。生锈的操舵装置吱嘎作响，两只海鸥在烟囱周围飞翔，湿漉漉的鸟嘴在阳光下像钻石般闪着光。不远处一大头希腊婴儿开始哭了起来，妈妈发了脾气，拼命想不让他哭，向他吐起唾沫来。一名司炉有时到甲板上来，混身发黑，眼

0  
食指上戴只假红宝石戒指

0

0

留在加宁记记中的就是这类琐事一而不是对离弃了的祖国的思念，就好像只有他的眼睛仍充满活力而他的头脑已经处于潜伏状态

第二天，伊斯坦布尔隐隐出现在桔红色的黄昏中，慢慢地被追上轮船的黑夜吞没。黎明时加宁爬上了驾驶台，斯库台海岸模糊的深蓝色海岸线已逐渐变得清晰可见。月亮的反射光只有窄窄浅浅的一条了。在东方，蓝紫色的天空已变成金红色，微微闪着亮的伊斯坦布尔开始从雾中浮出。海岸边

110

科夫小说全集

一道细浪如丝带般闪闪发光；一艘黑色的划艇和黑色摩洛哥式艇静悄悄地经过。这时东方转白，起了一阵小风，带着咸味搔

痒了加宁的脸。岸上传来了起床号声；两只像乌鸦般黑的海鸥鼓动翅膀从船的上空飞过，随着小雨的沙沙声一群鱼跃出海面，片刻间水面上形成了一张圈圈点点的网。一艘驳船开到了旁边；它的影子在下面的水中如触须般伸展收缩。但是只有当加宁上了岸看见码头旁一个穿蓝衣的土耳其人在山样堆起的桔子上睡觉时——只有在那时他才清楚地、尖锐地感觉到他离开他自己祖国那温暖的大地、离开他永远爱着的玛丽有多么远了。

现在这一切都在他记忆中展开了，它们互不连贯地闪过他的脑海，当波特亚金用了很大力气问他“你多久以前离开俄国？”时，一切又都缩成了温暖的一团。

“5年前，”加宁简短地答道；这时他坐在照在屋子中间桌子的桌布上、和在屋子中间不出声使劲跳着舞的柯林和戈诺兹维托夫的笑脸上的、令人昏昏欲睡的紫色灯光所照之处的一个角落里，他心想，“多么幸福！明天——不，是今天了，现在已经过了半夜了。玛丽不可能有什么变化的，她那双鞑靼式的眼睛仍像那时一样微笑、放光。”他要带她远走高飞，他会为她不辞劳苦地工作。明天他的青春，他的俄国就要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了。

柯林两手插腰，仰着头不断摇动着，时而轻轻滑动、时而跺脚挥动手绢，正迂回着围着戈诺兹维托夫跳舞，而戈诺兹维托夫正缚着灵巧而迅速地踢腿，他越踢越快，最后单腿缚着旋转起来。阿尔费洛夫已经酩酊大醉，脸上带着一付慈祥的神情坐在那儿晃动着身子。克拉拉不断焦虑地看着波特亚

金灰白色汗淋淋的脸；老头别扭地翻身坐在床上。

玛 丽

111

"(尔身体不好，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她低声说道，"你该去睡觉了，已经一点半左右了。"

啊，一切会是多么简单：明天——不，今天——他就要重新见到她了，只要阿尔费洛夫醉得不省人事。只有6个小时了。现在她会在自己的隔间里睡着了，电线杆在黑暗中飞过，松树和小山向火车迎面扑来~~这两个家伙真吵，难道

他(们要跳个没完吗？是的，惊人的简单——有时命运的安排真有出众之处……

"好吧，我去躺一会儿，"波特亚金阴郁地说。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开始走出去。

"这位大人物到哪儿去？停一停——再呆一会儿，"阿尔费洛夫开心地咕哝道。

"再喝杯酒，闭上嘴，"加宁对阿尔费洛夫说，然后很快和波特亚金一起往外走。"靠着我，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老人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做了个好像是拍苍蝇的手势，然后突然轻叫了一声，蹒跚着向前一栽。

加宁和克拉拉总算及时抓住了他，两个舞蹈演员则在一旁手忙脚乱地张罗。阿尔费洛夫僵直着舌头带着醉汉的麻木不仁喋喋说道，"看，看——他要死了。"

"别瞎转了，干点有用的事，戈诺兹维托夫，"加宁沉着地说。"扶着他的头，柯林——托住这儿。不，这是我的胳膊——往上一

点，别这么傻瞪着我。我说了，往上一点。克拉拉，把门打开。”

他们3个把老人抬回了自己的房间，阿尔费洛夫东歪西倒地好像要跟着他们，但后来软软地挥了挥在桌旁坐了下来。他用颤抖的手给自己倒了些伏特加，然后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了一只镀镍怀表，放在桌上自己面前。

112

### 科夫小说全集

1、 4、 5、 6、 7、 8。，，他把手指沿罗马字母划过，停了下来，头转向一边，在那儿用一只眼睛看着秒针。

走廊里德国种小猎狗开始激动地尖声叫了起来。阿尔费洛夫苦笑了一下，“讨厌的小狗。该让汽车压死它。”

过了一会儿，他队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支难以擦去笔迹的铅笔，在数字8上面的玻璃上涂了一个紫红色的记号。

“她要来了，来了，来了，”他和着表的滴答声的拍子对自己说。

他扫了桌子一眼，吃了块巧克力，马上又吐了出来。一团粘乎乎的棕色东西啪地打到了墙上。

1、 4、 5、 7，，，阿尔费洛夫又开始数了起来，并对着表面泪眼模糊地、汪喜地眨眨眼睛。

16

城市在夜里变得安静了下来。身上披着个黑斗篷的驼背老人已经出动了，用棍子敲着地，每当棍子的尖头找到一个香烟头他就咕哝着弯下身去。偶而一辆汽车驶过，更少有的是一辆夜间

敞篷四轮马车会伴着得得的蹄声颠簸而过。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醉汉在街角上等有轨电车，尽管末班电车已经过去了至少两个小时了。几个妓女在街上走来走去，打着哈欠，和在街上游荡的可疑人物答话。其中一个在柯林和戈诺兹维托夫几乎跑向前来时过去勾搭，但当她内行地看了一眼他们苍白、女子气的面孔以后就立刻转开了身子。

114

^! ?^小说全集

这两个舞蹈演员是去请一位认识的俄罗斯医生给波特亚金看病的。一个半小时以后他真的和一个脸刮得光光的五官严峻满脸倦容的先生一起回来了。他呆了半小时，嘴里不时发出吮吸的声音，好像他牙齿上有个洞似的，然后就走了。这时没有开灯的房间里十分安静，这是当好几个人围着病人沉默地坐着时总是会出现的那种特殊的、沉重的、阴郁的沉默。黑夜已经快要过去，加宁面朝着床的侧影像是用一块浅蓝色的石头刻出来的；克拉拉坐在床脚一张模糊地浮现于黎明之波上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朝同一方向看着。稍远处，戈诺兹维托夫和柯林挨着缩在一张小长沙发上——他们的脸像两抹灰白的色块。

医生已经跟着多恩太太的黑色身影走下楼去。她道歉说电梯坏了，身上的一串钥匙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到了楼下她打开了沉重的大门，医生举了举帽子示意，然后走进了微带蓝色的薄雾中。

老妇人小心地锁好大门，把身上的黑毛线织的披巾裹紧，往

楼上走去。楼梯灯光冰冷发黄，她的钥匙柔和地叮咚 响着，她走到了楼梯平台上，楼梯灯熄灭了。

在厅里她遇见了加宁，他刚从波特亚金的房间里出来，小 心地关上了门。

"大夫答应上午再来，"老妇人悄声说，"他现在怎样了 一好些吗?"

加宁耸耸肩。"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没好，他现在呼吸的样子~那声音让人害怕。"

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叹了口气，怯生生地走进那个房 间，克拉拉和两个舞蹈演员用同一动作把微微闪光的眼睛转 向她，然后又转回去看着床。一阵风把半开着的窗子的窗框

玛 丽

115

刮得咯咯响。

力〔宁踮着脚尖沿走廊回到刚才聚会的房间，正如他所料， 阿尔费洛夫仍在桌旁坐着，在黎明的晨光和那戏剧性地罩起 来的灯的光线下，他的脸显得浮肿发灰。他在打着盹，时而 打个喵。他面前的表的玻璃上一滴伏特加在闪着光，酒滴下 难以擦去笔迹的铅笔留下的紫色痕迹正在漾开。只有4个小 时了。

力||宁在这打瞌睡的醉鬼旁坐了下来，他铍起浓密的厝毛， 捏紧的拳头托着额头，这使他皮肤紧翱了起来，把眼睛拉斜' 了。他就这样长时间地盯着对方。

阿尔费洛夫突然醒来，慢悻调过头来看着他。

"你不该去床上睡觉吗，亲爱的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 加宁清

晰地说。

“不，”阿尔费洛夫困难地表示道，然后仿佛在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似的想了片刻，重复道，“不。”

加宁把已经不必要的灯关上，拿出香烟盒来点燃了一支烟。不知是由于清晨的寒意还是魏的气味，阿尔费洛夫似乎清醒了一点。

他用手攀揉了揉前额，四下里看了一眼，|申出一只相当稳的手去拿酒瓶。

手伸到一半停了下来，他摇了摇头，然后有气无力地对加宁一笑说，“不能再喝了，玛丽要来了。”

片刻以后他摇着加宁的胳膊说，“嘿，你，你叫什么名字——列布，列波维奇——你听见了吗，玛丽……，，

加宁喷出一口烟，使劲盯着阿尔费洛夫的脸，他一眼看清了一切：那湿漉漉的半张着的嘴，那黄色的小胡子，不断眨巴着的水汪汪的眼睛。

116

科夫小说全集

“你听着，列布——列波维奇，”——阿尔费洛夫身子一晃，抓住了加宁的肩膀。“现在我烂醉如泥，憋得慌。他们让我喝，该死的家伙——不，不是这个——我是想告诉你我那姑娘

^  
，，

“你需要好好睡一觉，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

“有过一个姑娘，我告诉你。不，我说的不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很纯洁——可是我有这么多年没和妻子在一起了。因此不



久前——不对，是很久前——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把我带到她住的地方。像狐狸样的一个小东西——真脏——可是真妙极了。现在玛丽要来了。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明白还是不明白？我醉了——不记得怎么说——睡——垂直——而玛丽很快就要到这里了。为什么一切都要像这样发生？嗯？我问你呢！你，你这个该死的！难道你就不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加宁轻轻推开他的手，阿尔费洛夫又打起盹来，身子向前倒在桌子上——他的胳膊滑下一滑，魏了桌布碰倒了酒杯。酒杯、一只小碟子和那只表滑落到地上。

“上床。”加宁说着猛力拉他站起来。

阿尔费洛夫没有反抗，但是他根本站不稳，加宁简直没法让他向该去的方向走。

当他发现在自己的卧室里时，他咧开嘴瞋睡地一笑，慢慢倒在了床上。突然脸上出现了恐惧的神情。

“闹钟……，”他坐起身子含糊不清地说，“列布——在那边，桌子上，闹钟——给开到7点半闹。”

“好吧。”加宁说着开始拧动指针，他给定在10点，然后改了主意，给定在了11点。

当他再次看着阿尔费洛夫时，那人已呼呼熟睡，仰面朝玛丽

117

天，一只胳膊古怪地伸着。

从前喝醉了的流浪汉就是这样在俄国的村庄里睡觉的。

在热浪闪动令人昏昏欲睡的酷暑中，装得满满高高的马车——

整天都摇晃着驶过村落，在乡村大道上撒下星星点点的干草——一个流浪汉东倒西歪、吵吵嚷嚷地纠缠来度假的女孩子，拍着发出共鸣声的胸脯，声称自己是将军的儿子，最后把遮阳帽往地下一摔，横躺在大路上，一直到一个农民从运草车上爬下来。农民把他拉到路边，继续赶车走了；这流浪汉把苍白的脸转向一侧，像个死人般躺在沟沿上；装满大堆绿色青草的马车则摇摇晃晃地载着清香，穿过开花的欧椴树洒下的斑斑阴影从他身旁驶过。

加宁把闹钟轻轻放在桌子上，长久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熟睡的男人。然后他抖动着裤子口袋里的辅币，转身悄悄走了出去。

厨房旁边昏暗的小洗手间里，在一块席子下面堆放着煤砖，狭小的窗子上的玻璃碎了，墙上有条条黄斑，金属的淋浴管伸出。加宁脱光了衣服：有好几分钟的时间伸展着他的胳膊和腿——结实的白腿，露出青筋。他的肌肉收缩鼓起，发出噼啪声，胸部均匀地深呼吸。他打开了淋浴龙头，站在冰冷的扇形水流下，激起他胃部惬意的收缩。

他穿好了衣服，全身发热，努力不弄出任何声音地把箱子拖到过厅里，看了看表。差10分6点。

他把帽子和大衣扔在箱子上，轻轻进了波特亚金的房间。克拉拉和丽迪亚，尼古拉耶芙娜正弯身俯向杀人，他双目紧闭，颜色像干陶土样的脸有时因疼痛而扭曲。天已经差不多大亮了，火车带着睡意隆隆驶过大楼。

## 小说全集

加宁走近床头时波特亚金睁开了眼睛。在不断向深渊落 下时，他的心脏暂时得到了不稳固的支撑。他有这样多的话 要说~说这下他永远见不到巴黎了，更见不到祖国了；说 他的一生是愚蠢的、一无所成的；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 着，或为什么即将死去。他把头转向一隅，茫然地看着加宁，轻声含糊地说，"你看——没有任何护照。" ^佛是一丝笑意 扭动着他的嘴唇，他眯起眼睛，那深渊再一次吞没了他，一 阵剧痛刺进心口——呼吸似乎成了无法形容的、无法得到的最大幸福。

力啮白色有力的大手紧抓着床沿，看着老人的脸，他又 一次记起了那闪动着的朦胧的幽魂，那些临时拉来的充当群 众演员的俄国人，每80个马克就出卖了，至今仍在天知道什 么地方的银幕上映出。加宁突然意识到不管怎么说波特亚金总还是留下了点什么，纵然只是那两首为他展现出如此热情永恒的生命苍白的苍白的小诗，就像廉价香水或熟悉的街道上的标志对我们变得珍贵起来了一样。一时间加宁看到了生命绝 望与幸福所具有的一切激动人心的美，一切都变得崇高、极度神秘——他自己的过去，沐浴在灰白色光线中的波特亚金的脸，窗框在蓝色墙壁上的模糊反光，以及一动不动站在他身旁的两个身穿黑衣的女人。

克拉拉惊奇地注意到加宁在微笑，她无法理解这一点。 他微笑着摸了摸波特亚金的手，放在床单上的这只手稍稍抽动了一下。加宁直起身子，转向了多恩太太和克拉拉。 "

我现在要走了，"他低声说道，"看来我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代我向两个舞蹈演员致意。"

"我送你出去，"克拉拉同样平静地说，然后补充道，"两个跳舞的在长沙发上睡着了。"

玛 丽 119

加宁走出了房间。在厅里他拿起了箱子，把雨衣搭在肩膀上，克拉拉替他打开了门。

"谢谢你，"他说，侧身走到楼梯平台上，说，"你好运。"他停住了片刻。头一天他已经有过这个念头，想还是向克拉拉解释一下好一些，说他根本没有过任何偷钱的打算，只

不过是在看旧相片；可是现在他已经记不得他当时打算说些什么了，因此他向她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走下了楼梯。克拉拉握着门把手看着他离去。他提箱子像提着水桶似的，沉重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像缓慢的心跳声。他在楼梯拐角处消失了很久她仍站在那里倾听着那平稳的、越来越小的嗒嗒声。终于她关上了门，在门厅里站立了片刻。她大声重复道："两个跳舞的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便突然大声而猛烈地抽泣了起来，食指不住在墙上上下下划动。

120

钟表匠招牌上斜着突出来的巨大的白色钟盘上粗重的指针指向差24分钟7点。在一夜过后仍未回暖的浅蓝色的天空中，只有一朵小小的云开始变成粉红，它那细长的外形神秘优雅。那些这么早就得起床奔波的不幸的人的脚步声在空寂的

空气中特别清晰地回响着，有轨电车的轨道上颤动着肉粉 色的光。一辆满装着用一块粗条子布半盖起来的大束大束的 紫罗兰的小车紧挨着人行道镶边石慢慢地前进着，卖花人帮 着一条大红毛犬一起拉着车。狗舌头伸在夕卜面，使劲往前拉，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奉献给人类的每一块强健的肌肉的力量。

玛 丽

121

队刚刚开始发出嫩绿的一些树的黑色枝桠上，一群麻雀 轻快地拍着翅膀飞起，落在一堵高高的砖墙的墙沿上。

商店仍在铁栅后沉睡着，只有房屋的上部才照到了阳光， 但是决不可能想像这是日落时分而不是清晨，因为影子的方 向不对，习惯于黄昏时阴影而对黎明时的影子不熟悉的眼睛 会看到意想不到的组合。

一切都(以乎是歪着的，变小了，像在镜子里变了形。正 当太阳升得高了一些，影子分散到它们平时的地方时，在这 没有了渲染的光线下，加宁生活其中的回忆世界变成了它实 在的样子：是个遥远的过去。

他四下里张望，看见了街的尽头处他在里面重温了他的 过去、再也不会回到里面去的那座楼房的被阳光照亮的一角。 一整座楼房离开了他的生活，这很有几分美丽神秘之处。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城市越来越亮，街道也苏醒过来，失 去了其奇特的朦胧的魅力。加宁在人行道中间行走着，轻轻 地摆动着装得满满的箱子，心里想他已经有多么久没有感到 自己这么强健、这样乐于去对付任何事物了。而他不断地用

新鲜的、怀着爱意的目光注意到周围的一切一赶往市场去的马车，一个戴围裙的男人在公用电话亭四周粘贴的彩色广告的半合着的纸页——这个事实意味着他的一个秘密的转折点，一种觉醒。

他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公园中停下，在不久前坐着回忆斑疹伤寒、乡间别墅及对玛丽的预感的同一张长凳上坐下。再有一个小时她就要到了，她的丈夫睡得像个死人一般，而他，加宁，将要去迎接她。

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想起了他怎样去到柳德米拉那里和她分手告别，怎样走出了她的房间的情形。

122

科夫小说全集

在公园后面正在建造一所房子；他可以看见黄色木梁的构架——房顶的架子，有些部分已经盖上瓦了。

尽管时间还早，他们已经开始干活了，在早晨天空的衬托下可以看见屋架上工人蓝色的身影。有一个工人在横木上行走，轻巧自由得像是马上要飞走。木屋架在太阳照耀下像金子样发亮，两个工人在上面把瓦递给第三个工人。他们面朝上躺着，像在楼梯上（以一个比一个往上呈直线躺在那里，最下面的一个把像一本大书的红瓦越过自己的头传给在中间的工人，他接过瓦以同样的动作身子倒下双臂伸直把瓦递给上面的工人。这个懒洋洋的有规律的动作具有一种奇特的镇静作用；新木的黄色光泽比过去任何最活灵活现的梦都更为生动。当加宁抬头看着幽静的天空中的房顶架时，他清晰而

无情地意识到他和玛丽的恋情已经永远结束了。它持续了仅仅4天一也賤他生命中最快乐的4天，但是现在记忆已 经枯竭，已经感到腻烦了；玛丽的形象和那行将就木的老诗 人的形象一起现在都留在了幽灵之屋里，这屋子本身也已经 成了记忆。除了那个形象之外，玛丽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等待着北方来的快车慢慢通过铁桥的时刻。它开了过去，消失在车站的背后。

于是他提起皮箱，招来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把他拉到城市另一头的另一个车站去。他选择了一列半小时后驶往 德国西南部的火车，把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用来买了一张火车票，怀着愉快的激动想着他将如何没有任何签证地跨越国 境；国境另一边是法国，普罗旺斯叭然后——大海。

①法国的一个地区。

123

火车开动时他睡着了，脸埋在挂在木头座位上方的衣钩 上的雨衣的褶子里。

席亚兵译

納博科夫痴迷地写散文，  
创造了散文体天然美的意境

约翰^厄普代克

塞巴斯提安，奈持1899年12月31日出生在我们国家 的旧都。一位俄罗斯老太太不知何故求我不要透露其姓名，她 碰巧过去一直在记日记，在巴黎将它拿给我看。那些岁月是 那么不寻常（这是明摆着的），她每天记载的〈藉此来可怜巴

巴地将自己铭记一下) 仅仅是寥寥几笔对天气的描述;奇怪的是,各国的君主在记叙其个人日记时——不管他的王国如何内  
外交困——主要关心的也是同一主题。很幸运只有它留了下来而且还保持着原样。交到我手里的东西如果刻意搜寻,那我将永远无望获得。有了它,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塞巴斯

130

## 科夫小说全集

提安出生在一个晴朗无风的早晨,气温为零下12度〔列氏〕……就这些,可是它却是那位好心的老太太觉得值得一记的全部东西。寻思再三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必要遵从她的意志为她的名字保密。她要看到这本书已极不可能。她的名字过去和现在都叫做奥尔加,奥莱格夫娜,奥洛娃~隐匿这样一个有着鸡蛋头韵的名字①实在令人于心不忍。

她的干巴巴的记叙对于队未入境的读者来说,显然传达不出彼得堡这样的城市冬天会给人带来的兴奋。纯净无云的天空不是用来温暖肉体的,而纯粹是为了娱悦眼睛。宽阔的街道上铺着硬邦邦的积雪,雪橇的辙迹闪闪发光,由于遍布簇簇马粪,车道上呈现一派黄褐色调,穿皮裙的小贩四周飘

舞着色彩鲜艳的气球;小圆屋顶线条柔和,粉霜浓重遮盖了它的金质部分。公园里的白桦树所有的细枝末节上都裹着白妆,冬季的车马人流叮叮咣咣粗厉刺耳,……顺便提一下,当你看一张旧日的俄国明信片(就像我置于案头偶尔借以感怀童年岁月聊以自慰的那张一样)时,你的感觉多么奇特啊!俄任何方式掉头转弯,因此(在这幅风景画上)你看到的不是



现代交通汇成的自我意识十足的笔直的车流，而是一个像梦境一样广阔的街道；敞篷四轮马车歪歪斜斜，上面的天空蓝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天空向远方延展开去，自动融入平庸的记忆力一时间产生的粉红色光晕中。

我一直没能找到一张塞巴斯提安出生地的照片，但我却知道那是什样子，因为我自己大约6年之后也出生在那儿。

我们有同一个父亲：他在离开塞巴斯提安的母亲之后不久又

①这个名字英文为01伊01680^ 010^，押头韵的0形似鸡蛋，故称。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31

结婚了。够让人奇怪的是，这第二次婚姻在古德曼先生的《塞巴斯提安^奈特的悲剧》一书中竟只字未提(该书1936年问世，我还要另辟章节予以详细介绍)；结果对古德曼先生大作的读者来说，我注定是一个不存在的野鬼一个假冒的亲戚，一个饶舌的骗子，可是塞巴斯提安本人在他自传性最强的《失去的财富》一书中，却对我的母亲颇有几句善言——我认为她是无愧于它们的。英国报纸在塞巴斯提安死后，曾指出他的父亲是在1913年的一次决斗中饮弹身亡的，这也与事实不尽相符。实际上他胸部的枪伤已逐渐愈合，这时——就在刚好一个月之后——他又患了伤寒，这样他的大创未愈的肺就应付不了了。

一个优秀的军人，一个热心肠，风趣，神采奕奕的人，他身上富于一种锲而不舍地追求冒险刺激的作风，这全被做为

作家的塞巴斯提安继承了过去。去年冬天在南肯辛顿的一个文学午餐会上，一位杰出的老评论家，对其才智和学识我歆慕已久，在大家谈到塞巴斯提安，奈特的不测之死时发表了一番评论："可怜的奈特！他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一个操破产的英语写作的迟钝的人，第二个——一个操迟钝的英语写作的破产的人。"这是个龌龊不堪的人身攻击！龌龊得不是一点，因为指着一本书的脊梁骨谈论它已死去的作者 再容易不过了。我宁愿认为此君在回想他这个别具一格的玩 笑时，心中并不乏有什么自得之感。我觉得他在数年前评论 塞巴斯提安^奈特的作品时表现得要克制有礼得多。

然而，不管怎样，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塞巴斯提安 的一生，尽管绝不至于迟钝，却缺少他文学风格的那种虎虎 生气。每次当我打开他的书，我『以乎看见我的父亲闯进了房 间——以他那种特有的方式：急匆匆地推开门，直向他想要

132

## 科失小说全集

的某样东西或他喜爱的某个人猛扑过去。关于他，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经常会无声无息地突然降临耸立在地板上，我的 玩具火车的一截还在手中摇摆，枝形吊灯的水晶垂饰近在我的脑袋旁岌岌可危。他刚把我举起来就会又把我重重放到地上，动作之兀猛犹如塞巴斯提安的散文会把读者一下子搞得头昏眼花一般，常把读者在惊愕之余突降到下一篇章的广大粗犷中去。我父亲嘴边常挂的一些风雅谑语也像花儿一样出现在一些典型的奈特式的短篇小说中，比如《穿黑衣的白化

病人》，或者《可笑的山》，后者也许是他最好的小说，那美

丽而离奇的故事常让我想到一个在睡眠中发笑的孩子。

在国外，据我所知是在意大利，我的当禁卫兵的年轻父 亲在休假时与弗吉尼亚#奈特邂逅相遇。他们初次碰面与在

罗马的一次猎狐之行有关，时间大约为90年代初，不过这寫竟是我母亲告诉我的，还是我看了一本家庭影集上的照片后留下的模糊记忆，我却说不清楚。他追她追了好久。她是爱 德华^奈特，一位富有的绅士的千金。我所知道的就这些，然而鉴于我那刻薄刚愎的祖母我还记得她的扇子，连手指套和苍白冰凉的手指）曾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在我父亲二婚后仍常常讲起她当时如何说一不二，我敢推断，奈特家族（不管是怎么个家族）肯定没有达到旧俄社会中名门所设立的标准（不管它曾是怎样一个标准）。我也无法断定父亲的这次

婚姻到底有没有冒犯他所在军团的传统—不管怎么说，我父亲是一直到日俄战争时才在行伍中真正开始走运的，那时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他。

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父亲。那是很晚以后，1922年 的事了。几个月后我母亲动了最后一次，也是致命的一次手术，她给我讲了一些她认为我应该知道的事。我父亲的第一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次婚姻并不幸福。那是一个性情古怪、任性胡闹，队不安宁 的

女人——但不是我父亲的那种不安宁法。我父亲是不断地 追求一定要实现了某个目标后才改换目标，而她的追求则三 心二意，变幻莫测而凌乱散漫，一会儿猛然掉头背道而驰，一 会儿又在半途将目标浑然忘却，犹如一个人把雨伞忘在计程 车上一般。她多少对我父亲有点爱意，起码说有一阵没一阵 地爱过他，当有一天她发现可能已经爱上另一个人（此人的 名字父亲队没听她吐露过）时，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和孩子，突 然得就像一滴雨滴沿着紫丁香的叶子迅速滑下。我父亲痛恨 得要死。我极不愿意在脑中保留那一天的情录：在巴黎的一 个旅馆，塞巴斯提安大约4岁，孤苦伶仃地由一个困惑的护 士照管着，我父亲则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那种旅馆客房 极适宜上演一出最不尽人意的悲剧：一只停摆却锃亮的钟 0点50就像两撇打蜡的髭须）上面扣着玻璃拱顶，搁在一个 鬼气森森的壁炉台上；法式窗户的窗纱和窗玻璃间爬着酒足 饭饱的苍蝇，布满污渍使用日久的吸墨台上是一张旅馆的信 笺。"这一段引自《穿黑衣的白化病人》，上下没有一处提到 那场特殊的灾难，但却保留了一个孩子的遥远的记忆：心烦 意乱地呆在旅馆破败的地毯上，百无聊赖，只有时间在不断 延伸，时间迷失了方向，四肢摊开着……

远东的战事对我父亲来说成了一桩幸事。它起码帮助他——如果没能帮他忘掉弗吉尼亚的话——获得了继续活下去 的理由。他的从不守本分的自我其实只是男人活力的一个表 现形式，这与一个人的高贵天性极为一致。长久的悲恸只能 毁了自己，这在他看来（以乎是一种鄙陋的东西，是不光彩的 屈服。1905年当

他再次结婚时，他为自己在与命运较量时占了上风感到由衷地满意。

1

134

## ^1\*1科夫小说全集

弗吉尼亚在1908年又露面了。她是一个天生的旅行家，自始至终处于运动之中。在不管怎样小的客栈还是怎样豪华的旅馆，她都像回到家中一样，家对她来说只是频繁地走动后的一个慰藉。从她身上，塞巴斯提安继承来了一种古怪的，

甚至是浪漫的对火车卧厢和"大欧洲特快专列"的热情，"蓝 夜下一长串明亮的窗户处在柔和的咔嚓声中，制动器在一个像臆想出来一样的幽暗的车站发出悲伤的长叹，一幅带凸雕 的皮窗帘向上一挑露出一个月台，一个男人推着行李，一盏 路灯的乳白色球罩上缭绕着一只白蛾，一只看不见的铁锤检 测车轮发出咣当声。车体一滑向暗夜运移，过路的人可以瞥 见一个妇人正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包厢里，收拾着她旅行箱里 银光闪闪的什么东西。"

她是在一个冬日乘着"北欧特快"抵达的，事先没打一声招呼，递来一张简短的便条说要见她的儿子。我父亲正好 出门到乡下猎熊去了；因此我母亲一声不响地把塞巴斯提安 带到"欧洲大酒店"，弗吉尼亚在那儿只呆了一个下午。在那 儿，我母亲在大厅中看到了丈夫的前妻，一个瘦长，稍显难 看的女人，一张颧微微的小脸，扣着一顶大黑帽子。她把面 纱掀到嘴唇上吻了

小男孩一下，还没碰到他就泪如泉涌，仿佛塞巴斯提安柔顺的性情正是引起她悲伤并抚慰她悲伤的某 种东西。之后她立即戴上手套，开始用蹩脚的法语向我母亲 生拉硬扯毫无重点地讲述一个波兰女人怎样企图在餐车里牵 走她的梳妆袋。然后她向塞巴斯提安的手中塞了一束可爱动 人的紫罗兰，冲我母亲神经质地笑了笑，便跟着为她提行李的侍者走了。就这些，第二年她就死了。

从她的一个亲戚]斯坦顿那里得知，在她生命的最 后几个月里，她洩游了整个法国南方。在那些游人罕至的炎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35

热的外省小城呆那么一两天，头脑极端发热，孤身一人（她 已抛弃了她的情人），也许一点也谈不上幸福。人（们会以为她在逃避什么或什么事情，因为她经常会重复走完同一条路线。另一方面，对任何了解她心态的人来说，那种过于兴奋的冲 来闯去（以乎只表明她在最后挥霍她那股惯有的不安分劲。她 死于心力衰竭（勒曼病），在1909年夏季，罗克布吕讷的一个小镇上。要把尸体运往英国有些困难，她的家人在前不久 已经死去，斯坦顿先生一个人在伦敦把她安葬。

我父母的日子过得很美满，他们是融融洽洽和和气气的 一对，尽管我们的一些亲戚散布了一些丑恶的闲话，可他们 却安然无恙。这些亲戚在后面嚼舌，说我父亲虽然是个挺可 爱的丈夫，可是时不时会被另外一些女人迷住。一天，大概 是1912年的圣诞节，他的一个相识，一个非常迷人但呆头呆 幽的姑娘在与他

一起沿着涅夫斯基散步力时候，正好提到她 姐姐的未婚夫，一个名叫帕尔金的人认识他的第一个妻子。我 父亲说他记得那个人——他们10年前在比里亚茨见过，要么是9年前……

"噢，可是他认识她要晚得多，"姑娘说，"你知道，他曾向我姐姐坦白过，在你与弗吉尼亚分手之后他曾与她在一起生活过一阵子……后来她在瑞士的什么地方甩了他，……真可笑，竟然没人知道这回事。"

"是吗，"我父亲平静地说，"如果这事以前没人知道，那么10年后就没有理由再去谈论它。"

就在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个倒霉的巧合，我们家的一个好友彼洛夫上尉不经意地问我父亲，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不是澳大利亚人——上校本人一直认为她是英国人。我父亲回答说，据他所知，她的父母曾在墨尔本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她出生

136

^^^：小说全集

在肯特。

44……你怎么想到问这个?" 他接着问道。

±1^打了个掩饰，说他妻子在一个舞会上还是什么地方 听到有人说了些什么……" ^&这些得就此打住。" 我父亲说。

第二天他去找帕尔金，他以一般不必要的亲热劲前来迎接他。他说他在国外生活了好多年非常高兴见到老朋友。

"有一个肮脏的谎言在传播，"我父亲没有落坐，说道，"我想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瞧瞧，我的伙计，"帕尔金说，"我用不着装作不知道你 在往哪

儿动脑子。我为别人谈论此事感到难过，但我们俩确实没理由伤了和气……这谁的错都不是，我们一度是被绑在同一条船上的……》

"即便如此，先生，"我父亲说，"我的决斗助手也要来拜访你，

帕尔金是一个白痴和小人，起码从我母亲讲给我的故事中能得出这一点（我在这儿试图复述的就是她靠推测简单明了而且栩栩如生地讲述的东西；）。

但是正因为帕尔金是一个白痴和小人，因此我很难理解像我父亲这样的一个男人为什么会陪着命去和他争那口气……为了什么？弗吉尼亚的名声？他自己的复仇欲？可是既然弗吉尼亚的私奔已无可挽回地毁了自己的名声，那我父亲在第二次婚姻的幸福岁月中想起复仇也应该早已缺乏那种痛楚的动力了。

难道只是由于提了谁的名字，看见了谁的脸，或是突然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137

看到有人还在践踏一个已经毫无反抗能力的面目全非的幽灵而陡然起了恶念？总而言之，这个遥远的过去的回声（这回声很少能比得上一声狗叫，不管呼喊的人声音多么清纯）有那么强大吗，值得让他去拿我们的家和我母亲的伤心全然不顾？

决斗在暴风雪中一条封冻的小溪的河岸上进行。双方各射了一枪，我的父亲就脸朝下栽倒在铺在雷地上的一件蓝灰色军用斗篷上了。帕尔金则双手直抖，点燃一支烟。彼洛夫



上尉大声呼叫恭顺地等在远处雪花洩卷的大路上的马车夫。整个恶性事件只持续了3分钟。

在《失去的财富》中，塞巴斯提安提到了^^1月里这个阴沉沉的日子的印象。

"不管是我的继母，"他写道，"还是家里的其它人都对这一迫在眉睫的事件浑然不知。晚上用餐时，我父亲从桌子对面用面包球砸了我一下，我一整天都为医生非要让我穿上一件让人无法忍受的毛衣而生着闷气。他想让我打起精神来，可

我紧锁着眉满脸涨红地把脸转开了。饭后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他呷着咖啡听我继母讲女仆在把我的同父异母弟弟安顿在床上之后还给他塘吃是多么有害。我远远地呆在房屋的一角，坐在沙发上，翻阅一本《良友》：欲知这个顶呱呱的故事

如何，且听下文分解。薄薄的大开书页末尾的笑话，'尊贵的客人视察学校：什么最能打动你们？一豌豆枪中吹出的豌豆。特快列车隆隆地驶过黑夜。板球击落了歹毒的马来人朝板球手的朋友投来的匕首……哄笑系列节目由3个小男孩唱主角，一个是能够让鼻子打转的柔体演员，第二个是玩把戏的，第三个演口技……一个骑手纵马跃过赛车……，

"第二天上学时，我彻底搞混了一个我们私下里称之为毕

开着，这常常让我脑子里中嗡嗡直响。我大约3点半回到家中，身上有一种每次都会从学校带回来的不洁感，现在由于衬衣发痒感觉更是久久不散。我父亲的传令兵正在大厅里歉歉不止。

"

2

古德曼先生在他那本草草写就，极其走调的书中，用不当的措辞勾勒了一幅荒唐可笑的有关塞巴斯提安·奈特童年生活的画卷。做一个作家的秘书是一回事，要记下这位作家的生活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在新坟尸骨未寒，坟头的花朵尚能感受到雨水的滋润时，就抱着让书本尽早面市的想法去完成那个任务，想把商业的恶俗与呕心沥血的研究、公正、智慧合到一起，则又是一回事了。我不是要来诋毁谁的声誉。非常公正地讲，光咔嚓咔嚓的打字机的自我运动就足以牵引古德曼先生做出评论“俄国教育被强加给这个常能意识到自

140

^1\*1科夫小说全集

己身上高贵的英国血统的小男孩”。这种域外影响，古德曼先生继续评论道，“给这孩子带来剧烈痛苦，以致当他稍微成熟些以后，每当回想起大胡子农夫，圣像和巴拉莱卡琴①的啁啾声时，常常会打一个冷战，那些东西挤占了本来将施加于他的健康的英国式教养。”

几乎用不着，但我还是要指出，古德曼先生对俄国生活环境的认识说到底还不如，比方说，一个叫卡尔穆克的人对英国的认识准确，后者把英国当成一个4^子常被红胡子的校长

鞭笞致死的暗无天日的地方。真正应该强调的是，塞巴斯提安是在知识精英阶层的氛围中长大的，那里弥漫着俄国家庭的精神馨香并吸收了欧洲文化的脊华，因此不管塞巴斯提安回忆起俄国来有什么反应，他的特殊复杂的精神内涵决不至于掉到他的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种粗俗的水平上。

我记得塞巴斯提安还是个孩子时——他比我大6岁——

曾就着一盏豪华煤油灯死命地涂沫水彩，油灯散发着一股让人一下子就能想到家的气味，粉中带银的光牵仿佛就是他本人用湿笔画出来的，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辉映生光。我看到自己，一个四五岁的小子，正踮着脚使出吃奶的劲，焦躁不安，只为能更好地瞧一眼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动来动去的肘弯遮住的颜料盒；粘糊糊的红彩和蓝彩，常常被又舔又磨，瓶口的釉直发亮。每一次塞巴斯提安在锡盖上调色彩时，总会发出轻微的嗒嗒声，面前的玻璃杯中，水里被掺入神奇的色彩。他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可以看见透明的玫瑰色耳朵上的一个小小的胎记，——这会儿我已爬到一个椅子上——他仍旧对我不理不睬，直到我毫无把握地往前凑了凑，试图摸

①俄3一种类似吉它的三角琴，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41

——摸颜料盒中最蓝的那一块时，他才用肩膀撞了一下我把我撵开，可仍旧像平日里待我的那样，一声不吭拒人千里之外。我记得曾队楼梯栏杆上方望下去，看见他正朝上面走来。放学回家，穿着黑色校服，系一条私下里把我馋坏了的真皮皮带，爬

得慢腾腾，无精打采，背上搭着一只黑白相间的书包，拍着栏杆，时不时一步连跨三四级台阶。我噘起嘴唇，吐出一丝白色的唾沫，它掉啊掉，差一点没看到塞巴斯提安而落在他的身上。我这样做并不是想惹他烦，而只是殷切而徒然地想让他注意到我的存在。我脑中还栩栩如生地保留着他在我们乡下园子里的一条树荫斑驳的小径上骑自行车时的情景。车轮转得极慢，脚踏一动不动，我在后面一路小跑，当他穿凉鞋的脚开始踩脚踏时，我不得不又加快速度；我使出浑身的劲想跟上他铮铮作响的车轮，可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一眨眼工夫就把我远远地甩在后面，长气短出仍跑个不停。再后来，他16岁我10岁，有时他会帮我辅导辅导功课，

讲解问题时那么迫不及待，辅导产生什么丝，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把铅笔往口袋里一插，大步走出房间。那个时期他身材修长，脸色病黄，嘴唇上面已有一道黑影。他梳着明光光的中分头，他在一个黑皮本上写诗，本子锁在自己的抽屉里。

我有一次发现了他藏钥匙的地方〔在他房间里靠近白色的荷兰暖炉的一道墙缝里〕，于是打开了他的抽屉。里面是他的黑皮本，另有他同学姐姐的照片、几枚金币、以及一小布袋甜糖。诗用英语写成。我父亲死前我们在家中曾学过英语，然而我从来没学会流利地用这种语言会话，相比之下我读和写要容易一些。我隐约记得诗写得非常浪漫，充满了黑玫瑰、群星和大海的呼唤；但有一个细节我却记得非常清楚：每一

首诗在署名时都用墨水画了一个象棋中的马。①

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去描摹一幅童年时期,也就是1910年

〔我记事起的第一年〕到1919年(塞巴斯提安离家前往英国)间我眼中的同父异母兄长的一贯形象。可这个目标总是远离我。塞巴斯提安的形象并没有作为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出现,它还需要不断地裁剪不断地显影。它也不是一系列非常连贯非常熟悉的图像的组合,而只是一些闪亮的碎片,仿佛他不是我们家固定的成员,而是一个路过亮着灯的房子久久地消逝在黑夜里的神秘的陌生人。要解释这一点,我想主要不在于我太孩子气了,不愿留意任何年龄没有小得可以作我的伙伴或大得可以作我师长的人,而在于塞巴斯提安一直跟我太疏远了,尽管我非常爱他,他却从没有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感情,也从没有哺育过这种感情。我也许能够讲出他如何走路,如何笑,如何打喷嚏,但这些顶多像许许多多被用剪刀裁掉的电影胶片一样,与真正的剧情毫无关系。而剧情是有的。塞巴斯提安永远都不会忘掉他的母亲,他也永远忘不了他的父亲就是为她死的。她动人的模样他还记得,并

在灵魂中已生根发芽,由于我们家从不提及她,更在他心目中的一种病态的魅力。我不知道他是否多少记得点他还是他父亲的妻子时的事,也许他记得,将它记作自己生活背景上的一些柔和的闪光点。我也讲不出他9岁时再次见到他母亲时是什么感觉。我母亲说他当时蔫蔫的一言不发,事后从没提起过那次简短、心酸、无头无尾的见面。在《失去的财富》中

，塞巴斯提安透露了对他沉浸在第二次婚姻的幸福中

①塞巴斯提安的姓奈特<sup>0^81^</sup>在英语中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是同一个词。

塞<sup>^</sup>奈特的真实生活

143

的父亲的一种含混而苦涩的情感，当他得知他父亲挑起那场致命的决斗的内情后，这种情感又一变而成为对父亲的心醉神迷的崇拜。

"发现了英国后，"塞巴斯提安写道〈《失去的财富》〉，"我最切身的记忆中开始出现了一段新的生活……离开剑桥后我去了一趟大陆，在蒙特卡罗安静地呆了两个礼拜。我想那儿是不乏娱乐场所的，那儿的人嗜赌成风。如果真是那样，我算是错过了，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构思我的第一部小说了——我乐于说这件事有点自命不凡，小说被我下一本书的读者那么多的出版商给拒绝了。有一天我做了一次远足，发现了一个叫罗克布吕讷的地方，我母亲13年前就是在这个

罗克布吕讷去世的。我父亲给我讲过她死于什么日子、死在哪家客店，这我记得很清楚。它叫'紫罗兰客店'。我问一个司机知不知道那所房子，可他没听说过。后来我又问了一个卖水果的，那人给我指了路。最后我来到一个有着典型的普洛旺斯红瓦屋顶的粉红色别墅前，大门上拙劣地画着一束紫罗兰。乡是那所舒。我穿过花园去跟房东搭话。她说她最近才从以前的

房东手里接管这家客栈，对以往的事一无所知。我请求她能允许我在花园里坐一会儿。在一个远得 我刚好能够看清楚阳台上，一位光着身子的老头一直在盯着我，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坐在一棵高大的桉树 下的蓝色长凳上，树皮有一半被剥掉了，这好像是这类树的惯常遭遇。然后我试图以我母亲过去曾打量过的那样打量一下那粉红的房舍、那些树和四周的景观。我很遗憾不知道到底哪一扇窗是我母亲房间的。由别墅的名字推断，我觉得在她的眼前一度也是同样的满地三色紫罗兰。慢慢地我把自己 弓I入了一种化境，一时间透过晨雾的面纱，好像所有的粉红

144

^#: 小说全集

色和绿色都闪闪发光飘动起来。我母亲戴着一顶宽大的帽子的细长模糊的身影正慢慢地上到『以乎溶在水中的台阶上来。一声巨响让我回过神来。一只桔子从我腿上的纸袋里滚落出来。我拣起桔子离开了花园。几个月后在伦敦我正好遇见她的亲戚，谈话间我提到自己寻访了她去世的地方。'噢/他说，4可那在另一个罗克布吕讷，在瓦尔省。"

额夕^l一下，古德曼先生也引用了这段文字，他自鸣得意地发表高论"塞巴斯提安，奈特如此迷恋事物滑稽善谑的一面，在关注本质性的严肃问题时如此心力不足，尽管他本性既不冷漠又不愤世嫉俗，可是却能做到以玩弄自己的个人情感为乐，同时由于性格的其它方面又能得体地保持恭敬。"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立传人每谈到他的主人公时总是走调是

很平，的事。

由于已经述及的原因，我不准备再费力以某种脉络清晰 前后-贯通的方式去描绘塞巴斯提安的童年生活了。要是塞巴 斯提安是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要做到这一点是毫不足奇的。 真要是那样，我将希望能流畅地勾勒出我的主人公从婴幼儿年 到青年时期的整个成长轨迹，以使我的读者既能受到教益又 可得到快乐。可如果我真的拿塞巴斯提安尝试这种笔法，结 果肯定会写成那类"小说体传记"，而这是目前发明的文学样 式中最糟的一类。因此就让房门紧闭，仅留一小束柠得紧紧 的光线从门下面透露出来；让塞巴斯提安已经就寝的邻室也 灭了灯，让涅瓦河堤上的漂亮的橄榄色家宅也渐渐地没入灰 蓝色的霜夜，只有舒缓下落的雪花与高耸的路灯散发的莹白 清辉缠绵不止，给两道支撑着我父亲房间凸壁的有力的枕梁 敷上一层白粉。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塞巴斯提安也入睡了， 或者起码是阒然无声。在隔壁房间里，我躺在床上，毫无睡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45

意，注视着无边的黑暗。

大约20年后，我到洛桑走了一趟，为的是找到那位一开 始当塞巴斯提安的家庭教师，后又转授于我的瑞士老太太。 19 14年当她离开我（门时一定已有50多岁了；我们之间的音 讯也断了好久，因此在1936年我一点也没把握是否能活着见 到她。可是我见到了。俄国革命前曾在俄国当过家庭教师的 塘 士老妇人们有一个联谊会。她们通过"生活在过去"（一个



给我指路的和谋的绅士这样解释道）尽其残年。这些老人大都老态龙钟，神志不清，互相之间还因鸡毛蒜皮的事埋下夙怨，并且在旅俄多年回国后对瑞士的现状漫骂不止。她们的悲剧在于，呆在国外时洁身自好，绝对不受那儿的影响（甚至于连几句最简单的俄语也不肯学），对周围环境充满敌意——有多少次我听到我的女教师悲叹自己背井离乡，抱怨自己受到人家的轻视和曲解，日夜思念着她的美好的故土；然

而当这些可怜的游子归来时，她们发现自己在一个面目全非的国家彻底沦为生人了。这时好像有人在拿她〔门的情感开玩笑——俄国（她们根本不知道这儿已成了什么样子，历史早已隆隆地驶离那些通风不畅的后房：角落里攀着灯，悬挂着镶以祖母绿镜框的全家福和一帽表现希永~~城堡风光的风景画），久违的俄国现在又一变成了一个失去的乐园，一个广褒、朦胧、然而催人频频回首的地方，一个友善之邦，其生民皆胸怀憧憬。我发现她耳背发白，可是仍像以前那样健谈。我们热烈地拥抱之后，她开始回忆我童年时的一些零碎小事，要么无可救药地语无伦次，要么与我的记忆如此相悖，以致于我怀疑是否真有其事。她丝毫不知我母亲已经去世，也不知道塞巴斯提安死于3个月前。自然，她也根本不会知道塞

巴斯提安成了大作家。她动辄流泪，而且泪水极为真诚，但

146

科夫小说全集

有时好像由于我没有跟她一起掉眼泪显得有些生气。"你总是那么自制。"她说。我告诉她我准备写一本有关塞巴斯提安的

书，请她能给我谈谈他的童年。她是我父亲第二次结婚后到我家的，可是过去在她的脑中已搅成一团，因此她张冠李戴地谈起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那个可怕的安格莱西”；），仿佛她像我母亲、“那个可敬的女人”〉那样了解她。“我的可怜的小塞巴斯提安，”她呜咽道，“对我那么和气，多么高贵啊！呵，我还记得他是如何用一对小胳膊缠住我的脖子对我说‘我恨所有人，除了你，策勒。只有你对我知心？那天我轻轻地打了一下他的手——绝对只是轻轻拍了一下——你妈就觉得粗暴了点，一瞧他眼中的神情——惹得我直想哭——还有他说话的调子：‘我真对不起你，策勒，我以后再也这样了……’，”

她这样，阿讲，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经过几次毫无效果的努力之后，我终于得以转变了话题——等她扯到她的耳鸣问题上时，我的嗓子又干又贩。然后她讲她的邻居，一个比她还老的矮小的胖老太婆，此人我在过道上碰到过。“这个老太太是个好人，耳背得厉害，”她解释道，“是个扯谎成性的家伙。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只给迪米多夫公主的孩子上课——从没在那儿住过。”“写那本书吧，一定是本好书。”当我告别时她哭了起来，“写成一本仙书，让塞巴斯提安当王子。光彩夺目的王子……有好多我多次我对他说：塞巴斯提安啊，千万当心啊，女人会迷上你的。他就大笑着说：好啊，我也会迷上女人的……’，

我窘得手足无措。她狠狠地亲了我一下，拍了拍我的手——又眼泪汪汪起来。我扫了一眼她昏浊的老眼，她的无一丝光

泽的假牙，和她胸前的一枚让我印象深刻的石榴石胸针……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147

我们分手了。天下着大雨，我为在第二章插入这样一段无用的朝圣之行感到羞愧，并气愤不过。有一件事尤其让我耿耿于怀。她没有问一句塞巴斯提安后来的情况，对他是怎么死的也不闻不问，漠不关心。

3

1918年11月，我母亲决定带塞巴斯提安和我逃离环境险恶的俄国。形势正在剧烈摇摆，边境被封死了。她找到一个靠越境走私禁用品谋生的人，谈定只要付一笔钱，其中的一半要预付，他就可以把我们带到芬兰。我们将在边境跟前下车，那地方我们可以合法到达，然后走一条隐秘的小道，十分、十二分地隐秘，因为那个死寂的地方雪虐风骤。就在这次远征行将开始时，我们发现我们，我母亲和我，正在等待塞巴斯提安，他正在任侠好义的彼洛夫上尉的帮助下从家里往车站运行李。火车定于上午8点40启动。8点半了还不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149

见塞巴斯提安。我们的向导已坐在车内，正若无其事地在看一份报纸；他已叮咛我母亲，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当众与他谈话。时间在流逝，火车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一种恶梦般的让人慌得发麻的感觉征服了我们。我们知道那人依他们那一行的常规绝不会再来一次行动，鉴于这次刚一开头就出师不利。我们

也知道我们也付不起再走一次的费用了。时间一分 一分地过去了，我感到自己的胃囊里正在发狂地汩汩作响。火 车在一两分钟内将开动，我们将不得不再回到那个又黑又冷 的阁楼（几个月前我们的家宅已被没收）上去的念头真可谓 灭顶而来。在从家到车站的路上，我们曾超过了塞巴斯提安 和彼洛夫，他们俩推着载满行李的沉甸甸的手推车轧得路上 的雪嘎吱嘎吱直响。这一幕现在一动不动地展现在我眼^（我是个13岁的男孩，想象力十分活跃），仿佛它是某样美好 得注定要让人麻木并感到洩无涯期的事物一般。我母亲手笼 在袖子里，羊毛头巾下露出一缕白发，走来走去，每次经过 向导的窗前时艘眼巴巴地看那人一眼。8点45分，8点50 分……尽管火车晚点了，可是终于汽笛嘶鸣，一股温暖的白 汽追逐着它的影子冲到站台上棕色的积雪上；与此同时塞巴 斯提安出现了，一路狂奔，皮帽上的耳扇在风中一掀一掀的。

我们3人爬上已经开动的火车。过了好久他才得以告诉我们，当他与波洛夫上尉经过上尉以前曾住过的一所房子时，彼洛夫在大街上被捕了，他，塞巴斯提安，便扔下行李让其听天 由命，发疯般地朝车站冲来。几个月后我们得知我（们可怜的 朋友已经死去了，与帕尔金肩并肩，两人死得一样悲惨。 在他最后一部书《若隐若现的常春花》①〔1936年）里，塞 0常春花：希雕神话中天堂乐园里的一种花，

的充满暴力和灾难的国家逃了出来。"先生！"了，关于我的过去我能给你们讲些什么呢？（他正在发话），我出生在一个国家，那儿自由思想、权利观念和人们的善良习性都被冷酷地摒弃，被野蛮地置于法律之外。历史上不时会有一些伪善的政府，它们把国家监狱的墙刷成喜洋洋的黄色，大肆宣扬每个人都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天生权利，可是这些权利要么会被狱吏独享，要么就暗含有不可告人的漏洞，那会让它们比明目张胆的暴政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是奴隶，如果他不是暴徒的话；由于灵魂和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都被人们抛掉，因此对肉体施以迫害被认为即足以统治或指引一个人的天性……一次又一次的动乱的爆发，会将奴隶，变成暴徒，反之亦然……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先生们，如果我这一生有什么东西已经明白无误的话，那就是，我永远不会拿流亡的自由去换家乡那个微不足道的天堂……<sup>^</sup>

由于这个人物的话语中有一次提到了"莽莽森林和冰雪覆盖的原野"，古德曼先生便自作聪明，认为这段话反映了塞巴斯提安对俄国的态度。这是一个荒唐的误解。任何没有偏见的读者都清楚，上面的引文其实指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多行不义的政府的模型，而不是指的现实历史中某个特定的国家。至于我把这段文字与我故事中塞巴斯提安逃离俄国的章节连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紧接着就要援引他的自传性最强的著作中的几句话。"我常常想，"他写道〔《失去的财富》、"最纯洁的情感莫过于一个被放逐的人对其出生地的魂牵梦绕。我

本来会津津乐道那些把他11门的记忆撑得满满的，让他们的往昔生活的图景一直能保持鲜活的东西：蓝色的山峦和美好的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51

大道，点缀着玫瑰花野趣的树篱和窝藏着野兔的田野，远方的塔尖和近处的风铃草……但是由于这一主题已被我的前人表现无遗，也由于我在表达那些易于表达的事物时总对自己永远不容许出^那些感伤的漫游者。”

不管这段文字得出的是怎样一个结论，有一点是明显的：只有知道背井离乡是何滋味的人，才会对还乡的情景心驰神往。我发现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塞巴斯提安，尽管我11门逃命时俄国确有其恐怖的一面，竟然没有觉察到我11门是在痛别故土。不管怎么讲，那也曾是他的家，是一个其善良正派、举止优雅的生民休养生息或流离失所的地方，一个曾养育过他的地方。尽管他小时候在俄国有不好的遭际，对他母亲的3家也有一种浪漫的——这个，容我插一句，总有点不自然——感情，可是，我敢肯定，这些都不足以排斥他对生他养他的国家的深沉的热爱。

悄悄在芬兰落脚之后，我们在赫尔辛基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分道扬镳。母亲听从一个老朋友的建议带我到了巴黎，我在那儿继续上学。塞巴斯提安则去了伦敦和剑桥。他母亲留给他一份舒适的财产，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不管是什么优烦缠绕着他，都不会是钱。就在他离开之前，我们坐在一起，3个人都按俄国人的习惯久久不发一言。我还记得母亲是怎么坐的，

她的手放在腿上，不停地拨弄着我父亲的婚戒（每当百无聊赖时她总是这样），婚戒与她自己的婚戒戴在同一个手指上，由于太大了她用黑线把它们栓在一起。我也记得塞巴斯提安，奈特的坐姿。他穿着深蓝色西装，翘着腿，上面的一条腿轻轻晃动着。我先站起身来，接着是他，最后是我母亲，他要我（们）答应不再送他上船，因此我（们）就当场在那间粉

152

### 自科夫小说全集

刷一新的房间里道了别。他掉过头俯下脸的当儿我母亲发出一声轻微的短叹，过了不久我（们）从窗子里看见他，正提着包钻进出租车，在离别的最后一幕中佝偻着背。

我（们）并不经常收到他的信，有信也篇幅不长。他在剑桥的3年间，总共到巴黎探望过我们两次——最好说只有一次，因为第二次他是为我母亲奔丧来的。可是母亲跟我谈起他的时候却着实频繁，尤其是她在世的最后1年里，当时她已很明白自己大限已到。正是她老人家给我讲了塞巴斯提安在1917年的一段传奇经历，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到克里米亚度假去了。看上去塞巴斯提安那一阵子结识了一个叫阿列克赛·潘的未来派诗人，还有他的妻子拉丽莎，这对怪里怪气的夫妇在里加附近，紧挨我们的乡下庄园的地方租了一个别墅。他是一个嗓门特大性情粗野的小个儿，拥塞费解的诗行后面藏了不少真才实学。可是他总想使出浑身力气来用他那些磅礴而力不从心的辞句去镇住人们，他的大作现在看起来那么无聊，虚假和陈腐（超级

现代的东西总比其它事物有窍门赶新潮)，他真正的价值只为少数几个学者能够赏识，这些人激赏他从文之初翻译的一些妙不可言的英文诗——这些诗中起码有一首堪称翻译史上的奇迹：他将济慈的《无情的美人》译成了俄文。

就这样，初夏的一个早晨塞巴斯提安失踪了，走时给我母亲写了一张纸条，告诉她他将随潘和他的妻子进行一次东方之行。一开始母亲还以为这是一个玩笑（塞巴斯提安由于性情有点喜怒无常，喜欢开一些惹人嫌的玩笑。比方说有一次在一个拥挤的车厢里，他让验票员给远远坐在车厢另一角的一个姑娘转交一张便条，上面其实写着：我只是一个贫穷的验票员，可是我爱你），可是当她去找潘夫妇时，发现他（门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53

已经上路了。后来的什么时候才得知，潘的这次马可^波罗式的远征计划是，从外省的一个小城向另一个小城慢慢东进，在每一个城里都制造一次“诗歌奇观”，也就是说，租一个大厅（如果租不到就租一个棚屋）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所得收入依他的设想便可让他、他妻子和塞巴斯提安挪到下一个小城。至于塞巴斯提安要负什么责，帮什么忙，或承担什么义务，是不是他只帮着应酬应，跑个腿，或照管一下脾气倔强不容易转弯的拉丽莎，则一直不甚清楚。阿列克赛^潘走上舞台时通常穿一件晨装，除了上面绣着大朵莲花以外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他的秃盾上画了一个星座（大犬座）。他用他轰隆作响的噪音朗诵诗句，这声音来自这么小的一个身上，让人想到一



只移山造海的耗子。台上紧挨着他坐着拉丽莎，一个作风麻利的高个妇人，穿一袭淡紫色衣服，正在那儿钉衣服扣子或补一条有些年头的裤子，须知平日里她可从未给他的丈夫做过这类女红。时不时，在两首诗的间歇里，潘会来一个慢舞——一种爪哇手腕舞和他独创的节奏型动作的混合物。每次朗诵完毕，他都像用汗腌上了一样闪闪发光~~这是他被毁掉的原因。这次东方之行在辛比尔斯克收尾了，阿列克赛身无分文，在一个污浊的小客店长醉不醒。拉丽莎和她的火性子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因为她打了一个管闲事的官员的耳光，此人不允许她丈夫展示大嚷大叫的才华。塞巴斯提安像他离家出走于那样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换了其他孩

子，"我母亲说，"会为自己干了这么一件蠢事无地自容的。"可是塞巴斯提安在讲述他的这次旅行时，却像讲一件有趣的稀罕事一样，他自己好像只是一个冷眼相向的旁观者罢了。他为什么会参与这种荒谬可笑的事，到底是什么驱使他结交那样一对狰狞可怖的夫妇，这一点一直是个谜〔我母亲认为塞

154

科夫小说全集

巴斯提安也许是陷进了拉丽莎的情网，可是那个女人实在太平常了，年龄也实在不轻了，对她那个鬼一样的丈夫爱得又是那么狂热）。这两人很快就从塞巴斯提安的生活中消失了。两三年后潘在社会上人为地红火了一阵，究其原因我想是像一个

奇特的观点<sup>^</sup>建立在术语混用的基础上)认为的那样:他的制度和他的艺术有其共通之处。之后,在1922年或1923年,阿列克塞,潘用两根吊裤带悬梁自尽。

"我经常想,"母亲道,"我其实队来都没有真正了解塞巴斯提安,我只知道他在学校里经常拿高分,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爱干净,冬天每天早晨都坚持洗冷水澡,可是两个肺没有一个结实——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却在逃避我。既然他现在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用英语给我们写信,我就止不住想,他恐怕永远会是个谜吧——可是只有上帝知道我对这孩子有多么用心,多么好!"

当塞巴斯提安第一学年结束后来巴黎看望我们时,我被他那副外国人派头人给镇住了。他穿一件鲜黄色针织衫,上面套了一件花呢外衣。一条法兰绒裤子宽松下垂,厚厚的袜子没有用吊袜带,也松垂着。他领带上的条纹落落大方,不知出于什么怪念头他把手绢装在袖筒里。他在大街上抽烟斗,在脚后跟上磕烟灰。他有了一种新站相,背对壁炉,双手深深地插在裤兜里。他战战兢兢地讲着俄语,谈话只要超过两句就会冒出英语来。他呆了正好一个礼拜时间。

下一次他再回来时,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葬<sup>卞</sup>我们在一起坐了好久。他极不自然地在我肩上拍了拍,正好这时我瞥见了母亲孤零零摆放在架子上的遗像,忍了好久我终于浑身一颤泪水夺眶而出。他对我非常和善非常照顾,可是却若即若离,&佛他一直在想着什么心事。我们讨论了一些塞,杂特的真实生活

事，他建议我来里维埃拉①然后再到英国。我刚刚完成我的教育。我说我更愿意在巴黎瞎混一阵，我在这儿有一帮朋友。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门还谈到钱的问题，他以他特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口气说他会让我有足够的钱——只要我想——我想他用了“镀锡”一词，可我不敢肯定。第二天他动身前往法国南部。早晨我们出去小遛了一会，像往常一样 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发窘，时不时逼迫自己痛苦地搜寻话题。他也是沉默寡言。就要分别时他说：“好了，就这样吧。如果你需要什么请给我伦敦的住处写信。我希望你的索邦能跟我的剑桥一样。顺便找个你喜欢的东西 钻研钻研~直到你发现它让你心烦为止。”他的黑眼睛微微 闪了一下。“祝（尔好运，”他说，“再会。”——用他从英国学来的自我意识、十足的方式软弱无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一时间 没为任何缘由我感到一阵压顶而来的悲哀，我多想讲点什么 真挚的东西，讲点有血有肉的东西。可是那些我亟需的鸟儿 事后才降落在我的肩上头上，那时我已孤身一人不需要讲任何话了。

^里维埃拉：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沿地中海度假胜地。

塞巴斯提安死后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我的这本书也开始动笔了。我很清楚塞巴斯提安将会多么憎恨我这打了蜡般的情感，但

我仍然禁不住要说我一生有多么爱他，这种柔情某种程度上常常会被压碎或掩埋，可是现在却一跃成为一种新的东西，闪耀着情感力量的光芒——我的其它事都成了忽隐忽现的黑白轮廓像。在我门可怜巴巴的几次会面中，我们队未探讨过文学，现在当人类奇怪的死亡习性将我们进行任何交流的可能性彻底打消后，我又为队未告诉过塞巴斯提安我是多么喜爱他的书而悔恨得要命。事实上我发现自己经常在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57

无望地揣测：是否他已经知道我曾读过他的书。

可我真正了解塞巴斯提安的什么呢？我可以把所记忆的 有关他幼年和青年生活的一些零星事情凑成两章——可是接 下来呢？当我筹划这本书时就已经很明显了，我将不得不进 行大量的查访工作，把他一生的情况一缕一缕地理出来，然 后用我对主人公的内在知识将这些碎片焊接起来。内在知识？是的，这是我具备的一样东西，我觉得每一根神经里都有。这

东西我琢磨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我手中又攀握了一样工具：当 我去想象他干的那些在他死后我才有所耳闻的事情时，我非 常清楚在那样的场合里我可以做到与他一模一样。有一次我 碰到俩弟兄，他『』了都是阿球冠军，球艺相当；他『』门的打法截然不同，其中一个要比另一个好得多，可是他们在场地上左 腾右挪的整体节奏却完全相同，如果有可能为两者各画一个 草图的话，你会得出两个如出一辙的图案。《

我敢说我和塞巴斯提安之间也有类『』以的一致节奏。这可以解

释"不知不觉地发生"这一神奇现象，我跟他一样患潜  
涵病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说他的行为中的"为什么"就像 好多  
个"未知数又"一样的话，那我发现自己在运笔行文过程  
中常常会无意识地将它们的答案点破。这并不是说他的形形色  
色的思想和方方面面的才华我都有。远非如此，他的天赋  
对我来说（以乎是那么神奇，根本与我在童年的相同环境中  
经历的事情无关。我可能也看到并记住了他看到并记住的事  
物，可在表达力方面我们存在的差异就像一架贝赫斯坦钢琴 和  
一个婴儿的咯咯叫声相差得那样大。我绝不能让他瞅见这  
本书里的一个句子，以免他看见我这样可怜巴巴地使用英语 会  
吓得躲起来。他肯定会的。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其为文的 经历  
到那时为止加起来也只不过为一家汽车公司干过一两次

1

## 158 科夫小说全集

英文翻译）在动笔写这本<sup>2</sup>前，还信了一家英文期刊上的 信口  
胡说，参加了一个作家班，我不知他得知此事会作何反 应。是  
的，确有此事——我也不是说有什么后悔的。那位先 生为了收  
取一笔合理的学费，答应把我这号人变成一个成功 的作家，的  
确绞尽了脑汁教我〔11怎样含蓄文雅，怎样干脆有 力。如果说  
我最终证明是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尽管他太善良 了不肯这么说  
）的话，那是因为一开始我就被他提供给我们 的一个短篇小说  
的完美之作搞得昏昏欲睡，而他认为那是我（门这些学生应该  
写的和应该读的文章的典范。这篇小说所讲  
到的众多事物中，有一个落魄的中国人，一个长着一双淡色

眼睛的大胆的姑娘，以及一个每当烦恼至极时膝盖会变白的话不多的大个儿伙计。要不是我发现自己是如何对这个任务缺乏准备，心里是如何没有底，我现在也就不会再提这件令人发怵的事了。当我最终提鹏时，我设法让自己保持镇定，来面对这件无法回避的事，这也就是说，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这件事后面还隐含了另一层含义。如果塞巴斯提安为了取乐也参加这样一门函授课的话，你就瞧他会怎么样吧（他极其热衷这样的娱乐），他到头来会成为一比我还不成器得厉害的学生。谁要教他像艾弗里曼先生①那样写作，他准保写得跟任何人都不同。我甚至无法模仿他的写法，因为他散文的风格就是他思维的风格，而那里充满一系列让人晕头转向的沟壑裂隙；你没法模^那样的断裂，因为你必然会以 这样那样的方式填掉它，将它抹掉。但我在塞巴斯提安的书中发现了一些情感印象的细节，它们让我一下子记起，比方 说，在某个我们都注意到（但互不知道）的地方一次闪电发

①文弗里曼先生：康文^^^^. 意即，“每个人”先生。

### 幽-奈特的真实生活 159

生的某种效果。这样一来，我觉得尽管我连他才华的脚趾头 可能也够不着，但我们却拥有某种心理的共通处，这会解救 我的。

工具就在那儿，现在必须将它付诸使用。塞巴斯提安死 后我的首要义务是清理他的遗物。他把一切都留给了我，我收到他一封信要我将一些纸头烧掉。措辞如此模糊，一开始 我

还以为是什么草稿或废弃的手稿，但我很快发现，除了零 散几页随便乱夹在纸沓中外，底稿早就让他毁掉了。因为他 属于那类罕见的作家，他们清楚任何东西都不该保留，除了 货真价实的成就；付梓的书本；而保留一本书往往与留下它 的幽灵有抵触，荒凉的手稿会炫耀里面的不尽人意处，这情 形如同一个复仇的恶鬼将自己的头夹在腋下；有鉴于此，工 作间里的边角废料，不管它有何种精神或商业价值，都不应 保存。

平生第一次探望塞巴斯提安在伦敦豫树公园街36号的小小公寓时，我凭空生出一种感觉，仿佛自己耽搁太久迟迟未赴一场约会。3个房间，一个凉冰冰的壁炉，寂然无声。在生前最后1年里他没怎么在那儿住。半打西装，大多已很旧，挂在衣柜里，一时间我产生了一个幻觉，塞巴斯提安那宽肩膀的体形正在衍生成一个系列。我有一次曾见他穿过那件棕色上衣；我摸了摸衣服袖子，可它耷拉着，对记忆的轻声呼唤毫无反应。还有鞋，它『门曾走过许多里程，现在已抵达旅途的终点。叠起来的衬衫背朝下放着。这些静物能告诉我塞 巴斯提安的什么呢？他的床。一小幅油画，裂了一道小缝〔泥泞的大道，彩虹，美好的水洼〕，挂在白得像象牙一样的 墙上，一醒来就能看到的地方。

我环顾四周，卧室里的所有东西（以乎刚才都在无意间被

160

自料夫小说全集

时间捕去，跳回到它的刻痕里了，现在义渐渐回到我的注视 之下，想看看我是否注意到了它（门的颇觉有罪的当初。尤其

是靠床的那把低矮的、蒙着白布的圈椅，我不知道它偷走了什么。后来当我在它的勉强算作褶子的凹处摸索时，我发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结果证明是一个巴西栗子，圈椅重又合上臂，恢复了它高深莫测的表情（那可能是一种面带不屑的尊严）。

洗澡间。镜架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个装滑石粉的空锡盒，架子两肩间饰以紫罗兰，孤零零站在那儿，映在镜子里就像一个色彩缤纷的广告。

然后我察看了两个大房间。餐室出乎寻常地没有个性，跟所有人们吃饭的地方一样——也许吃的东西最能把我们与周围事物的庸碌习气和嗜杂声连在一起。有一个烟蒂（：确亨其事）还留在烟灰缸里，但那已是一个叫麦克马斯先生的房屋商扔的了。

书房。从这儿可以看到后花园和公园，渐渐隐去的天空，两株榆树，不像街道的名字讲的那样是豫树。一个皮沙发趴在房间的一角。书架上人烟颇密。写字台。上面几乎没什么东西：一支红铅笔，一盒红夹子——显得郁闷辽远，可是西侧桌边上的台灯却极其悦目。我发现它的激情和蛋白石球罩都鳃进光线里了：那只神奇的月亮曾注视着塞巴斯提安那双移动的白手。现在我开始真正办起事来。我拿出他留给我的钥匙打开了抽屉。

首先我拿出两捆信，上面塞巴斯提安划了一笔：毁掉。一捆信所叠的方式让我无法窥见里面的内容。信纸是蛋壳青色的，边上配以深蓝色。另一包里混杂着各种信纸，上面以女性的笔体



胡乱大胆地画了一个十字。我在想这是谁的信。有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61

好长一段时间我有点按捺不住，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两捆信。我要遗憾地说那个当正派人的念头最终占了上风。可是当我在壁炉里焚烧它们时，一大张蓝色信纸在火焰中变松垮后，痛苦地向后卷去，在皱巴巴的黑色灰烬漫卷过去以前，有几个字在强烈的光焰中显现出来，然后失去了知觉一般都完蛋了。我坐在一把圈椅中沉思了片刻。我看到的字是俄文，一个俄文句子的片断——句子本身已莫名其妙，真的（并不像逐字逐句翻译成英语是“君之风：常常见到”：“——”并不是它的意思打动了我，而只由于它是用我的母语写的。我一点也没法知道她到底是谁，那个塞巴斯提安保留着其信件的俄国女人好像叫什么克莱尔，毕肖普——不知怎的，它有点让我困惑和心烦。从我的这把壁炉〔它又变得又黑又冷〕边的椅子上，可以看见桌上台灯的柔和光线，和从抽屉里满溢出来的纸张的明亮白净。有一张大页纸独自躺在蓝色的地毯上，一半遮着光，光线正好从对角线处切过。一时间我仿佛看见一个透明的塞巴斯提安正坐在桌子边；要么我就想到了那个搞错了的罗克布吕讷；或许他更愿意躺在床上写作。

过了一会儿我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检查并大致将抽屉里的东西分了类。里面有好多信。这个我放在一边过会儿再看。剪报贴在一个漂亮花哨的本子里，封面上有一只让人难以相信的蝴蝶。不，没有什么剪报是有关他的书的评论文字-塞巴斯提安太

自负了，他不会搜集这些东西的，即使它1门找上门来，他的幽默感也不允许他平心静气地把它贴上去。还有一本剪报册，里面（我闲下来后细读时发现）全是一些在最琐碎无聊的地方和情况下发生的互不相干，荒诞如梦的事情。我注意到一些复杂的隐喻也经得他的同意入册，也许他

162

## 科夫小说全集

认为它们也属于同样带点轻微的梦魇色彩的东西吧。在一些法律文件中间我发现了一张纸，在上面他正起头写一个故事——只有一个句子，猝停猝止，可是让我有机会一睹塞巴斯提安的一个很古怪的习惯：在写作过程中他替换了一个词后并不把它涂掉。这样的话，就有了，比如说我现在碰到的这个句子：“由于自己是个睡得很死由于自己是一个睡得很死的人，罗格，罗格森，老罗格森买了老罗格斯买了，如此担心睡得太死，老罗格斯那样担心误了明天的他是一个睡得很死的人。他非常担心误了明天的事自得于早班列车如此自得于他买下并带回家——那天晚上买下并带回家不止一只而是8只大小不同的闹钟自得于滴答响的9只10只11只大小不同的闹钟滴答响它们闹钟9只闹钟就像一只猫有9只它1门被放在它们使他的卧室看上去着实像一个”① 我很遗憾文章到此为止。

一只巧克力盒子里装着国外硬币：法朗、马克、先令、克朗和各自的小零钱。几只自来水笔，一只东方紫水晶——未打磨。一只橡皮筋，一玻璃管治头痛、神经性头晕，神经痛、失眠、恶梦和牙疼的药片。一个旧笔记本（1926年制造）上

记满无用的电话号码。照片。

我以为我会发现许多姑娘的照片。你知道是哪一类——在阳光下笑盈盈的，夏日快照，大陆的用光技巧，在人行道、沙滩或雪地的白色背景下展颜而笑，——可是我搞错了。从一个塞巴斯提安在上面简笔写了一个“先生”的大信封中，我抖出两打左右的照片，都是同一个人一生各个阶段的各类

①本段文字原文如此，是塞巴斯提安创作草稿，不通之处，用以说明他在写作过程中不涂掉废字的古怪习惯。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其用意。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63

照片；先是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顽童，穿一件剪裁粗俗的水手衣；接下来是一个戴板球帽的难看的男孩；再是一个长着狮子鼻的青年人，如此而已，一直翻到一系列长大成人的8先生的照片——一个让人生厌的牛头犬式的男人，在照片的背景和前景中的花园前日渐肥胖。我翻到的一张照片上夹了一张报纸，这才明白照片中的男人是谁。

“作家撰写虚构的传记亟需某位先生的照片，需五官端正、平和、刚毅、无饮酒史，单身者优先。上述作品采用的童年、青年、成年期照片一律付酬。”

那是一本塞巴斯提安从未动笔的书，可是也许他临死前的一年还在筹划构思，因为先生在最后一张照片中正幸福地站在一辆新牌轿车旁，车子上印着日期“1935年3月”，而塞巴斯提安正好是一年后死的。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疲惫和凄凉。我需要他的那位俄国通信人的脸。我需要塞巴斯提安本人的照片。我需要许许多多东西……后来，当我任由自己的目光在房子里游荡时，我看到在书架上方的模糊影子中挂着两幅镶框的照片。

我站起来去细看。一张是一幅放大的快照，一个人被剥去腰部以上的衣服，正做着被活生生地斩首的姿势。另一幅是摄影作品，书房里一个卷发的小孩在跟一只小狗一起玩。将二者挂在一起，这种趣味在我看来似乎有问题，但也许塞巴斯提安有自己的理由保存这两幅照片并把它们那样挂出来。

我还扫了一下那些书，凌乱、庞杂。可是有一架要比其它的齐整一点，在那儿我看到以下的一系列书，它们在倏忽间（似乎汇成了一个模糊的乐章，亲切得让人生奇：《哈姆雷特》《阿瑟之死》《圣路易斯雷伊的桥》《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

16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生》《南风》、《追忆（以水流年）》、《带小狗的女人》以及《包法利

夫人》、《隐身人》、《文丽丝漫游奇境记》、《盎格鲁——波斯

语词典》《特雷克茜的作家》、《尤利西斯》、《买马指南》、《李尔王》……

这乐章小喘了一口气消失了。我回到桌边开始整理扔在一边的书信，我觉得可以容许自己细读它们。有的跟塞巴斯提安的职业没有关系，有的有。内容驳杂，讲的许多事我都摸不着头脑

。少数情况下他保留了自己信件的副本，这让我，比如说，看到了他和他的出版商为他书的事进行的一场饶有兴趣的通话的全部过程。然后到处可见一个罗马尼亚的烦躁不宁的灵魂，大嚷大叫要做一次什么选择……我还知道了他的书在英国及其自治领的销售情况……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东西——但某种程度上已让我心满意足。有几封信来自友好的作家们。一个和谏的作家（他只写过一本名声很响的书）写信指责塞巴斯提安（1928年4月4日）太“康拉德②气”

（^）!!!^）了，建议他去掉“慷”（。！！），在以后的作品中精心培育“萝卜气（^&^卢”即可——我想，这真是一个见识不凡的蠢主意。

最后，在这堆信的最底下，我看到了我母亲的信和我自己的信，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几个大学同窗的信；当我拿着那些信页略有踌躇时（这些旧信为没有把它们折起来颇有怨气），我突然想到接下来该到哪里去搜腾搜腾了。

① 契诃夫名篇，纳博科夫在美国高校讲授契诃夫时，曾将此篇作为精读文本。

②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作品影响了艾略特在内的

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纳博科夫终生对其有成见，或者不满。

③ ^1511：英文中是“小萝卜”的意思。

塞巴斯提安，奈特的大学生活不是非常美好。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喜欢过他在剑桥发现的许多事物——事实上当他刚开始亲临其境来到这个他向往已久的这个国家时，他完全被征服了。一辆地道的汉孙式大马车①把它从车站带到三一学院：那车好像是专门在那儿等他的，在他出现以前（似乎一直在心灰意冷地硬撑着没有泄气，现在终于高高兴兴地融①汉孙式大马车：一种御者离居车后的双轮双座马车。因设计者约瑟夫，汉孙得名。

166

赠？^小说全集

入旁边的连龔胡子和大块头警察中消失了。大雾漫天的黑暗中街道上的雪泥闪着湿漉的光，这和它预示的另一番情景——一杯浓茶一炉好火~达成一种与他心心相印的和谐。

钟塔上传来的纯洁音律现在正播及全市，正叠沓过来，混杂着报贩子的尖叫声在远处发出奇异的、深沉的回响。当他步入朦胧中庄严肃穆的大天井①时（它的穿着长衣般的影子正穿过大雾），门房的圆顶礼帽在他眼前一晃一晃。这时塞巴斯提安觉得他好像熟知所有这些感觉，静悄悄的草皮上的雾镡、脚下的石板发出的古色古香的跫响、前方黑糊糊一片的墙体的模糊轮廓一切的一切。这种悠然自得的非凡感觉可能持续了有好一段时间，可是这感觉中还混入了其它东西，而且后者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塞巴斯提安也许感到一种无望的困惑（因为他对英国期望的要比她能给他带来的多），那就是无论新的环境怎样灵巧怎样甜蜜地来迎合他的旧梦，他本人，或者

自我中最珍贵的那一部分，都像原先那样感到一种无可救药的孤独。塞巴斯提安一生的基调都是孤独的，命运以它让人理解的方式伪造了一些他认为他会需要的东西想让他自在一些，可这个命运是友善，塞巴斯提安越意识到自己无力适应眼前的景象——适应任何一种景象。最后当他彻底明白了这一点后，他开始朦朦胧胧地培养自己的自我意识，仿佛那是一种稀缺的才华或情感。以的，直到这时塞巴斯提安才从可贵而可怕的成长中生出几许惬意，不再担忧他的让人极其窘迫的与世不容了——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很明显，一开始他非常害怕做事不当，或者更糟，害怕做得俗气。有人告诉他学院帽上硬邦邦的棱角应参折断，要

①大天井：剑桥校园内由四周的建筑围成的庭院。

塞^奈4寺的真实生活

167

么干脆拆掉，只留下软软的黑布即可。还没等他那样做，他就发现他已跌入“大学生”身上最糟糕的一种俗气中，而趣味纯正的人是不怎么看重穿校服戴校帽的，这样做可以赋予

他（们一种渺小事物的无可挑剔的外表，渺小的事物在其它方面是敢以一顶百的。还有，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大家都忌讳使用帽子和雨伞，塞巴斯提安经常虔诚地淋雨着凉，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叫^.?高吉特的人。此人性情快活、嘴皮子利索、懒散、容易相处，以大咧咧、风度翩翩和聪明机智出名；高吉特就是经常戴着帽子打着雨伞四处游荡的。15年后当我前往剑桥时，塞巴斯提安一个最好的大学同学（现在

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告诉我这些事,我告诉他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带一"没错,"他说,"高吉特的雨伞下患了。"

"告诉我,"我问道,"运动怎么样?塞巴斯提安在运动方面出色吗?"

我的被访人笑了。

"秒^,"他答道,"除了在补满了疤点缀着一两朵雏菊、浸泡在水中的绿草球场上打一打温和的网球以外,塞巴斯提安和,都不大参与这种事吧。我记得他的球拍非常昂贵,他的法兰绒运动裤常常搞得一总得说来他非常整洁优雅,可是他打球十分秀气,经常跑来跑去什么也打不上,因为我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因此我们在一起主要是打了空球再补球,或者帮毗邻场地上的人将飞出来的球扔回去——这都是在绵绵细雨下进行的。是的,^^运动实在不怎么在行。"

"这让他难过吗?"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其实他上的第一课就是有害的,他老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技不如人,有一种自卑感。第一次见高吉特时(就在我的房间),可怜的塞巴斯提安关于网球谈了那

168

科夫小说全集

①蓝色荣蕃,在剑桥牛津,代表学校参加运动会等活动的学生听获的戴蓝 權、围蓝围巾的特权,

么多,结果高吉特问了一句,网球是不是用杆子打的。这让塞巴斯提安十分宽慰,因为他想高吉特〔他队一开始就很喜吹此人)肯定在运动方面也不怎么样。""是这样吗?"



"噢，天哪，他获得过橄榄球方面的蓝色荣誉、》，但也许他不怎么关心草地网球。不管怎样，塞巴斯提安很快克服了运动情结。总体讲来……，，

我们坐在那间镶着豫木板的光线黯淡的房间里，我们的椅非常矮，可以轻松拿到谦卑地呆在地毯上的茶具，火

苗在炉床的青铜把手上跳跃，塞巴斯提安的灵魂似乎就在我们周围盘飞。我的对话者对他是那么了解，我认为他的一些话是对的。他认为塞巴斯提安的自卑感源于他想队英国中再生出一个英国来，从来没有成功，还在努力，直到最后他发现让他泄气的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是使用流行的方言俚语的作派，而是由于他一直想跟其它人一个样，跟他们一样处事，这时他早已有福地被判定只能过自我封闭的生活了。

他仍然尽最大努力去做一个标准的大学生。穿件棕色睡袍和一双旧运动鞋，拿着肥鸟盒和搓澡巾，在冬天的早晨步出门溜着路沿前往澡堂。在饭厅里吃早餐，麦片粥灰蒙蒙的就像方天井上方的天空，桔子酱也正是大厅的墙上爬虫的颜色。他翻上一辆"人动车"〔就像我的被访人所称的〕，校服斜搭在肩上，从这个课堂蹬到那个课堂。午餐在"皮特"吃（那儿据我理解是个俱乐部，也许墙上挂着赛马图，老朽的侍者永远问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浓的还是清的？、他已进行

、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过5种〈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左右乏味的运动，这会儿正在跟

两三个朋友一道喝茶，话题在烧饼和烟斗间磕磕绊绊地进行，对其它人还没提到的任何事他都小心翼翼避而不谈，吃饭前也许还有一两节课，然后再回到餐厅，那地方我被领去看过，当时正在清扫，亨利八世两只圆滚滚的小腿肚子<sup>^</sup>佛 可以搔搔痒

0

99

"塞巴斯提安坐在哪儿？"在那边，靠着墙。"

"可人怎么到那儿去呢，桌子有好几里长。"

"他常踩在外面的板凳上从桌子上跨过去。时不时会踩到盘子上，可他通常就这么干。"

然后，吃毕饭，他会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与几个话语不多的伙伴去市场一带看小电影，那儿会放些西部片，或者 查理，卓别林<sup>①</sup>迈着僵硬的碎步子甩掉了一个恶狠狠的大个子在街角滑翔起来。

然后，在经历了三四种这类事后，塞巴斯提安的身上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他不再热衷那些他认为应该热衷的事物，而是沉静地转向真正让他关注的东西。从外部来看，这种变化使得他不再去追随大学生活的节奏了。他不见任何人，只有我的被访人例外，他可能是他生活中惟一个可以与之坦开心扉无拘无束的人——这是一场十全十美的交情，我很理 塞巴斯提安，因美好善良的心灵同样打动了我。他（们二人都对英国文学极感兴趣，塞巴斯提安的朋友那时已经在酝酿自己的第一本书了，

①纳博科夫的审美观极其苛刻，他看得上眼的不多的艺术精品中就有卓·别林的电影。

170

科夫力、说全集

《文学想象的规律》，该书两三年后让他获得了蒙哥马利奖。

"该承认，"他抚摸着一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正舒坦地在他大腿上、长着一对灰绿色眼睛的蓝猫，说，"应该承认在我们友谊的那个阶段塞巴斯提安着实让我心疼。在课堂上看不到他，我就到他的房间里去，发现他仍然躺在床上，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一样蜷成一团；但是烟却抽得满屋皆是，皱

巴巴的枕头上尽是烟灰，床单上尽是墨水印，松垮垮地垂在地上。他对我的热情报答以懒懒一腔，身子甚至都不动一下。

我在他床边转了几圈，很宽心他没有生病，我就去吃午饭。等

我再去看他，他只是翻了个身仍然在床上躺着，将一只拖鞋用作烟灰缸。我建议应该给他弄些吃的，因为他的橱柜里总是空空的。一会儿，当我拿着一串香蕉回来时，他会像一只猴子一样大喊大叫，然后说出一大串晦涩难懂的损人的话，让我一下子就来了气，都是有关生活、死亡和上帝的事，他尤其喜欢搞这一套，因为他知道这样会惹火我一不过我从不相信他真的是那种用心。

"最后，大约下午三四点钟，他会穿上睡衣趿拉着鞋走进起居室，我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他，他就缩在火炉旁抓头挠耳。第二天，当我正坐在宿舍学习时，我会突然听见一个人腾腾腾地朝楼上走来，塞巴斯提安冲进房间，洁净、清新、

兴奋，拿着一首他刚刚写好的诗。"

这一切我认为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有一个细节尤其让我心生惻隐。看上去塞巴斯提安的英语虽然上口流利，且能熟练使用成语，可是仍然让人一看就是个老外。他在吐一个单词字首的"丫"时，总是舌头打卷粗厉刺耳；他经常出一些奇怪的错，比如，"我沾了凉"或"那家伙古道热肠"~~其实他要说的只是那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他经常搞错"有兴趣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171

的"或"实验室"这样的词的重音。他也叫不准"苏格拉底""戴斯蒙娜"这样的人名。一旦纠正，他就再也不会出错，可是由于对一些词老是拿不准，这让他压力很大。每次用词出了绌漏，或者发的音不能让那些耳朵不利落的人分辨清楚，他总是两颊泛红。那些年，他的笔头功夫要远远胜于口头，可是他的诗中仍有一些多少有点不像英语的东西。我没有读过他的一首诗。的确如此，他的挚友以为也许有一两首……

皿下猫，在抽屉里的一堆纸中翻了一会儿，可是手没在任何东西上停一下。"也许，在我妹妹那儿的某个衣箱里，"他咕哦道，"不过也难说，……那些小玩意是遗忘的宠物，而且我知道

塞巴斯提安会为丢了它们大声欢呼的。”

“打扰一下，”我说，“你讲的那些东西就像气象学报告一样，湿淋淋的，愁云惨淡一阴的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那是2月的一个荒凉的日子）。请告诉我，从来都没有温暖晴朗的时候吗？塞巴斯提安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沿着一条美丽的小河的河岸尽是像淡红色烛台一样的高大的板栗树之类的东西吗？”

有过，我说对了。春天和夏天几乎年年降晦剑桥（这个神秘的“几乎”用得真让人舒畅）。是的，塞巴斯提安特别喜欢在肯河①懒洋洋地荡舟。可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傍晚时分在郊外草场间的小道上去骑自行车。在那儿，他会坐在篱笆上，看着淡淡的天幕中橙红色的纤云变幻成暗铜色，勾起无限心事。什么心事？那个他曾尾随着穿过草场，套近乎、接吻、头发柔软、仍留着小辫的伦敦丫头？千姿百态的云彩？一棵黑色的俄国杉〔呵，‘我要付出多少才能得到一样他所拥有的此

①肯河：流经剑桥的一条河流。

172

料夫々、说全集

类记忆啊！〉上方的雾霭蔼的落日？一线草叶或一颗星辰的深层内涵？寂静中的未知语言？一颗露珠的沉甸甸重量？千百粒千百粒卵石中一粒卵石的令人心碎的美？（尔是谁那个古老

又古老的问题？它们都指向一个人成长得极其神奇，又在旦夕时极其易逝的自我，指向那个尚没有人真正被引荐进去过

的上帝所在的世界。哦，也许这样设想我们更能靠近事实：塞

巴斯提安坐在篱笆上，他的脑子中激荡着词语和幻象，不完整的幻象，贫乏不足用的词语，可是他已明白正是这些也只有这些构成了他的现实生活，他的命运就维系在这个晦冥的战场上，有一天他终会冲将出来。

"我喜欢不喜欢他的书？噢，喜欢得非同寻常。他离开剑桥后我没怎么见过他，他从没给我送过一本他的书。作家，你知道，常常是很爱忘事的。可是有一天我在图书馆借到他3本书，花了几个晚上读了一遍。我一直都相信他会写出一点出色的东西的，可没想到它会出色到那种程度。他在这儿的最后一年里——我不知道这只猫怎么了，她好像突然间不认得牛奶了。"

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塞巴斯提安学习非常勤奋。他修的英国文学是一门博大深奥的课程，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去了一趟伦敦，根本未经校方准许。他的导师，已故的杰弗逊先生，据我所知是个又老又呆的绅士，可又是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他一直把塞巴斯提安当俄国人看待。也就是说，他老用他懂得的一点俄语——几年前他去俄国时搜腾了一小袋语汇——跟塞巴斯提安讲话，并让他再给他多教一点，这让塞巴斯提安每一次都差点儿要发火。终于，有一天塞巴斯提安不加思索地说有些事搞错了~他其实不是出生在俄国，而是生在索菲亚。这样，这位兴致勃勃的老人马上改口说起保加利亚塞~奈特的其实生活

语来。塞巴斯提安张口结舌，说这种地方话他不懂，当让他举一个他懂的方言出来时，他情急之下胡乱发明了一个新的，这把那位老语言学家搞糊涂了，直到他开始明白塞巴斯提安“好了，我想你现在已经把我榨干了，”我的被访人笑了。一下说，“我的记忆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迂了~还有一点我觉得都不必要讲了，塞巴斯提安得了第一名，我们俩为这个十足的荣誉拍了一张照~我试一下，说不准哪一天能找到它，如果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你一定要现在走吗？你不想看看草坪和花园？顺便看看藏红花，塞巴斯提安一直称它（门为‘诗人的磨薙’，如果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的话。”

可是雨下得太大了。我们（门在门廊里站了一两分钟，然后我说我最好还是走吧。

“噢，还有一件事，”塞巴斯提安的朋友追过来喊道，我已在水洼间拣着落脚处开路了。”我忘了告诉你。前一天院长告诉我，有人给他写信询问塞巴斯提安·奈特是不是真的是三一学院的学生，那家伙的名字叫什么？噢，对不起，我的记忆力一遭雨淋就萎缩。是啊，我们确实已把它好好清洗了一遍，不是吗？不管怎样，我记得有人集材，写一本塞巴斯提安·奈特的书。真可笑，你看上去并没……，，

“塞巴斯提安，奈特？”浓雾中突然响起一个人的声音，“谁在谈论塞巴斯提安，奈特？”

那个说话的人现在已经到跟前了一嘿，有时我是多么 向往那些手法圆滑的小说家构思时的轻巧顺遂啊！如果那说话声属于某个长着一对毛茸茸的长耳垂，眼睛四周布满象征智慧和风趣的皱纹的快活的西班牙老先生……或者属于一个随手安插上去的人物，一个人（ $\text{E}$ ：！喜闻乐见的过路人，他也知

道我的主人公，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现在，”他会说，”我将给你讲讲塞巴斯提安，奈特大学时候的一些真事。”然后他就在彼时彼地打开话匣子讲起来，如果是这样，那该多么惬意啊。可是哎，这类事没有一样发生在现在。大雾中的那个声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75

音仅仅是队我脑子中一条最恍惚的小道上发出来的。这只是 某种可能是真相的东西，一个来得恰是时候的提醒者的回音：不要太相信能队现在的口中了解过去，提防那些最诚实的中间人。请记住人家告诉你的其实包括三个部分：讲的人加工的，听的人再加工的，还有一部分死去的主人公对两个人都 做了隐瞒。谁在谈论塞巴斯提安，奈特？那声音在我的良心 上又响了一遍。到底是谁？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同父异 母弟弟。一个远离生活的和铍的学者，和一个长途跋涉到遥远的国度的局促的外地人。第三部分在何处？是静静地在圣 达米埃公墓腐烂，是在5卷著作中畅怀大笑，还是就在我写 这些的时候从后面盯着我（：不过我明白，塞巴斯提安根本就不相信永恒这种老生常谈，因此现在都不会相信他是有灵魂 的）。

不管怎样，眼下的我拥有着从友情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在 里面



掺了一些那个时期塞巴斯提安的书信中提到的事，以及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描述大学生活的内容。之后我回到伦敦，在那儿精心筹划我的下一步行动。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塞巴斯提安碰巧提到1930年到1934年间他曾断断续续雇用的一类什么秘书。跟过去许多作家以及现今为数甚少的一些作家一样〔可能我们还没有留心那些想漂亮惹眼地处事没有遂愿的作家〕，塞巴斯提安对经营之道极尽无知显得可笑，因此一旦找到了一个出谋划策者（此人一会儿是条精得吃人的鲨鱼，一会儿是个木头脑瓜——或者二者兼是：），他就如释重负般把自己全部交给了他。当我

偶尔问起塞巴斯提安，他敢不敢保证某某帮他处理出版事宜的人^^不会是个老奸巨滑的无赖，这时他就会慌里慌张地改变话题。他对此事这样没有底，一旦发现了又有什么事出

176

## 科夫小说全集

了岔子，他会被迫敲掉懒骨自己亲自出面。总而言之他宁愿要个最没用处的助手，也不愿压根没有助手，而且也尽量让自己和他人相信，他对这个选择非常满意。讲了这么多，我要尽可能明确地强调一下，我这些话中没有一句——从法律角度看~涉嫌诽谤，我将要提到的名字在本段中并没有出现过。

眼下我想从古德曼先生那里得到的，主要不是有关塞巴斯提安最后一年的生活情况（这个我目前还不需要，因为我想跟在他后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写下去，而不想越过他、而只是想让

他指点一下，下一个人我应该找谁，这个人知道 塞巴斯提安离开剑桥后那段时间的情况。

因此在1936年3月1日，我在舰队街古德曼先生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可是交待这次见面的情况之前，请容我把话题扯远一点。

前面已经说过，在那堆塞巴斯提安的信件中，我发现了 他和出版商为洽谈某本书的出版问题互通的书信，看来在塞 巴斯提安的第一本书《棱镜的棱》中，有一个小小的角色，它 是以一个塞巴斯提安发现极有必要予以鞭挞的尚在世的作家 为原型的，被予以极端喜剧化和无情地刻划。很自然出版商 立马就发现了这一点并极觉不快，他建议塞巴斯提安对这一 部分进行全面改动，而这个要求被塞巴斯提安一口否决，竟 至声称要另找别处出版~结果他真这样做了。

“你似乎不明白，”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到底是什么让我， 一个正在长花骨朵的作家（就像你叫的一可那是一个不恰 当的措辞，因为你的那位真正还在长骨朵的作家一辈子都在 长骨朵，而其他，像我，早已开出一大束花了），你似乎不 明白，让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要对上面那段普鲁斯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177

特①式的括弧内插话表示歉意），究竟为何我要买一个当代人的精美的青花瓷（又君让我想起一不是吗—那些在市场上诱惑人进门，让人脑子里满得要炸了一样的廉〔介的瓷器货〕又

把它从我散文的高塔上扔下去，扔到地沟里。你告诉我他是一个广受尊敬的作家；他的书在德国像在这儿一样抢手，他很早以前的一个短篇刚刚被收入《当代佳作》，与1和2排在一起。他被尊为‘战后’一代的代表性作家；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他是一个一言九鼎没人敢惹的评论家。你[以乎提醒我，我们都应该为他成功的内情（拿一张三等车厢的票坐二等车）保密——我的比喻是不是有点费解——不要冒犯哪怕趣味最糟糕的读者，这儿指的不是侦探小说的发烧友——请为那些纯洁的灵魂祈福吧——而是指只认准最龌龊无聊的作品的读者，这些人被弗洛伊德、“意识流”之类的玩意儿冲得颠三倒四，相应地不会知道（永远也不会），现今最漂亮的愤世嫉俗者是玛丽·克莱丽的侄女和年迈的葛朗代夫人的外甥。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可耻的东西保密？这儿要遵循的是什么共济会式的成规，什么陈腐观念，或者说到底什么三神论②学说？推翻这些腐朽得长了毛的神！然后你又告诉我，攻击这样一位有影响受尊重的作家，将使我的文学生涯，刚起步时就无可挽回地处于劣势。然而即使真存在一种叫‘文学生涯’的东西，我真地将由于单马独行而过不了关，那我也不愿将写的东西改一个字。因为，请相信我，没有哪一样迫在眉睫的惩罚能可怕得让我不敢追求自己的快乐，尤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12：法国小说家。

② 三神论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3个神，基督教正统派用“三神论”来指称此神非正统学说，^贬义。

## ^1科夫小说全集

其当这快乐源自真理的青春坚挺的乳房时。事实上人生没有多少东西堪与讽刺的乐趣媲美。当我想到那个骗子读了那段文字（他会读的）后，知道有人竟然在像我们那样在干时，这

种快感就达到了高潮。让我再添一句，如果说我不仅真实地刻划过X君的内心世界（那顶多像人流高峰时期的地铁站），而且也揭露过他的言行伎俩的活，那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不认为他或者任何别的读者会分辨出那段文字其实在鞭挞粗俗，而这却把你吓得对我连连警告。因此再不要让这件事缠着你了。也请你记住，我承担所有责任，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商业上的，如果你真的由于我的这本清白无辜的小册子4惹了麻烦'的话。"

我之所以要摘引这封信（信当然有其自身价值；它可以让我们领略一下塞巴斯提安的明快又孩子气的心境，后来这种心境一直像一道彩虹一样，贯穿于他的那些黑云压城般阴暗的作品中），是因为要步入一个着实棘手的问题。要不了一两分钟古德曼先生就要有血有肉地出场了。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多么毫无保留地&^那位先生的书。然而，在我们初次交谈（也是最后一次）时，我根本不知道他还有那么一本书（如果说草草编辑一下也可以叫做书的话）。我刚与他接触时心中毫无芥蒂，可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了，这很自然要影响到我对他的描述。同时，明帕用像描述塞巴斯提安的大学挚友那样的含蓄谨慎的笔法，我也要勾划一下古德曼先生的作

派（如果不勾划他的外貌的话、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讲述 自己拜访他的情景了。我能这样适可而止吗？当古德曼先生 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他的面部会不会由于主人极端恼火而突 然冒出来了？我研究过塞巴斯提安的书信，得出结论：塞巴 斯提安不允许自己对X先生做的，我也不能对古德曼先生那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79

样做。塞巴斯提安在坦率方面的天分非我能比，在那些他能 做得非常出色的地方，我顶多能做到鲁莽。因此我现在真可 谓如履薄冰，须得非常谨慎地走进古德曼先生的书房。

"请坐，"他说，彬彬有礼地招呼我坐在他书桌旁的一个 圈椅上。他穿得极其齐整，脸上罩着一个黑面具。"我能为你 做些什么？"他仍然眼睛鼓鼓地看着我，手里仍拿着我的名片。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名字没有告诉他任何信息。塞巴斯提 安原封不动地将她母亲的名字挪为己用。

"我是，"我答道，"塞巴斯提安^奈特的同父异母弟弟。" 一时间我们陷入了沉默。

"让我想想，"古德曼先生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 你是在指那位已故的塞巴斯提安^奈特，那位著名的作家。"

"正是。"我说。

古德曼先生用拇指和其它手指抚摩着脸……我是说面具 下的那张脸……往下摸着，摸着，沉思不语。

"请原谅，"他说，"可是你敢肯定这里面没出错吗？"

"一点没错。"我答道，用尽可能简单的几句话解释了我 和塞巴

斯提安的关系。

"哦，是这样吗？"古德曼先生说，越发变得腴。"的确，的确，这事从没进过我的脑子。我当然非常清楚奈特生在俄国并在那儿长大。可我却疏忽了他的名字问题。好了，现在我明白了，是的，它应该是个俄国名字……他的母亲……，，有好一阵子，古德曼先生用保养极好的手指有节奏地敲着吸墨台，然后轻声叹了口气。

"好了，干都干了，"他感慨道，"现在已太晚了，要再加一个……我是说，"他急忙说，"我很遗憾以前从未注意这件事。这么说你就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很好，见到你非常高兴。"

180

科夫小说全集

"首先，"我说，"我想直接谈谈正事。奈特的文（牛，起码是他当作家时的那些文件非常凌乱，我没法搞清什么指的是什么。我还没见过他的出版商，但根据我的记忆起码有一个——那家出版《可笑的山》的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在进一步了解这件事之前，我想我最好能跟你聊一聊。"

"的确如此，"古德曼先生说。"事实上你可能不晓得，我对奈特的两本书，《可笑的山》和《失去的财富》一直兴趣很

浓。既然如此我最好给你提供一些详细情况，明早用信给你寄去，再附上一封合同的副本，跟奈特先生的，或者我应称之为……，古德曼先生的，面具下仍挂着笑，想读出我们那个简单的俄国名字。

"还有一〔牛事，"我接着说，"我准备写本有关他的生平和著作的书，我亟需一些材料。你或许能略……"

我发现古德曼先生好像突然僵硬了。然后他咳了一两声，甚至起身走到他那张看上去与众不同的书桌边，在一个小盒里挑了一块撒着黑葡萄干的小软糖。

"我亲爱的先生，"他说道，突然连椅子一起掉了个方向，拿一条丝带擦起他的眼镜来。"让我们明说吧。我当然明白可怜的奈特比任何人都强，可是……你瞧，那本书你动笔了吗？"

"还没有。"我说。

"那就不要写了。你肯定会原谅我这么粗鲁。一个老习惯——也许是个老习惯了。你不会介意的，是不是？好啦，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你知道，塞巴斯提安并不是你所称的什么大作家……噢，是的，我知道，他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可是他不吸引大众。我也不是说不能为他写本书。可以写。可是必须从某个能让这个题材引人入胜的特别处入手。否则必然会失败，因为，你知道，我确实不认为塞巴斯提安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81

"奈特的名声响得能养得住像你正在酝酿的那类书。"

他的一番话把我说得哑口无言。古德曼先生继续道："

"我相信我的粗鲁并没有伤害你。我和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关系是那么铁，你非常明白我对他是什么感情。最好别写，我

亲爱的先生，最好别写。把它留给那些搞专业的家伙，留给

懂得书的市场行情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任何人费尽心机想完全了解奈特的生平，就像你说的那样，都将白费他自己的时间和读者的时间。天啊，即便是写已故的……〔提了一个名人的名字〕的书，配了大量照片和手迹，这样的书都卖不动。”

，过古德曼先生的建议，起身去拿帽子。我觉得他已经失败了，我执意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要不要请他详细讲讲他和塞巴斯提安“关系很铁”时的情况，我觉得已经无耐胃了。我不知道真若求他讲讲当秘书的事，那他都会讲些什么。他以最热烈的方式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又戴了那张黑面具，而我把它塞进了兜里，因为我估计哪一天在其它场合可能用得上。他把我送到最近的一扇玻璃门前，我们就此分手。就在我要走下台阶时，一个长得非常精神的姑娘，我注意到她一直在一个房间里打字，追了过来拦住了我（真奇怪——那位塞巴斯提安的剑桥同窗也曾叫住过我）。

“我的名字叫海伦，普拉特。”她说，“我无意间听到了你【门谈话的许多内容，我有一个事要问一下你。克莱尔，毕肖普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些事她想了解一下。哪一天我能不，你谈谈？”、

我说行，毫无问难，我们约'定了时间。

“我非常熟悉奈特先生，”她又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

182 夫小说全集

“噢，是吗？”我说，不知道还应说些什么。“是的，”她继续说



，"他的性格让人有点捉摸不透，我不在乎我要对你说我很反感古德曼先生写他的那本书。""你说什么?"我问，"什么书?"

"噢，就是他刚刚写完的那本书。这个礼拜我正在阅读校样。好了，我该走了。非常感谢你。"

她一转身离开了，我慢慢走下台阶。古德曼先生的那张略微上红的大脸盘刚才和此刻都像是一只奶牛的乳房。

7

古德曼先生的《塞巴斯提安，奈特的悲剧》一书享尽时运。各大日报周刊都对它进行了长篇评介。人们称它"予人印象深刻，令人折服。"作家被认为对一个"着实现代"的人物有"深刻洞见。"书中的内容被大段大段引用以表明他多么成功地处理了一个棘手的题材。有一个评论家竟至于向古德曼先生脱帽致礼，而后者，请容我插一句，只不过把整个事串讲了一遍罢了。总而言之，本应该生气地狠敲古德曼先生的蹄子，可人却赞赏地拍着他的肩膀。

像我，如果这仅仅是又一本拙劣的书，到不了来年春天

184

科夫小说全集

注定与其它一路货色一道湮灭的话，我会全然无视它的存在的。我知道，若不是古德曼先生尽力，"忘1！1图书馆"虽有不计其数的浩瀚馆藏，也很可悲地不能算是应有尽有。然而此书拙劣归拙劣，却有其及其它方面的价值。由于它的题材价值，它必将与另一个人持久的声誉毫无感情地联系在一起。只要

塞巴斯提安，奈特的名字人们还记得，那必然会有一些搞研究的饱学之士敬业地爬上梯子，找到夹在高德弗莱，古德曼的《男人的失败》和萨缪尔，古德里奇的《追忆人生》中间半睡半醒的《塞巴斯提安^奈特的悲剧》。因此，如果说我还在没完没了地谈这本书的话，那也是由于奈特的缘故。

古德曼先生的写法简单得就像他的哲学观一样。他惟一的目标就是将"可怜的奈特"描写成他称之为"我们时代"的

那个东西的产物和牺牲品——可是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如此热衷于让别人一道分享自己的经纬仪般的概念术语。"战后天下未定"、"战后一代"对古德曼先生来说是可以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极具魔力的字眼。然而，有一种

"芝麻开门"看上去更像一把万能钥匙而不像一个魔咒，我怀疑古德曼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可是如果他认为一旦使用这把钥匙他将必有所获，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甚至不想说古德曼先生经常"认为"。他真要费过神就不会这样了。他的书忙来忙去提供的尽是些早已出现的（以商业的方式）用以吸引平庸的脑瓜的思想。

在古德曼先生看来，"新从剑桥的雕花金蛹中褪脱出来"的塞巴斯提安有着年轻人的那种对冷酷世界的剧烈感受。在这个世界上，"外部世界如此悍然入浸一个人私下里的梦想，，，每个年轻人的灵魂被迫进入四面受敌的状态，直至最终轰然瓦解。"战争，"古德曼先生没有一丝羞赧地说，"让这世界面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目全非。"接着他盾飞色舞地描述了战后生活极为特殊的方方面面，而这正好让一个年轻人"在他事业的黎明时分"碰上了一种强烈的受骗感；对灵魂及肉体狂热（比如"乏味而淫荡的狐步舞"）的厌倦；一种无用感~其结果是：发腻的自由感。还有，残酷；空中仍充斥着血腥味；海市蜃楼；海德公园灰黯的夫妇们；标准化极盛；机器崇拜；美、爱、荣誉、艺术的降级……如此等等。古德曼先生本人，据我所知，也是塞巴斯提安的同时代人，他能成功地从这些峥嵘岁月中挺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然而，古德曼先生能够忍受的，他的塞巴斯提安^奈特却不能忍受。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1923年塞巴斯提安在伦敦寓所中整天不停地踱来踱去的图景，在这之前他利用假期做了一次短暂的大陆之行，那里"嗜赌之风炽盛，犹如一个地狱，对他产生了无法形容的震动。"是的，"踱去……紧按着太阳穴……强烈的不满……对世事光火……独自一人……渴望干些什么，可是虚弱，虚弱……"79这些省略号并不是古德曼先生文中的，而是指代那些被我略去的句子。^不，"古德曼先生继续说，"这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生存的世界。"

"竞相显示镇定自若，到处表现那种在塞巴斯提安的早期作品中深深激怒一个人，又在他的后两本书中让一个人极其痛苦的犬儒主义，这的确很美妙，……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超级世故的样子来，的确很美妙，可是这里面却含着刺，锐利的毒刺。"不知为什么，展示这些（非常入神）刺似乎给古德曼先生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如果我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塞巴斯提安·奈特 的悲剧》一书的第一章全是哲学精髓的喷涌的话，那我就有失公正了。构成这本书主体的生动描写和各类轶闻趣事（也

186

，科夫小说全集

就是说，古德曼先生刚刚登上塞巴斯提安的人生舞台，就与他成为私交了）也在该章出现了，使它显得像抹上了糖浆的小甜饼。古德曼先生不是鲍斯或尔工'；不过，他无疑是拾掇了一个记事本，他在那里草草记下了主人的一些情况——很明显有些情况跟主人的过去有关。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塞巴斯提安在创作有关作品时会说：你知道吗？亲爱的古德曼，这让我想起了我这一生中的那么一天，大约几年前，当时……然后就讲起他的故事。对古德曼先生来说，半打这样的故事就足以填补他脑中的一个空白——塞巴斯提安年轻 时的英国的生活。

这些故事中第一个（古德曼先生认为它极其典型地反映了“战后的大学生活”）讲的是塞巴斯提安带着一个伦敦来的 女孩在剑桥观光。“这是主任的窗子，”他说；然后拿起一块 石头砸碎了窗玻璃，接着说“这是主任。”不用多说，塞巴斯提安戏弄了古德曼先生：这个故事有大学自身那么老。

再看看第二个：塞巴斯提安一次假期去德国时〔1921年？还是1922年？〕，有一夜，被大街上猫叫春的声音吵得心烦，于是拿起包括一个鸡蛋在内的各种东西去砸那个骚扰者。不一会儿，一个警察来敲他的门，将他的所有东西除鸡蛋外都

给他拣了回来。

这故事出自一本旧书（：或者，就像古德曼先生曾说的那样，"是在战前"）。又是一次戏弄。

第三个故事：塞巴斯提安谈到他最早写过的一部小说（未出版毁掉了），说讲的是一个非常胖的年轻学生出外旅行，

①詹姆斯·鲍斯威尔（"——1795〕，苏格兰作家，曾为其友，著名作家 萨桀尔^约翰逊写过传记。后人用他代指那些为密友写传记的记录其言行的人。

^，奈特的真实生活

187

回家时发现他的母亲嫁给了他的叔叔；这个叔叔是一个耳科 专家，他杀害了学生的父亲。

古德曼先生没弄懂这个笑话。

第四个：1922年夏天塞巴斯提安由于劳累过度，老出现幻觉，常常看见一个幽灵一个穿黑袍的僧人从天空向他飞快地走来。

这个故事难了点：是契诃夫的一部短篇小说。①

第五个：……

不过我想我们最好就此打住，否则的话古德曼先生有变 成蜈蚣的危险。我们最好让他仍是四肢动物吧。我为他感到 难过，可这没有办法。如果他一开始不笨手笨脚地走这条路，用如此多的推断来谈论什么"奇特的事件和幻想"的话就好了。粗野、乖戾、疯狂的塞巴斯II安，在一个引人舍身取义 的不道德的社会中挣扎，汽艇驾驶员、虚无、诸如此类……好了，好了，所有

这些中可能真有点什么东西。

我希望自己能够像科学一样精确。我憎恨任何一<sup>^</sup>真理的玷污，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我时不时被那些垃圾般的胡扯和编造激怒……谁在谈论塞巴斯提安<sup>^</sup>奈特？他以前的秘书。他们真的曾是朋友吗？不——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将虚弱而充满渴仰之心的塞巴斯提安和一个邪恶而衰惫的世界拉在一起比较，这真实吗？可能吗？一点也不。会不会还有其它类型的纰漏、缺陷？有。

翻翻这本书的前30页或《失去的财富》的前30页，就可看出古德曼先生（他队没引用过任何有可能与他那本荒谬的著作主要观点撞车的东西）是如何不温不火地误解塞巴斯

①指契诃夫189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黑修士》，

188

## 科夫小说全集

提安对外部世界的本质看法的。对塞巴斯提安来说，时间永远不是什么1914年或1920年或1936年——它永远是一年。报纸上的大幅标题、政治学说、风行的思想对他来说并不比肥皂和牙膏盒上印的罗里罗唆的说明文字强到哪里去。肥皂沫也许真的很浓，说明文字也很可信，可是仅此而已。他非常理解敏锐慧黠的思想者会由于中国发生了地震而睡不着觉，可正由于是他，他才又无法理解同样是这些人，当去思索那些在时间距离上跟中国一样远的年月里发生的同类性质的灾异时，为什么又不能准确感受到同样的悲恸和痉挛。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只是永恒如一的事物的尺度，因此任何一种想以“现实”的特殊方式去感受

受古德曼先生耐胃的"战后 欧洲的氛围"的想法对他来说都是荒谬绝伦的。他来到这个 世界里，间歇性地一会儿愉快一会儿不适，恰如一个旅行者 在被他看到的风光搔得心旷神怡的同时又可能受晕船的煎熬 一样。不管塞巴斯提安生在哪一个时代，他都会又高兴又不

高兴，又快活又不快活，就像一个英国15^剧中隔一会」I就要

想到明天牙医要来的孩子。他之所以不适，并非由于他是一个不道德的年代里的道德的人，或者是一个道德的年代里不道德的人，也不是说在这个瞬息万变充满一系列葬礼和烽烟的世界里，他的青春感性会痉挛得喘不上气来；而仅仅在于他逐渐认识到，他的内在自我的节奏要比其它的灵魂丰富得多。直到那时，即他就要结束剑桥生活或者更早一些时候，他

才发现他的任何一丝思绪或感觉都要比周围的人多上起码一个维度。假如塞巴斯提安是个恃才放旷的人，这些东西够他炫耀招摇一把了。可是他并不是这种人，他能感到的只是在 玻璃中当一块水晶，在圆圈中做一个圆球的尴尬（可是这些与他所经历的让他最终坐下来从事文学的东西相比又不值一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89

提了 〕。

"我是那么腼腆，"在《失去的财富》中塞巴斯提安写道， "不知怎么回事我经常设法去犯一些我避之惟恐不及的错。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与周围环境的色调寻求一致，可我只能被比作一个患色盲的变色龙。我的画腆也许会更好忍受一些（不管是自己还是对别人），如果它属于那类脸上粘腻、长满粉刺的常规腆的话：许多年轻家伙在不知不觉中就度过了这个阶段。可是在我这儿却是一种病态不明的类型，它与青春期的分娩式苦恼毫无关系。在刑房里最古老的发明中，有一种是不让囚犯睡觉。大多数人的大脑一天中总有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在酣然入睡：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在吃一块牛排时只对他的食物感兴趣，而不会，比方说，去想一个梦，一个梦见他数年前曾见过的戴高帽的天使的梦。但在我这里大脑的所有窗子、盖子、门在一天的所有时间都一齐打开着。大多数的大脑都有礼拜天，而我这里甚至不想休息半天假。大脑的这种持续清醒不只让它自身极端痛苦，而且造成许多痛苦的后果。我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平平常常的行为，都呈现出如此错综复杂的表象，在我脑中搅起那么多千头万绪的相关想法，那种关联又是如此狡黠含混，对实践如此无用，我常常要要么逃避手头的事情，要么纯粹出于紧张把它搞得一团糟。有一次我去见一个评论性杂志的编辑，我以为他会发表一些我剑桥时的诗作。此人严重地口吃，处在屋顶和烟囱的

某种混合角度上，由于窗玻璃上的一丝裂缝而稍微有些变形——这些，再加上房子里一股怪怪的霉味（是不是玫瑰在废纸篓里烂掉了？），让我的思绪走得那么远，那么茫然。我突然开始对这个初次相见的人大谈特谈起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创作计划，而好久以后我才记起这个朋友曾要我为他



保密……

"发现自己的意识老是飘浮不定，我变得非常害怕与人打交道，害怕伤害他1门的感情或怕自己在他们眼中显得荒唐可笑。然而一旦遇到呢胃生活的实践的一面时（不过就你我私下说说，记帐和卖书也像在星光下一样是十分虚幻的事），这种让人头痛的品性或缺陷只要我一陷入孤独就会给我带来极度的快感。我开始深深地爱恋有着我的家（就家这种讲法中我能够消受得起的那部分而言）的那个国家。我有我的吉小林①式情感，我的拉波特，布鲁克②式情感，以及我的豪斯曼③式情感。哈罗兹附近的一只盲人的狗；或一个马路艺术家的粉笔画：'新森林，林间道路上的棕色树叶或者一个小巷的黑砖墙上悬挂的一只铁皮浴箱；傀儡戏《庞奇和朱迪》中的一幕情景或《哈姆雷特》中略微发紫的一段，这些都汇成一种完美的和谐，在这儿我似乎也披上了一道影子。我对年轻时剑桥生活的记忆全都变成一系列模糊不清又从不间断的漫游，成了对一扇闪耀着太阳光突然刺入蓝色晨雾的窗子，以及窗子上一道悬满了雨珠的优美的黑铁丝的记忆。我仿佛迈着虚幻的步子，穿过阴森森的草坪和洋溢着夏威夷音乐的舞厅，走到一条条有着可爱的名称的土褐色小巷中，最后来到某个温暖的小山谷中，那么有某样东西就像自我中最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内容一样，攒立在黑暗中。"

很遗憾古德曼先生一直没有闲暇时间仔细读一下这一段

① 1.1吉小林（1865—1936）英国作家，作品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

② 拉波待'布鲁克0887 —19】。英国诗人，费边社成员，

③ 阿尔弗雷德·豪斯曼（1897—1936）英国诗人、剑桥教授，诗作风格独

特，纳博科夫终生喜欢他的诗歌，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91

文字，当然，他能不能领悟其内在的涵义又要另当别论了。他非常友好，还送了我他的一本书。随附的信中用一种饱含讥诮的口气解释道（所谓善意的暗示、见面时之所以没有提及这本书，是因为他想让我着实吃一惊。他的语调，他做作的笑，他的自以为是的机智一都让人想起某家一个大老粗亲戚来访，给最小的一个孩子带了点珍贵礼物。可是古德曼先生并不是一个好演员，他一刻也没想到我既可能为他写这本书感到高兴，也可能光为他不遗余力地宣扬我的家人这一点而高兴。他心里太清楚了，他的书是一堆垃圾，他知道无论封皮，封皮上的套纸，套纸上的内容说明，还是任何评论提示文字都瞒不过我。他为什么觉得让我一抹儿黑更可取一点，这真有点让人看不透。也许他以为我知道以后会恶狠狠地坐下来也写出我的那本来，这样好及时地与他的书唱出对台戏。

可是他不只是送了我一本书。他还像曾经答应的那样给我做了一番详细汇报。此事不宜在此说明。我已把那份报告交给我的

律师，律师已让我完全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我只想说，塞巴斯提安的坦诚在现实事务中被人以最鄙俗的方式利用了。古德曼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文学经纪人。他只是拿书打赌罢了。他从来没有心属过这一需要智识、诚实和勤奋的职业。我们点到为止吧。可是我还没有好好谈谈那本《塞巴斯提安，奈特的悲剧》呢，或者说，那本《古德曼先生的闹剧》。

8

我母亲死后的两年倏忽间过去了，我又见到了塞巴斯提安，那段时间里一张风景明信片是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东西，当然他一直还在给我汇支票。1924年11月或12月的一个灰蒙蒙的下午，我正沿着香榭里榭大街前往埃图瓦大街，突然瞥见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馆玻璃后面的塞巴斯提安。我记得我当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继续赶路，我一时伤心极了，因为他到巴黎后竟然没有跟我联系过。然而转念一想我还是进去了。我看到了塞巴斯提安头发乌黑铮亮的后脑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姑娘拉得长长的脸。她在看一封信，当我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193

走到跟前时，她微微一笑将一言还给了他，并取下了她的角质框架的眼镜。

"有趣吗?"塞巴斯提安问道，与此同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噢，嗨，弗，"他抬起头叫道。"这是我弟弟，毕肖普小姐。

坐下来，请随便。”她漂亮娴雅，苍白的脸上略有几颗雀斑，两颊稍显塌陷，蓝灰色的眼睛有些近视，薄薄的嘴唇。她穿着一件灰色衣服，带着一件蓝色披肩和一顶小小的三角帽。我觉得她的头发剪得挺短的。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塞巴斯提安说，我怀疑这话不是实话。“你知道我就今天在这儿停留一下，明天就要回伦敦了。你要来点什么？”

他们正在喝咖啡。克莱尔，毕肖普睫毛一眨一眨的，正在她的包里翻，拿出一块手巾，先在一个鼻孔上按了一下接着是另一只——“感冒更厉害了。”她说着叭嗒一声关上了包。

“噢，太妙了，”塞巴斯提安说，讲的是两人都知道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我刚刚写了一部小说，我选了一个出版商，他给我写了一封奖掖性的信，表示愿意考虑出版。他看上去甚至同意书名《公鸡罗宾打回来了》，可是克莱尔并不赞成。”“我觉得那听上去挺蠢的，”克莱尔说，“何况禽鸟也不会打。”

“这里头暗含了一首许多人都知道的童谣。”塞巴斯提安说。

“这真是个愚蠢的典故，”克莱尔说，“你最先的那个书名要好得多。”

“我不明白，……棱镜……棱镜的棱……”塞巴斯提安咕哝道，“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很遗憾的是公鸡罗宾并不受欢迎

迎……，，

"一本书的书名，"克莱尔说，"应该传达的是书的色调， 而不应是主题。"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塞巴斯提安当着我的面谈论 文学问题。我也很少见他有那么好的情绪。他的穿着得体又 合身。他白皙的面庞轮廓极佳，双颊上染了一道轻微的黑影（他极不幸地属于那种只要外出吃饭每天就得刮两遍脸的男 人），一点看不出惯有的病恹恹的红晕。当他情绪激动时，一 双略微支棱起来的大耳朵就像跳动的火焰。我这边则是舌结 语塞，保持僵硬。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有点醉。

"我们是不是该看场电影什么的。"塞巴斯提安两根手指 探进马甲的口袋里。

"随你的便。"克莱尔说。

"(^! —30118， ^塞巴斯提安道。我以前就注意到他常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健康的英国人那样发法语的音。

有好一段时间，我们都钻到桌子和软绒布椅子下去寻找 克莱尔的一只手套。她使用一种清凉纯正的香水。最后我找 到了，一只白衬里带流苏的山羊皮手套。当我们推开旋转门时，她不慌不忙地戴上了手套。个子颇高，背非常直，优美 的脚踝，一双平跟鞋。

"这样吧，"我说，"我想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看电影了。我非常遗憾，我还有事要办。也许……可你到底什么时候走 啊?"

"呵，今晚。"塞巴斯II安答道，"可我很快还要过来的…… 我真愚笨没让你早点知道。不管怎样我(们陪你走一段吧

^ , ,

"你对巴黎熟悉吗?"我问克莱尔。

塞, 奈特的真实生活

195

"我的包。"她急切地说。

"噢, 好吧, 我去取。"塞巴斯提安说道, 转身往咖啡馆 走去。

我们俩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慢吞吞地走着。我又不合辙地 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

"是的, 非常熟悉,"她说, "我在这儿有朋友……我准备 跟他们一直呆到圣诞节。"

"塞巴斯提安看上去挺不错。"我说。

"是的, 我想他是不错,"克莱尔侧过脸眨着眼对我说。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看上去是个非常沮丧的人。"

"那是什么时候呢?"我可能这样问了, 因为现在我记得 她是这样说的: "今年春天在伦敦的一个可怕的聚会上, 可是 那时在所有的聚会上他都显得很沮丧。"

"你的包包,"后面传来塞巴斯提安的声音。我告诉他(门 我要去埃图瓦地铁站。我们从左侧绕了过去。当我们准备穿 过克莱拜大道时, 克莱尔差点被一辆自行车撞倒。

"你这个小傻瓜。"塞巴斯提安道, 抓住了她的肘弯。

"鸽子多得离谱。"当我们走到这些碍路的东西跟前时, 克 莱尔道。

"是啊, 而且还有气味。"塞巴斯提安道。 "什么气味啊? 我的

鼻子都不通气了。"她耸着鼻子，盯着在我们脚下打旋的肥嘟嘟的鸽子问道。

"鸢尾和橡皮的味道。"塞巴斯提安说。

一辆货车和一辆拉家具的汽车会车时发出的声响将这些鸽子惊飞到天空。它们落到了凯旋门珠灰色、黑色的壁缘上，当其中有些又一次展翅飞离时，那石刻的纪念碑的每一个细部似乎都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几年后我在塞巴斯提安的第三

196

自料夫小说全集

本书中发现了那幅画面，"那块巨石融入翅膀中。"

我们义穿过了几条大道，来到了地铁站的站牌前。我们就在这儿分手了，非常热烈……我还记得塞巴斯提安向后滑去的雨衣和克莱尔的蓝灰色的身影。她抓着他的胳膊，变换着步伐以适应他一摇一摆的大步子。

现在，我队普拉特小姐那凡得知的一些事让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她之所以给我讲这些是想知道一下塞巴斯提安保存的信件中是否还有克莱尔的。她强调这并非为克莱尔<sup>毕</sup>肖普所遣。事实上克莱尔，毕肖普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会面。她现在嫁人已有三四年，日子过得太得意了，因此不愿提及旧事。普拉特小姐在塞巴斯提安去世的消息见报大约一周后见到了克莱尔，然而尽管两个女人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也就是说，对对方的了解比自己还深些），可是克莱尔并没有在这件事上说过多少话。

"我希望他不至于非常不幸，"她很平静地说，而后又加了一句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留着我的信？”

她说这话的口气，她眯着的眼，改变话题前的短促的一叹，都让她的朋友觉得，如果她要知道她的信已被毁掉，那对她将是一个解脱。我问普拉特小姐我能不能见见克莱尔；能不能说服克莱尔给我讲讲塞巴斯提安的事。普拉特小姐说她

很了解克莱尔，她连转达一下我的请求都不敢。“根本不可能。”这就是她的答复。有一阵子我主要想暗示我手头保留着信件，可以交给克莱尔，只要她同意私下里见我一下。我是那么想见她，光看看她名字的影子我就会马上想到她的脸。可是不——我不能去敲诈塞巴斯提安的去，那根本行不通。

“信已经烧了。”我说，然后接着又是一番恳求，反复强调这样做绝对没有什么害处；给克莱尔讲讲我们谈话的内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197

容，难道还不能让她相信我的拜访时间一点也不会长，而且纯正无邪？

“你到底想了解些什么呢？”普拉特小姐问道，“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就可以给你讲许多东西。”

她将克莱尔和塞巴斯提安讲了好长时间。她讲得非常出色，尽管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在回首往事时总喜欢来点训诫。“你是不是说，”在她故事的一个地方我打断她的话，“队没有人知道另外那个女人的名字？”“没人知道。”普拉特小姐说。

“可我怎么能找到她呢？”我问道。“你永远别想。”



"你说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有的事?"我又一次打断了 她,这0寸她已讲到塞巴斯提安生病的事了。

"是这样,"她说,"我也说不清楚。我亲眼看到的已不是 他头一回犯心脏病了。我们刚从一个饭馆出来。天气特别冷, 他找不着一辆出租车。他变得非常神经质火气很大。他见一辆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便朝那1跑去。然后他停来说他感觉极不舒服。我记得他从小盒子里拿出一粒药丸之类的东西,将它直往白丝围巾里塞,看上去有点像往脸上按一样。那一定是他27岁或28岁时的事。"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她同样尽心尽责地一一做了回答,接着又讲起她的阴郁的故事。

她走了以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了下来—可那是死的,死的。我不得不见一下克莱尔1见一眼,说一句话,听她说一声就足以(也必要,绝对必要)使过去活起来。为什么这样我也不明白,就像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数周前某一难忘的日子里,我那么确信只要让我找到一个行将就木但尚

198

## 自科夫小说全集

有一丝气息尚有知觉的人,那我肯定能了解到一些人类尚没有了解到的东西一样。

后来,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前去拜访克莱尔。

女仆将我领进一个小小的起居室。克莱尔在家,这起码可以从那个脸蛋红朴朴显得极为生涩的女仆身上看出来(塞 5斯提安曾在某处说过,英国小说在描写女仆时从未摆脱某个一成不变

的调子〕。另一方面，我从普拉特小姐那里得知，毕肖普先生星期天经常在老城区有事；奇了怪啦——她竟然嫁了一个跟她同一个名字的男人，而且以前没有任何关系，纯属巧合。她会不会不见我？真是有幸，我会说，可并不是非常……也许先是一楼的一间L型的客厅，它上面是两间卧室。整条街上只有那种紧紧挤在一起的扁小的房屋。她久久下不了决心……我是不是该先冒险打个电话？普拉特小姐告诉她信的事了吗？突然，我听见楼梯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高大的男人穿一件镶着紫色饰条的黑色睡衣走进了房间。

"请原谅我的这身打扮，"他说，"我患了严重的感冒。我叫毕肖普，我猜你是想见我的妻子。"

他的感冒会不会是队（我的脑子里闪出一个荒唐的念头）我12年前见到的那个鼻子红红声音嘶哑的克莱尔那儿传来的？

"呵，是的，"我说，"如果她没有忘掉我的话，我们在巴黎见过一次。"

"喔，你还记得你的名字，"毕肖普先生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可是我要很抱歉地说她不能见你。"

"过几天我再来拜访好吗？"我问。

毕肖普先生稍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我想你到这儿来跟哥哥的死有关是吗？"他站在我面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前，双手插在睡衣兜里看着我，漂亮的头发大刀阔斧几梳子向

后刷去——真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一个优雅极了的家伙，我希望我在这儿这样讲他不会介意。我还要说，就在最近，在一种极为伤感的气氛中我们俩通了几次信，这些信一下子消 去了第一次谈话时潜伏进来的恶意。

"这妨碍她见我吗?"这回轮到我问了。我承认这句话问 得极不聪明。

"不管怎样你都见不到她，"毕肖普先生说。"对不起，，，他接着说，稍显惊讶，因为他觉得我极有安全感。"我敢肯定在其它情况下……可是你知道我妻子对回忆旧日的交往兴趣不 是很大。请原谅我的直率，我觉得你不应该到这儿来。"

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把这『牛事彻底搞糟了。我已经想好 了如果单独见到克莱尔那我应该说些什么。不知怎么地我竟 然确信如果她一人在家的话，肯定会见我的；因此螳螂挡了 道，一个不曾预料的小障碍压住了我的全部设想。我本会说："让我们谈谈塞巴斯提安吧，谈谈巴黎。你对那儿熟吗？你还 记得那些鸽子吗？告诉我你最近在读些什么……电影怎么样？你还丢手套、丢包吗？"要么我就开门见山，给她一个猝不及 防，"是的，我很清楚你会怎么想，可是请，就请你给我讲讲 他的情况吧。看在必须把他的模样勾勒清楚的份上，看在那 些小事的份上，如果你不让我知道内情，那它们就会在我的 书中走样，或者被彻底忘掉。"哦，我敢肯定她^^不会拒绝的。

两天后，脑子里塞着这个顽固的念头，我又做了一次尝 试。这次我准备得非常周密细致。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还 非常早，

我敢肯定她还会呆在屋里的。我将毫不费力在她（门）那条街的街角找个位置，等着她的丈夫离家前往老城区，等

200

## 自科夫小说全集

着她出来然后上去跟她搭腔。然而，事情并没怎么按我设想的那样来。

我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时克莱尔，毕肖普突然出现了。她刚刚从我这边穿过街走上了对面的人行道。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尽管我只是在好多年前见过她半小时时间。我认出了她，

尽管她的脸绷得紧紧的，身材丰满得出奇。她步子又缓又重，

当我向她走过去时，我意识到她正处在怀孕的最后阶段。由于天性好冲动（这常把我搞得手足无措），我发现自己正带着

接人时才有的笑容向她走去，可是我又很少会像现在那样完全被一种清醒的意识征服，那就是我既不可能与她搭话，又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迎上去。舰塞巴斯提安或我的书无关，也与我和毕肖普先生谈过的话无关，而仅仅是因为她的神情是那么泰然专注。我清楚甚至不容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可是我已说过，我一时性起，径直穿过街道，走到她跟前时差点跟她撞上。她吃力地朝边上蹙了一步，抬起患近视的眼睛。不，感谢上帝，她没有认出我。她浅锯末色的脸上肃穆的表情传达出内心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兀地停下了。我脑子里突发奇

想，从兜里取出手第一个碰到的东西，<sup>31</sup>：“对不起，你掉这个了吗？”

“没有，”她说，露出一丝空洞的笑容。她拿起来凑到眼前看了一下。“不是，”她重复了一下刚才的话，把它交给我继续往前走。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一把钥匙，就好像是我刚从人行道上拣来的一样。那是塞巴斯提安房间的钥匙。我心里突然一震，意只到她已经用浑然不觉的手指碰了它一下。

9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6年。在此期间塞巴斯提安完成了他最早的两本小说：《棱镜的棱》和《成功》。他花了7个多月时间写第一部（1924年4—10月），花了22个月写第二部（1925年7月—1927年4月）。1927年秋天至1929年夏天这段时间里他写了3个短篇，后来（1932年）结集以《可笑的山》为名出版。换句话说，克莱尔就近目睹了他全部作品前面五分之三的创作过程（我未计他早年的作品——比如说剑桥时的诗作——他已把它们毁掉了）。在上述作品的创作间隙，塞巴斯提安仍然写啊停，停啊写，忙于各式各样的构思

202

^科夫小说全集

计划。可以很稳当地说，在那6年塞巴斯提安是队没有歇过劲的。克莱尔非常喜欢他的那股专注劲。

她未打招呼就进入他的生活，就像一个人走错了房间，因为它与自己的房间隐隐约约有些相似。她呆在那儿忘了出来的路，不声不响就与在那儿看到的陌生事物熟昵起来；尽管

那些事物的夕嗜让人困惑，她还是非常珍爱它们。她不是特 别想获得幸福或让塞巴斯提安感到幸福，对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也没有一丝好奇心，接受与塞巴斯提安在一起 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件自自然然的事，因为缺了他的生活也 就比地球居民在月球的山上的帐篷营地里的生活稍难以想像 一点。如果她为他生一个孩子那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滑入婚姻 生活，因为那对3个人来说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可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他们2人都没想过要屈服于这个笼统的毫无 血色的框框，而如果稍微认真地想一想的话，他们也许都会 乐于这样做的。你的那些高明的见鬼的偏见甭想对塞巴斯提 安产生一丝羁绊。他心里非常清楚，标榜一个人傲睨道德准 则等于就是暗地里贩卖自鸣自大，偏见将由此而生。他经常 选择最便捷的伦理之路〔就像他经常选择荆棘最多的审美之 路一样〕，这仅仅是由于那是通往他选定的目标最短的一条 路；他在日常生活中太懒惰了 〈正如他在艺术上又太勤奋了 一样〉，别人怎么在制造麻烦，又怎么去解决那些麻烦，都丝 毫影响不着他。

克莱尔遇见塞巴斯提安时22岁。她记不得她的父亲了； 她的母亲也已去世，继父又娶了人，因此那对夫妇树立给她 家的概念之模糊，完全比得上那个换了把子还是换了刀子 的古老的诡辩，当然她几乎已不可能再期望去发现并参与真 正意义上的家了。她一个人住在伦敦，糊里糊涂地上了一个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艺术学校，学习西方语言，就这些。人们喜欢她，因为她有一种恬静的魅力，一张黯淡而迷人的脸，稍显沙哑的嗓音。人们总是记得起她，仿佛她被赋予一种不易被人忘记的天赋；她让人记得那么清晰，她有助于增进记忆力。甚至她的一双骨节突出的大手也有其独有的魅力，她是一个轻盈无声的跳舞高手。然而她身上最奇妙的是，她属于那类极其罕见极其罕见的女人，不拿世界想当然，不将日常事务仅仅看作她门内女人气的一面面寻常的镜子。她有想象力——那是灵魂的肌肉——她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几乎是男人的类型。她也领悟到真正的美远非与艺术有关，而是关系到要不停地去识辨一只煎锅的光环或发现一株垂柳与一只斯凯便狗①之间的相（以性）。最后，她有幸获得一种幽默感。难怪她与塞巴斯提安在一起如此默契。

在他们相识的第一个季节里，他们就了解到了对方身上的许多东西。秋天她前往巴黎，我猜测塞巴斯提安去看过她不止一次。那时他的第一本书正在准备之中。她学会了打字，1924年夏天的夜晚对她来说就是一张张纸滑进打字机然后又滑出来，载满鲜活的黑色、紫色文字。我喜欢去想象她正敲着咔嚓作响的打字键，敞开的窗户外一阵温暖的细雨在油黑的榆树上沙沙作响。塞巴斯提安缓慢严肃的嗓音（据普拉特小姐讲，他不仅仅在口授，他在主持《义式》）在房间里此起彼落。他常常在白天写作，可是活千得那么吃力，几乎很少

有超过两页的新东西交由克莱尔在晚上打印。即便这一两页还要再处理一遍，因为塞巴斯提安对大肆修改十分着迷。有时他

会做一些我敢说没有哪个作家会做的事——亲手用他歪

①斯凯I更狗：一种苏格兰种的长毛短腿狗。

204

1\*111^夫小说全集

歪斜斜不像英语的文字抄一遍打印稿，然后继续口授。他与词语的奋力拼搏如此痛苦不堪，这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那类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给思想与表达间的鸿沟上搭桥铺路。另一种是弥加疯狂的感受：恰当的词汇，惟一的汇词正在雾蒙蒙的对岸远处等着你，而仍未着装的思想却打着哆嗦在沟壑的这边大声喊叫。现成的语言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因为他想说的事物有着不合常规的构造，而且他知道如果没有经过测量审度的词语，那任何思想都谈不上存在。结果是（让我们用一个更切近的比喻吧）：看上去赤裸着，但其实只是在恳求穿上它以前曾穿过的衣服的思想清晰可见，可是在远方闪烁不定的语词却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是一个空壳，而只是等着让它们给取消了的思想来给它们点火好让它们运动起来。时不时他觉得就像一个孩子，人家给他拿来乱麻般的一堆铁丝让他制造出光的奇观，他确实去造了。有时他会根本意识不到他是怎样成功的，另一些时候则会最符合常情常规地一连几小时看着电线忧心忡忡一无所获。克莱尔呢，她一生从未写过一行虚构的散文或诗歌，却对塞巴斯提安最具体细微的奋力拼搏都洞若观火。她打出的文字对她来说并非只是传达了其本来的涵义，而是一道道沟槽和弯弯曲曲的道路，塞巴斯提安正是顺着它们往前爬行，最终找到完美的^&方式的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我知道，我非常明确地知道我们有同一个父亲，我知道塞巴斯提安的俄语对他来说要比英语更好更自然。我相信只要5年不说俄语，塞巴斯提安就会逼迫自己相信他已经忘掉这门语言了。可是语言是有生命力的物质性的东西，它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更别忘了距他写的第一部书5年之前——也就是说，在他离开俄国的时候~~他塞4奈特的真实生活

205

的英语跟我一样单薄。好几年后我人为地提高了自己的英语（缘于在国外的苦读、而他的英语则在自身环境下自然地茁壮起来。那种长势好得出奇，可我仍然觉得，如果他一开始就用俄语写作的话，就可以避免那种学语言特有的苦役。让我再交待一句，我保留了他死前不久写给我的一封信，那封短信用俄语写就，措辞比他写过的任何英语文字都要纯粹丰富，且不管他在自己的书中英语的表达有多么漂亮。

我也知道，当克莱尔打了塞巴斯提安从手稿中整理出来的文字时，她有时会停下来，微皱着眉，轻轻抬一下被囚禁在打字机上的纸页的外缘，重读一遍这个句子：“不，亲爱的，你不能英语这样讲。”他会看她一两眼踌躇起来，极不情愿地对她的意见进行考虑，而她则将手交叠着轻轻放在大腿上静静等待。“再没有其它的表达方法了，”他临了会嘟哝起来。“如果像这样，”她会说——然后诞生了一个精确的讲法。

“噢，好吧，就随你吧。”他会说。

"我并不一定要这样，亲爱的，看你吧，如果你觉得语法有误不会妨害……"

"噢，继续吧，"他会叫道，"你说得对极了，继续吧……"

1924年11月，《棱镜的棱》杀青了。翌年5月小说出版，根本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就我翻阅当时的报纸了解的东西而言，它只被提过一次。在一份星期天的报纸上占据了5行半，夹在介绍其它书的文字之间。《棱镜的棱》明显属于一部处女作，因此不应对其太苛刻（像对待某某在前面提过的书那样），对我来说其晦涩似乎非常有趣，它的晦涩部分是十分可笑的。但兴许存在一类小说，其精确细致常常让我避而远之，为了有益于喜欢这类东西的读者，我要说一句，奈特先生在

206

^!^^小说全集

使用分离不定式①时非常擅长吹毛求疵。

那个春天也许是塞巴斯提安在世时最幸福的时期。他已出了一本书，而且已经感到下一部书分娩前的阵痛。他身体状况非常不错。他有一个兴高采烈的女伴。他不再为一些小事忧患烦恼，而那些事在以前时不时会像一群席卷庄园的蚂蚁一样给他以连续的打击。克莱尔帮他寄信，检查洗衣店送回的衣服，发现他身边队不缺剃须刀片、烟草和盐渍的杏仁，

他对这些有特殊嗜好。他喜欢跟她一道在外面吃饭，然后一起去看戏。戏剧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把他折磨得直叫，然而

他却学会了以揭露陈辞滥调为乐。每当哪里显露出贪婪或充满邪念的渴欲时，他的鼻孔就会张大，后牙根难受得作痛，他

会对那些轻浮的屑物一阵猛打。普拉特小姐记得有一段时间他父亲对电影业极有经济方面的兴趣，有一次，一部投资极大非常奢华的电影私映时，他邀请塞巴斯提安和克莱尔去看。男主角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缠着一条富丽堂皇的包头巾，情节也是极尽戏剧性。就在电影最火爆的高潮处，让普拉特先生非常惊讶非常生气的是，塞巴斯提安突然放声大笑，摇头不止。克莱尔也咯咯直笑，只不过毫无用处地拽了拽塞巴斯提安的衣袖让他别再笑了。他们俩人在一起一定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很难相信其中的温暖、柔情和美意没有被好好感受过，没有被某些精神生活的不朽的见证人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加以珍惜过。人们肯定见过他们一起在“丘园”或里奇蒙德公园信步（我自己从未去过那儿，可是它III的名字非常吸引人），或者夏季漫游乡间时在漂亮的小旅馆吃火腿和鸡蛋，或者一起在塞巴斯提安书房里的长沙发上看书：此时①在 不定式的【O和动词之间加了其它修饰成分的不定式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07

炉火欢快地燃烧着，英国人的圣诞节已充满节日气氛，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熏衣草和皮子的味道。人们肯定不经意地听到塞巴斯提安在给克莱尔讲述他在下一本书《成功》中将要表达的极不寻常的东西。

1926年的夏季的某天，在与一个极其桀骜不驯的章节进行了一番搏斗之后，他感到自己已经枯干了，于是他想他应该在海外度一个月假。克莱尔在伦敦有事，说她一两个星期后将到他身边去。当她最后到了那个塞巴斯提安选定的德国海滨胜地时，有人意外地通知她，他已前往某个人听不知的地方，但是两星期后就会回来。克莱尔非常困惑，不过像她后来对普拉特小姐讲的，她并没有怎么焦虑和沮丧。我们可以这样想：她，一个穿雨衣（天空阴云密布颇为晦气）的瘦高个，漫无目标地在临海大道上遛达，沙滩上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三色旗在微弱欲止的风中悲恸

海岸走下去有一片山毛榉林子黑油油的，下面没有长什么东西，只有一些旋花属植被点缀在起伏不平的棕色土壤上。笔直光滑的树干之间有一种陌生的、棕色的寂静在守望着：她觉得随时都可能看到一只戴红帽子的地精，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从一个洞穴周围的枯枝败叶间将她打量。她打开了浴具，躺在柔欢的白沙上，度过了愉快而又有点没有头绪的一天。第二天早上又下雨了，她到吃午饭一直呆在房间里读多恩<sup>①</sup>的诗，自此这位诗人在她脑子中总与那个阴黯静寂的

9子里灰蒙蒙的光线和一个闹着要到廊道里去玩的小孩的嘶嚷声联系在一起。就在这时，塞巴斯提安回来了，见到她当

①约翰·多恩<sup>1609-1633</sup>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代表人物。

208 科夫小说全集

然非常高兴，可是神情中有一种不自然的东西。他看上去很紧张，心事重重，当她试图去面对他时，他总是掉过脸去。他说

他碰见了好多年前在俄国认识的一个人，然后坐着那人的车前往——他说出了沿海岸数里之外一个地方的名字。"可是到底出什么事了，亲爱的！"她看着他的郁郁不乐的脸问道。

"噢，没什么，没什么，"他大发脾气嚷道，"我不能坐着什么也不干，我想工作。"他望着别处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给我讲了实话，她说。

他耸了耸肩，用攀边蹭着拿在手帽子的槽沟。

"跟我来吧，"他说，"我们去吃顿，然后一块儿回伦敦。"

可是当晚没有可以乘坐的火车。天放晴后他们一起出去散步。塞巴斯提安试了一两次，想麋平时那样在她面前快活一些/可总是有始无终，两个人都归于沉默。他们到了那片山毛榉林子里。这儿同样有一种神秘而让人气闷的悬念。（他说她还没有告诉他自己先前曾到这儿来过。）"多有趣、多安静的地方啊！对不对？人们可能会指望在那些枯枝败叶和旋花植物中看到一个小精灵。"

"听我说，塞巴斯提安，"她突然开口了，将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也许你已经不再爱我了，是不是？"

"噢，亲爱的，你胡扯什么呀？"他非常诚恳地说。"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你知道……我不擅长骗人……好吧，我也希望你。我感到胸口和胳膊上疼得厉害。

因此我想最好赶到柏林去看一看医生。他打发我躺在那儿……严重吗？……不，我希望不。我们探讨了一下冠状动脉、供血和萨尔瓦窦，那个老家伙（以乎非常有名。我准备在伦敦再见

一个人再做一个诊断，可是今天我感觉身体好极了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09

^ , ,

我猜想塞巴斯提安已经知道他得的什么心脏病了。他母亲就死于这个病，心绞痛的一个罕见类别，有些医生称之为“勒曼病”。不过，自第一次犯病以来他似乎起码有一年安然无恙了，尽管时不时他的左臂中就像扎了一根刺一样有一种剧痛。

他又坐下来自秋至春不停地干起活来。写《成功》看上去要比写第一本书费力得多，尽管两本书长度相仿，他却在第二本书上花了更多的时间。很幸运的是，我对《成功》收笔那天的情景有直接印象。这归功于我后来遇到的一个人——事实上我在本章提供的许多印象都来自于普拉特小姐和塞巴斯提安的另一位朋友的叙述，而燃亮这些情景的火星，则来自我对步履沉重地走在伦敦街道上的克莱尔，毕肖普的惊鸿一瞥。

门敞开着，塞巴斯提安四仰八叉地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克莱尔正在整理一堆新打印出来的稿子。进门的人猝然止步。

“别，莱斯丽，”塞巴斯提安躺在地上说，“我没有死。我刚刚建成了一个世界，这是我塞巴斯提安的休息方式。”

塞巴斯提安第一本真正成功的书问世之后，《棱镜的棱》被另一家出版公司（布朗松）再版了，直到这时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才被人们认识，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没有《成功》或《失去的财富》那样卖得好。作为作家的第一本小说，它已显示出艺术家非凡的意志力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塞巴斯提安像一

贯那样将戏仿作为一种跳板，来向最高层次的严肃情感跃进。

1.1科勒曼称之为“一个在长翅膀的小丑，或一个模<sup>^</sup>筋斗鸽的天使。”这个比喻在我看来极为确切。以狡黠地戏<sup>^</sup>文学上的传统技巧为基础，《棱镜的棱》卓然树立空中。受某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11

种深恶痛绝的情感的驱使，塞巴斯提安一直在捕猎那些曾经光亮鲜活，现在却磨损成片片缕缕的东西，混在活物中的死物，死物在冒充有生命的东西，可是仍然被看不破这场骗局的怠惰的脑袋瓜接受着。腐朽的思想本身可能是清白无辜的，这样那样的已经枯竭的主题风格如果还能娱悦性情，人们也可以认为继续挖掘它们并非什么罪过。可是对塞巴斯提安来说，最不值一提的无聊玩意儿，比方说，侦探小说所采用的那种手法，都会变成一具膨胀恶臭的死尸。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去制造“廉价的刺激性”，因为似<sup>^</sup>庸常的心灵从不关心。经常惹恼他的无一例外都是二流的东西，而不是三流的或“流的，因为在二流的舞台上，冒充就开始了，而这队艺术角度看是道德败坏的。不过《棱镜的棱》并不只是哄闹般戏<sup>^</sup>了一部侦探小说的情节，它也不无恶意地模<sup>^</sup>了其它一些东西：比方说塞巴斯提安凭他洞察腐朽的非凡眼力注意到的当代文学的一个习惯作法，盛行在一个有限区域（一个旅馆，一个孤岛，一条街），设置一群人来展示情节。行文过程中还嘲讽了好多种文学技巧，比如说将直接引语中的内容与叙述和描写融在一起，解决这一问题时，华笔搜尽能在字典上找到

的从"他答应道"到"他尖叫道"为止听有"他说道"①的变种和花样。不过，我要再说一遍，这些不大容易看出来的玩笑只是作者的一个跳板。

有12个人住在一个寄宿公寓里；公寓被予以详尽地描写，但只为强调"孤岛"这一面。至于城里的其它事物，只是偶然几笔提了一下它介于大自然的浓雾和第一个十字路口

①"答应"(^^)和"尖叫"(丌^)分别是字典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与说有关的词汇。

212

## 科夫小说全集

之间的第二个十字路口，提了一下舞台道具和一个房地产商的恶梦。就像作者指出的（以间接的方式，这个手法〔以乎是电影里的作法，让女主角在住学生宿舍的年月里就光艳夺目，孑然特立于其它着实平凡而现实的莘莘学子之间。某名房客，一个叫阿波森的艺术经纪人被人杀害在他的房间里。当地的警察，对他的描写仅限于讲了一下他的靴子，给一个伦敦的侦探打了个电话，让他赶快赶过来。由于出了一系列倒霉的岔子（车子撞了一个老太太，坐错了火车：），侦探迟迟无法赶来。与此同时，公寓里的住户外加一个过路的人——老诺斯伯格，他案发时正好在穿堂里——都被作了彻底审查。所有的人都多少受到怀疑，只有最后出场的那个人物例外。那是一个温和的老先生，须髯皆白，嘴角周围的胡子却发黄，有一个

一个无害的嗜好，热衷收集鼻烟盒。在众多嫌疑人中，有一个



学艺术的学生尤其可疑：在他的床下发现了半打沾着血迹的手巾。顺便讲一下，为了简化情节“集中”叙述这件事，没有一个旅馆里的仆从杂役被破格提过一笔，也没有一个人因为缺了他们而有过什么麻烦。然后，情节开始跃进，故事中某些要素在发生变化（应该记住，侦探仍在路上，0^阿波森硬邦邦的尸体还挺在地毯上、人『门慢慢地开始知道，所有的

房客都以不同的方式互相有着瓜葛。1号房间里的老太太证明是11号房间里的小提琴师的母亲。住在前面卧室的小说家 其实是住三楼后面卧室的年轻女人的老公。而那个可疑的艺术系学生正好是年轻女人的弟弟。那位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不苟言笑、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男子，正好是那位脾气暴躁的上校的管家，而后者看上去是提琴师的父亲。事情还在复杂，艺术系学生已经跟住在5号房里的一个矮胖的女子订了婚，后者是老太太头婚生的女儿。当人们得知住6号房的草地网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13

球业余冠军是提琴师的弟^小说家是他1门俩人的叔叔3号房 的老太太是脾气暴躁的老上校的妻子时，房门上的号被不知不觉地隐去了，寄宿公寓这个中心情景毫无痛苦非常顺畅地恢复了其真实面目——幢乡间房子，一幢自然意义上的乡间房子。在这儿故事显得诡异动人。时间主题本来用于制造 喜剧感（侦探迷了路……在黑夜里的某个地方一筹莫展），现在『以乎蜷起来睡着了。现在每一个人物都闪耀着真实的人性 的

光芒，0^阿波森被封起来的房子也只不过是一间没人注意的仓房。一个新的情节，一场与故事的开端毫无关联的新戏似乎挣扎着要上演，硬要挤入梦的领域。可是就在读者在一种亲切宜人的现实氛围中感到十分安全自在，作家熠熠生辉的文笔也似乎要揭示某种玄虚而丰富的含义时，响起一阵狰狞的敲门声，侦探进来了。我们又一次在戏&的泥淖里打起滚来。侦探是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说话老掉"!!"，①这样处理是为了让他显得很油；因为这儿戏^的不是福尔摩斯的作法，而是戏仿的现代人对福尔摩斯的态度。房客们又被审查了一遍。新的线索正在搜寻。和蔼的老诺斯伯格游来荡去，一副心不在焉、于世无碍的样子。他辩解道，他当时只不过顺便过来看看有没有空房子。让貌(以最清白的人真相大白变成首恶元凶的旧把戏眼看就要用上场了，这时侦探突然对鼻烟盒发生了兴趣。与此同时突然一个警察腾腾腾走了进来，满脸通红报告说尸体不见了。侦探道："聂(你)说波(不)见了舍(是)指什么？"警察道，"不见了先生，房间里是空的。"

这时堪称是一个惹人笑的悬念。"我想，"老诺斯伯格平静地说，"我能解释这件事。"他非常慢非常小心地拿下络腮胡子、①指不发以11开头的单词中"这个音。

2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灰白的假发以及墨镜，0^阿波森的脸露了出来。"你知道，"阿波森先生颇对自己不满地笑着说，"谁也不想被杀了。"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来介绍这本书的写法，起码是部分内

容的写法。它的魅力、幽默和哀婉只有亲自阅读方可领略。可是有的人会在它的变幻莫测面前感到吃力，或有的人纯粹是讨厌这样一本全新的书，觉得与他心目中“好书”的概念不符，为开导这些人，我想指出《棱镜的棱》是会让人得到彻底享受的，只要你理解了此书的主人公其实是一种我们可以粗略称之为“构成法”的东西。这就好像一个画家说：看着，我在这儿要给你们看的不是一幅风景画，而是画一幅风景画的各种画法，我相信它们融汇贯通起来就能表现出我想让你们看的东西。塞巴斯提安在第一本书中进行的这个试验取得了可想而知的满意效果。通过测试这样那样的文学手法然后将它们一个一个扬弃，他推演出了自己的手法，并在他的下一本书《成功》中予以充分运用。在这儿他（以乎从一个层次在向另一个层次步步升高，因为，如果说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以文学构成法为基础的话，那么第二部则主要处理的是人物命运法。塞巴斯提安对大量的资料（积累这些资料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基本假设：一个作家可以发现他的人物身上他想了解的任何东西，这种能力只受他的选择方式和选择目标的限制，因为他不想让人物成为一堆琐碎细物的大杂烩，而要出于明确有条理的需要），进行了科学般精确的分类、检验和筛选，将300来页的《成功》写成一部一个作家所能写出的最复杂的研究著作。书中讲的是一个叫珀西瓦尔·0的生意人，他在一生的某个时期，在某一特定环境下遇见了一个姑娘，一个魔术师的助手，有了她以后他的生活美满起来了。他们相遇得非常或者显得非常偶然：适逢一日公共汽车职员

罢工，他俩人也都搭乘了一位好心的陌生人的小汽车。这是一个俗套：如果真正发生了看起来会觉得索然寡味，可是一旦从某个特殊角度来看，这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精神享受和快感的源泉。作家的任务是探究这种俗套是怎么达成的；他将艺术的魔力和能量都焕发了出来，来探索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到底是怎样被拉到一起的~整部书其实是拿因果律作了一次精采的赌博，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对偶然性的秘密做了一次直溯源头的探究。可能性是无限的。几条明线上的探究导出各不相同的结果。通过研究，作者发现，为什么罢工非要定在那天发生，一个政治家为什么终生都偏爱9这个

数字，这成了整件事的根源。不过这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这条道路不能走了（可是却让我们有机会目睹了一场激烈的党派论战）。另一个错误的地方选在陌生人的汽车上。我们试图弄清他是谁，是什么让他在既定的时间里，路过那条既定的街道的。可是当我们得知，他前10年每一个工作日都是在同一时间经过那儿去他的办公室时，我们又都傻了。这样看来的活动场：它只不过是既定实体，一个固定不变的因素，没有什么偶然意味。因此，我们很明确地要转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0和安妮姑娘及所有的人会走到这个特殊的地点，在路边肩并肩地站一会儿。于是姑娘的命运轨迹被花了一阵子工夫予以追溯，接着是0的（与前者截然不同、再接着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才随后展开。

我们知道了许多奇妙的事。两条最终交于一点的线实际上并不是三角形直直地向一个未知的底边岔开去的直线边，而是两段波浪线，一会儿离得远远，一会儿又几近相交。换句话说，两个人的生活中起码有两次都已经碰面了只是双方

216

## 自科夫小说全集

都浑然不知，每次命运（似乎都为那样的会面倾注了最大的心血。一会儿实施这个方案一会儿又是另一个；堵死了漏洞，刷新了标牌；蹑手蹑脚地收拢蝴蝶在里面扑动的网兜；调整每一个细节不留任何机会。这样一个暗地里准备的过程揭示得非常引人入胜，作者在谈及环境和地点的特征时，犹如一个机警的看守。然而，每次都是一不留神（有一丝疏漏，或一个没查看的渠道被堵，或自由意志的一时任性）就毁了这件必然的快事，两个人又以加速度分道扬镳了。就这样，珀西

瓦尔，O由于嘴唇上被蜜蜂蜇了一下，在最后一分钟里眼睁睁没法赴一个晚会，而命运已克服了数不尽的困难将安妮带到了那里；同样，安妮由于一时率性发了点脾气，从而失去了一份处心积虑想得到的在失物招领处的工作，而O的哥哥正好在那儿上班。可是命运是如此不折不扣，哪肯轻易就范。最后终于成功了，使用的手段如此高明，一声不响就将两人拉在了一起。

我不想进一步详细谈论这部智慧有趣的小说了。它是塞巴斯提安·奈特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尽管他后面的3部书在好多方面都超过了这部书。就像在介绍《棱镜的棱》时

一样，我的惟一目标是介绍这部作品的写法，这或许淡化了这本书会给人带来的美（技巧是另一回事）的感受。这本书中有一段与塞巴斯提安在写完最后几章时的个人生活有非常奇特的联系，因此值得在此摘引，好与那些更涉及作家大脑的脑回，而不是其艺术的情感要素的文字有一个对比。

"威利（安妮第一个未婚夫，性情古怪，缺少须盾气，后来抛弃了她）像以往一样将她送回家，在门廊的黑暗处拥抱了她一下。突然，她感到他的脸湿了。他用手捂着脸去摸他的手绢。

'天堂在下雨，，他说……畠幸福的笨蛋……可怜的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17

威利愿不愿意都是一棵柳树。，①他吻了一下她的嘴角，抽了一下鼻子，泪眼模糊地看了她一眼。'长大的男人是不哭的，，安妮说。'可我没有长大，'他呜咽着答道，'月亮像孩子，湿淋淋的人行道像孩子，爱是一个咂蜂蜜的娃娃……，'请别说了，'她说，'你知道你这样讲下去我要恨死了。，'太蠢了，太……太威利了/②他叹道。他又吻了她一下，两人站在那儿就像两个头部模糊的发暗的雕像。一个巡夜的警察牵着3匹警犬经过，停下来让狗去闻邮筒。^像你一样快活，'她说，河我根本不想哭，或者胡1^、道。'4可你雜不明白，'他低声说，'你雜不明白幸福到了极点时会由于針人都雜一死而沦为小丑的行为？，4晚安。，安妮说道。'明早8点见7她溜掉时他叫道。他轻轻地关上门，这会儿正在街上遛达。她很温柔很漂亮，他沉思道，我爱婢，可錢一点都不好，都不好

，因为我们都快死了。我受不了再回到过去中去。刚才的一吻已经死了，《白衣女人》（那天晚上他们看的一部电影）死得硬挺挺的，刚才过去的警察也死了，甚至门也死得像它上面的钉子一样。最跟前的想法现在也已是死物一个。考特斯（：医生）说的对，他说我的心脏相对于我的体格来说太小了。不停地叹气。他自言自语地走着路。他的影子现在正拉出一个长长的鼻子，现在又在行屈膝礼，因为向后滑到一个路灯柱上了。到了凄凉的寓所，他摸着黑上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楼。睡觉前他敲了魔术师的门，发现老头正穿着内衣站在那儿收拾一条黑裤子。‘怎么样？，威利说……’他们不喜欢我的口音，‘他答道，‘不过我想我很快就会改过来的。’威

① 原文：? 001： 15 1^ ^ 押头韵和双重韵。

② “威利”（“化”和“蠢”“出”谐音。

218

^科夫1、说全集

利坐在床上说，“你应该染染发，‘我不是头白了，而是头秃了？魔术师说。‘我常常想，’威利说，4我们掉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因为你知道，它（门一定去了某处——掉了的头发、指甲……，‘又喝酒了？，魔术师没怎么好奇地问。他仔细地叠好裤子，让威利离开床好把裤子压在垫褥下。威利坐在一把椅子上，魔术师继续忙自己的事；他腿肚子上的毛又粗又硬，嘴噘着，一双轻柔的手缓慢地移动着。‘我只是很快活，’威利道。‘你看上去并不是那样，，魔术师道。‘我给你买只兔子好吗？7威利问。‘我会租一只的，只要需要？魔术师答道。需要一

词拖得长得就像一根扯不断的带子。①《真是一个荒唐的职业/威利说，^扒手们都疯了，这已是老生常谈。乞丐 帽子里的便士，你的高帽里的摊鸡蛋，都一样荒诞得很/

'我们常受人欺负。，魔术师说。他一声不响地拉灭了灯，威利摸黑走了出来。他房间里床上的书似乎不情愿移开。脱衣时他想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洗衣房，那福地般的情景：湛蓝的水、通红的臂腕。他能不能求安妮给他洗衬衣？他是不是真的又让她生气了？她真的相信有一天他们会结婚吗？她那双天真的眼睛，下面光亮的皮肤上几颗淡淡的小雀斑。右边的门牙稍往外突。她的温柔的脖颈。他又感到要流泪了。她 会不会步悔^朱迪、朱丽叶特^奥古斯塔和其它所有他渐渐地不怎么爱了的人的后尘？他听隔壁的舞女正在关门，洗漱，打碎了一个罐子，急切地嗽喉咙。什么东西叮当一声掉在地上。魔术师开始打酩了。"

①"需要"英文为0638^8317，为多音节词，故称。

很快就要写到塞巴斯提安感情生活的关键阶段了，想想 要完成的任务再看看自己的作为，实在让我有些惴惴不安。到现在为止我有没有像原先希望的那样对塞巴斯提安的生活有 一个公允的认识？同样，在写他最后阶段的生活时，我能不能像现在希望的那样不偏不倚？和一门外国语言苦苦搏斗，再 加上又绝对缺乏文学经验—这真没法让人非常自信。然而

即便前面的章节已写得一团糟，我还是要靠我那些私下里的 知识支撑下去，塞巴斯提安的幽灵会不声不响地帮助我的。我还得到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帮助。诗人？，0，谢尔顿



## 科夫小说全集

1927年到1930年间经常见到克莱尔和塞巴斯提安，我跟克愿；将他知道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也正是他，在两个月后（当时我已经动笔写这本书了）向我通报了可怜的克莱尔的悲惨命运。她看上去是那么一个正常健康的女人，她怎么会在一个空空的摇篮旁流血不止而死呢？谢尔顿告诉我，当《成功》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取得成功时她有多么高兴。可是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一本书会砸锅，而其它同样优秀的书会获得其应有的评价？这可真是一个谜。跟第一部小说的情形一样，塞

巴斯提安没有为使自己的《成功》有被世人奔走相广为传颂的效果而费过一丝心机。有一个剪报代理商塞给他一本汇集了各种褒扬的剪报样书，可是他既未订那人的书，也未对各种善意的批评表示感谢。向一个把发表对一本书的看法仅仅当作其本职工作的人表示谢意，这在塞巴斯提安看来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一种玷污，因为这等于给客观冷静的评判中加入了温温吞吞的人的因素。况且，一旦有了第一次，他将不天突然漏了谁，那将；那人是个伤害；最后：不管评论家如何诚实：这种稀里糊涂的温情都，导致一个结果：感恩戴德进来。

名声在我们这个时代太泛滥了，因此已很难与一本货真价实的书的持久光辉混同起来。然而不管它是何物，克莱尔总是喜欢它。她极愿见那些极愿见塞巴斯提安的人，而塞巴斯

提安却压根不想见他们。她极愿听不认识的人谈论《成功》，可塞巴斯提安却说他对这本书已没什么兴趣了。她想让塞巴斯提安参加文学俱乐部，以与其它作家广泛交往。有一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21

两次塞巴斯提安钻进了浆过的衬衫又队中钻了出来，在去为他举办的宴会上竟至一言不发。他的感觉不是很好，他睡了过去。他还有了翻脸不认人的脾气——这对克莱尔来说是一件新事物。一天下午他正在书房里写《可笑的山》，正沿着神经痛般的岩间一条陡峭滑溜的小道费劲地往上爬，这时克莱尔来了，用轻极了的声音问他愿不愿意见一个来访者。

"不，"他说，直截了当地吐出了一个他刚刚写上去的词。

"可是你要他5点钟来的……，，

"那你现在给我招呼一下……"塞巴斯提安嚷道，猛得将自来水笔掷到雪白的墙壁上。"你能不能让我安静地写一会儿。"他的嗓门一下子提得那么高，正跟克莱尔在隔壁房间下棋的！5. ^ 谢尔顿赶忙起身，关上了通往客厅的门，而那个温顺的小男人正在那里恭候着。

时不时，他的心头会掠过一阵想胡闹一通的欲望。一天下午跟克莱尔及几个朋友在一起时，他想出一个主意，拿饭后他们要去见的一个朋友开一个漂亮而可行的玩笑。奇怪的

是谢尔顿竟然记不清那到底是怎样一个玩笑了。塞巴斯提安越想越乐，转过身把拳头抵在一起哈哈直笑。每个人都急切地准备出发，克莱尔打电话叫了出租车，脚上一双银白色的鞋子熠

熠生辉。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包，可就在这时，塞巴斯提安突然一下子没了兴趣。他看上去非常心烦，非常厌倦，没张嘴打了一个哈欠，接着说他要带狗出去然后睡一觉。那时他养了一只黑色的短毛狗，后来由于生病不得不弄走了。

《可笑的山》写完了，接着是《穿黑衣的白化病人》，再接着是第三部，也是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月亮的后背》。你还记得后者里面的那个可爱的主人公——那个等火车时以3种不同方式帮了3位不幸的乘客的卑微的小男人吗？这个锡勒

222

## ^科夫小说全集

先生也许是塞巴斯提安写得最活的一个人物，相应地也是他最后一个“研究母题”，即我在《棱镜的棱》和《成功》中已经探讨过的那类东西。有某种观念（以乎一直在以前两本书中“生息发育，现在终于催放绽开，成了一个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实物。在这种情况下锡勒先生正式出场了。癖性和举止都做了详尽描述，显得鲜明，独特——浓浓的眉毛，稀疏的髭须，柔和的衣领中喉结“鼓鼓的，像一个幕后偷听者一样紧张地滚上滚下，”棕色眼睛，酒红色的静脉布满#头，”其形状让人想到他是不是把肉峰丢在什么地方了”；一小条黑领带再加一把旧伞、“一个神情悲恸的家伙”；）；鼻孔中荆棘般的黑鼻毛，卸掉帽子时一个闪亮的脑瓜完美得惊人。可是塞巴斯提

安活干得越好，他的感觉越糟，不干活的时候尤其如此。谢尔顿认为塞巴斯提安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已呈现在他最后一本书中，那本写于数年后的《若隐若现的常春花》所创造的世

界的某些特征，他所有的长篇短篇其实只是光亮的面具，貌似艺术历程，将毫无问题地带他去实现某个急着要实现的目标，其实面具下面仅仅是一个爱淘气的魔鬼。

他还像以前那样爱着克莱尔，可是他又非常清楚自己就要死了，这一点已经开始给他形成压力，让他和克莱尔的关系看上去比实际的情形要脆弱紧张。至于克莱尔，她还由于天真无邪而漫不经心，在塞巴斯提安的生活中充满阳光的角落里优游自在，而这些地方塞巴斯提安本人从未驻足过。现在她已落在后面，可是却不知到底应该赶紧追上，还是要把他叫回来。她忙于处理塞巴斯提安文学上的事，努力让他的生活井井有条，她乐此不疲。尽管她也明明感到有些事出了问题，知道如果与他虚构的那个世界失去联系将是危险的，可是也许她总是这样来安慰自己：目前正在度过一个诸事接踵

塞^奈特的其实生活

223

而来的阶段，“这些事会一个一个被理顺的。”当然，我没法触及两人关系最隐秘的一面，因为首先，探讨那些没有人能够明确断言的事是十分荒谬的；其次，“性”这个词的叫法，以它的招人晒笑的粗俗，以及字尾隐含的“嘘、嘘”声<sup>①</sup>，在我看来是那么空洞，我不禁怀疑它后面是否真有涵义。事实上，我认为，在探讨人性问题时给“性”一个想当然的特殊位置，或者更糟，让“性观念”〔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介入来“解释”其它现象，这都是理性犯下的一桩大错。“波浪碎为齏粉不足以说明整个海洋，不管是海月还是海蛇；一个石穴中的积水和通向天朝路

上的万顷碧波都一样是水。”〈《月亮 的后背》〉

"肉体之爱只不过是同一件事的又一种说法，而不是专指 纯粹的性行为，后者一度可以听到在灵魂的其它所有领域都 产生了反响。"〈《失去的财富》第82页）"所有的事物都隶

属于同一秩序，因为那也是人类认知的同一性、个体的同一 性、物质的同一性（不管是何种物质、惟一存在的一个数字 是？

，其它数字只不过重复罢了。"〈同上，83页）。即便 我从某一可靠来源获悉克莱尔有点达不到塞巴斯提安的性爱

标准，我也无法想象会将这种不满足归作他性情焦虑癫乱的原 因。然而，由于总体上对什么事都不满，因此他对他身上的

浪洩色彩可能也一直不满。请原谅，我这个不满一词用得 极不严密，因为塞巴斯提安那个时期的心境要比纯粹的"悲 观"和"忧郁"复杂得多。这一点只有通过他最后一部书 《若隐若现的常春花》方能有所领略。这本书至今还只是远方

①英语中性一词"化的后两个音节为〔"：1接近"^" 一词的 发音，故有此说。

224

^1\*5^小说全集

的一片雾钊，过一会儿又会变成海岸的轮廓。1929年，一个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奥特斯医生，建议塞巴斯提安到阿尔萨斯的布劳堡呆一个月，那儿有一种疗法被证明在几例同类病人身上颇有疗效。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同意让他一人前往。动身之前，普拉特小姐，谢尔顿，克莱尔和塞巴斯提安一道在他的公寓里喝茶。他兴高采烈谈兴极浓，奚落克莱尔

把她自己皱巴巴的手帕打包塞进一大堆旨在让他收拾收拾的东西中。然后他猛地抓住谢尔顿的袖口（他自己从来不戴手表），瞥了一眼时间，突然发急了，而离火车开动起码还有一个

小时时间。克莱尔没表示要送他去车站——她知道他不喜欢这样。他在她鬓间吻了一下，谢尔顿帮他拎出了包（我有没有提到过，除了一个大约是杂役的女人和一个为他从附近餐馆送饭的侍者，塞巴斯提安没有雇佣过一个仆人？）。他走了以后，剩下的3个人坐在一起好久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克莱尔放下了茶壶说：“我觉得那个手帕想跟着他去，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强烈。”

“别挺了。”谢尔顿说。“为什么不？”她问。

“你是不是在说你也想去坐那趟火车？”普拉特小姐开口了。

“为什么不？”克莱尔又说了一遍，“我还有40分钟时间 来这么作。我要冲回住的地方，拿一两件东西，然后跳上出租车……’

，  
她真的这样做了。她走后情况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可是一小时后或更晚一点，她给已回到家中的谢尔顿打了个电话，非常让人同情地笑着告诉他，塞巴斯提安在火车未开前 甚至不想让她呆在月台上。我的眼前有了一幅清晰的图景：她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赶到车站，手里提着包，准备风趣地笑着咧开嘴，她的目光 飘

过每一个车窗，寻找他，然后看见了他，或者是他先看到了她。  
。^……嗨，我来了。”她一定会快活地大叫，也许有点过于快活……

几天后他写信给她，告诉她那地方非常不错，他感觉好极了。然后是好长时间杳无音讯，直到克莱尔给他焦急地打了一个电报，才有一个明信片过来，告诉她他已缩短了布劳堡的时间，回家前准备在巴黎呆一星期。

那一周将近周末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1门在一家俄国餐馆吃了一顿。1924年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现在已是1929年，他看上去非常疲惫憔悴，也有一张苍白的脸没有刮的缘故，可是他刚刚去过理发馆。他的脖子后面长一个毒疔，上面贴着粉红色的青药。他问了几个有关我的问题之后，我发现继续谈下去非常吃力。我问上次见到的那个挺不错的姑娘怎么样了。，^姑娘？”他问。“噢，克莱尔，对，她挺好的，我们已是结了婚的人啦。”

“你看上去脸色有点难看。”我说。

“真是这样我也不在乎。你（们现在还上，尔曼^课吗？”

“真不可思议你还记得那些人的趣味。”我说。

“我为什么要忘掉呢？”他干巴巴地说。

一时间陷入沉默，我们只顾埋头吃饭，然后又喝咖啡。

“你说那个地方叫什么，布劳堡？”“对，布劳堡。”“那儿行吗？”

”

①指英国慨尔曼教^学院设计的倾尔曼记忆训练法。

## ^科夫小说全集

"那要看你指的什么。"他说，下巴扭动了一下，打了个哈欠。

"抱歉，"他说，"我真希望在火车上能睡一会儿。"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1点半。"我说。

"我要去打一个电话。"他咕哝道，餐巾插在兜里大步穿过餐馆。5分钟后他回来了，餐巾还半塞在上衣兜里，我把它扯了出来。

"你瞧，"他说，": 不起了，我得走了，我忘了自己还有个约会。"

"有件事常让我痛苦不堪，"塞巴斯提安·奈特在《失去的财富》中写道，"饭馆里的人队来不会注意那些有生命的神秘人物，他们为他们端饭，找衣服，为他开门。我想起数周前跟一个生意人吃了一顿午饭，给我们递帽子的人耳朵里塞着药棉。而那个生意人却困惑地说他根本没有觉得哪儿有过一个女人……一个人不会因为急着赶路而注意不到出租车的兔唇，这样的人我认为已属患有偏执狂的类型。我经常觉得我是坐在一群瞎了的疯子中间，因为我想一大堆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在琢磨那个卖巧克力的女孩的非常轻微，非常轻微的跛足。"

我们离开饭馆前往停出租车的地方，这时一个目光不灵的老头用大拇指蘸着唾沫给我们各发了一张广告。我们都没接，两个人都目不斜视，翊着脸神游物外的他没有注意到那个老头。"好了，再见。"我对他说，他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哪一天来伦敦看我。"他说，侧过脸，"等会儿，"他又说，"不能这样，我伤害了一个乞丐……"他离开我旋即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他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将它扔掉了。"要不要搭我的车?"他问。

塞巴斯提安的真实生活

227

我觉得他急于甩开我已急得发疯了。

"不用了，多谢。"我说，我没有听清他给司机讲要去哪儿，但我听见他说要快一点。

，他回到伦敦时……不，这条叙述线索在这儿已经断了，应该找其它人再来续上它。

克莱尔马上注意到出什么事了吗？她有没有马上去猜到到底是什么事？我们要不要想象一下她问了些什么，他怎么答的，她又说了些什么？我想我们不要这样做……塞巴斯提安回来后谢尔顿很快就见到了两个人，他发觉塞巴斯拉安有点怪。可是他以前看上去也是挺怪的……

"很快我就开始担心了。"谢尔顿先生说。他独自见到克莱尔，问她是否觉得塞巴斯提安挺正常。"塞巴斯提安?"克莱尔脸上露出迟钝凄凉的笑容，"塞巴斯提安发疯了，疯得不轻。"她反复道，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不跟我讲话了。"她说话时带着笑。

接着谢尔顿又看到了塞巴斯提安，问他出了什么事了。

"关你什么事?"塞巴斯提安一副厌恶冰冷的腔调。

"我喜欢克莱尔，"谢尔顿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像丢了

魂一样四处走个不停。”（她每天都到塞巴斯提安这儿来，坐在一个她从来没有坐过的偏僻的角落里。她有时给塞巴斯提安带点糖，或带一条领带。可是糖一直没吃，领带毫无生气地挂在椅子背上。她就像一个幽灵一样从塞巴斯提安身边经过，然后就像出现3寸那样悄然无声地渐渐消失了。）

“好啦，”谢尔顿说，“不提它啦，年轻人。你都跟她说了

12

谢尔顿没有从塞巴斯提安那里了解到任何情况。他所知道的都来自克莱尔，而这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塞巴斯提安回伦敦后，经常收到一个他在布劳堡认识的女人用俄语写来的信。他曾和他住同一个旅馆，此外情况再没有人知道了。

6周后（在1929年9月）塞巴斯提安又离开英国不见人影了，直到第二年1月才又一次露面。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谢尔顿认为也许是去了意大利——“因为情侣们常去那儿”。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

塞巴斯提安有没有跟克莱尔最后摊牌，或者他有没有在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29

离开时给她留一封信，这都不清楚。她像她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掉了。她换了住所：那儿离塞巴斯提安的公寓太近了。一个阴沉沉的11月的一天，普拉特小姐在大雾中遇见了下班途中的克莱尔，她在一个人身保险办事处谋了份工作。自此，两个姑娘见面的次数日渐频繁，可是很少提到塞巴斯提安的名字，5年后，克莱尔嫁人了

那个时期塞巴斯提安动笔创作的《失去的财富》似乎是他文学发现之旅的一个中止：一次总结，对一路上丢失的事物和人事的一次清点，一个收获的场景；卸了鞍的马匹在黑暗中秣草的嚓嚓声；宿营的镰火，头顶的星星。书中有一短节写的是一次飞机失事（飞行员和全部乘客除一人外都未免

于难、幸存者是一位年纪挺大的英国人，一个农民在离出事地点不远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他，正坐在一个石头上。他缩成一团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你伤得重吗？"农民问道。

不，"英国人答道，"我牙疼，一路上一直在疼。"有半打僧散落在地里：那是一个航空邮包的遗骸。两封信涉及重要的商务事件；第三封的收信人是一个女人，可是开头却是："亲爱的莫蒂莫先生，对您第六封信函我答复如……力信里面讲的是有关订货的事。第四封是祝贺生日的，第五封是一个间谍的信，硬邦邦的秘密藏在一大堆信口胡说中。最后一封信封上写着要寄给一个贸易公司。可是里面却装错了信，成了一封情书。"我可怜的人，这样是明智的，我们的野餐已经结束，黑糊糊的道路坑洼不平，车上最小的一个孩子快要生病了。一个一文不值的蠢货会对你说：你要勇敢。可是接下来，——你知道我指的什么。你经常能明白我的意思。跟你在一起生活是可爱的~~当我说可爱时，我指的是鸽子、百合、紫

个V时打卷的样子。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是押头韵的。当我想到所有将要死去的小生命时，我感到我（们也已经死了，因为我（们不能与他（们共在了。也许我们真是死了。你知道，我（们的幸福越是广大，它的錄就会变得越模糊，好像它的轮 麻在消融，现在已经彻底融化了。我仍然爱着你；可是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已经死了，我在迷雾中看不见你了……这都太 雜画意了。我正樹你撒谎。懦弱啊，没有比一个诗人旁 敲侧击不敢直言更谦弱的了。我想你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出现了一个该死的陈套：'另一个女人。，我跟她在一起极其不 快~这是事实。我想对此事的这一面无需再说什么了。

"我禁不住想，在爱上面肯定出了实质性^。朋友之间 可以大吵一通各奔东西，亲属之间亦然。可是在爱那儿没有 这种剧痛、凄婉、致命性的东西。友谊从来没有这副让人沮 丧的外表。上帝，这是怎么回事？我仍然爱着你，可是因为 我已无法再去亲吻你可爱光泽的脸，因此我们必须分手，我一个人可以有一千个朋友，却只能有一个爱偶。或者，有谁 敢想象一个土耳其人会像我爱你那样爱他400个妻子中的每 一位吗？因为我一旦说42\我就会开始数起絲并没完没 了。其实真正地只有一个数字：V 。很明显，爱是这种单一 性最恰当的例子。

"再见，我可怜的人。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不会让谁取代你。如果我要让你觉得你代表着纯洁的爱，而我的其它激 情只是肉体的闹剧的话，那将是不切实际的。一切都是肉体的一切又都是纯洁的。可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在一起我 非

常幸福而现在跟他人在一起我非常不幸。日子将就这样过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31

下去。我会跟伙计（门在办公室说笑，会吃好一天3顿饭（直到得了消化不良），会读小说，写诗，眼睛盯着股票——总之

以前怎么干以后还会怎么干。可这并不是说没有你我照样幸福……无论多么小的事只要能让我想起你~~你不赞成房间里家俱的样子，你拍打着坐垫说一些鬼才能听懂的话，诸如此类我们都觉察到了的琐事——那它（门对我来说似乎就永远是半个蛋壳，半枚硬币，另一半在你的手中。再见，走开吧，

走开吧，不要写信。马里，查理或其它任何一个嘴里咬着烟斗的男人。现在忘了我，以后再记起我，这样其中的苦涩味就会忘掉。这个污点不是泪水听致。我的自来水笔坏了，现在我正在一个发臭的房间里用一只臭笔写信。天热得骇人，我

还没有抓紧办那件要我必须拿出一个‘满意的结论，^就像莫蒂莫①那个白痴讲的）的事，我想你可能已经有我一两本书了~可是那实在不重要。请不要来信，□”

如果我【门能从这封虚构的信中提取5；那位虚设的作者所有的个人感受的话，那我相信其中有好多都是塞巴斯提安的，

甚至这封信可能就是塞巴斯提安写的，写给克莱尔的。他有

一个特殊习惯，常将自己调制出来的一些想法、印象或欲望 赋与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人物。他的主人公的这封信也许一直是一组密码，里面隐藏了他与克莱尔关系的一些真相。可是除他之外我找不出其他还有什么作家，能以同样让人犯难 的方式从事艺术——让我这样一个渴望看到作者的真实面目 的读者如此^|。在虚构的人物个性的模糊光影中很难看到 真人的身影，可是更难理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作家在0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小说中的第三封信和这封信是一人所写，误将内 容装错。

232

## 科夫小说全集

写作过程写的是他的真实感受，同时又能创造（从让他痛苦不堪的情感中拔出来）出一个虚构的、略显荒诞的人物。1930年初塞巴斯提安回到伦敦，由于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不知怎么回事他竟然还能继续写他的《失去的财富》一本在我看来最明白晓畅的书。现在该明白克莱尔以前在处理他的文学事务方面负了多大的责，又是多么有成效了。她离开后，七事八事一下子乱成一团。从许多 方面看，塞巴斯提安对事情的运转规律，对自己与这个那个 出版商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那样慌张，那 样力不从心，记一个名字，一个地址，一个放东西的地方如 此无可救药地低能，现在彻底陷入一塌糊涂的境地。非常奇 怪的是，尽管克莱尔有姑娘家的健忘特点，可是一旦处理起 塞巴斯提安的事来，竟会一下子那样沉着稳健、有条不紊。现 在一切都像患

了热病。塞巴斯提安从来不会打字，现在一旦 要从头开始，他总是焦急得下不了手。《可笑的山》同时在两 个美国杂志上出现。塞巴斯提安搞错了，他怎么会把它卖给 两个不同的人？还有一件头绪复杂的事，有一人想将《成 功》改编成电影，并预付了一笔钱（塞巴斯提安竟然不知道， 他看信的时候神思恍惚）要改成一个缩略并"充实"一下的 版本，这种事塞巴斯提安想都没想过。《棱镜的棱》也再版了，

可是塞巴斯提安几乎不知道。甚至各类邀请也没有答复。电话号码经常搞错，心烦意乱地翻寻胡乱写在信封上的号码常把他搞得比写一段书还疲惫。随时——他的心思在别处，早跟着一个不在身边的情人走了，或者常常在等她的电话~~ 电话都有可能打来，要么他自己再也等不及了，然后就会出现罗伊^卡斯威尔有一次看到的情景：一个^^的男子穿着一件肥大的上衣脚穿拖鞋钻进一辆普尔曼小轿车。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33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古德曼先生应运而生。一点一点的，塞 巴斯提安将他所有的文学事务移交给了他，并为遇上这样一个得力的秘书生出由衷的解脱感。"我经常发现，"古德曼先 生写道，"他就像一个怒气冲冲的豹子一样躺在床上〔不知怎 的这让人想起《小红帽》中的那只戴着睡帽的狼）……，，"我 一生从没见过那么短精神的人……'，在另一章节中他继续写 道，"有人告诉我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奈特有意无意 地在模^他，也特别喜欢作出一副倦怠而'好玩，的样子 ……，，接着又

写道："奈特非常瘦，脸色苍白，手非常纤弱，还喜欢像女人一样矫揉造作地打手势摆样子。他有一次对我 供认，他喜欢早晨洗澡时在水中倒半瓶法国香水，可是即便 如此他起床也尤其艰难……奈特空虚得要命，这就跟大多数 现代派作家一样。我有一两次看见他把剪报（当然大多是有 关他的书的评论文章）贴在一个漂亮豪华的簿子里，那东西 常锁在他的书桌中……他也许觉得让一双挑剔的眼睛打量他 人性缺点结出的硕果有点难为情……他经常去国外，一年两 次，我想可能去巴里湾了……可是他对此秘而不宣，常显出 拜伦式的旅游疲劳状。我不禁想，那些大陆之行可能构成了 他的艺术日程的一部分……他是一个真正的'戏子，。'，

可是当古德曼先生开始论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时，才最 雄辩地表达了自己的激愤之情。他要揭示并解释的是"存在 于艺术家奈特和其周围烦猥扰攘的世界间的致命鸿沟~（显然这是一整圈沟壑）。，'"奈特与世界格格不入是他毁灭的 主要原因。"古德曼先生宣称，嗒嗒嗒连点了 6点，"超尘拔 俗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罪恶，进退无据的人类将目光转向其作 家和思想家，恳求他们关注（如果不是医治的话）其无序的 疮痍……'象牙塔，中是没有磨难的，除非它变成灯塔或广

234

科夫小说全集

播站……在这样一个时代……周边尽是火烧眉毛的问题…… 经济萧条……被抛弃的……被欺骗的……大街的人……极 权蕃滋……失业……下一次超级大战……家庭生活的新问题 ……性…



…宇宙的构造。”看来古德曼先生的兴趣着实广泛。“现在，”他继续道，“奈特对无论什么样的当代问题都拒不表示兴趣……你要他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参加某种纪念性的集会，或者仅仅在某个已有许多响当当的名字出现的签名书上添上自己的名字以彰善瘅恶，这时不管我怎么予以谆谆劝告甚至百般恳求，他都会无动于衷地予以回绝……诚然，在他的最后（也是最晦涩的）一本书中，他研究了一下世界……可是他选择的角度和下功夫的地方根本不是严肃的读者所期望于严肃作家的样子……他仿佛是在尽心尽责地研究某家大型工厂的生活以及机器设备，而且蓄意三弯九转隐晦曲折，犹如窗台上的一只死蜜蜂。无论何时，当我求他注意一下那些新出版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吸引我的书时，他都会孩子气地说那都是‘哗众取宠之作’，要么发表一些离题万里的评论……

他将索居与高度及拉丁文的太阳混为一谈气他没意识到他正好处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然而，他又非常敏感我记得我在思考时有一个不良习惯，喜欢扯手指头听骨节啪啪响，每当这时他都会吓得直往后缩，他老止不住有一种感觉，总觉得哪儿出事了……他一步步地切断了自己与生活的联系……开关和闸在他的日光浴室是派不上用途的。作为一个性情挚诚的青年，多愁善感的青春期伊始，野蛮的世界就将他拒之千里，这种苦恼在他成名之后变成一个时髦的面具仍然为他

①“索居”英文为801 [11^，“高度”英文为^^&，拉文中“太阳”为30仏属于形似词，但塞巴斯提安显然也玩昧了其词义。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溉戴，现在义注入新的危险的现实因素。鞠育他情志的不再 是 '我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已悄悄将其改 为'我什么也看不见，。'，

如果对古德曼先生的连珠妙语再做一番解释，那将是对一读者（门智力的冒犯。如果塞巴斯提安是瞎的，那他的秘书不管怎样都会卖力地做一个狺狺的领路人。罗伊，卡斯威尔 1930 年曾为塞巴斯提安画过肖像，他告诉我，塞巴斯提安在讲他与古德曼先生间的纠葛时把他惹得哈哈大笑。如果那个 自负的家伙不是过于爱操心的话，那很可能他永远也不会主动去摆脱掉他的。1934年塞巴斯提安从戛纳给罗伊，卡斯威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无意中发现（他很少重读自己的书）古德曼先生在"天鹅"版的《可笑的山》中给他改了一个性质形容词。"我把他打发走了。"他说。古德曼先生非常谦虚，一直忍着没提这件小事。在耗尽了他储备的所有印象之后，他作结论道，塞巴斯提安真正的死因是，他最终意识到自己是"做人的一次失败，也是艺术家的失败，"他眉飞色舞地说由于要涉足另一领域，他的秘书生涯就此告终。我再也不会提古德曼先生的大作了，它已成了废纸一堆。

可是当我去看罗伊^卡斯威尔画的那幅肖像时，我仿佛看到塞巴斯提安的眼睛微微闪了一下，蕴含了无限哀愁。画家非常出色地画出了他湿润的、深灰绿色的眼膜，边缘处颜色更深，并在瞳孔四周施以金粉。眼睑很厚而且也许还有点红肿，光洁的眼球上一两根血管（以乎要绽裂出来。这双眼和整个面

部在构思时想制造那喀索斯以水为镜顾影自怜的印象 一凹陷的面颊上微起涟漪，那是一只水蜘蛛刚刚停在那儿， 复又向后浮去。一片枯树叶落在光亮可鉴的额头，额头由于 人物一目光专注而出现皱纹。铍巴巴的黑发上又是一个扩

236

#### 科夫4、说全集

散的涟漪，而鬓间的一缕头发则采到了一线潮湿的太阳光。两条笔直的眉毛间有一道深深的皱纹，另有一道从鼻端下至抿 得紧紧略显模糊的双唇。头部就这些东西。一块深乳白色的 影子遮住了脖颈，好像身体的上半部分在向后倾一样。整个 背景是神秘的蓝色，边角处有树枝构成的精巧的格子。塞巴 斯提安就是这样凝视着池子中的自己的。

"我想在他的身后或上方暗衬一个女性——一只手的影子，也许……有点……可是接着我担心这将是画画而不是讲故事了。"

"呃，她的任何情况好像都没人知道，谢尔顿也一样。" "她打破了他的生活，可以这样概括她，是不是?" "不行，我得更知道更多的情况，我想知道所有情况。否则， 他仍然像你画得那样支离破碎。哦，太妙了，画得太像了，我 最喜欢那只浮游的蜘蛛。尤其是它的腿在水底的棍子一样的 影子。可是脸只是一个偶然的形象罢了。每一个人都朝水 里看的，

"可你不觉得他那样做时与众不同吗?" "是的，我知道你指的什么。但不管怎么我要找到那个女 人。她是他的演变过程中一个缺失的环节，我必须找到她——"

那是科学的需要。”

“我敢以这幅画打赌，你是找不到她的。”罗伊，卡斯威尔说。

首先要做的事是查明她是谁。这个调查工作从何处着手？

我手头又有什么资料？1929年6月，塞巴斯提安住在布劳堡 的秀山旅馆，他就在那儿碰见的她。她是俄国人。除此之外 别无线索。

我跟塞巴斯提安一样不喜欢邮政那一套。对我来说千里迢迢走上一趟，（以乎也比写一封简短至极的信，然后找一个

信封，找到正确的地址，买适量邮票将它递出去（又敲着脑袋努力回忆是否签名了）要容易一些。何况，我即将要办的 这（牛棘手的事是不可能靠写信来处理的。1936年3月，在英  
^！^^/』、说全集

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咨询了一家旅行社，然后出发前往布这儿就是他足迹踏过的地方，我寻思道。眼前是白雾缭绕的湿漉漉的田野，挺拔的白杨身影缥#。一个红瓦小镇安卧在淡灰色的山麓。我将包寄存在一个荒僻的小站。在那儿的某处岔道上传来凄凉的牛叫声。然后我顺着平缓坡向上爬去，有几家旅馆和疗养院座落在一个气息濡湿的花园的前方。周围人迹寥寥。现在并不是“旺季”，突然我脑子里一黑，我可能只会找到关门歇业的旅馆。

可是情况并非如此，没有那么糟，我挺幸运。那些房屋看上去

实在可笑，花园整饬，核桃树正在发芽。看上去顶多能容纳50多人——我鼓舞不小：我只想作有

限的选择。旅馆经理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胡子修得非常齐整，长着一双紫黑色的眼睛。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

首先我说我已故的兄长，著名的英国作家塞巴斯提安，奈特在这儿住得非常惬意，因此我也准备今年夏天在这儿住一阵。也许我应该先要一个房间，住进去，适应几天，也就是说先拖延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再提那个特殊要求；可是我却觉得这事当下就应该着手办理。他说是的，他记得1929年这儿是住过一个英国人，每天早晨都要求洗澡。

"他不怎么热衷交朋友，是不是？"我装作很随便地问他。"他是不是经常一人呆着？"

"呃，我想他是跟他父亲在一起。"旅馆经理咕哝道。

个秀山旅馆住过的所有英国人。我看得出他对塞巴斯提安并没有特殊印象。

"让我直说吧，"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想打听一位女士的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39

地址，她是我哥哥的朋友，和他同时住在这儿。"

旅馆经理稍微翻了一下眼睛，我一下子不安起来，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为什么？"他说。〈"要不要贿赂一下他？"我立即想到。〉

"这样吧，"我说，"我很乐意给（尔付点辛苦费，麻烦你找找我要的资料。"

"什么资料?"他问。(他是一个挺蠢、疑心挺重的老头——但愿他永远看不到这句话。)

"我不知道,"我耐着性子继续道,"你能不能发发善心,帮我找一下与奈特先生同时住在这儿的一位女士的地址?时间 是1929年6月。"

"什么女士?"他带着刘易斯·卡罗尔①作品中的链轨拖拉机般的口气盘问道。

"我也叫不上她的名字。"我焦急地说。

"那你希望我怎么找她呢?"他耸了耸肩说道。

"她是俄国人,"我说,"也许你还记得一个俄国女人——一个很年轻的女人——还有……非常漂亮!"

"我们这漂亮女人多的是。"②他越来越生份了,"我怎么记得?"

“嗯,”我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查你的登记簿,将 1929年6月的俄国人的名字理出来。"

"肯定有好多个,"他说,"(尔要是不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 的名字,怎么把它找出来?)"

① 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以《艾丽丝漫游奇境记》最为有名。

② 柬文为法语。本书中凡此种字体康文为法语

240

「科夫」,说全集

"只要给我名字和地址就行。"我急切地说,"剩下的事就 由我

来办吧。”

他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不行。”他说。

“你是不是说你没有保存登记簿？”我尽量平心静气地说。

“噢，我保存得很好，”他说，“我这一行要求在这些事上要有条有理。呃，好吧，我现在就把名字拿来……”，他走到后屋，拿出一本黑色的大册子。

“瞧，”，他说，1935年7月的第一周……奥特教授及妻子，瑟梅上校……^

“钱样，”我说，“我对1935年7月没有兴趣，我要的是……^他合上本子将它拿开了。

“我只想让你看看，”他背对着我说，“只想让你看看（这时一只钟响了）我的登记工作做得很有条理。”

他回到桌子后面，将吸墨台上的一张纸拿起来打了个对折。

“1929年夏天的呢，”我恳求道，“你为什么不给我看看我要看的那页？”

“嗯，^他说，“这事不能干。首先，我不想让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去打扰我的顾客，过去是以后还可能是的顾客。再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想打听一位你连名字都不愿说的女士。第三——我不想惹任何麻烦。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1929年一对瑞士夫妇在旅馆的拐角处自杀了。”他又扯了好多毫不相干的话。

“这是不是你最后要说的？”我问。

他点了一下头去看他的手表。我转过身甩门而出——一起码，我

希望是甩了~它属于那类讨厌的气压门。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41

我慢腾腾地回到车站。公园。也许塞巴斯提安临死时还想到过那棵雪松下的石凳。远山的轮廓好像是某个难忘的夜晚画的一个花押。整个一带对我来说就像一堆废弃物，我却知道里面有颗珠宝。我失败得那么荒唐、可怖、可恼。就像梦中用力时那样沉重滞怠，又像无望地摸索某样消融的东西。过去为什么那样桀骜不驯？

"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准备了那么久等着动笔的传记就像一条河一样在最后一个拐弯处消失在雾钼中。就像我正在沉思的这个山谷。我能不能就这样将它搁在那儿同时动笔写书？一本有盲点的书。一幅未完成的画一殉道者的四肢还没敷色，旁边放着箭。

我已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要住哪里去了。为了考察塞巴斯提安最后一场爱情，我动脑子的时间已经不短。现在可的名字。我觉得如果：拿到那个油腻腻的黑本子，我会一眼认出它的。我该不该就此放弃，仅搜集一些现在还用得着，且知道到哪儿去找的零碎细节就算了？

脑子里一团麻，我坐在一列速度极慢的当地火车上，它将把我拉回斯特拉斯堡。然后我将去瑞士，也许……可是，不，我没法忘掉这次失败带给我的刺痛；我一费了好大劲才将自己拉到随身带的一本英国杂志上去：我正在训练自己，也就是说，仅仅从我要开始写的那本书的角度来看英语……可



是有谁凭就知道这么一鳞半爪的东西就写书的？

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类火车上坐二等车厢通常如此），可是在下一站，上来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个子男人。他以大陆的方式朝我打了个招呼，口音中法语的喉音极重，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火车在运行，朝着日落的方向驶去。突然，

242

&^! ^/』、说全集

我发现对面的乘客朝我堆起一脸笑。

"天气真不错，"他说，摘掉他的圆顶礼帽，露出浅红色的光头。"你是英国人？"他颌首笑道。"呃，是的，目前是。"我答道。

"我看你，我看见你在读英国杂志，"他用手指着说——然后赶忙脱下山羊皮手套，又指了一遍（也许有人告诉过他戴着手套打手势是无礼的）。我嘴里咕哝了一下朝边上望去：我不喜欢在车上与人聊天，现在尤其没这份心情。他也朝我凝视的地方看。西下的夕阳辉映着一个巨型建筑的千窗百牖，当火车咔哒咔哒经过时，那建筑物在慢慢地转动，露出一个巨大的烟囱，接着又是一个。

"腊是'弗来堡—罗斯，工厂，"小个儿说，"一个大纺织厂。纸。"①

他停了一下。然后抚了抚亮光光的大鼻头，朝我俯过身子。

"我到过，"他说，"伦敦，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纽卡斯尔。"他看了一下还没有数的大拇指。

"是的，"他说，"玩具生意，在战前。我过去常玩一种小 足球。"他接着说，也许他见我正在看一个坑洼不平的足球场， 两头各一个球门—其中一个已经没了上面的横梁。

他眨了眨眼，他的小胡子修得颇齐整。

"有一次，你知道，"由于压着一阵笑他的身子直抖，"有 一次，你知道，我把球队'场外，直接扔进了球门。"

^哦，"我懒懒地说，"你得分了吗?"

①从本页起至246页，这个叫锡伯-的人物的话中，所有的别字都为模拟 其语音不准。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43

"风得分了。腊是一个鲁宾孙纳得!" "一个什么?"

"一个鲁宾孙纳得—项非凡技艺。是的……你走得远吗?"他用过于礼貌的口气讨好地问。

^呃，"我说，"火车顶远也就到斯特拉斯堡，不是吗?" "不不，我是说，我是指平时。你是旅游的?" 我说是。

"在哪儿?"他问，探着头。 "嗯，我想在过去吧。"我答道。

他点了点头，^听懂了一样。然后，他又朝我靠过来， 碰了碰我的膝盖说："眼下我正在卖疲—你知道—卖疲 球，给人玩。老喽！不中用了！也卖狗套嘴之类的玩意儿。"

他又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膝盖，"可是早些时候，"他说， "去看，过去4年，我在警察局工作—不，不，一次也没有，……不是十分……是便衣。明白吗?"

我看着他突然来了兴致。

"我想想，"我说，"这让我想起……^

"对了，"他说，"你需要什么，好疲子，香烟盒，疲带，主意，拳击手套……，，

"第五个，也许头一个。"我说。

他拿起放在旁边座上的礼帽，仔细戴好（喉结滚上滚下），然后，又对着我轻快地拿了下来。

"我叫锡伯曼。"他说着伸出手来。我握了握手，也报了自己的名字。

"可腊不是英国人的名字，"他拍着膝盖叫道，"腊是俄国人的名字！高夫里特·波鲁斯基？我也知道几个词……等等！

对！000^011^11^小玩偶。"

244

小说全集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回味着他说的那些话，我要不要找家私人侦探所咨询一下？这个矮个儿男人本人有没有点用处？

"絃11！，，他叫道，"还有一个。鱼，是不是？还有……

对，！^，！！！！11166 1)121^一亲爱的兄济。"

"我在想，"我说，"也许，如果我给你讲讲我现在遇到什么麻烦事……'，

"可是就这些，"他叹了口气说，"我会说（又扳起了指头）立陶宛语、德语、英语、法语（又是大拇指剩下了）。忘光的麟。一度！光光的！"

"也许你能……，，我刚开了个头。

"任何东希都行，"他说，"疲带，钱包，笔记本，主意。"

"主意，"我说，"你知道，我正在找一个人……一个俄国女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俄国女人……她的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段时间她住在布劳堡的一家旅馆里。" "呵，好地方。"锡伯曼先生说，"好极了。"——他拧紧嘴角赞叹不已。"好水，散步等等等等。你需要我做什么?" "呃，"我说，"首先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做什么。" "最好别理她。"锡伯曼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接着将头往前一探，浓浓的眉毛一挑一挑的。"忘了她，"他说，"把她队你脑中扔掉。那很危险，而且

费神。"他把我膝盖裤子上的什么东西弹掉，点着头又坐了回去。

"请别介意，"我说，"我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不是为什么。" "每个怎么办都有它的为什么。"锡伯曼先生道。"你看，你看见了她的身姿，她的照片，现在又想看到她本人是不是？

腊不是爱情。哈！表面现象！"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45

"嗨，不，"我叫道，"不是这么回事。她长得什么样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可是，你知道，我死去的哥哥爱过她，我想让她讲讲我哥哥的事。事情就这么简单。"

"可悲啊！"锡伯曼摇着头说。

"我想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我继续说，"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感兴趣。"

"他病在哪儿了?"锡伯曼先生嗓子嘶哑着问道。"心脏。"我答道。

"新脏一腊太惨了。有好多预兆，好多……普遍都…… 普遍都……》

"死亡的彩排。的确如此。"

"对，多大了？"

16岁。他写书，用的是母亲的名字，奈特。塞巴斯提安 ^奈特。"

"写在这儿。"锡伯曼先生说着，递过一个着实漂亮的笔 记本，打开一支可爱的银铅笔。他哗哗哗翻着纸页，已经装进了口袋，又拿出来递给我。

喜欢我，是不是？"他急切地笑着说。"请允许我将 它送给你当作一件小小的礼物。" "真的，"我说"那太好了……， '

"没四，没四，"他说，直摆手。"现在，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想，"我答道，"要一份1929年6月在秀山旅馆住过的所有人的名单。我还想了解一下他（们都是谁，起码那些女人都是谁。我想要他们的地址。我想心里有个数，那个女人再躲也肯定有一个名字是她的，我想找出最可能是的那个，或

几个，然后……^

"然后再去接近塔们，"锡伯曼先生点头说道，"好！非常

246

^19科夫力、说全集

好！我这儿有所有的旅馆老板的名字（他亮了亮他的手掌），这事非常简单。请问，你的地址？"

他又拿出一个笔记本，这回要破多了， 一些写了字的纸

页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掉了出来。我说他不打电话来，我是不会离开斯特拉斯堡的。

"星期五，"他说，飞点钟，一秒不差。"

然后，这个神经兮兮的小个儿坐回座位上，抱着臂，合上眼，仿佛由于生意谈成，我门间的谈话已彻底告停。一只苍蝇在他的脑门上巡来检去，可是他纹丝不动。他的瞌睡一直睡到斯特拉斯堡。我们在那儿分手了。

"还有，"我握着他的手说，"你必须讲讲你的收费标准……我是说，只要你觉得价格合理，你说多少我都照付……也许你还需要先预付一点……"

"你要把你写的书送给我一本，"他竖起一根又短又粗的手指说。"当然，"他压低声音又说，"要大家都能接受。"

巴斯提里面可得)狂锡伯曼人中有

是俄

人一

薇拉，

她其实

〔所有的地址也在上面，附在名字之后

0

；道经常有人死在布劳堡。这41个陌生5"不用考虑"。的确，未婚女子中有3个

'是其中两个是德国人，一个是阿尔萨斯

：馆。还有一个姑娘让人有点拿不准——

〔伯曼却很有把握地说她是个法国人，说

就这样，安（子奈特，  
爱得让人有点跳不止，因为  
急乎乎地解狗 37个依他看3|  
人的名字，巧他"】常年住旅  
莱辛；可是锡

4

9

248

^科夫小说全集

是个舞女，也是一个斯特拉斯堡银行家的情妇。还有一对上 了  
年纪的波兰夫妇可以毫不内疚地排除掉。这群"不用考 虑"的人  
一所余者31人，有20个是成年男子，其中只有 8个人结婚了，  
或起码是携他们的妻子〔爱玛、海德嘉、練、 等等）一块儿来  
的，锡伯曼发誓道这些妻子（门都半老不小，是 些让人肃然起  
敬的人，而且还不是俄国人。 这样只剩下4个名字了：

利迪亚，博希姆斯基小姐，家住巴黎。塞巴斯提安刚住 下的那  
段日子里，她在那儿呆了9天，经理记不得她身上的  
任何细节了。

德^雷希诺夫人。她在塞巴斯提安离开旅馆前往巴黎的 当天晚  
上也动身去同一个城市。经理记得她是一个非常时髦  
的年轻女人，给起小费来非常大方。从那个"德"字我可以 推断  
她属于那类喜欢攀高附贵的俄国女人，而在一个俄国名 字前加  
法语的表示贵族的介词①不仅可笑而且不合规矩。她 可能是个  
名利的贪恋者，可能是某个冒牌绅士的妻子。

海伦，格林斯坦，这是个犹太人的名字，可是尽管有“斯坦”两个字，它也不属于德国犹太人。“格林”中的“林”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伦”，这说明她长在俄国。她刚在这儿住了一个礼拜塞巴斯提安就离开了，她自己又住了3天才离开。经理说她非常漂亮。她在这家旅馆以前还住过一次，家在柏林。

海伦，冯·克劳恩，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的名字。可是经理却热心地指出，她住店期间有好多次在唱俄^:曲，有一副漂亮的女低音嗓子。而且，据老板讲，长得非常销魂。她0法语&放在姓氏前用来表示贵族身份。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49

总共呆了一个月时间，比塞巴斯提安早动身5天前往巴黎。

我一点都不敢马虎地记下了所有这些细节，以及4个人的地址。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我要找的人。我非常感激地谢过锡伯曼先生，他一直坐在我对面，帽子放在并在一起的膝盖上。他叹着气，低头看着脚尖，他的一双小黑靴子上套着老式的鼠灰色鞋套。

“我之所以给你弄个，”①他说，“是因为我们俩挺投机的。可是……（他望着我，一双亮闪闪的棕色眼睛极其温柔动人）可是请你，我响这事并不好办。你没法看见月亮的令一面。你别再找那个女人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她不封己、”撒艮乐意再让她记起来。”我冷冷地说。“但愿你如愿以偿，”他咕哝着，挺了挺肩，开始扣他的衣服。他站起身来。“愿你一路剩风。”一扫平时脸上的笑容，说道。



"噢，等一下，锡伯曼先生，我们还有件事没办。我应该付你多少钱?"

"对对，确实是。"他说着又坐了下来。"稍等，"他拧开自来水笔，划了几个数字，用笔帽敲着牙端详了一会儿："对，58法郎。"

"好，这并不多，"我说，"也许你还……"<sup>^</sup>"第一下，"他叫道，"我搞错了。我忘了……你还记得我送给你的那个笔记本吗?"

"怎么啦，记得，"我说，"我其实已经开始用了。你知道……我以为……'，

①锡伯曼口语中的错别字表明他发音不准，

250

料夫小说全集

"那么就不是68法郎了。"他说，赶忙去修正他的数字。"现在只剩18法郎了，因为那个本子值50法郎。"

"可是……，，他的这笔算术把我彻底搞晕了。"没错，这回对了。"锡伯曼先生说。我找到一张20法郎的钱，可是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多掏100倍的钱都乐意。

"这么以来，"他说，"我又欠你的了……对，18加2等于20<sup>^</sup>他皱着眉，"对，是20，这是你的。"他把钱放在桌上便离去了。

我在想这本书一旦出来，我怎么才能把它送到他手里——这个有趣的小个子男人没有给我留地址，我脑子里的事太多了，忘了让他留下来。可他真要哪一天碰见这本《塞巴斯提安<sup>^</sup>奈特的

真实生活》，那我一定要让他看到，我对他的帮助是如何感激不尽。对他的笔记本也是如此。迄今为止上面已记了不少东西，如果哪一天满了，我准备往里头再夹一些纸页。

锡伯曼先生走后，我又仔细研究了他变戏法般给我搞来的4个地址，决定先从柏林那个女人开始。如果不是她，我就可以一块儿去寻访另外3个都住在巴黎的人，免得跑来跑

去全搅在路上，到那时路就短多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自己在出最后一张牌了。如果正好相反，我头一次就撞个正着，那就……不过无论如何……命运对我的这个决定犒赏颇丰。

大片大片的雪花斜落在西柏林的大街上。我来到一个非常破旧的房子前，房子的正面还立着脚手架。我敲了一下门房的窗扇，一个布帘子刷地拉到一边，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太婆打开窗子，生硬地告诉我弗劳，海伦，格林斯坦是住在这儿。我一阵暗喜，走上台阶。门上的一个铜匾上写着“格林

塞，亲特的真实生活

251

斯坦”。

一个小男孩系一条领带，满脸愠色，一声不吭地把我让进门，连我是谁都没问，就转过身朝走廊里走去。小小的客厅里衣架上挂了一大堆衣服。一束还沾着雪的菊花夹在两只肃穆的高礼帽之间，放在桌子上。由于（以乎没有人出来，我敲了一下一扇门，然后推开它又将它拉上。我瞥见一个长着黑发的小姑娘正躺在一个长沙发上打盹，身上盖一件鼯鼠皮大衣。我在客厅中央站了一会儿。用手抹了一下还沾着雪水的脸。有一扇门半

开半掩着，我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话，说的 是俄语。有不少人在被一个拱顶联起来的两个大房间里。当 我进去时，有一两个人转过脸茫然地看着我，可是除此之外， 我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一丝注意。桌子上放了许多茶喝了一半的玻璃杯，还有一大盘面包屑。有一个男人正在角落里看 报。一个披着灰色披肩的女人坐在桌边，用手托着腮，手腕 上沾着泪。另有两三个男人呆若木鸡地坐在沙发上，一个小 姑娘特别像我刚才看到的5 (5^睡在长沙发上的小女孩，正在^抚弄一只蜷在椅子上的老狗。隔壁房间有人开始像在笑，或者像在喘粗气。那个房间里呆着更多的人。刚才在客厅里迎 接我的小男孩端了一杯水从我身旁经过，我用俄语问他能否 跟海伦小姐说几句话。

"埃琳娜姑姑。"他朝一个穿黑衣的身材颀长的女人喊了 一声。那女人背对着我们，正伏在一个坐在圈椅中的老人身 边。她走了过来，将我邀至走廊另一头的一个小客厅里。她 非常年轻，举止娴雅，脸上略施粉黛，一双细长的眼睛仿佛被两边的太阳穴拉去，目光非常温柔。她穿一身黑色的无袖 连衣裙，手跟脖子一样玲珑雅致。

252

^科夫小说全集

"^! 1)5 610 00^1311^……挺让人难受的是不是?"她小声道。

我非常愚蠢地答道，我恐怕来的不是时候。 ^哦，"她说，"我以为……，，她看着我。"请坐，"她说， "我以为刚才在葬礼

上见过你呢……没有？呃，你知道，我的  
姐夫死了……没关系，没关系，请坐。真是一个可怕的日子。”

“我不想打扰你。”我说，“我马上就要告辞了……我只想来 跟你  
谈一谈我的一个亲人的情况，我想你认识他……在布劳 堡……  
不过没关系……，’

“布劳堡？我到那儿去过两次。”她说，这时电话在什 么地方响  
了起来，婢的脸上抽搐了一下。

“他叫塞巴斯提安，奈特，”我看着她没有抹口红，略微 有些颤  
抖的嘴唇，说道。

“没有，我队没听到过这样一个名字，”她说，“没有。”

“他是半个英国人，”麴，“他写小说。”

她摇了摇头，然后回头去看门那边，她的侄子，那个快 快不乐  
的小男孩推门进来了。

“索尼娅再有半小时就要来了。”他说。她点了点头，小 男孩退  
了出去。

“其实旅馆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她接着说，我欠了  
欠身再次表示道歉。

“不过你叫什么来着？”她问，温柔地看着我，让我不知 为什么  
想起了克莱尔。”我想你已经讲过了，不过今天我的脑 子晕晕  
乎乎的……，，我讲了自己的名字。她说：“不过这名字 听上  
去很熟。是不是有一个在圣彼得堡决斗身亡的人也叫这

①俄语谐音：“怎么会这样。”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个名字！噢，那是你父亲！我明白了。等一下。有人……就 在前两天……有人还讲过这事。多有趣啊……事情常常是这样，总是凑在一起。是的……是罗扎诺夫夫妇……他们知道你家的事……，，

“我哥哥有一个同学叫罗扎诺夫。”我说。

“在电话本上可以找到他。门。”她紧接着又说，“你知道， 我跟他们不是很熟，现在我根本没法查什么东西了。”

她被人叫走了，我一个人朝大厅走去。在那儿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正坐在我的大衣上抽着雪茄发呆。一开始他不明白我要干什么，然后才开始连连道歉。

不知怎地，我为那个女人不是海伦，格林斯坦感到难过。不过，她当然不会是那个把塞巴斯提安搞得那么惨的女人。她这种类型的姑娘不会毁了一个男人的生活——她们建设生活。她在那儿有条不紊地招待着一屋子沉浸在悲恸中的客人，还能抽出身来应付一桩由一个实在是多余的陌生人带来的离奇事情。她不仅听我讲明了原委，而且还给我以指点，这个

指点当时当场就被我采用；尽管我找的这个人 与布劳堡以及那个不知名的女人毫无关系，我却采撷到了塞巴斯提安一生中最珍贵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本应更有系统更有条理地在本书一开始就予以使用，可是我的调查研究却自有其魔力和逻辑；有时我不禁想，这样的研究恐怕最后会形同作梦，可是它在编织这个梦幻的时候却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图案。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路是走对了，在将塞巴斯提安的生活付诸笔

端的艰险过程中，我也要采用同样的节奏，同样的编织技术。塞巴斯提安韶光初显时的罗曼史是那么像他最后一场黯淡无光的爱的回声，仿佛有一种奇妙而和谐一致的规律在起着作用。他生活的两种状态互相之间在发问，而答案则是他

254

## 科夫小说全集

的生活本身，这是对一个人的本性所能触及到的最深的地方。

他16岁，她也一样。各家下了灯，拉开了窗帘，一个俄罗斯的夏天开始了：一条小河的拐弯处有一半笼罩在阴影之中，因

为那一侧陡峭的土岸上长满郁郁苍苍的杉树，它们在水中投下深黑的倒影，几乎都要伸到这边岸上来了。这边地势低缓，阳光明媚，美好宜人，到处是沼地花和一簇簇银白色的水草。塞巴斯提安剃着短短的平头，没戴帽子，身上宽松的绸大褂随着身体的前仰后合一会儿挂在肩胛上，一会儿落在胸前，正奋力划着一条亮绿亮绿的小船。一个女孩坐在船头掌舵，不过我们还是让她处在一个逆光，没有色差的位置上——仅留一个轮廓，一个画家还没有着色的白色身影。苍蓝色的蜻蜓悠悠地点着水，飞来飞去，栖落在平展的睡莲叶子上。在崖岸（雨燕从它上面的洞窟里飞出飞进）的红土背景上，签名，日期甚至人物的脸都毛毛糙糙。塞巴斯提安的牙闪闪发光。然后，他停下来朝后看了看，小船发出轻柔的瑟瑟声冲进灯心草丛。

"你真算不上一个好舵手嘛。"他说。

图景变了一另一个河湾地带。一条小路向水边岬地延伸过去，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绕着一条简陋的长凳转了一圈。天还不是很晚，可是空中金煌煌的，虫蚋在从白杨树间透射下来的光柱子中跳着原始的乡土舞，树木在这一天的末尾纹丝不动，浑然忘掉了犹大。

塞巴斯提安坐在凳子上，正在大声朗诵一本黑皮本上的英文诗——稍左侧，一个水怪从水中探出红褐色的脑瓜，慢慢地向前游去，长发飘在身后。随后，那个裸浴者出现在河对面，用大拇指擤他的鼻子；那是蓄长发的乡村牧师。塞巴斯提安继续给身边的女孩读诗。其余部分画家还没有画上内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55

容，只用条纹画出了队腕到肘的一段瘦削黝黑的胳膊，外侧的光线慢慢暗了下去。

就像在拜伦的梦境中一样，图景又变了。夜晚。天空缀满星斗鲜鲜活活。数年后塞巴斯提安写道，凝望着星空，他感到一阵不适，就好像看到动物被撕开的五脏六腑一样令

他作呕。可是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表达自己的这一感受。四周一片漆黑，公园的深处万物莫辨。夜暗层层叠加，猫头鹰在某处傑磔啼叫。深不可测的墨墨黑夜中突然有一小圈绿光旋转起来；那是一只手表表盘的亮光（：塞巴斯提安成人之后

仍然无法接受手表）。

"你是不是一定要走?"这是他的声音。

最后一幕情景：迁徙的鹤群排成了字阵，婉润的喉声融入褐黄的桦树林上方绿松石般的高天。塞巴斯提安，照旧不是一个人，坐在一棵灰白相间的倒木上。自行车停在一旁，辐条在欧蕨丛中闪闪发光。一只美丽的黄缘蛱蝶从他身边飞过，落在一个斧子的劈痕上，打开了紫色的双翅。明天得回剑桥，星期一就开学了。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你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冬天不能见面？"他又问了一遍，或者问了3遍。没有回答。"你真的认为你在爱一个学校里的毛头小伙子吗？"那个坐着的女孩仍然是片空白，只有一段胳膊，有一只瘦削的手在玩弄打气筒。她

用手柄的一头在松软的地面上慢慢地写上"是的"，以示委婉。铃响幕落。是的，就这些。虽然琐细却令人心碎。他再也不可能问在学校里天天跟他坐在一起的小男孩："你的妹妹怎么样？"他也不能再向时不时还来串门的年迈的福布斯小姐打听她同时施教的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他又怎么可能明年夏天还会到这儿来，沿着同一条道路，去观赏落日，一直向

256

## 小说全集

河流下游骑去？〔不过，来年夏天他要把精力主要放在与未来派诗人潘打交道上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娜塔莎，罗扎诺夫的哥哥驱车送我去子的母亲，身体极端发福）讲的那些梦乡中的俄国淤远的夏日情景多么奇妙啊。他回答说他对自己在柏林的工作非常满意。



我徒劳地努力了半天，想让他讲讲塞巴斯提安在校读书 时的事。  
“我的记忆力糟糕得惊人。”他答道，“我现在太忙了， 根本没有闲情去想那些稀松平常的事。”

“噢，请讲讲吧，讲讲吧，”我说，“你肯定记得一些鲜明突出的事，无论什么都行……”他笑了起来。“好吧，”他说，“你不是跟我妹妹谈了好久吗？她喜欢琢磨那些旧事，是不是？她告诉我你准备写到那一段时把她写进去，她可希望这样了， 真的。”

“请好好想想，看你还记得什么。”我穷追不舍。“我已告诉你了我什么也记不得，你这人真怪。你别纠缠了，没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没什么好讲的，无非是抄袭啦，填鸭啦，给老师起外号啦。我们俩相处得还可以，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你哥哥……怎么讲呢？……你哥哥在学校里并不很讨人喜欢……，

，  
夏洛特堡车站搭乘巴黎特快。我说她的妹妹〔现已是两个孩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此书中我一直尽量避免谈到我自己。我一直不愿提及自己的生活环境（尽管时不时地点一下肯定有助于把研究的背景揭示得更清晰一些）。因此故事讲到这里，我也用不着费什么笔墨来介绍我费了多大劲才到的巴黎，那个多少算是个固定的家的地方。那些事与我的目标毫无关系。如果说我又将它们匆匆代了一笔，那也只为强调，为了考察塞巴斯提安最后一次爱情事件，我已倾注了全部心血，因此即便整整一个假期劳碌奔波，倍尝艰难，我也心甘情愿将其忽略。

## ^1\*1科夫小说全集

对一开始选择柏林这条线索，我并没有什么遗憾的。它起码让我意外地收获了一章有关塞巴斯提安早年生活的素材。现在一个名字已经排除掉了，还有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巴黎的电话号码本表明"克劳恩（冯）^海伦"和"雷希诺 ^保尔"（我发现那个"德"字不在了）和我掌握的地址相符合。我可能还要碰见一个做丈夫的，这虽然令人不快，却在

所难免。第三位女士，利迪亚，博希姆斯基两本电话号码本（一本是电话册，一本是伯丁手册，上面住址都按街道排列）都没有收入。但不管怎样，我可以按地址找到她。我对巴黎很熟悉，因此我很快就找到了订电话的最佳顺序，哪一天要找她们我就给她们打电话。为怕使读者对我做事莽撞感到吃惊，我要再说一句，我对打电话就像对写信一样没有好感。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面带惊诧的男子，穿着无领短袖衫，脖间一颗铜钮扣。他手中拿着一枚棋子——一个黑子的马。我用俄语跟他打招呼。

"请进，请进，"他热情地应道，好像一直在等着我来一样。

"我的名字叫某某某"我说。

"我的，"他叫道，"叫帕尔，帕尔利希，雷希诺。"他开心地笑了起来，好像那是个玩笑一样。"这边请。"他拿着棋子指了一下扇开着的门。

我走进一个非常简朴的房间，在屋子的一角有一台缝纫机，空

气中有一股绸子和亚麻布的味道。一个大块头男人坐 在一张桌子边，桌上铺着一张油布棋盘，上面的棋子对棋格 来说显得过大了。他侧目盯着棋，嘴角一只空烟嘴则冲着另 一个方向。一个非常漂亮的四五岁的小男孩跪在地上，四周全是小玩具汽车。帕尔<sup>^</sup>帕尔利希啪地将黑马扣到桌上，棋塞<sup>^</sup>亲特的真实生活

259

子头脚倒置，黑方小心地将它放正了。

"请坐，"帕尔<sup>^</sup>帕尔利希说。"这是我亲戚。"他又说。黑 方颌首示礼。我坐在第三把（也是最后一把椅子上）。小孩走 到我跟前，不声不响地让我看一支崭新的红蓝两色铅笔。

"如果我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吃掉你的车。"黑方阴阴地 说，"不过我还有更好的一招。"

他拿起皇后，非常小心地将它放到一大堆卒子中，有 一个卒子是用顶针代的。

帕尔，帕尔利希以一个闪电般迅猛的动作用他的象敲掉 了那个皇后，然后嗷嗷地大笑起来。

"现在，"黑方不动声色地说，而白方已不再嗷嗷叫，"现 在你可去没去处退没退路了。仔细看看，我的鸽子。"

他们俩人争吵起来，白方死乞白赖想悔棋，我打量了一 下整个房间。我看到了一幅帝俄时代的全家福，有一位著名 将军的八字胡数年前曾风靡整个莫斯科。我还看到一只臭虫 褐色沙发床，弹簧鼓了出来。我估计这是一个三人床一丈 夫妻老婆孩子都在上面睡。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拜访这样的人简直

荒唐到家了。不知怎的，我也想到了果戈理《死魂灵》中乞乞科夫的那一类梦游般的遭际。小男孩正在给我画一辆小汽车。

"请问你有什么贵干?"帕尔，帕尔利希说(他已经输了。我看见黑方正将棋子拣到一个旧纸盒里一顶针除外)。我按事先准备好的讲明了来意，即我想见她的妻子，因为她曾是某人……呃，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我不敢马上就讲出塞巴斯提安的名字)的朋友。

"那你不得不等会儿，"帕尔，帕尔利希说。"你知道，她现在正在城里忙着呢。我想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260

## 科夫小说全集

我决定等下去，尽管我知道今天几乎已不可能单独跟他妻子在一起了。不过我希望打几个隐语就能判定她认不认识塞巴斯提安，然后，拍屁股走人。我会让她讲出来的。

"不过，"帕尔，帕尔利希说，"我们可以喝点白兰地。"

小孩发现我对他的画非常感兴趣，便朝他叔叔那边跑去。他叔叔一把抓住了他，将他抱在膝上，继续画一个赛车，速度之快，画面之漂亮，令人难以置信。

"你是画家，"我说——想找个话题。

帕尔，帕尔利希正在一个小小的厨房里涮洗酒杯，这时回过头大笑着嚷道："噢，他是一个通才。他可以倒立着拉提琴，可以在3秒钟内将两个电话号码乘在一起，可以用手将他的名字倒着写出来。"

"他会开出租车。"小孩说，摇晃着他又瘦又脏的一双小腿。

"不用，我不想跟你们喝酒。"帕尔<sup>^</sup>帕尔利希将酒杯摆到桌子上时，黑方叔叔说，"我想带小孩出去遛一遛，他的衣服在哪儿?"

孩子的衣服找到了，黑方将他领出了门。帕尔<sup>^</sup>帕尔利希边倒酒边说："你一定会原谅我只有这些玻璃玩意儿。我在俄国日肘艮富裕。10年前到了比利时又发了财，可是现在我破产了。这是你的。"

"你妻子做缝纫活吗?"我问，开始抛出了钓钩。"呃，没错。她给人家做成衣。"他快活地笑了笑说，"我当排字工人，可是刚刚丢了工作。她肯定一会儿就会回来。我不知道她还有德国朋友。"他接着说。

"我想，"我说，"他(们可能是在德国，要么是在阿尔萨斯认识的。"他迫不及待地又满了一杯，可是突然停了下来，愣塞<sup>^</sup>奈特的真实生活

261

愣地看着我。

^^^你搞错了。"他叫道，"你肯定指的是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瓦娜<sup>^</sup>米特罗方娜从没出过巴黎——当然，去过俄国——她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到这儿的。"他啐干了酒杯开始笑了起来。

"那可真是——一个拔尖的女人。"他诡谲地瞅着我说，"我以前见过你吗？你自己认识我的第一个老婆吗？"我摇了摇头。

"那你太幸运了。"他叫道，"幸运得见鬼了。你的德国朋友可

是让你扑空来了，你永远也见不到她的。”

“为什么？”我的兴趣越来越浓，问道。

“因为我们刚一分手，那是几年前的事，她就彻底从我眼前消失了。有人在罗马看到过她，有人在瑞士看到过她——可我对这都不敢相信。她可能就在这儿，她可能已下了地狱。我才不管她呢。”

“你难道连一点找到她的办法都没有？”

“没有。”他说。

“你们的熟人呢？”

“那是她的熟人，不是我的。”他耸了耸肩答道。“你连一张照片什么的都没有？”

“怎么了，”他说，“你想干什么？是不是警察在抓她！因为你知道，要是她被查出是个国际间谍，那我一点都不会吃惊。马塔<sup>^</sup>哈里！她就是那类人。噢，绝对没错。还有……呃，她不是那种你容易忘掉的姑娘，一旦她进入你的生活你就别想忘了她。她把我榨干了，不是一般榨干法，钱、灵魂，诸如此类。我真该杀了她……要不是为阿纳托尔着想的话。”

“那是谁？”我问。

262

^科夫小说全集

“阿纳托尔？噢，他是刽子手。我们这儿使用断头台的。这么说，说到底你不是警察局的。不是？呃，那我猜是为你自己的事。可是，说真的，她都快让我疯了。你知道，我是在奥斯坦德<sup>^</sup>碰见的她，那一定是在，让我想想，1927年——那年

她20岁，不，连20岁都没有。我知道她是另一个家伙的情妇，可我不在乎。她心目中的好日子是喝鸡尾酒，凌晨4点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跳西迷舞@或管它叫什么舞呢，到妓院瞅瞅，因为那是巴黎的伪君子出没的地方。在旅馆里闹翻了天，因为她以为女仆偷走了她的小零钱可后来却发现在裕室里……哎，全是这类名堂——你可以在任何一本廉价小说中找到她，她是一个典型，一个典型。她喜欢发明一些罕见的病症，染上某种致命的库鲁病^，而且……，，

"等一下，"我说，"这挺有意思。1929年6月，她一个人在布劳堡。"

"没错，可那正好是我们的婚姻走到头的时候。我们那时住在巴黎，不久我们就散伙了，我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干了一年。你知道，我破产了。"

"你是不是说她在布劳堡遇到了什么人?"

"不，那我不知道。你知道，我认为她不至于过分得要欺骗我，绝对不会，你知道，根本不会这么干~起码我一直努力这么想，因为经常有好多外国人围着她转，我猜他们吻她她也不会介意，可真要好好去想这些事的话，我会发疯的。有一次，我记得……，'

0奥斯坦德：比利时港口城市，

② 西迷舞：流行于本世纪20年代初的一种&士乐舞。

③ 库鲁病：流行于新几内亚东部的一种致命病毒性脑病，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请原谅，"我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你敢肯定队来没听 说她有过一个英国朋友吗?"

"英国?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德国。不，我不清楚。1928年 在圣马克西姆街曾住过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我相信每次与尼 卡跳舞他都会神魂颠倒的一呃，可能在奥斯坦德或其它什 么地方有过一个英国人，可是说真的，我要记住她的崇拜者 的国籍从来都不费事。"

"这么说你非常肯定不知道布劳堡的事，而且……呃，也 不知道以后发生的事?"

"不知道，"他说。"我想她不会对那儿的任何人感兴趣的。 你知道，她当时身染一种病——她经常只吃柠 檬冰淇淋和黄 瓜，经常谈死啦，涅槃啦什么的一她狂热地迷恋拉萨——你明白我指的什么……，，

"她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我问。

"呃，我刚遇见她时，她叫尼娜·图罗维茨——可是是不 是一不，我想你是找不到她的。其实，我经常摆脱不了一个念头，她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我给瓦尔瓦娜，米特罗方娜 讲过她，她说那只是看了一场电影后作的一个恶梦。哦，你 还在这儿，对不对！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看着我大 笑起来（我想他的白兰地喝多了点）。

"噢，我忘了，"他说，"你要找的不是我现在的妻子。"他 接着道，"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找到了她，那我希望能在她坐 牢前见见她。不过也许不见为好。"

"好啦，谢谢你给我谈了这么多。"我说，两个人确实热 情得有



些过火，握了好几次手~~先是在房子里，再是走廊， 然后又是门廊。

"我也要感谢你。"帕尔^帕尔利希叫道，"你知道，我非

264

## ^科夫小说全集

常喜欢谈起她，我很遗憾没有保留她的一张照片。"

我站在那儿沉思了片刻。我给他暗示了足够多的信息了吗……就这样吧，我会不止一次地见到他……或许在那些印着汽车、毛皮、狗和里维埃拉时装的画报上会偶然看到她露面？我问了一下他。

"也许有，"他说，"也许有，她有一次在一个化装舞会上获了奖，不过我记不清那是在什么地方了。在我看来整个城里好像都是饭馆和舞厅。"

他摇了摇头，扯开嗓门笑了起来，然后关上了门。当我下楼梯时黑方叔叔正带着小孩慢慢地往上走。

"从前，"黑方叔叔正在说，"有一个赛车手，他有一只小松鼠；有一天……^

265

16

一开始我还以为已经如愿以偿一起码我知道了塞巴斯 提安的情人到底是谁了；可是现在我才冷静下来。难道真的是她吗，那个唠叨鬼的妻子？在出租车将我拉到下一个地方 的途中，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真有錢顺着那条貌似可靠，可靠极了的线索走下去吗？光看看帕尔，帕尔利希的样 子就可以断定那是一

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这不是明摆着吗？一个怪诞不经的荡妇毁了一个笨蛋男人的生活。可是塞巴斯提安是笨蛋吗？我记得他从来都是是非分明，对自然率性的快乐和伪装矫饰的痛苦向来明察无误。那种姑娘很快就会惹他

266

^科夫小说全集

心烦的。因为6口使她真的与那个恬静、孤僻、神思恍惚的英国人在秀山旅馆熟昵起来，那她又能跟他说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只要她一亮她的底，他就会避之三舍。我记得他常常说，风风火火的女孩往往思维迟缓，没有比一个只知道寻欢作乐的漂亮女人更乏味的了。这还不够：如果你仔细看一个美色无双，可又泛着俗水的女人，那你肯定会挑出她美貌中的瑕斑来，思维习性也一样。他也许不会在乎吞吃罪孽的果

子，因为除非有失得体，他对有关罪孽的思想并不感兴趣；可是他却在乎果子冻，不管是罐装的还是享受专利保护的。他可能会原谅一个女人是个荡妇，可是他从来受不了故作神秘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一个轻佻女子喝啤酒非常好笑，可是他却无法容忍一个对印度大麻稍微有些爱好的非常轻佻的女子。我越是这样想，越觉得不可能……不管怎样，除非我发现也不可能是其它两个女人，否则我是不会在这个女人身上费神了。

就这样出租车停到一所漂亮的房子前（位于城中一个时髦地段；），我迫不及待地步入其中。女仆说夫人不在家，可是看到销良失望，她让我稍等片刻，过了一会儿她回来问我愿不愿意跟冯，克劳恩夫人的朋友莱瑟夫人谈一谈。见面后我发现那是

一个娇小、轻盈、脸色苍白的年轻女人，头发乌黑 亮泽。我觉得从没见过那么苍白、毫无层次感的皮肤。她一 袭黑衣，领子高高地裹着脖子，手里拿着一支黑烟嘴。

"这么说你是^见我的朋友？"她说，清脆的法语中有一种宜人的旧时代的优雅。 我作了自我介绍。

"噢，"她说，"我看了你的名片。你是俄国人，对不对？" "我到这儿来，"我解释道，"是有一件棘手的事要办。不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67

过先问一下，我觉得克劳恩夫人是我的同胞，对不对？"

"确实如此，她身上有一切属于俄国人的东西。"她答道，声音柔和，脆（以银铃。"她丈夫以前是德国人，可是以前也说俄语。"

^呵，"我说，"这样的过去时态我最需要。"

"你可以对我直说。"莱瑟夫人道，"我就喜欢棘手的事。"

"我是，"我接着说，"英国作家塞巴斯提安^奈特的亲人，他两个月前去世了。我想为他写本传记。他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是1929年呆在布劳堡时认识的，我正在找那个人，就是这么回事。"

"多么离奇的故事啊！"她叫道，"多么离奇的故事啊。你 想让她告诉你什么呢？"

"喔，只要她高兴，讲什么都行……不过我想知道……你 是不

是说克劳恩夫人与这有关?"

"很有可能,"她说,"不过我好像从未听她提过那个名字。...  
...你说他叫什么?"

"塞巴斯提安,奈特。"

"没听过,不过仍然很有可能。她呆在什么地方都会结交  
朋友,这没什么说的。"她接着说,"你应该亲自跟她谈谈。呃

,  
我敢肯定你会觉得她非常迷人。可这个故事多么离奇啊。"她  
笑着看着我,又说了一遍,"你为什么要为他写书呢?你怎么  
连那个女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塞巴斯提安,奈特做事很隐秘,"我解释道,"那个女士的信  
他还保存着……呃,你知道——他希望死了以后将它(门)毁掉  
。"

"这样做是对的,, , 她高兴地说,"我很理解他。不管怎样,  
烧了情书。过去化为壮丽的一炬。你要不要来杯茶?"

268

科夫」、说全集

"不用。"我说,"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克劳恩夫  
人。"

"很快就能。"莱瑟夫人说,"她现在不在巴黎,不过我想 你可  
以明天再来一次。对,我估计这样就能见到她了。她说 不准今  
晚就能回来。"

"能不能请你再讲讲她的情况?"我说。

"呃,没问题,"莱瑟夫人道,"她是一个出色的歌唱家, 你知道

，唱的是那种茨岗歌曲。她美极了。她天生充滿、激情， 我太喜欢她了，每次到巴黎我都住这儿。忘了，那儿有她的照片。”

她缓步走过铺着厚厚的地毯的客厅，把一个放在钢琴上 的带像框的大幅照片拿了过来。我端详了好久。她的雅致的 脸庞半对着我，双颊柔和的曲线和往上挑的隐隐一线眉毛都 非常俄国化。有一束光照在她的下眼脸上，一束在全部逆光 的唇上，脸上的表情在我看来既恍惚又狡黠。

“对，，，我说，”对……，，

“怎么啦，是她吗？”莱瑟夫人探询道。 “可能是，”我答道，“我真想早点见到她。”

“我自己也好好想想，”莱瑟夫人一副齐心协力的可爱样 子。”

因为你知道，为你熟悉的人写一本书，我觉得比纯粹靠信口胡说将他们搞得面目全非要诚实可靠得多！99

我谢过她，以法国人的方式向她道别。她的手小得出奇，我不小心握得重了点，她往回缩了一下，因为她的中指上有一枚又大又亮的戒指。它把我有点弄痛了。

“明天这个时候见。”她嫣然一笑，说道。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人儿。

到现在我还一无所获，可是我觉得进展挺顺利。现在只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剩下轻轻松松地考虑考虑利迪亚，博希姆斯基了。当我找到 她的住处时，看门人告诉我几个月前那个女人已经搬走了。他 认

为她住在街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到了那里以后有人告诉 我她3个礼拜前离开了，现在住在城的另一头。我问那人她 是不是俄国人， he 说是。"是不是一个漂亮的黑发女人?"我采用了福尔摩斯惯用的策略。"一点没错。"他毫不负责地敷衍道（正确的答法应是：呵，不，她是一个挺难看的金发女郎）。半小时后，我走近离桑蒂监狱不远处一个阴暗的房子。听到门铃响，出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一头浅黄色的卷发，双颊青紫，涂抹过的嘴唇上方有一圈深色的唇毛。

"我能见见利迪亚，博希姆斯基吗?"我问。

"我就是。"她带着明显的俄国腔答道。

"那我去拿点儿东西，"我嘴里糊弄着，匆忙离开了那所房子。我时不时想，她可能一直还站在门口等着呢。

第二天我又前往冯，克劳恩夫人家，女仆将我领进另一间房子——闺房一类的地方，尽其所能布置得温葦柔媚。上一次我已觉察到整个房间里热气逼人~~外面虽然天气阴湿，但几乎还不觉得有凉意，这样使用暖气显得又铺张又纵欲。我被晾在那儿晾了好长时间。螺形托脚桌上有几本旧的法国小说；大多是文学奖得主的著作，还有一本翻得很旧的蒙特医生①著的《圣米凯莱》。一束康乃馨插在一个自我意识十足的花瓶中。还有其它一些娇气的小饰物散布四周——也许都是上等货，非常贵重，可我跟塞巴斯提安一样，对任何瓷器或玻璃制品都有一种病态的厌恶。最后，但并不是最不

00阿克赛，蒙特：〈1857—1949〉瑞士医生，精神病学家、作家。作品多描述行医时见闻。

## ^料夫小说全集

重要的，有一件锃光瓦亮的&制家具，里面，在我看来，装着宝中之宝：一台收音机。然而，总的看来海伦，冯，克劳恩（以乎仍算是一个“有趣味有修养的人”。

最后，门打开了，我上次见到的那个女人侧身走了进来。我说侧身是因为她低着头朝后看着，正在跟什么东西讲话。结果证明3口是一只长着一张蛙脸，喘着气的黑色叭喇狗，它好像极不情愿进来。以的。

“别忘了我手上有宝石。”她将一双冰凉的小手伸给我说道。她坐在一个蓝色沙发上，将那只笨重的叭喇狗抱了起来。“过来，我的老兄。”她气喘吁吁地说，“过来。海伦不在它就好像被钉在其它地方了。”，‘她说，那条狗开始舒舒地蜷缩在座垫上。”真不好意思，你知道，我以为她今早能回来，可是她从第戎①打电话过来说她星期六才能回来（今天是星期四）。我太抱歉了。我又不知怎么跟你联系。你挺失望吧？”——她看着我，双手交织着托着下巴，紧紧裹着天鹅绒的瘦削的肘弯支在膝盖上。

“呃，”我说，“如果你再给我讲讲克劳恩夫人的事，那我也许会好受些。”

我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种气氛下自己说话；乍事也变得娇揉造作起来。

“什么叫再讲讲？”她说，抬起一根指甲细长的手指，“你让我感到有点吃惊，不过，我们先喝点茶吧。”我知道这次被强之以

茶已在所难免；事实上，女佣已经推着一张活动茶几过来了，上面的茶具闪闪发光。

"放这儿，简，"莱瑟夫人道，"好，就这样吧。"

0第戎：法国东部城市。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71

"现在你要尽可能清楚地给我讲讲，"莱瑟夫人道，"你觉得要喝这茶合乎情理的全部理由。我想你会要点乳脂在里头的，如果你住在英国的话。你看上去很像英国人，你知道。"

"我看起来更像俄国人。"我说。

"我恐怕不了解任何俄国人，当然，海伦除外。这些饼干我觉得更是有趣。"

"你吃惊什么？"我问。

她死死地看着你的样子非常好笑——不是盯着你的眼睛，而是看着你脸上稍下面的部位，仿佛那儿有个面包屑需要擦掉一样。人主非常仔细非常秀气地把她创造成一个法国女人。我觉得她透明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都非常有魅力。

"呵！"她说，"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她一下。"她不说了，好像非常喜欢吊吊我的胃口。

"她回答说，"我说，"她从来没听过这么一个名字。" "没有，"莱瑟夫人说，"她只是大声笑了起来。可是我知道她笑什么。"

我觉得我是站起了身，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呃，"最后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可笑的事，对不对？



她知道塞巴斯提安死了吗？”

莱瑟夫人闭了一下她黑天鹅绒般的眼睛，默示“知道”，然后又开始望着我的脸。

“最近你见过她吗，——我是说一月份他死的消息见报的时候；她难过吗？”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真是天真。”莱瑟夫人道，“爱有好多，悲痛也有好多种。让我们假定海伦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她对他爱得会为他的死而难过呢？或许她真的爱他，可又对死有独特看法，不喜欢大

272 卿科夫小说全集

哭大叫呢？我『门怎么知道这种事？那是她个人的事。她会告诉你的，我想，可是到那种份上已经是对她的不敬了。”

“我不想对她不敬，”我叫道，“如果我失礼了，那我表示道歉。可是讲讲她吧！你认识她多久了？”

“哦，最近几年我们没有见过面，直到今年才见的——你知道，她经常跑来跑去——不过我们以前上的同一个学校——就在巴黎。她父亲是俄国画家，她很年轻时就嫁给了那个蠢货。”

“什么蠢货？”我问。

“呃，当然是她的丈夫。大多数丈夫都蠢货，可^^个人是不在此列的。很高兴的是这段日子并不是很长。抽我一支。她将她的打火机递了过来。那只叭喇狗睡着了，轻声扯着鼾。她动了动身子，在沙发上蜷了起来，给我让了一块地方。

“你看上去并不怎么了解女人，是不是？”她拍着脚踵问

道。

"我只对一个女人感兴趣。"我答道。

"你多大了?"她继续道, 18岁? 我猜对了吗? 是不是? 噢, 贼样, 那你比我大。不过没关系。我在说什么? ..... 我了解她一点情况, 一她自己讲的还有我观察到的。她真正爱过的一个男人是一个有妇之夫, 那是在她结婚前, 那时 她还是一个丫头, 请别介意——他厌倦她了还是怎么的。此 后她有过几场恋爱, 不过那实在不重要, 漂亮的女人从来就不聪明, 然后有一件事她给我从头到尾讲过——听起来确实 可怜。"

她笑了起来。她的牙跟她那张小嘴比起来显得太大了点。"看上去好像我的朋友就是你的心上人。"她嘲弄道, "顺便问一下, 你怎么打听到这个地方来的——我是说, 你是靠塞, 奈特的真实生活

273

什么找到海伦的?"

我告诉她在布劳堡我搞到了4个地址。我将各个名字——提了一下。

"真了不起!"她叫道, "真叫来劲! 你去哪儿啦? 你去柏林啦? 她是一个犹太人? 真可爱! 你也找到了其它几个?" "我只见过一个, "我说, "这已足够了。" "哪一个?"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兴致, 快活得直抖, "哪一个? 雷希诺的女人?"

"不是, "我说, "他丈夫又娶了人, 她失踪了。" "你真可爱, 真可爱, "莱瑟夫人道, 擦了擦眼睛, 又咯咯笑了起来。"我能想像你是怎么闯进去站在一对无辜的夫妻 面前的。呵, 我队没

听过这么有趣的事。她妻子没把你从楼梯上扔下来，或者？”  
“让我（门）说正经的。”我非常唐突生硬地说。我见惯了姑娘的这种嬉闹。我怀疑，她是法国人那种谈到夫妻间事时所具有的幽默，放在其它时候这会非常吸引人的。可是现在她如此轻佻不敬地看待我的调查工作，不知怎的，塞巴斯提安 的过去也显得无足轻重了。我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突然间我发觉整个事情都不大对劲了。我花了这么大的笨力气去 捕捉一个幽灵，可是我对塞巴斯提安最后这场爱情的全部认识现在都被粉碎了。塞巴斯提安高兴我为了他做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调查工作吗？被立传者是不是应该已经知道他的“塞 巴斯提安的曲折”了，它会不会让立传者的错误有情可原一点？

“请原谅，”她说，将她冰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翻着眼 看着我。“你不应该那么敏感，你知道。”

她飞快地站起身来，朝角落里那个红木玩意儿走去，当

274

^科夫小说全集

她弯腰的时候，我看着她那小姑娘般的瘦削的脊背——我猜 出她要干什么了。

“别，不要放，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叫道。

“不要放？”她说，“我以为来点音乐会安慰你的情绪。而且可以制造一个惬意的谈话气氛。不要吗？好吧，就听你的。”

那只叭喇狗抖了抖身子又卧下了。

“好啦。”她带着连哄带闹的口气说道。

"你刚才要给我讲……"我提醒她。

"是的，"她重新在我身边坐下，拉了拉裙子的边，将一只腿压在另一只上。"是的，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可是我记得他是那种挺不好对付的男人。她说她喜欢他的模样他的手他的谈吐，她觉得能跟他作爱真是其乐无穷。因为，你知道，他那么文绉绉的，看着那样一个秀气生硬、脑子发达的家伙突然摇着尾巴四脚朝地，真是开心极了。现在又怎么了，亲爱的先生？"

"你到底在讲什么？"我问道，"什么时候，这件事是什么时候的事，在什么地方？"

"哎呀！我不知道我朋友的日程，你也不需要知道！我才不会费神去问她的日期和名字呢。即便她告诉过我，我也忘了。现在请不要多问了：我在给你讲我知道的，而不是你想知道的。我觉得他不是你的亲人，因为他与你一点也不像。当然，我是根据她讲给我的。现在又见了你才这么说的。你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只是有点性急。而他，呃，什么都是，就是不好。当他发现自己爱上海伦以后他可真坏透了。噢，天啊！他还不像她期望的是一个动感情的家伙。他刻薄地说她贱，腹中空空，然后又吻着她向她保证她并不是一个瓷器。当然，她不是。一会儿他发现没有她自己就活不了了，一会儿塞进亲特的真实生活

275

儿她又发现她真可谓听够了他的信马由缰的胡扯，听他讲他的梦，梦中作的梦，梦中做的梦中的梦。请别在意，他（们）两个

我谁都没责怪。也许俩人都对也许俩人都不对——可是，你知道，我的朋友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呵，她可非常与众不同，她对生活啦，死亡啦，人啦之类的认识比他想像的要深刻得多。他属于那样一类男人，你知道，认为当代的所有书都是垃圾，当代的所有年轻人都是

蠢货，这仅仅由于他太沉醉于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他人了。她说，你根本没法想像他的趣味和机智，还有他谈论宗教时的样子——我想，那肯定非常吓人。而我的朋友，你知道，人非常，或者说过去非常乐天开朗，活泼极了，可是只要他一——来她就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起来，脾气也怪了。他从来不会跟她在一起呆多久，你知道，他经常来得很突然，常常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手握着拐杖的节，也不取下手套，就这么阴森地看着你。她很快跟另一个男人好上了，那人非常崇拜她，哦，比起那个你认为你瓶的人（请别不高兴）要用心、温柔，体贴得多。可是她对那两个人都不怎么在乎，说

她喜欢旅游，可是无论何时，只要她发现一个真正的好去处，一个可以让她忘情山水陶然自乐的地方，那他准保也会煞风景地在那儿出现，坐到露台上她的桌边，说她空虚，廉价，接着又说没有她他活不下去。要么，他会在她的朋友们面前发表长篇大论，一些有关烟灰缸的形状和时间的颜色之类的晦涩的见解——他在那儿经常被遗忘，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独自傻笑着，或数他的脉搏。如果他真是你的亲人，那我真感到难过，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给她那段日子留下什么愉快的记忆。最后他变成一个十足的恶人，她说。她甚至不再让他

## 夫小说全集

碰她了，因为他稍一受刺激就会大发雷霆。最后，有一天，她得知他要乘晚上的火车过来，便让一个一直对她殷讨好的年轻人去堵住他，告诉他她再也不愿见他了，如果他硬要来见她，那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骚扰者并予以相应的待遇。她那样做并不好，我认为。可是她认为这队长远看来对他有好处。而且真起了作用。他甚至连平时常给她写的那种乞求信也没写上一封，那些信她队来都不看。不会是的，不会，真的，我认为这个男人根本用不着考虑——我之所以给你讲这些，仅仅是想让你对海伦有一个形象的认识——而不是对她的情人有认识。她的生活总是丰富多彩，她那么喜欢去讨所有人的爱，充满了应当承认与一种哲学天赋，一种生命现象的准宗教意味极为相符的生机与快乐。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她爱的是一个让人沮丧，让人失望的男人，所有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例外，都只不过是只猫。她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用来寻求尘世的快乐，这个世界也在尽最大努力来消耗她，驯服她。好了，你快要看到她了，你亲眼看看世界将她拿下了没有。”

我们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天啊，我这回总算明确无疑了，尽管她门这么描述塞巴斯提安显得残忍了点——不过，迄今为止，我仍然得到的是二手资料。

“对，，我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见到她。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想问她几个问题——只问一个。第二

……，，

"对?"莱瑟夫人呷着已经放冷的茶说道,"第二?" "第二,我现在还没法想像,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迷住了我哥哥;因此我要亲眼见见她。"

"你是不是说,"莱瑟夫人道,"你觉得她是一个可怕的、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77

危险的女人,一个要命的女人?因为,你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她好得就像上好的面包一样。""呵,不,"我说,"不是可怕,不是危险。而是聪明,可以这么说。不过……不,我要自己见见她。"

"只要活着就能见到。"莱瑟夫人道。"现在,听着,我有一个主意,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怕你若星期六来见她,海伦会非常仓促——她经常来去匆匆,你知道~~她会把你推到下一天,可是又忘了这个第二天她是准备到乡下我住的地方来呆一周的——因此你还是见不到她。换句话说,我觉得最好你也到我那儿去。因为这么一来你^^、绝对能见到她。因此,我建议你星期天早晨来一呆多久随你便。我们有4间空卧室,我想你一定住得惯。然后,你知道,我先跟她大概讲一下,她就有好心情跟你谈话了。你同意这么做吗?"

真奇怪,我暗自思忖:尼娜,雷希诺和海伦,冯4克劳恩似乎有一丝相像~起码从前者的丈夫和后者的朋友的描述来看是这样的。不过要认出她们俩人谁是谁并不需要费多大劲,尼娜轻贱妖艳,海伦则精明强干;两个人都反复无常;两个人都不合我的胃口~我想对塞巴斯提安也一样。我不知道这

两个女人在布劳堡是否互相认识。按理，她们应该是可以相处得很融洽的；而实际上她们又可能互示以嘘声，或者见面了吐唾沫。另外，我现在可以彻底丢掉雷希诺那条线索了~我是一个极大的解脱。那个法国姑娘讲的她朋友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79

的事，几乎不可能是碰了巧。不管人家在丑化塞巴斯提安时 我是何感想，我现在都惬意舒畅极了，我的调查已近尾声，我省掉了再去翻掘那个帕尔，帕尔利希的妻子的麻烦，我只知道她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在洛杉矶。

我知道现在已是孤注一掷了，我急于肯定在海伦，冯^克劳恩那里我将必有所获。我费了好大的劲给她巴黎的住处 寄了一封信，希望她到家的时候能见到它。信写得极短—我只告诉她我是她朋友在莱斯考的客人，到那里去只为了能 见见她；我又说有一件文学上的要事要跟她商榷。最后一句话并不是实话，可我想这样听起来诱人一点。我还不太清楚， 当她从第戎打电话过来时，她的朋友有没有告诉她我想见她。我特别害怕星期天莱瑟夫人会和声细语地告诉我海伦又去了 尼斯。①寄完信后，我觉得不管怎样，为了这次约会我该使的 劲都使上了。

我早晨9点动身，这样就可以按约好的在午饭前后赶到。我已经上了火车，突然心里一怔，意识到途中要^过^米 埃，塞巴斯提安就是在这儿去世并被安葬的。在一个已经记 不清的夜晚我曾来过这儿，可是现在我却一点都认不出来了 —火车在圣达米埃站停了一分钟，只有站台上的站牌告诉 我曾来过。这地方如此简单平常，地荒天老，根本与我记忆 中那个梦一般面目全非



的地方是两回事。要么是它现在扭曲变形了？

火车开动后我有一种莫名的轻松——我再不需要像两个月以前那样步入晦冥恍惚之境了。天朗气清，每次火车靠站，我似乎都能听到春天稍显不匀的呼吸声，春天虽然还无迹可寻。尼斯：法国东南部港口城市，疗养胜地。

280

自科夫小说全集

辨，但无疑已经到场——"等在舞台口尚未热身的芭蕾舞女郎，"塞巴斯提安曾经这样形容过。

莱瑟夫人家的房子大而破败。一亩多病恹恹的老木朽株算是园子。有一边是田地，另一边是一座小山，还有一个工厂。这里所有的事物都是一副衰败，残破，蓬头垢面的外表。当我后来得知这房子建起才30年时，我更为其破旧感到惊

诧。当我走到大门前时，一个汉子踩着嘎吱作响的石子路匆匆走了过来；他停下来跟我握了握手。

"认识你很高兴，"他说，目光特别忧郁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妻子正在等你。很抱歉……可是这个星期天我不得不去一趟巴黎。"

他是一个相貌着实平凡的中年法国人，目光疲惫，笑容古板。我们又握了一下手。

"我亲爱的，你要误火车了。"队走廊里传来莱瑟夫人清脆的声音，他听见后乖乖地走了。

今天她穿一身米色衣服，嘴唇明显勾划过，一张妩媚的脸则未

加修饰。太阳在她头发上打上一道蓝光，我发现自己正在愣神，她不管怎样都算是一个年轻的美妇。我们穿过了两三个房间，它们仿佛懵懵懂懂地接受着那间客厅的思想。我感到在这个凌乱不堪让人沮丧的房子里，我们显得更加孤单了。莱瑟夫人从绿色的丝沙发上拿起一个披巾，围在脖子上。

"是不是挺冷?"她说，"我一生都很冷。摸摸我的手。经常是这样，只有夏天例外。午饭马上就好了。请坐。"

"她到底什么时候来?"我问。

"听着，"莱瑟夫人道，"你就不能将她忘掉一会儿跟我谈谈别的？这不很礼貌，你知道。给我讲讲你的情况。你住哪儿，是干什么的?"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81

"她今天下午会来吗?"

"能能，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顽固先生。她肯定要来。不要心急。你知道，女人可不喜欢死脑瓜骨的男人。你喜欢我的丈夫吗?"

我说他肯定比她年龄要大好多。

"他非常巷良，可是让人烦透了。"她大笑着，继续道。"我有意将他支走的。我(们结婚刚一年，可我感到已是钻石婚①了。我也恨这座房子，你呢?"

这房子看上去很老派。

"呵，这话可没说对，我刚见它时新式极了。可是自那以后它就在褪色破败。我有一次告诉大夫，所有的花除石竹和水仙以

外，只要我一碰就会凋谢——是不是见鬼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不是植物学家。从前有一个波斯公主跟我一样。她让整个宫廷花园都枯萎了。”

一个上了年纪，非常不高兴的女仆朝里面看了一下，朝主人点了一下头。

“这边请，”莱瑟夫人道，“你大概快饿死了，从脸上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门口撞在了一起，因为她突然转过了身，而我在她后面跟着。她抓住我的肩膀、头发摩挲着我的面颊。“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小伙子，”她说，“我忘了吃药了。”

她找到药，我们穿过房子寻找餐厅。最后找到了。那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地方，开着一扇吊窗，整个房间似乎刚才在最后一刻才改变了主意，三心二意地努力去恢复常态。有两

①钻石婚：指结婚60周年纪念。

282

^1\*1科夫小说全集

个人默不作声地在各个门间穿来穿去。有一个是位老太太，我记得她是莱瑟先生的亲戚。她的话只限于在经过餐桌时礼节性地叽哩咕噜一下。另一个是位相貌堂堂的男人，穿件加长型灯笼裤，神色严峻，稀疏的头发很奇怪已有几缕泛白。整个吃饭时间他未吐一字。莱瑟夫人介绍他们时，只是草草打了个手势，连他们的名字都懒得讲一声。我发现她一直就当身边没有他——事实上他似乎是坐在别处。饭菜做得很可口，但很随便。不过

，酒倒非常不错。

-叮叮当当吃完第一道菜，那个金发男人点上一支烟走开了。一会儿他拿了个烟灰缸回来。莱瑟夫人一直在埋头吃饭，现在看着我说：

"这么说最近你走了好多地方？你知道我从未去过英国——不知怎的竟从没去过。那〔以乎是一个挺沉闷的地方。人们会烦得发疯的，是不是？然后是雾……没有音乐，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这是一种用特殊方法做出来的兔肉，我想你肯定章喜欢吃的。"

"顺便说一下，"我说，"我忘了额你，我给你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将来这儿……想提醒她也过来。"

莱瑟夫人放下了刀叉。她看上去非常惊讶非常恼火。"你不该写！"她大叫道。

"可这并不会有任何妨碍，是不是，你认为……，，我们一声不吭地吃完了兔肉，巧克力点心端上来了。金发男子仔细叠好餐巾，将它插进餐巾圈里，站起来微微朝女主人弓了一下身，退出去了。

"我们在暖房里喝咖啡。"莱瑟夫人对女佣说。

"我真让人生气，"当我（们坐下时她说。"我觉得你把事情全搅乱了。"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83

"怎么啦，我做错什么啦？"我问。

她转过脸去。她小小的乳房挺挺的〔塞巴斯提安曾写道，只有

书中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证明他错了）。她的小姑娘般苍白的脖子上蓝色的静脉似乎在跳动〔不过这一点我不敢肯定）。她的睫毛一眨一眨的。是的，她确是个美人。她是不是迷迪①人，我寻思到。也许来自阿尔。可是不对，她的口音是巴黎口音。

"你是不是生在巴黎！"我问。

"谢谢你，"她没有看我，道，"这是你第一次询问我的情况。可是这也赎不了你犯下的罪过。你那么做真是蠢得不能再蠢了。也许，如果我努力……请原谅，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坐回去，点着一支烟。尘土在倾斜的光柱子中歛动；螺旋型的烟雾也加入其中，缓缓地、谄媚般舞动着，仿佛它们任何时候都能画出一副活动的画来。容我重复一下，我讨厌在这几页里谈及与我自己有关的任何事；可是如果我说，有一阵子我真想跟那女人做爱的话，我想读者肯定会高兴的（塞巴斯提安说不准也会呢，鬼知道）。事情真是蹊跷——她同时又让我那么厌烦——我是指她说的那些事。不知怎的，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当她回来时我的心里颇为骚动。

"看来你真的那么干了，"她说，"海伦不在家。"

"太好了，"我应道，"她也许正朝这儿赶呢！真的，你应该理解我是多么急于见到她啊。99

"可是你究竟为什么要给她写信？"莱瑟夫人叫道。"你连她认识都不认识。我已向你保证她今天会来。你还想干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我，如果你想控制我——那你就太可笑了，亲①米迪：法国南部地区。

爱的先生。"

"噢，瞧你，"我诚恳地说，"我从没这么想过。我只是想，呃……黄油不能毁了一锅汤，就像我们俄国人说的。"

"我不关心什么黄油……或俄国人。"她说。我该怎么办？我瞅见她的手就在我的手边，正微微颤抖着，她的连衣裙非常薄——我的脊梁杆上掠过一阵莫名的寒意，绝对不是由于冷。我该不该去吻那只手？我不把自己当成傻瓜能不能献上殷勤？她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好啦，事到如今已无法挽回了。我怕她真的来了你也会让她心烦的~呃，绝对会的。我们走着瞧吧。你愿不愿意看看我家的田地？我想外面要暖和些。哪像这个让人伤心的房子——这个让人伤心的家。"

她家的"地"是指我已注意到的花园和那片林子。四处阒寂无声。郁黑的枝条上点缀着靛绿意，仿佛正在聆听它们内部的生命之音。整个地方笼罩在荒凉萧索之中。不知是明仆园丁刚刚挖出了一大堆土，靠一堵砖墙堆着，他的生锈的铲子也忘在那儿了。我脑子里生出一个怪念头，仿佛这儿刚刚杀了人，凶手就像那园丁一样把杀死的人刚刚掩埋在此。莱瑟夫人一直没说话，现在开口了："你肯定非常喜欢你的哥哥，否则你也不会费这么大劲去研究他的过去了。他怎么死的？自杀的吗？"

"呵，不，"我说，"他死于心脏病。"

"我还以为你要说他是开枪将自己打死了呢。那样的话就 浪 漫 多了。如果一切到头来都在床上结束，那我会对你的书 失望的。夏天这儿到处都是玫瑰——就在这儿，干泥地里—— 它们硬让我在这儿住了 一个又一个夏天。99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85

"我当然从没想过对他的生活进行任何一丝歪曲。"我说。 "喔，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妻子死后他将她的信拿去 出版了，然后逐一分送每个朋友。你为什么觉得人们会对关于你哥哥的传记感兴趣呢?"

"你有没有读过……，，一我刚开口，突然有一辆非常时髦，可是溅满了泥浆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口。

"呵，抱歉。"莱瑟夫人道。

"可能是她。"我喊道。

一个女人踉跄着把车径直开到水洼里。

"对，就是她。"莱瑟夫人道，"现在请你呆在原地别动。"

她从小路上跑过去，招着手，跑到来人跟前，亲了一下 她，将她领到左侧，两个人转到一簇灌木后面不见了。过了 一会儿我又看见她们从花园里走出来，走上了台阶。她们进 到屋子里不见了。海伦，冯，克劳恩是什么样我一点也没看 清，我只看见她敞着毛皮大衣，围着一条色彩艳丽的围巾。

我找了个石凳坐了下来。我万分欣喜，终于找到了要找 的人。不知是谁的手杖放在凳子上了，我拿起来在松软的棕 色土地上划了几个字。我成功啦！今晚跟她交谈完毕我将回 到巴黎，然

后……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像神话中被仙女偷 换后留下的一个傻孩子，一个打颤的痴儿一样，滑了进来，混到其它念头之中……我今晚要不要回去？二流的莫泊桑小说中那个死巴巴的句子"我忘了一本书"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也正在将有关自己书的事一点一点地忘掉。

"你原来在这儿。"传来莱瑟夫人的声音。"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呢。"

"呃，一切都好吧？"

"一点都谈不上好。"她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都写了些

286

^! ^^小说全集

什么，可是她以为是件她一直想敲定的电影方面的事。她说 你是骗她来的。现在你只能按我说的去做。你今天或明天或 后天都不能跟她谈这件事。不过你可以呆在这儿讨讨她的欢 心。她已答应可以告诉我所有情况，然后你也许就可以跟她 谈了。这是不是在讨价还价？"

"让你揽这么多麻烦，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她挨着我坐在石凳上，凳子太短了，我实在一呃一 浑身发硬一 她的肩膀挨着我的肩膀。我用舌头泯泯嘴唇，用 手里拿的拐杖在地上划了起来。

"你想画什么？"她清了清喉咙问道。

"我的思维路线。"我愚蠢地答道。

"从前，"她轻声道，"我吻了一个男人，仅仅因为他能倒 着写出自己的名字来。"



拐杖从我手中掉了下来。我呆呆地看着莱瑟夫人。我看着她光洁白暂的额头，看着她深紫色的眼睑，而她正低垂着眼，可能没看见我在注视她。我看着她苍白的脸颊上一个淡淡的胎记，优雅的鼻翼，上嘴唇上的褶子；当她埋下头时，我看到她白净的喉部，以及她纤细手指上的玫瑰红指甲。她仰起脸，她的一双紫色眼睛，瞳仁要比平时稍微靠上一点，她看着我的嘴唇。

我站起身来。

"怎么了，"她说，"你在想什么?"

我摇了摇头。可是她说的对。我现在确有所思——正在考虑一件马上就得解决的事。

"怎么了，我们进去吗?"当我们挪步时，她问。

我点了点头。

"可是她过一会儿才下来，你知道。告诉我你为什么绷着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87

脸?"

我觉得我好像停下了，又盯着她看起来，这回看的是她穿着淡黄色紧身衣的娇小玲珑的身材。

我继续往前走去，心里非常沉重，小路上树荫斑驳，太阳似乎在后面朝我皱眉。

"你这人不是很可爱。"莱瑟夫人道。

露台上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吃饭时见到的那个沉默寡言的金发男人正坐在那儿摆弄他的手表。我坐下时竟笨手笨脚地碰

了一下他的肘弯，一个小螺丝掉在了地上。

"没关系。"当<sup>^</sup>I歉时他说。（呵，他是俄国人，是吗？太好了，这可对我有用。那女人背对着我们站在那儿，小声嘀咕着什么，她用脚 拍打着石板。

于是我转向我的同胞，他正死死盯着他拆烂了的手表。

"八11—00—1161<sup>^</sup> 113—3116<sup>^</sup> <sup>^</sup>! —00止0①"我小声说。

那女人用手摸了摸脖子的后面，她转过了身。"什么?"我的同胞木讷地望着我，问道，然后又看了看 那女人，让人极不舒服地裂嘴笑了笑，又摆弄起他手上的活

"我脖子上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脖子上好像有什么东

西。"莱瑟夫人说。"其实，"我说，"我刚才对这位俄国先生说，我觉得你的

脖子上有只蜘蛛。可是我搞错了，那是一个光影。"

"我们要不要放放留声机?"她快活地问。，"非常抱歉，"我说，"我觉得我应该走了。你会原谅我的

①此处赌语。

288

<sup>^</sup>1\*5<sup>^</sup>小说全集

是不是?"

"你真是疯了，"她叫道，"你真是疯了，你不想见我的朋友了吗?"

本书并知道事情的原委。

"过一阵再说吧，"我安慰她道，"下一次吧。" "告诉我，"她跟着我来到花园，"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太聪明了。"我用我们

酣畅而洪亮的俄语说，“你太聪明了，你一直讲的都是自己的事，可是却让我信以为真，以为那是你朋友的事。这个骗局可能还要持续好长时间，如果上帝不让你刚才动一动胳膊去摸后颈的话，可是现在你却毁了这锅粥。我碰巧见过你前夫的亲戚，那个会倒着写自己名字的家伙。因此我使了一个小计。你不自觉地听懂了我在一旁说的那句俄语……，，可是不，我根本没有说这段话中的一个字。我只是弓了弓身子退出了花园。她将得到我送她的这

289

18

我一直想问尼娜一个问题，可是终于没有开口。我想问 1 一下，她知不知道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那个她发现神情非常让人生厌的人，是他这一代人中一个杰出的作家。可是问

！这有什么意义！书对她这种女人来说什么也不是。她自己的

5 生活中就充满上百本小说的跌宕刺激。如果有谁把她在图书

馆关一天，那准保在中午左右就会发现她已咽气。我绝对敢肯定，塞巴斯提安绝对不会当着她的面谈论自己的作品的，这就像是跟一只蝙蝠谈论日晷。因此就让那只蝙蝠在渐次浓重的夜色中颠颤飞旋去吧，那只拙劣地模仿燕子的蝙蝠。

290

1(^1科夫小说全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最黯淡的一年，塞巴斯提安 写就了《若隐若现的常春花》。毫无疑问，这是他的一部力作。他是在哪儿写的，又是怎么写的？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远离古德曼先生虎视眈眈的眼睛卜在巴黎小饭馆〔这种地 方他的情人是从来不会光顾的）的一个旮旯里一张毫不起眼的桌子上；在奚纳或胡安的某个桔黄色阳伞下的沙滩椅上，那 时她正和她那帮人将他扔在一边，到其它地方撒野去了；在 一个无名小站的候车厅里，在两次心脏病的发作间歇里；在 一个旅馆，院子里正在叮里咣啷地刷盘子；在其它任何我能 够模模糊糊想得起来的地方。书的主题很简单：一个人要死了 一你会感到他已彻底沉入书中；他的思想和记忆贯穿了整 部书，一会儿显眼，一会儿不怎么显眼（就像起伏不均的呼 吸一样），一会儿冒出这个意象，一会儿又是另一个，让它随 风而逝，或者将其抛到沙滩上，它在那儿似乎还独自存活动 弹了一会儿，最后被灰色的大海卷走，沉没其中或奇妙地变 了形。一个人要死了，他就是书的主人公。可是尽管书中其 它人的生活充满现实色彩（起码在塞巴斯提安看来是现实 的），可是读者还是弄不清要死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他的临终 床在何处安置或何处转运，或者那究竟是不癌一张床。那人 就是书；书本身在呻吟，行将就木，两只毫无血色的膝盖缩

拢在一起。一个又一个的思维图像在意识的沙滩上破碎，我 们看到了从中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人物事件：生命破灭后的一 些不知所之的残片，蠕动着打开带眼的双翼的一些滞怠的幻 相。这些生命只是那个大主题的一个个注释。我们看到一个

叫史瓦茨的性情和蔼的老骑手，他坐在屋里一把椅子上在教一个孤儿走马；我们遇见了一个肥胖的波希米亚女人，她粗粗染过的粘腻的头发中露出一缕霜白；我们听见在一个气味塞^奈特的其实生活

291

难闻的酒馆里，一个脸色煞白的家伙正对着一个便衣警察声嘶力竭地控拆人压迫人的制度，后者则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个子高高的迷人的戏院女主角急匆匆一脚踏进了水洼，一双丝袜就此报销；一个老人在抽泣，一个同样悲恸的姑娘柔声细语地将他安慰；纳斯伯姆教授，一个瑞士科学家，凌晨3点半在一个旅馆客房里用枪汀死了他年轻的情妇和他自己……这些人来来往往，门闭闭合合，只要他们要走的道路还是光明的，那他们就这样活着，然后逐次被一个宿命的主题所吞没——人要死了。他（以乎动了动胳膊，或者在一个枕头之类的东西上动了动脑袋，这些我们刚才一直注视着的生命个体就在这一动两动中经历了沧桑变故衰老下去。现在，他才开始意识^』了个体自我，我们也好像走上了这本书的主干道。”现在，一切都已晚了，生命的小铺关门了。他后悔没有买那本他一直想买的书；没有经历过地震火灾和火车事故；没有看看中国的西藏或者，听听中国柳树间蓝鹊的喳喳；没有跟某天在一个阒无一人的林间空地中碰到的目光无遮无拦的浪荡女生说句话；没有在听了一个难看害臊的女人开了一个干巴巴的小玩笑后笑上一声，因为那时屋里没有一个人笑；没有误过火车，看不懂过形势或丧失过机会。没有在某一个清冷的日子里

一个记不清的小镇上，将已经握在手中的小零钱从口袋里掏出来，送给一个浑身颤抖自娱自乐的街头琴师。”塞巴斯提安，奈特一直喜欢拿自己的主题来戏谑调侃，让它们互相撞击或把它们不怀好意地掺合在一起，来让它们表达隐含的意义。这种涵义只能通过连续波动方能表达，就像一只中国笛子只有通过气流起伏才能发声成乐一样。在《若隐若显的常春花》中，他的这一方法已臻完善。这不是指部件，而是指组合的方法。

292

## 科夫小说全集

还有，在描写死亡的肉体历程方面，作者也（以乎独有蹊径：描写人怎样一步步迈入黑暗；大脑、肉体，肺逐次作出&应。首先，大脑沿着某种思想的等级制度拾级而上一这些思想针对死亡——在一本借阅的书的空白处有人留下一段貌〔以聪明的文字（哲学家的心得）：“死亡的引力：肉体的生

长可以反过来被认为是一个下坠过程的不断延展，直至最后坠入虚无。”还有那些颇具诗意和宗教味的思想：^……阶级唯物主义的泥潭和狄恩^帕克所称的乐观主义的黄金乐园……”“可是垂死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死的提法中只有一半可以说是真正存在的，问题的这一面——离别时 的一阵剧痛，挥着手帕渐渐地远去——啊，他已经到了彼岸，如果他能看到这边的岸在向后退去，不，应该说，如果他仍有意识的话。”〈同样，一个人前来为朋友送别，可能在码头

上呆到很晚很晚的时候，但他仍然不会是那个游子。〕  
然后，一点一点，病魔给人带来山倒般的疼痛，扼杀了所有的思想、哲学、推测、记忆、希望和悔恨。我们跌跌爬爬地穿过一个令人怵惕的地带，根本不知道前往何处——因为所有的感觉都是痛苦，除了痛苦还是痛苦。现在作家笔锋一转，引着我们进入一个幽深小巷的那些思维图像现在渐渐地黯淡下去，现在朝我们身上压近来，将我们层层包围，让我们隐隐作痛的是一些恐怖野蛮的情景——一个受虐儿童的故事。一个流亡者讲述他从中逃出来的那个国家的残酷，一个长着黑眼睛的与世无忤的疯子，一个农夫在踢他的狗——恶狠狠、死命地踢。然后这种痛苦也消失了。“现在他如此心力衰竭，他已经没法对死亡感兴趣了。”就像“一个热得浑身是汗的人在拥挤的三等车厢扯起鼾来；就像一个小学生在还没有完成的加法题上打起了瞌睡。”“我太累了，太累了……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93

一只轮胎①独自在那儿^啊滚，现在开始摇晃起来，开始越来越慢，开始……，'  
写到这里，小说一下子被洪水般的光线淹没：^……^佛 有人猛地推开了门，房子里的人都不安地拿起包吃惊地站起来。“我们感到似乎置身于某个，对真理的边缘地带，它的光辉令人目眩，同时那种质朴又让'人感到亲切无比。作者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措辞技巧，让我们确信他已明白了死亡的真相并准备将它讲给我们听。稍等片刻，在这个句子的末尾，或下一

个句子的中间，或者在更后面一点的地方，我们门将获知一些会彻底更新我们观念的东西。仿佛我们一下子明白，只要以某种非常简单、但谁也没有试过的方式动一下胳膊，那我们门就会飞起来。”最死的死结也只不过是盘在一起的一堆线。指甲难以解开，可其实只是非常松垮非常巧妙地绕成一圈圈罢了。眼睛能够看出其中的名堂，可笨拙的手指解得都流出了血。”他（垂死的人）就是那个绳结，他可以一下子就被解开，如果他能看清绳子的脉路的话。不只是他本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打开——在我们幼稚地称作“时间”和“空间”的东西中一切想得到的事物都能。时间空间只是两个由人（门将其制作成谜的谜，我们就这么受到了报应——无聊的自食其果……现在他掌握了某样真谛，这跟他在生命启蒙年代中想到过的，感受过的，体验过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所有涉及生死的问题，其答案都写在世上他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就像一个游人走遍广大乡村地区，发现它并不是自然景观的随意组合，而是一本书中的一

①“累”和“轮胎”在英语中发音相同，这是这两个句子连在一起的一个

294

^科夫小说全集

‘页。在那里，群山、森林、田野、河流都经过了布置，为的是组成一个严密顺畅的句子。充当元音的湖泊和充当嘶音辅音的山坡珠联璧合；蜿蜒的道路用正楷圆体写下了它的内涵，就像一个人的父亲的字迹那样清晰易辨；树木在静默的雪中对话



，了解它们的手势和语言的人自然懂得其中含义……就 这样，这个游人拼读着风景，其意义便昭然若揭。同样，人 类生活虽盘根错节构造复杂，也只不过是一个花押字^， 一旦 行家解开其交织在一起的字母，便一览无余。文字为其含义 如此简单感到震惊。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一个人人生一世， 大脑总被一个铁箍勒得死死的，也被个人梦想的紧身衣牢牢 束缚，因此从来没机会灵犀一点豁然开朗过一次，而那时一

个人被禁锢的思想钱情飞翔，理解力也会进入醍醐觀的至境。现在这个谜被解开了。"由于所有事物的内涵都照亮了外表，因此许多举足轻重的思想和事件开始变轻，但不是要彻底丧失意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要轻到与以前被剥夺了任何一丝重要性、现在也获得了重要性的其它思相和事件同样的重量。"就这样，我们的大脑在科学、艺术和宗教各领域的那些光芒四射的巨人，开始纷纷挣脱惯常的分类体系，手牵着手站在一起，兴高采烈地站在同一水平面上。这样，躺在一个破旧的长椅刷过漆的木条上，拖

着一小片影子的一只櫻桃核，或一片烂纸片，或其它成千上 万琐碎事物中的任何一个同样琐碎的事物，都获得了可观的规模。通过重新塑造，重新合并，世界给灵魂赋予了意义。 现在我们将知道它究竟是什么；真谛就要吐透一你，我

①花押字，常由姓名首字母组成用于私人信件、台布、衣服首饰上的交织 字母。

塞，杂特的真实生活 295

和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将拍着脑门说出那句话——我们怎么那么傻啊！在书的最后一个转弯处，作者似乎停了一下，仿佛他在考虑要不要将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他似乎抬起了头，要离开那个垂死的人，他的脑子一直跟着后者在转。他似乎要走到一边去想一想；我们要不要跟着他一直走到头？我们要不要吐出那句将把我们大脑的惰性和宁静彻底打碎的话来？

我们就这么做吧。我们门已经走得非常远了，那些话已经成形了，正待破口而出。我们又转过了身，俯身到那张模糊不清的床上，俯身到那个灰色、漂浮不定的形体一身子越弯越低……可在这时有一个致命的疑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那人已经死了，我们却不知道。对岸的常春花还像以前那样若隐若现。我们手中捧着一本死书。是不是我们出错了？有时我感到，当我在翻阅塞巴斯提安的那本书时，那个“绝对答案”就在里面，就在某个我看得太快没注意到的地方，或者跟其它貌似平常让人上当的词混在一起。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书能让人产生如此不寻常的感觉，这也许正是作者的用心所在。

我还非常真切地记得英国报纸那一天报导《若隐若现的常春花》一书时的情景。我在巴黎一个旅馆的门厅里正好见到那份报纸，当时我正在那里等一个人，我们公司让我逛着他签一份协定。我对哄人并不在行，总的来看要谈成这件事，

在我手里比其它同事希望要更涉茫一点。我一个人正坐在那个舒适但非常冷清的大厅里，这时看到了出版商的广告，和用印刷体印在上面的塞巴斯提安的名字，我一下子对这个名

字如此爱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他 当时在什么地方，我起码6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也不知他病 得那么厉害，有那么不幸。相反，这本书的问世（以乎是一个

296

## ^14科夫小说全集

幸福的信号——我想像他正身处某个俱乐部温暖喧闹的房间里，手插在裤兜中，耳朵熠熠生辉，眼睛亮泽，嘴边挂着微笑——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簇拥在他周围，手里拿着波尔图葡

萄酒，听着他的笑话开怀大笑。这真是一幅蠢极了的画面，可是那些雪白的硬胸、黑色的晚礼服、色彩柔和的甜酒、刮得光光的脸蛋，却像在许多杂志的封底经常能看到的彩色图片中那样流光溢彩，闪烁不定。我决定等书一出来马上就买一本。我过去一直立刻就会去买他的书，可这回我不知怎么回事尤其急不可待。就在这时，我等的那个人来了。他是个英国人，书读得颇不少。我们正式切入正题之前先扯了些闲话，我随意指了指报纸上塞巴斯提安的名字，问他有没有读过他的书。他说读过一两本——《棱镜的什么东西》和《失去的财富》。我问他喜欢不喜欢那些书。他说部分地喜欢，不过作者在他看来〔以乎太自命不凡了，很聪明，这不用说。我让他

详细讲讲，他说在他看来奈特先生似乎一直在拿他发明的一些东西在做游戏。可是又不告诉一块玩的人他的游戏规则。他说他更喜欢那些发人深省的作品，可奈特先生并不是这样——他让你如坠雾里。然后他谈起了另一位在世的作家，他认为那人要比奈特好得多。乘他卡壳的当儿我赶忙谈起生意上的事。结

果证明，这件事并没有公司期望的那么顺利。

《若隐若现的常春花》引来评论界大量关注，许多都是长篇大论恭维备至。不过这儿那儿总有一些评论，认为作者是个让人厌烦的作者，换句话似乎在说他已经是个老废物。我队中甚至觉察到一丝怜悯之情，仿佛他们知道作家本人罹遇了一些不幸，虽然没有写在书里，但队他们对这本书流露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有一个评论家甚至说读这本书时“感情非常复杂，因为这对读者来说真是一种沉重的经历，坐在临塞<sup>^</sup>奈特的其实生活

297

终床边却根本不知道作者是医生还是病人。”所有的评论给人的印象几乎都是，认为这本书长了点，许多章节太晦湿，晦湿得过火，所有的人一齐称赞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诚”——不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塞巴斯提安会如何看待这些评论。

我将一本书借给了一个朋友，他拿走好几周时间都没有看，后来丢在了火车上。我又买了一本再也没有借给过任何人。是的，我觉得他所有的书中我最喜欢这一本。我不知道它是否“发人深省”，如果不发人深省我也不在乎。我只因它是它才喜爱它。我喜爱它的风格。有时我暗自想，要将它翻译成俄文可真不是一件易事。

19

我总算是将塞巴斯提安一生的最后一年——1935年的生活复述了一遍。1936年伊始他就去世了。看着这个数字，我

不禁想，一个人和他的卒日之间可真有一种神秘关联。塞巴斯提安，奈特〔卒于）1936……这个时间就像是他的名字在一个波光粼粼的水塘中的投影。最后3个数字的曲线让人想起塞巴斯提安本人弯弯曲曲的轮廓线……就像在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样，我现在正想努力表达一些能弓引起塞巴斯提安兴趣的东西……如果在所有的地方我没有抓住他的任何一丝思想，或者在所有时候大脑的无意识、活动都没有领对路，让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299

我在他的个人迷宫里拐错了弯，那我这本书就写笨了，失败了。

《若隐若现的常春花》在1935年春天问世时，正好塞巴斯提安为了见见尼娜在做最后一次努力。一个油头粉面的小痞子告诉他她想让他永远滚开。于是他回到伦敦，在那儿呆了几个月，尽可能频繁地出入交际场合，白费了许多劲来排遣寂寞。人们会看到一个瘦削、沉痛、无言的人一会出现在这儿，一会儿又在那儿。他的脖子上即使在最暖和的餐厅里都围着围巾；由于心不在焉，或者当有人要将他介绍给大家时，他总是婉言谢绝，惹得女主人挺不高兴。他在舞会中间穿来穿去，要么就被发现去了儿童室，在那儿入迷地摆弄起七巧板来。有一天，在靠近一个十字路口的地方，海伦，普拉特看见克莱尔走进了一个书店。几分钟后，当她继续往前走时，又碰见了塞巴斯提安。两人握手时他的脸稍微有点红，^； 纈他没有提到过去让大家尴尬。相反，她给他详细讲述了

昨晚打牌时有几个人想如何联合起来算计他的事。

"见到你非常高兴，"分手时他说，"我想在这儿会找到的。"

"找什么?"普拉特小姐问。

"我正要去(讲了那个书店的名字)，可我现在发现在这个书摊上就能找到我要找的书。"

他去听音乐，看戏，在午夜的咖啡摊上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喝热牛奶。有人说他有一部电影看了3次——一部叫《迷幻花园》的乏味透顶的电影。他死后几个月，在我弄清了莱瑟夫人究竟是谁之后不几天，我发现一家法国电影院在上映那部影片，我一直坐到电影演完，只想弄清楚它何以如此吸

300

^科夫小说全集

引他。电影演到中途时场景转到里维埃拉，有一两个镜头表现几个浴者在晒太阳。是不是里面有尼娜？是不是她光着膀子？我觉得有一个回头朝观众望了一眼的姑娘特别像她，只是涂着油皮肤黝黑，一个眼罩就可以把一张一晃而过的脸很好地伪装起来。他在8月份有一周病得特别厉害，但他不愿躺在床上，这是奥茨医生讲的。9月，他到乡下去拜访了几个

X：他跟他们的交情挺浅。他(门邀请他纯粹出于礼节，因为他偶尔有一次对他(门讲，他曾在《漫谈》杂志上看到过他(门房舍的照片。他有整整一个礼拜时间呆在某家冰冷的房子里，那里的其他人都是非常亲密的亲戚朋友。之后，在某天早晨，他连礼服和装漱洗品的防水袋也没拿，就步行10几里回到城中

。11月初，他跟谢尔顿在谢尔顿俱乐部吃了一顿午饭，饭间一言不发，他的朋友根本搞不清他为什么要来。然后是一片空白。很明显他去了国外，但我几乎不相信他有明确计划要见尼娜，不过也许尚抱有一丝那种希望，他才那样奔走不

气

1935年冬天的大多数日子里，我都呆在马赛负责我们公司的某些业务。1936年1月，我收到塞巴斯提安一封信。非常奇怪的是，它是用俄语写的。

"你知道，我在巴黎，估计要在这^粘（③53"!^。）①一阵子。如果你能来，来吧，如果来不了，我也不生气。不过要能来的话更好一点。我的脑子从来都是满满的（"^（^^）全是些乱糟糟的事，0此现在那些简单明1平平常常的事物竟给我诗般的慰藉，我一生由于种种原因竟对它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301

们视而不见。我想，比如说，问一下所有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我希望你日子过得比我强。最近斯塔罗夫医生对我照料不少，他曾给妈嬷^塞巴斯提安这样称呼我的母亲）看过病。我是一个晚上在大街上偶然碰见乎认为妈嬷死后我一直是在巴黎捱日子的，我同意他认为我是在过流亡生活的看法，因为（^^!!）做任何解释在我看来都太复杂了。哪一天你会见到一些纸头，你要立即将其烧掉；诚然，它们已经听到了在〔一两个不知何意的词0^111？）里的声音，可是他们现在必须被处以火刑。我保留了它们，让 它

们过夜（！^^&^），那是因为让它们睡着时杀死它们，要 更稳妥一些，它们像幽灵一样在我们周图出没。一天晚上，我 感到真是死定了，便签署了死刑执行命令，通过它你可以了 解它们。我还住以前的那个旅馆，可是我现在搬到城外的一 个疗养院，请记下地址。这封信一周前就开始动笔了，写到 个人，接下来写的时候不知怎的就转向了你，就仿佛一个腼 腆的客人准备跟坐在身边，也来参加晚会的一个人一反常态 地好好谈谈一样。因此请原谅我，如果我打扰你了的话。可 是不知怎的，我极不喜欢窗外可以看到的光秃秃的杈桠枝条。

自然，这封信让我感到挺难受，可是却没有引起我多少 不安，而如果我知道自1926年以来塞巴斯提安已身患不治之 症，最近5年身体每况愈下的话，那我将会多么焦虑啊。我 要非常羞愧地承认，我丧失了应有的警觉，因为我以为塞巴 斯提安神经太紧张了，他的身体好得不能再好时也非常容易

302

^1\*^1^：小说全集

产生过度的悲观情绪。我再说一遍，我一点没有觉察到他有 心脏病的迹象，我说服自己，他其实是劳累过度了。不过，他 现在病了，以一种让我极觉新鲜的口气恳求我到他那儿去。他 似乎从来都不需要我的存在，现在却殷切地在恳求我。这 让我感动，让我迷惑，如果我知道内情，我肯定会跳上最早 的一列火车。我星期四收到的信，当场决定星期六去巴黎，这 样好在星期天晚上赶回来。因为我在马赛负责的事正处在关



键阶段，我想公司是不乐意在这个时候让我请假的。我决定 不写信解释了，而是在星期六早晨，一旦确知自己能不能坐 早班列车后，给他拍个电报。

那天晚上我整夜都在做一个非常沉重的梦。我梦见自己 正坐在一个幽暗的大房间里，我的梦对这个房间只草草做了

布置，摆了一些从不同房间收集来的零零散散的东西。不过 也有许多处断裂，或一些奇怪的替代物。比如说那个书架同 时又是一条覆满尘土的道路，我隐约觉得那个房间是在一个 农舍里或一个乡村客栈里——有个大概印象，里面出现了木 墙和板材。

我们正在盼着塞巴斯提安回来——他出远门了说 一定要回来的。我坐在一个柳条箱之类的东西上，我母亲也 在屋里，还有两

三个人坐在桌边喝茶，我们都围着桌子坐着 一个人是我办公室里的，还有他妻子，这两个人塞巴斯 提安都不认识，是由作梦人安置在那儿的~因为任何人都 可以被布置在 这个舞台上。

我们等得非常艰苦，心中充满朦胧不明的不详预感，我 觉得他们比我更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不敢问我母亲为什么 她那么担心那辆沾满了泥的自行车，人们不愿将它塞进一个 衣柜里：衣柜的门一直敞开着。墙上有一幅画着汽轮的画，上 面的波浪就像毛毛虫一样不停地蠕动，轮船颠簸着让人心烦

塞^杂特的真实生活

303

~直到后来我才想起，挂这样一幅画实在是一个普遍又普 遍的旧风俗，等待出门的人归来时通常这样。他随时都有可 能

到来，靠门的地上撒了一些沙子以防打滑。我母亲走开了，她手里拿着沾满了泥的马蹬和马刺，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藏起来。那对面孔模糊的夫妇悄无声息地被抹掉了，因为就我一个人在这房子里了。这时楼上一个走廊上的门打开了，塞巴斯提安走了出来，沿着一个直通这间房子而来的摇摇晃晃的楼梯慢慢地往下走来。他的头发拧在一起，没有穿大衣。我明白了，他已经回来了，刚才一直在睡觉。他下来的时候，在每一个台阶上都要停一下，每次都是同一只脚先伸下来，胳膊搭在木扶手上。我母亲，又回来了，这时他一失足躺倒在地上，我母亲将他扶了起来。他走到我跟前，状笑起来，可我却觉得他好像为什么事于心有愧。他脸色苍白，脸没有刮，但看上去非常快活。我母亲手里端着一个银杯，坐在一个担架上，因为两个星期六住在房子里的人现在要将她抬走，而塞巴斯提安正笑着对我谈着什么。突然我发现他左手上戴着一只黑手套，手指一动不动，他从未用过手指——我害怕极了，心里一阵不适，直想呕吐。他肯定是无意间用它碰了一下

我，因为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连在手腕上的一只假手。他刚刚做过手术，或者出了一次可怕的事故。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出来时整个气氛如此恐怖。可是尽管他可能注意到我在发抖，却照旧在喝他的茶。我母亲回来了一回儿，取走了她忘拿的顶针又匆匆走了，因为那两个人很急。塞巴斯提安问我修指甲的人来了没有，因为他急着要去赴宴。我努力不去谈这件事，因为想到那只伤残的手我就感到受不了。不过现在我开始从参差不齐的指甲的角度打量整个房间，我一开始认识的一个姑娘

（可是这会儿却奇怪地不见了）拿着她的

304

^! ^^/』、说全集

不下去了。可当我转身去摸门闩时，后面传来塞巴斯提安的声音，它仿佛是从最黑最深的一个角落里传出来的。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谷仓，脚下一只被戳破的袋子里正往外淌粮食。我看不见他，急着想逃走，浑身由于急得发抖而竟听不清了他的话音。我知道他在叫我，在讲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并说要告诉我一些还要重要的事，只要我来那个角落就行。他不知在那儿坐着还是躺着，四周沉甸甸的粮袋掉下来横压在他的腿上。我挪动了脚步，他最后一次大声喊着求我，那句话当我醒来看时莫名所指，可是在梦中，在那时那一刻，却有着确凿无疑的含义，对我来说可以解开一个超级复杂的谜。如若不是梦到一半醒来的话，我不管怎么都会跑到塞巴斯提安身边去的。

我知道，当深水中的白沙上似乎有一只宝石在闪闪发光时，你将手臂伸进去抓出来的一只普普通通的卵石，其实就是让你馋涎欲滴的宝物，尽管它在日复一日的阳光下被晒干后看上去像一只卵石。因此我觉得，当我醒来时在我脑子中回响的那个毫无意义的句子，其实误差极大地破译了某个非凡的真理。我躺在床上，听着街道上传来熟悉的声音。我头顶上的那家人正在吃早饭，收音机里放着空洞芜杂的音乐用

工具箱来了，在塞巴斯提安面前的一个凳子上坐了下来。他让我别看，可我却忍不住要看。我看见他解开了黑手套慢慢地将

它取了下来，刚取下来，里面的东西一好多只特别小 的手，就像老鼠的前爪，紫红色，软软的，有好多只"~就 掉到了地上，那个穿黑衣的姑娘便跪到了地上。我弯下腰想 看看她在桌子底下干什么，发现她正拣起那些小手，将它(门放在一个盘子里——我抬头一看，塞巴斯提安^奈特不见了，再弯腰一看，那个姑娘也不见了。我觉得这屋子里一刻也呆5』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305

以佐餐。一些可怕的念头以其刺骨的寒意差点让我打起哆嗦，

叫3:

1□

11,□

0

我决定给塞巴斯提安拍个电报通知他我当天就赶过去。我又 地考虑了一下常情（在其它时期我可是队不擅长这一 点），觉得最好问一下马赛分公司看能不能离开一下，结果发 现公司不但不允许，而且一直到周末我能不能缺勤都成问题 星期五不欺劲地折腾了一天，我很晚才回到家中。有一封电 报中午就在等着我。然而真是奇怪，白天的满耳聒噪竟然还统治着那个梦带给我的珍贵的启示，我竟然将它的真言至语 浑然忘却。当我撕开电报时，我只想着这可能是个生意上的快讯

"塞巴斯提安病危速至斯塔罗夫。"电文用法语拟成，塞巴斯提安名字中的那个"瓦"是误按俄文的拼法拼了。不知何故，我先走进浴室在镜子面前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抓起帽子朝楼下跑去。到车站时时间是12点差一刻。零点零二分有一列火车将于次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到达巴黎。

这时我发现兜里揣的现金连一张二等车厢的车票都买不起。我进行了片刻思想斗争~回去一趟多带些钱，然后乘最早的一列班机飞往巴黎，这是不是更可取一点。然而火车近在眼前对我诱惑太大了。我选择了这个最不可靠的机会，我的一生中经常这样。火车刚一开动，我的心猛然一惊，我把塞巴斯提安的信忘在书桌里了，没有记住他给我的地址。

拥挤的车厢里黑乎乎地让人气闷，到处是腿。雨滴落在窗玻璃上——它们没有直往下落，而是抽来袖去，半信半疑，曲里拐弯，时停时下。紫色的夜间灯映照在漆黑的玻璃上。火车颠簸着呻吟着驶过夜晚。那个疗养院到底叫什么？它以

开头，它以^^！"开头，它以……车轮中混入了一次次猛冲的声音，然后又找到了节奏。当然，我可以从斯塔罗夫医生那里弄到地址。火车一到就在车站给他打个电话。有个人穿着重头靴子的脚梦想插入我的小腿之间，又慢慢地收了回去。塞巴斯提安信中说的"以前那个旅馆"指的什么？我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记不起他在巴黎住过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是的，斯塔罗夫

会知道他在哪儿的。马尔，---曼……曼特……我能及时赶到吗？邻座的屁股挤了我的屁股一下，鼾声由一个频道转到另一个，更加惨不忍听。我能不能在他活着时及时赶到……

赶到……活着……赶致

他有事要对我讲，无比重要的

0

黑暗中颠簸的车厢里塞满了无生命般软不拉趺的躯体，让我觉得犹入梦中。他临终前会讲些什么呢？雨飘落在玻璃上冷冷作响，一片幽灵般的雪花飘在一个角落里融化了。我面前的一个人活了过来，将纸弄得噼里啪啦直响。他在黑暗中吱嘎吱嘎嚼着什么东西，然后点上一根烟，烟圈就像独眼巨人的眼睛一样瞪着我。我必须，必须按时赶到。为什么我收到那封信后没有马上就冲到飞机场！那样的话我现在就跟他在一起了！他会死于什么病？癌症？心绞痛

赚母亲一样？

就像许多平日里浑浑噩噩根本不信教的人一样，我现在急忙发明了一个观恺悌、泪眼模糊的上帝，小声脑极不规范的祷告来一让我及时赶到，让他坚持住直到我来，让他把秘密告诉我。现在开始全是雪了一玻璃长上了一脸白胡子。

那个又是咀嚼又是抽烟的人又睡着了。我能不能试一下伸开腿，把脚放在什么东西上？我摸了摸被压得火辣辣的脚步，然而昏黑中全是血肉之躯。我徒然思慕了一下夹在我的脚踝和小腿间的一个木玩意儿。马尔……曼塔马尔……马尔……那地方离巴黎有多远？斯塔罗夫医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

，斯塔罗夫。火车应着点子嗒嗒作响。一个不知名的车站。火车停下时从另一个车厢里传来说话声，有人在没完没了地讲一个故事。还传来门被拉开时变换不定的声音，——伤心的旅客也拉开了我门这扇门，发现毫无希望。毫无希望。令人失望的情景。我必须及时赶到。火车在各个站停得多久

308

## 科夫小说全集

啊！我右边座位上的乘客叹着气，想擦一擦窗玻璃，可是它依旧湿漉漉的，隐隐透进一点黄光。火车又开始动了。我的脊梁杆发疼，骨头重如灌铅。我想合眼睡一会儿，可是眼里飘浮的全是图像——一束光线像纤毛虫一样游来游去，一次次从同一个眼角出动。我好像辨认出好久以前经过的一个车站的路灯的样子来了。然后又开始着色，一张绯红的脸，眼睛睁得像瞪羚，慢慢地转向了我——然后是一篮花，然后是塞巴斯提安未刮的脸。我再也受不了这个视觉的颜料盒了，它没完没了，小心翼翼地调啊调，就像电影中放慢镜头的芭蕾舞舞步。我走到了过道中，那儿灯光明亮寒意袭人。我吸了一会儿烟，将它在角落里碾灭。我一生中从没这样心痛地渴求一件事过，我只希望能活着见到塞巴斯提安——俯到他的身上听到他要说的话。他的最后一本书，我近来做的梦，还有他的那封神秘的信——都让我相像，他的嘴中一定会吐露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只要我到的不是很晚就行。在两扇窗户间的镶板上有一幅地图，可是与我要走的路线毫无关系。我的脸黑魆魆地映在窗玻璃上。很危险……一个眼睛红红的军人

从我旁边擦身而过，我的手好长时间钻心般疼，因为它碰到了他的袖子。我特别想洗个脸。我想洗掉这个粗粝的世界，带着冰凉纯净的气息出现在塞巴斯提安面前。他现在与死亡在打交道，我不能鼻孔里冒着浊气去伤害他。啊，我会活着见到他的。斯塔罗夫不会那样拟电文的，如果他知道我肯定会来迟的话。电报是中午到的。电报，天啊，中午就已到了。16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什么时候能到马尔……曼特……兰姆……兰特……不，不是"! ^，"，它是以實开头的。倏忽

间我好像看见了那个名字的大致模样，可未等我抓住它就又逝去了。还会有一个麻烦：钱。我将从车站冲到我们公司，立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309

刻就能拿到。公司特别近。银行要远一些。我的众多朋友中有没有住在车站附近的？&有，他1门大都住在帕谢或圣克劳门周围——巴黎的两个俄国人聚居区。我碾灭了第三只烟，想

找一个不太拥挤的车厢。谢天谢地，没有行李将我牵绊在我已离开的那个车厢。可是过道里塞得水泄不通，我难受得要命，没法在火车上走下去。我更不能肯定，我摸索着要去的车厢会好一些呢，还是老样子~那儿^^也摩肩接踵，拥挤不堪~尽管空气可能稍微少一点酸臭。我为什么从没去伦敦看看塞巴斯提安呢？他倒来看过我一两回。既然他是所有人中我最爱的一人，那我为什么那么顽固地与他疏远呢？那些该死的蠢驴对他嗤之以鼻……尤其是那个老傻冒，我真想



拧断他皮包骨头的脖子——毫不留情。哈，在我左边摇来晃去的那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个婆娘。在这个车厢中没有一个生灵知道塞巴斯提安是谁？《失去的财富》在《刻度盘》杂志上

被译成那个样子，要么是在《文艺生活》上？是不是我太晚了，太晚了一一塞巴斯提安是不是已经死了？而我还坐在这个该死的凳子上，上面可笑地敷了一层薄薄的皮垫子，丝毫无助于减轻屁股的疼痛。快点儿，请快点儿！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小站也直得一停，为什么还停这么久？开啊，开啊。那样一这就对了。

非常慢非常慢的，暗夜褪成蒙蒙灰色，透过车窗可以隐隐看见一个大雪封住的世界。穿着一件薄薄的雨衣，我感到冷极了。我的同伙们的脸现在可以看清了，仿佛一层蛛网和灰尘慢慢地被拂去了。我身旁的那个婆娘有一暖瓶咖啡，正带着母爱般的情感拥在怀里。我感到浑身发痒，未刮的脸也难受地出奇。我想如果我的胡子拉碴的脸敢跟软缎碰一下，那我肯定会晕过去的。有一朵肉色的云夹在灰褐色的云间，还

310

，科夫小说全集

有一块淡红色的云映亮了贫瘠荒凉的田野中一片正在融化的积雪。一条道路伸了出来伴着火车滑行了一阵，就在快偏离的时候，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积雪烂泥和水坑间东倒西歪地前进着。他要去哪儿？他是谁？没有人晓得。

我想我肯定是打了一个钟头的盹——要么起码是让眼里的图景

黑了下来。当我睁开眼时我的同伴们正在聊天，进食。我突然恶心得要命，我挤了出来，剩下的路程一直坐在一个可以折叠的加座上。我的脑中就像那个凄凉的早晨一样一片空白。我发现火车晚点得厉害，也许是由于夜间降雪之故，因此我们抵达巴黎时已是下午4点差一刻。我的牙咯咯直响，当我走出站台时，我一时间有一个愚蠢的冲动，将兜里叮当做响的几法郎花掉，喝几口烈性酒。但我还是去了电话亭。我翻着油腻腻的电话本，寻我斯塔罗夫的名字，并尽量不去想塞巴斯提安现在是否还活着。斯塔考，皮革，毛皮；斯塔莱，幽默家，杂耍艺人；斯塔罗夫……哈，就是他：雅斯明61—93。我稀里糊涂地拨了一次，竟然忘了中间的数字，然后又翻了一下本子，重新再拨，听了一会儿，里面是不祥的嗡嗡声。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有人撞开了门，怒冲冲地嘟哝着又退了回去。又拨了一遍，每一次听它咔嗒嗒地弹回来，5次，6次，7次，仍旧是那个下流的嘟、嘟、嘟……我怎么这么点儿背？“你完了吗？”还是那个人一个气呼呼的老头，长着一张叭喇狗般的脸。我激动到了极点，跟那个下流的老家伙大吵了一顿。幸好旁边的亭子现在空了出来；他把自己关在那间里了。我继续来试。终于成功了。一个女人答道医生外出了，但是5点半会回来的——她给了我电话号码。当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时，我不禁发现，我的出现让大家吃惊不小。我亮出电报走到头那儿，他没有表示出一个人合清合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理期望的那种同情心。他问了马赛的业务中几个让我尴尬的问题。最后我弄到了需要的钱，付了等在门外的出租车的车费。这时还有20分钟才5点，因此我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时间。

我去刮了一下脸，匆匆吃了个早饭。5点20分我按给我的电话号码打了个电话，那边告诉我医生回家了，一刻钟后便可回来。我等不急了，又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我们已在电话里认识的那个女人回答说医生刚刚离开。我斜靠在墙上（现在这是在一家咖啡馆里），用铅笔敲着墙。我会不会永远都到不了塞巴斯提安身边？这是哪些标准的蠢货，在墙上写下“犹太人该死”或“人民阵线7岁”，或留下那些淫|？的画？

一个无名艺术家开始在涂方格一个棋盘，<sup>11</sup>

5011 &0<sup>16</sup>11 ^ 1111013111161<sup>①</sup>我的脑子里一亮，一个词滚到了

舌尖：圣达米埃！我冲了出去，拦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他能不能将我带到圣达米埃，不管它在哪儿？他慢悠悠地打开地图，研究了一会儿。然后说要到那儿起码得两个半小时——要看路怎么样。我问他，是否我乘火车为好。他说不晓得。

“好吧，尽量开快些。”我说，摘掉了帽子钻进车内。

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走出巴黎。似乎已知的所有障碍都摆在你的路上，我觉得我从没像恨一个十字路口的警察的胳膊一样恨过任何东西。最后我们队交通阻塞中挤了出来，开进一条黑乎乎的林荫道。但我们仍然开得不够快。我推开玻璃催促司机提高速度。他回答说道路太滑了——我们有一两次

确实滑得够呛。开了一小时，他停下来去跟一个骑自行车  
①"棋盘"一词的俄文谐音，法语中"棋盘"一词读"达米埃"。

312

## 目科夫小说全集

的警察问路。他们俩人在警察的地图上端详了好久，然后司机  
又将自己的地图拿了出来，两人二者地进行了对照。我  
们在某处拐错了一个弯，现在不得不往回开好几里地。我又  
敲了敲车窗——出租车纯粹是在爬。他摇了摇头，往回看都 没  
看一眼。我看了一下手表，已将近7点钟。我们在一个加  
油站停了下来，司机跟站里的人信心十足地谈了起来。我猜 不  
出我们现在到哪儿了，不过现在公路正穿过大片田地，因 此我  
希望离目的地已不远。雨扫过玻璃窗瑟瑟作响，当我又 一次恳  
求司机加快一点速度时，他发火了，非常粗野地大骂 了一通。  
我坐了回来，感到绝望得快麻木了。一扇扇亮着灯 的窗子从  
旁边晃了过去。我能不能赶到塞巴斯提安身边？等 我赶到圣达  
米埃时他还会活着吗？有一两次我门被其它车子 超过了，我  
提醒司机注意它们的车速。他没有应声，而是突 然停下车，猛  
地打开了他那张荒谬的地图。我问他是否迷路 了。他仍然没应  
声，可是他那胖嘟嘟的脖子上的表情非常难 看。我们继续赶路  
。我快慰地发现，这回他的车开快了。我  
们从一个铁路桥下钻了过去，开到了上面的一个车站。我正 在  
想是不是终于到了圣达米埃，这时司机从车子中钻了出来， 猛  
地拽开了门。"呃，"我问，"现在怎么回事？"  
"你总算可以坐火车了。"司机道，"我可不愿再为你糟踏 我的

车了。这是圣达米埃一线，你很走运，可以坐火车去那儿了。

"

我比他想的还要走运，因为几分钟后就有一趟车。车站为黑暗。我一个人坐在车厢里，一种莫名的麻痹感将我牢牢控制：尽管心急如焚，可我仍然担心睡着了误了站。火车不停地靠站，现在是一段让人越来越难受的时光，我得辨认站警察发誓说我9点以前可以赶到那儿。我这一路最后一段最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313

名。有一段时间我体验了一种恐怖至极的感觉；昏昏沉沉地睡了不知多长时间，我被摇醒了——看表已经9点一刻。我是不是坐过了？我正为要不要使用紧急信号而犹豫不定时，车突然慢了下来，我将头探出窗外，瞥见了向后飘去然后停了下来。的一个灯照着的站牌：圣达米埃。

又在一个漆黑的小巷里瞎撞了一刻钟，穿过一个由沙沙声可以判断出来的松林，我来到了圣达米埃医院。我听见门里边有拖鞋曳地和哼哧哼哧的声音。一个胖老头没穿外衣，只穿着一件厚厚的灰汗衫，脚蹬一双破旧的拖鞋，将我让了进来。我进到一个类似（以办公室的地方，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有一边（以乎还盖了一层灰尘。老头眨着眼看着我，肿胀的脸上由于睡觉而粘乎乎的，不知为什么，我开口说话时声音非常轻。

"我来这儿，"我说，"是想看望塞巴斯提安，奈特先生，

11. 1- 11. 1。奈特。"

他喉咙里咕咚了一下，重重地坐在灯泡下面的一张写字台前。

"太晚了，已不会客了。"他好像自言自语般咕噜咕噜地说。

"我收到一份电报，"我说，"我哥哥病得很重，"——当^^这话时，好像在说根本不用怀疑塞巴斯提安还活着，，"叫什么名字?"他叹了口气问道。

"奈特，"我说。"以^，开头。是个英国名字。"

"外国人的名字经常得用数字代替，"老头暗噜道，"这样 可以少费点事。有一个病人昨晚死了，他的名字……^"

我心里一征，立刻想到他可能指的是塞巴斯提安……"我 真的来晚了么？

314

&^科夫小说全集

"你是指……"我话没说完，他就摇了摇头，翻起桌上的 一本登记簿来。

"不对，"他压着嗓子道，"那位英国先生没有死。^^氏^，，

"乙11. 1. 『…』^我连忙说。

"好啦，好啦，"他打断我的话，11. □8…！！…，我 又不是白痴。36号。"

他按了一下铃，打了个哈欠坐回到圈椅中。我在房子里 踱来踱去，焦急得浑身发抖。终于，一个护士进来了，这个 值勤的老头指了一下我。

16号。"他对护士说。

我跟着她穿过一个雪白的走廊，又上了一小段台阶。"他怎么样了?"我忍不住问道。

"我不知道。"她说，将我领到第二个护士那里。她正在另一个雪白的走廊的尽头坐着，简·钱第一个护士的翻版，她正在一张小桌子边看书。

"有人要看36号。"领我的人说了一声就溜走了。

"可是这位英国先生睡着了。"护士说。她是一个脸蛋圆圆的年轻姑娘，长着一个特别小特别亮的身子。

"他好些了吗?"我问，"你知道，我是他弟弟，我收到电报……

，

"我觉得他好点了。"护士展然一笑，说道，这个笑容是我能够想像的最可爱的一个笑容。

"昨天早晨他的心脏病发作得特别，特别厉害。现在他睡着了。"

"哎，"我递给她一个10法郎或20法郎的硬币，说，"我明天再来吧，不过我想进去在里面等一会儿。"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315

"嗯，但你不能吵醒他。"她又对我一笑。

"我不会的。我只想坐在他身边呆几分钟。"

"呃，我不知道，"她说。"当然，你可以在这儿偷着看一下，但要非常小心。"

她将我领到36号门前，我（们）进了一个小房子或一个小内

室，里面有一只沙发。她推了一下里面半开着的门，我站在那儿朝里面的黑暗处瞅了一会儿。一开始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脏在乱跳，可敲来我分辨出了一阵轻快的呼吸声。我睁大眼睛，有一个屏风之类的东西将床半围着，可是不管怎样，里面太黑了，难以辨清塞巴斯提安的模样。

"在那边，"护士说，"我把门开一点，你就坐在这儿，坐在沙发上，只能呆一会儿。"

她打开一盏小小的萤光灯，将我一个人留在里面。我有一个愚蠢的冲动，想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来。我的手还在抖，但我心里十分快慰。他还活着。他静静地在睡觉。这么说是心脏——是吗？一将他放倒的……跟他母亲一样。他好些了，这就有希望了。我将把世界上所有的心脏病专家都请来挽救他。他就在邻室，发出轻微的呼吸声，这给我一种安全感，一种宁静，一种莫大的轻松感。我坐在那儿，聆听着，双手织在一起。我想起了所有已经过去的岁月，我们的珍贵而

短暂的见面，我知道现在只要他一能听我说话，那我就要对他说，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以后我永远都不会远离他了。我做的那个梦，还有那个相信他在临终前会给我吐露一些真情的信念——现在似乎都模糊了，抽象了，仿佛它们没入一种单纯但更有人情味的暖流中，没入我对正在半掩的门那边熟睡的那个人的满腔爱意中。我们以前怎么会萍飘异处呢？为什么在巴黎的几次会面中我会那样愚套、不快、害羞？我眼



下可以离开到旅馆住一夜，或许他（门会在医院里给我找个地方——一直到我能见到他。有一阵子，沉睡者的轻微的呼吸声（以乎停了下来，他〔以乎醒来了，发出一阵急切的声响，然后又沉入深睡中——现在呼吸的节奏又续上了，声音那么低，我都分不清是他的呼吸还是我的呼吸了。呵，我将告诉他各种各样的事~我将跟他谈谈《棱镜的棱》，还有《成功》，还有《可笑的山》，还有《穿黑衣的白化病人》，还有《月亮的后背》，还有《失去的财富》，还有《若隐若现的常春花》——所有这些书我都跟他一样熟悉，飭沸它们出自我手。他也会谈这些的。我对他的生活所知多么少啊！可是现在每一刻钟我都在了解他。那扇半掩着的门真是想像得出的最好的纽带。那轻柔的吸吸声正在不断地给我1并述塞巴斯提安的一些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事。如果现在能抽烟，那我就幸福到家了。我轻轻地换了个坐姿，沙发里的一根弹簧铮得响了一下，我真怕它会打扰他的睡眠。可是没有——那轻柔的声音还在那儿，顺着—道细细的轨道似乎绕开了时间本身，一会儿滴入一个洞窟，一会儿又浮了出来——平稳地穿行在由寂静的信号构成的风景中——黑暗、窗帘，还有我肘边的蓝色灯光。我站起身踮起脚走到了廊道里。

"我希望你没有打扰他，"护士说，"睡眠对他有好处。""请问，"我问道，"斯塔罗夫医生一般什么0寸候来？""哪个医生？"她说，"噢，那个俄国医生。不对，这儿是吉内医生负责，你明早就能在这儿碰见他。"

"你知道，"我说，"我今晚得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住一夜，

你认为在哪儿"……"

"你现在就可以见吉内医生。"护士非常动听地说。"他就 住在隔壁。你是他弟弟，对不对？明天他母亲要从英国来，是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317

不是？"

"呵，不对，"我说，"他母亲已死了好多年了。请问，他 白天怎么样？说话吗？痛苦吗？"姑娘皱着眉头，奇怪地看着我。

"可是……，，她说，"我不明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呵，"我说，"我忘了解释。我〔门是同父异母兄弟，真的 我的名字叫（讲了一下自己的名字）。，'

"哎哟哟，"她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大叫道，"我的上帝！那位俄国先生昨天已经死了，你看的是基根先生……，，

就这样，我还是没有见到塞巴斯提安，起码没有活着见 到他。可是我坐在那儿听那位误以为是我的兄长的人的呼吸 时的几分钟时间，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就像如果塞巴斯提安临死前给我讲些什么的话，我的生活同样会被改变一样， 不管他的秘密是什么，我也已经领悟了一样秘密，那就是^ 灵魂只是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总是一种固定的状态~ 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只要你发现它并跟它一道呼吸。人 死之后完全有了一神能力可以有意识地生活在任何一个选定 的灵魂中，生活在任何数量的灵魂之中，而这些灵魂都没有 意识到它们所负载的互相间变来换去的外在物。这样一来 一我就是塞巴斯提安，奈特。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灯火 通明的舞台上扮演着他。他认识的那

些人在四周来来往往

——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那些学者，诗人，画家~~  
都在毫不费劲无声无息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这边是古德曼，  
大脚板的小丑，一只小鸟挂在马甲上；那边一克莱尔歪着脑袋，  
哭着被一个好心的女仆领了下去。他们在塞巴斯提安——在扮演  
塞巴斯提安的我~身边走来走去——老魔术师

318

### 科夫小说全集

怀里揣着兔子等在台口；尼娜坐在舞台上最亮的一角的一个桌子上，  
手里拿着一杯酒红色的水，身后是一棵画上去的棕榈树。然后这场戏  
接近尾声。那个秃顶的小个儿提词人合上了书，灯光渐渐暗了下来。  
戏散了。戏散了。他们都回到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克莱尔回到了她的  
坟墓）——可是主人公还留在那儿，因为，尽管我使了很大劲，可就是  
无法从我的角色中走出来：塞巴斯提安的面具牢牢地粘在我脸上，那  
种相像再也洗不掉了。我成了塞巴斯提安，或者塞巴斯提安成了我，  
或者我们可能都变成一个我们俩都不认识的人了。

319

### 译后记

本世纪30年代末，寓居巴黎的纳溥科夫已届不惑之年。他以西林  
为笔名创作的几部俄语小说，已使他成为流亡的俄作家中成就仅次于  
布宁的一位文学后生。1938年，这位典型的“世界文学”意义上的  
作家开始开另一个需一辈子时间才能完成的领域：成为一名英语作家。  
其基础可能是家学中狂热的亲

英因素和几十年培养出的西化倾向。这部《塞》即 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是欧洲沉思习气十足的西林向感性而一部作品

0

作品写了 3个月，于1939年1月完成。納博科夫对自己的英语不太有把握， 搞一道进行订正。由于此一契机，本世纪两位是具艺來独”性的文体大师曹见过一面。不过，由于納溥科夫当时还没有 放光，

1940年5月，德国从多处突破法国边境，納博科夫由于到美国后，他在威

0

利斯利学院讲授俄国文学

1941年納博科夫着手此书的出版事宜。由于仍对英语不 放心，他请了一位同事帮他阅读毛条皎样。太评论家艾德蒙 ^威尔逊則阅读了正式校样，写信惊呼道：“太神奇了！没想到你能写出这么一手漂亮而独特的英语散文，一切皆在诗的高度之上。”正是这本书，使威尔逊預感到納博科夫将成为这 代作家中的一个巨擘

0

320

科夫小说全集

】941年12月《塞》一书在美国出版，评论界的反应分为三类——拍案叫绝，理解不了，充满故意。然而不管怎样，它已被下一代的许多美国作家悄悄奉为经典。第一次用英语写

作就创作出了以英语为母^的人的经典，这是納博科夫创11 的诸, 奇迹中的一个。

塞巴斯提安的身上有納博科夫的诗多影子。他敏感，没落，乍一看可以被納入同时代作家塑達的一系列颓废人物群如他的死并-不像小说中莱瑟夫人认为的那样，死于自杀才显得';良漫，而是死于肉体疾病，且来自遗传。这一大框架首先

与納博科夫的历史时间观达成一致（这在小说第7幸有大段 醇香醉人的哲学式论述，让人想起納博科夫的剑桥同窗博尔 赫斯的类似观念）。

这部作品如果有情节的话，可以简单概括为：塞巴斯提安写了几本书，由于心脏病不治而英年早夭，短智的一生中曾在愛情上迷失过一次。因此，本质上这并不是一部有着线 型结构的小説。相反，浓郁的色彩使这农书成为一部典型的惟美作品，它以华丽简净的方式探讨了时间、愛、死亡、艺 术等永恒主题，换句话说，它不准备对时代担负任何责任。

然而，这样的惟美作品却不是通过象征的方式写就的。相 反，他的现实色彩（这是塞巴斯提安极为敏感的一点）之浓 烈，超过任何一个惟务表现现实的作家。这一点给人印象至 深，納博科夫关于现实的观念非常动人，他的作品不尺是英 雄的舞台，^是葦民的舞台，他在配角身上下的功夫跟主角

一样多。同样，他从来不直奔主题，而是沿途设置1一道又島"文学的抨击上（第10章），和对耳臬里塞着药4，长着译后记

兔唇，跛/又的小人物的道德地关注上（第11章）。得益于納博科夫的这种现实观，我们才看到锡伯1先生、帕尔利希、莱瑟夫人等一系列癖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更不用提那些在廖廖几笔中诞生的光辉的小角色了。

这部作品碎片写作的方式现在看来已不怎么陌生，然而，就作品本身的实践来说，其收放逢带的功底和分身博弈的能力仍显得深不可测。碎片呈漩涡状卷入第一人称“我”这个谦谨的叙事视角内，天机浑然，充满张力而无凌釐之感。

当然，納博科夫的细节才是这部作品真正的瑰异之处，也是其经典性的真正基础。细节是納博科夫艺术观的核心观念，它们在美国当时的作品中日益充溢。追溯其来源，納博科夫受益最多的是福楼拜和契诃夫，当然还有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当代大师。不过，他使用细节的方式更具有自觉性，以致有时失于分寸显得芜杂。早在1923年，青年納博科夫在写作他的不出名的《柏林指南》时，其细节观就已经成熟了。“在故事的每一步进展下不是一层厚厚的水泥一样的事实，而是这里那里遍布一顆顆尖利的石子，灵魂在上面颠簸不止。”（：布里安^鲍伊德《納博科夫，早年岁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

既具俄国文学的神韵，又有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病切感受，《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既是一部作品的典范，又堪称一部教人培养纯正的文学趣味、明辨文学是非的教科书。

席亚兵

1997年5月于北京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作者二 [美]V，纳博科夫 王家湘 席亚兵译 页数^321

licheng288pdf转换tx